傳統中國研究叢書

《通典》西域文獻要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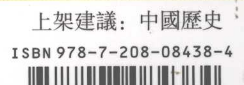
李錦繡　余太山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架建議：中國歷史

ISBN 978-7-208-08438-4





定價：26.00圓

易文網：www.ewen.cc

傳統中國研究叢書

《通典》西域文獻要注

李錦繡　余太山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典》西域文献要注/李锦绣，余太山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传统中国研究丛书）
ISBN 978－7－208－08438－4

Ⅰ. 通… Ⅱ. ①李…②余… Ⅲ. 西域－地方史－研究－唐代 Ⅳ. K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6450 号

責任編輯　曹勇慶
封面設計　楊德鴻

·傳統中國研究叢書·
《通典》西域文獻要注
李錦繡　余太山 著
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世紀出版集團發行中心發行
上海商務聯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1240　1/32　印張 9　插頁 2　字數 242,000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438－4/K·1533
定價 26.00 圓

《傳統中國研究叢書》總序

中國文明的傳統源遠流長，豐富多彩，歷經世人常稱的“五千年”，流布交融的地域超出今天所轄三十幾個省、市的范圍，廣及整個歐亞大陸，乃至其他大洲。因此，我們所定義的“傳統中國研究”，就時間而言，始自上古三代，歷經漢唐宋元，降及明清諸朝，凡中華民國建立之前的時代均在範圍之内；就地域而言，超出中國“本土”，遍及世界各地，凡受其影響或影響中國文明的人、事均屬研究對象；就專業而言，則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思想、文化、風俗、宗教等等，全都包羅其中。因此之故，“傳人倫方輿星曆之文明，究玄幾以欣播海國；統考據辭章義理之鈐鑰，超象外而冀得環中”一聯，足以生動地概括“傳統中國研究”的涵義。

上海社會科學院傳統中國研究中心自建立迄今，將近四載。在此期間，已經舉辦過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兩次國内地區會議；同時，編輯出版了六輯將近四百萬字的《傳統中國研究集刊》，以及支持出版多本專著。我們對於所有的學術作品，都要求以傳統文獻的系統解讀作爲研究基礎，並借助考古實物與社會調查資料，既要切實地作“微言”考證，又要精辟地作“大義”辨析；既要重視國人所言，又不忽視域外記載。從而以一步一個脚印的認真態度，努力揭示歷史真相，庶幾“古爲今用”。

《傳統中國研究叢書》將仍然秉承這一學術原則，旨在聚集國内外同仁的優秀之作，置於同一平台，以利交流、探討。《叢書》第一批著述的作者中，除了傳統中國研究中心的成員外，尚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復旦大學的著名教授，他們都是各自專業的佼佼者。我們希望

借助第一批專著的“召喚力”，吸引更多更好的著述，把“傳統中國研究”領域的學術水平推進到更高的層次，從而爲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聊盡綿薄之力。

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一貫支持學術文化事業的熱情態度，爲本《叢書》的上佳質量和儘早面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謹致深深謝意。

上海社會科學院傳統中國研究中心
2009年2月

目　　録

第一編　《通典・邊防・西戎》“西域”部分序説

《通典》卷一九一至卷一九三《邊防典・西戎》“西域”部分，由“西戎總序”和60個西域國家小傳組成，反映了漢唐之間西域經營的歷史，也記録了漢唐期間西域諸國的風土概況。由於兩《唐書》、《唐會要》、《册府元龜》等記録唐代歷史的史籍成書年代均晚於《通典》，且有抄録《通典》之處，因此《通典・邊防・西戎》關於唐代“西域”部分的記載成爲現存幾乎最早的資料。不僅如此，《通典》記載的是漢唐以來的西域通史，唐以前的史料雖多抄録前書(尤其是正史《西域傳》)，但有的因被抄録的諸書散佚，《通典》所存吉光片羽，彌足珍貴。而在《通典》的取捨中，亦曲折反映了杜佑的邊防思想及杜佑甚至唐代社會中的西域經營觀念，值得詳爲比勘，深入研究。現今對《通典》及唐代西域經營的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但對《通典・邊防・西戎》“西域”部分的系統研究較爲罕見。[①]有鑒於此，本編試圖從“總序”(即“序略”)，《通典・邊防典》西域諸國排序原則、編纂、取材、史料價值，與劉秩《政典》的關係等幾個方面，對《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進行探討。

---

① C. B. Wakeman, *His Jung (the Western Barbarian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Five Chapters of the "T'ung Tien" on the Peoples and Countries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UMI, 1990)，翻譯和注釋了《通典・西戎典》，是這一領域的最重要成果。

一、"序 略" 分 析

《通典·邊防典》五至九(卷一八九至卷一九三)爲"西戎",其中七至九(卷一九一至卷一九三)爲"西域"部分。在《邊防七·西戎三》之首,冠以"西戎總序"。其實這裏的"西戎總序"即關於"西域"者。《邊防五·西戎一》另有"序略"一篇,才是真正的"西戎序略"。

《通典·邊防典》將邊防事情大别爲東夷、南蠻、西戎和北狄四部分,將西域併入西戎。這種佈局謀篇的特點,與唐初正史編纂中體現的四夷傳分類思想,一脈相承。

正史中爲外夷立傳,肇始於《史記》,如《匈奴列傳》、《南越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大宛列傳》等。司馬遷從政治作用及影響的角度爲一些外族立傳,在編纂及書寫時無四夷必備的觀念。《大宛列傳》等列於《傳》而不是被置於禮、樂等《書》後,反映了司馬遷重人的歷史觀,也爲後世確立了正史中設四夷傳的格局。《漢書》奠定了中國斷代史題材的基礎和規模,在書末列四夷傳,分匈奴、西南夷、兩粤、朝鮮、西域諸傳。其中"西域"爲地理概念,系廣義的"西域",亦即敦煌以西的廣大地區。《後漢書》四夷傳的排序已呈現出以東南西北分類的特點,大别爲東夷、南蠻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烏桓鮮卑列傳。《魏書》不用大範圍的概念,除西域外,均根據其政治、軍事地位按族名(如高句麗、百濟、氐等)排列,未體現出以"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分類的思想。《隋書》分東夷、南蠻、西域(包括吐谷渾、党項、高昌、康國、安國等)、北狄四傳,正史中的四夷傳至此確立。但魏徵編纂的《西域傳》,描述的範圍其實與《西戎傳》相同。在李延壽編撰的《南史》和《北史》中,西戎和西域有了明確的區分,尤其是在《北史》中,東夷、南蠻、西戎傳之後,單列《西域傳》,體現了對《隋書》的繼承和修正。

杜佑在《通典·邊防典》中,大别爲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四項,與《隋書》以四夷分類的觀念相同。而將西戎、西域並列,析西域爲西戎的一部分,又與《南史》和《北史》同。《通典·邊防典》的佈局,反映了杜佑

對《隋書》和《南史》、《北史》的綜合繼承，體現了唐代史書編纂思想和四夷觀念。

《通典·邊防典》中作爲西戎一部分的西域，在五卷中佔有三卷的比例。但在《通典》的編纂者杜佑看來，西域並不是散入西戎的諸國，它與以氐、羌爲主的西戎諸國，截然有别。西域在《邊防典》中是自成一體的。這體現在西域諸國部分的排列順序上，也體現在《邊防七》卷首單獨的"總序(序略)"上。

"總序"之稱，與《通典·邊防典》的體例不符。《通典·邊防典》首有"邊防序"，東夷、南蠻、西戎和北狄各有"序略"。南蠻中，嶺南和海南又另有"序略"。這裏的"西戎總序"，在《通典·邊防典》中，與嶺南或海南"序略"相當。《通典·邊防九·西戎五》"天竺"條下注云："諸家紀天竺國事，多録諸僧法明、道安之流傳記，疑皆恢誕不經，不復悉纂也。已具《序略》注中。"[1]而"具《序略》注中"的正是"西戎總序"注中的以下一段："諸家纂西域事，皆多引諸僧遊歷傳記，如法明《遊天竺記》、支僧載《外國事》、法盛《歷諸國傳》、道安《西域志》、[法]惟(維)[2]《佛國記》、曇勇《外國傳》、智猛《外國傳》、支曇諦《[靈]烏(鳥)[3]山銘》、翻經法師《外國傳》之類，皆盛論釋氏詭異奇迹，參以他書，則皆紕謬，故多略焉。"[4]此正表明，杜佑在撰著《通典·邊防典》時，所謂"總序"，應該是"序略"。今日通行本《通典》皆誤作"西戎總序"，當是因爲卷一八九已有一西戎"序略"，爲與之區别，故改爲"總序"。事實上，卷一九一之"西戎"，當是"西域"之誤，而據杜佑編纂原則，本卷及目録中的"西戎總序"，應改爲"西域序略"。

"西域序略"，是《通典·邊防典》所有"序略"中最長的一篇，也許這

---

① [唐]杜佑:《通典》，王文錦等點校，中華書局 1988 年版，第 5262 頁。

② 向達:《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叙録》，《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書店 1957 年版，第 565—578 頁，esp. 第 570—571 頁。

③ 岑仲勉:《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書》，《中外史地考證》，中華書局 2004 年版，第 310—318 頁，esp. 第 312 頁。

④ [唐]杜佑:《通典》，王文錦等點校，中華書局 1988 年版，第 5199 頁。

也是其被後人冠以“總序”的原因之一。從内容看,“西域序略”包括兩個方面,一爲漢唐西域經營史,二爲西域部分的編纂原則。後者只有“今之所纂,其小國無異聞者,則不暇録焉”一句及注文,因此“西域序略”可以認爲是漢唐西域經營史略。

作爲漢唐西域經營史略的“西域序略”分唐以前及唐代兩部分。唐以前,主要抄録《漢書·西域傳》、《後漢書·西域傳》、《魏書·西域傳》、《隋書·西域傳》等,在抄録諸《西域傳》時,打破了原文順序,略有增減,重新調整排列,並兼以概括總結之語,使之形成新的説明文字。在内容上,杜佑的邊防思想及西域經營史觀也決定了“序略”的取捨。

“序略”的省略内容頗值注意。比勘諸書,《通典》的重要内容省略者有四處。

“序略”云:

> 自張騫開西域之迹,其後霍去病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人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燉煌、酒泉四郡,據兩關焉。

此段本《漢書·西域傳》。《漢書·西域傳》在張騫前尚有“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句,叙述漢武帝前西北形勢,《通典》不取。

“序略”云:

> 至元帝,復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哀平閒,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

此段本《後漢書·西域傳》,但《後漢書·西域傳》前尚有“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之記載,《通典》不取。

“序略”云:

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高祖窘平城之圍，文帝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武臣，浮河絶漠，窮破虜庭。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絶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議者但念西國絶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代苦心勤勞之意也。臣以爲燉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

此段本《後漢書・西域傳》，據《傳》文，陳忠上奏前，張璫上陳三策，其文云：

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以爲："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閒，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絶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

《通典》不取。

"序略"云：

至後魏太武帝，使董琬使西域。

此段本《魏書・西域傳》。《魏書・西域傳》在記叙董高西使前，尚記載："太祖初，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既而西戎之貢不至，有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又可致奇貨於天府。太祖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内虚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遂不從。歷太宗世，竟不招納。"《通典》不取。

上引四條《通典》所不取的諸書《西域傳》記載，雖年代不一，具體有别，但都有一共同特點，即主張消極經營西域。漢武帝前"西不過臨

洮”,是開始西域經營前的西北形勢;建武中“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不許置都護,邊防政策頗爲消極;張璫“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明顯主張放棄西域;魏太祖所謂“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内虛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更是消極政策的藉口。這些消極、被動之論,杜佑均未在“序略”中引用,鮮明地體現了杜佑對漢武帝前、東漢、魏初消極經營西域政策所持的反對態度,頗值注意。而《通典》詳引陳忠的奏文,更曲折反映了杜佑對其“議者但念西國絶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代苦心勤勞之意也”的積極經營西域主張的贊同。

如果從《通典》“序略”中增補的《西域傳》以外的内容來分析,杜佑對經營西域的觀念更加清晰可見。

“序略”中增補的《西域傳》以外的内容共三處。其一,“序略”云:

> 及超被徵,以任尚爲都護,尚謂超曰:“猥承君後,宜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安帝初,西域背叛,如超所誡。

此段據《後漢書・班超傳》,唯“安帝初”三字據《後漢書・西域傳》“安帝永初元年”補之。

其二,“序略”云:

> 太后又召班超之子勇問之。勇議曰:“昔者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開通西域,諸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强,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燉煌、河西郡,城門晝閉。明帝命武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内屬。會閒者

羌亂,西域復絶,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忿怒,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舊燉煌郡有營兵三百人,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燉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玆徑路,南强鄯善、于闐心膽,北扞匈奴,東近燉煌,如此誠便。"長樂衛尉譚顯等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朝反覆,班將軍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腰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右臂哉!爲置校尉以扞北撫西,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苦,恐河西城門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大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朝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廪食而已。今若拒絶,勢必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於是從忠、勇議。乃以勇爲西域長史,將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

此節採自《後漢書·班勇傳》。

其三,"序略"云:

孝文延興中,尚書奏以燉煌一鎮,介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羣官會議。給事中韓秀曰:"此蹙國之事,非闢土之宜。愚謂燉煌之立,其來久矣。雖土鄰强寇,而兵人素習,縱有

姦竊，不能爲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覘途，退塞西夷之闚路。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脱引寇内侵，深爲國患。且燉煌去涼州及千餘里，捨遠就近，防制有闕。一朝廢置，是啓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來往。恐醜徒協契，侵竊涼土，邊役煩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

此則採自《魏書・韓秀傳》。

《通典》編纂時取《後漢書・班超傳》，一方面因爲任尚“牧養失宜”，使漢在西域的統治基礎大爲動摇，影響巨大；另一方面，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則是杜佑認爲班超之言對經營西域有借鑒意義，故置於“序略”中。史稱班勇頗有父風，他在貧弱的東漢主張不放棄西域，亦難能可貴。《通典》取其極陳經營西域之必要一段。高祖即位後，北魏的西域經營更趨消極，甚至打算放棄敦煌。韓秀獨持異議，力主防禦，不棄敦煌，《通典》詳記其積極防禦的主張。

綜上所述，班超、班勇、韓秀，雖所處時代背景不同，議論各異，但皆力主積極經營西域，尤其堅持不以國力衰弱、財政困難而放棄舊土或消極維持現狀。《通典》在正史《西域傳》之外，詳細列舉這些記載，不是偶然的。結合《通典》所不取的正史《西域傳》記載，杜佑在編纂中所體現的西域經營及其邊防思想一目了然。這和杜佑編撰《通典》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

杜佑無文集傳世，論説多集中在其著《通典》及《理道要訣》[①]中。後者今佚，因而研究杜佑的邊防思想，直接材料殊少。對《通典・邊防典》杜佑的取材編纂内容及所撰“序略”的分析，就成爲一窺其精神内容的主要資料。《新唐書》卷二一五上《突厥傳》保存了杜佑以下一段議論：

吐蕃縣力薄材，食鮮藝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饒，

---

① 見《玉海》卷五一《藝文》“唐通典、理道要訣”條，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 1988 年版，第 970—971 頁。

誘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唯自守而已。①

在這裏，杜佑立志收復河湟，而開渠、重農、屯田、繕城，皆以收復河湟爲目的。杜佑所著《通典》，首列食貨，最末爲邊防，其編纂原則如其《通典序》中所云："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今結合杜佑所論看，殖食貨的目的是爲了邊防，解決邊防問題，是當時的最終目的。因此説，《通典》這種編排順序，也體現了杜佑以邊防爲旨歸的思想。

收復河湟，"豈唯自守而已"，是杜佑在當時河西、隴右陷於吐蕃的形勢下，所持的邊防原則。杜佑不但對此身體力行，而且在《通典·邊防典》西域"序略"中，通過對漢以後西域經營歷史的描述、史料的取捨，緊緊圍繞這一核心，充分展示這一思想。上論"序略"對正史《西域傳》所未取的四條及所增加的三條，都是杜佑這種思想的體現。

杜佑收復河湟的主張，可能和其出身及經歷有關。杜佑之父杜希望，開天時爲西北名將。《新唐書》卷一六六《杜佑傳》云：

屬吐蕃攻勃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故拜希望鄯州都督，知留後。馳傳度隴，破烏莽衆，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擢鴻臚卿。於是置鎮西軍，希望引師部分塞下，吐蕃懼，遺書求和。希望報曰："受和非臣下所得專。"虜悉衆爭檀泉，希望大小戰數十，俘其大酋，至莫門，焚積蓄，卒城而還。

作爲名將之子，對其父辛勤開拓、守衛的西北邊疆，杜佑自然不能輕言放棄。

收復河湟，也是貞元、元和朝野的共同心願。《白居易集》卷四《新

---

① 此段《全唐文》卷四七七收録，題爲《禦夷狄論》，但《白孔六帖》卷五八《防備十八》作杜佑《突厥序》。

樂府·西涼伎》云：

> 自從天寶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涼州陷來四十年，河隴侵將七千里。平時安西萬里疆，今日邊防在鳳翔。緣邊空屯十萬卒，飽食温衣閑過日。遺民腸斷在涼州，將卒相看無意收；天子每思長痛惜，將軍欲説合慚羞。

在這裏，白居易嚴厲譴責了封疆之臣，也展現了朝野上下盼望收復河隴的急切心情。杜佑以收復河湟爲旨歸，也和當時以白居易爲代表的朝臣西北邊防觀念一致。也就是説，杜佑在《通典》西域"序略"中的取材，也是貞元收復河湟輿論下的産物。

《舊唐書》卷一四七《杜佑傳》末"史臣"評論，稱杜佑"事重因循，難乎語於正矣"。《新唐書》卷一六五《高郢傳》"贊"稱杜佑等"循嘿苟安"。但從杜佑對國家西北邊防和經營西域的態度看，杜佑不但不是因循苟安，而且主張積極進取。《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正是杜佑積極主張的體現。

"序略"與正史《西域傳》較大不同的記載有一處，即：

> 至後魏太武帝，使董琬使西域，還，具言其地爲三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姑墨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兩海之閒，水澤以南爲一域。三域之内，諸小渠長蓋以百數。

這是一則很有爭議的記載。蓋《北史·西域傳》所載與此有異，其文云："分其地爲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爲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北史·西域傳》所傳"四域"給我們勾畫了一幅十分準確的西域政治地圖。其中，第一域是北方遊牧部族的勢力範圍；第二域是波斯及其勢力範圍；第三域是界乎以上兩大勢力之間的緩衝地區，因此在伊斯蘭化以前，不是處於波斯人，便是處於南下的遊牧部族的控制之下；第四域則

是羅馬及其勢力範圍。①杜佑可能是因伊斯蘭興起後西域形勢，根據唐、阿拉伯、羅馬三種勢力範圍，將二、三域合二爲一，形成了新的三域說。雖然《通典》的記載不能使我們對北魏時的西域有一個清楚、完整的認識，但三域說，可能反映了伊斯蘭興起後的西域形勢，是唐人西域觀念影響下的結果。

關於唐代西域經營情況，《通典》"序略"記載如下：

> 伊吾……至隋，有商胡雜居，勝兵千餘人，附於鐵勒，人甚驕悍，厥田良沃……大唐貞觀四年，以頡利破滅，遂舉其屬七城來降，因列其地爲西伊州，同於編户。至武太后如意初，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番，復龜兹、于闐、疎勒、碎葉四鎮，自是諸國朝貢，侔於前代矣。神龍以後，黑衣大食强盛，漸并諸國，至於西海，分兵鎮守焉。

對唐代前期的西域歷史，杜佑截取記載了三件大事，即：伊吾歸附，王孝傑敗吐蕃及大食擴張。其中伊吾歸附是突厥頡利可汗敗亡的直接結果，也體現了唐與突厥的關係。伊吾歸附，是唐經營西域之始，伊吾也成爲唐邁向西域的門户，貞觀武功因此而確立。王孝傑敗吐蕃，恢復四鎮，是唐與吐蕃西域爭奪中關鍵一戰，唐因之在西域再次站穩脚跟。此後，吐蕃並未放棄對西域的爭奪，直至安史之亂後最終佔領了河隴。杜佑在唐失河隴的背景下，選取了王孝傑戰敗吐蕃一役，實有深意在焉，也間接反映了貞元時期朝臣對收復河隴的期待。大食擴張是七、八世紀歐亞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實際上，終天寶之世，大食勢力一直未達到葱嶺以東，對唐在西域的勢力，並不構成致命威脅。杜佑因杜環被俘的親身經歷，意識到大食對中亞世界的影響，將神龍以後大食擴張也列入唐代西域的歷史中，並以之作爲漢唐西域經營的結束事件，反映了杜佑的史家卓識。這樣，《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就具有了中亞甚至

---

① 詳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中華書局 2005 年版，第 428—429 頁。

歐亞的視角。

一般而言，“西域序略”，應敘述西域歷史演變，但西域地區的政權及政治演變，顯然不是杜佑描述的重點。杜佑的著眼點只有一個，即漢以來中原王朝與西域的關係。以之爲基準，杜佑列舉了西域的格局構成（三域）、通西域的道路變化（從二道到三道、四道），展示其與中國的聯繫，中原王朝經營西域的措施（如設官情況、管理制度等），更主要的是，詳細記録了中原王朝經營西域的策略。值得注意的是，杜佑“序略”中引録了《後漢書・班勇傳》和《魏書・韓秀傳》，詳細記録了在朝野主張放棄西域及敦煌時，班勇、韓秀所獨持的積極防禦的異議，而對東漢及魏初不經營西域之策則隻字未提。這展示了貞元時在河隴陷於吐蕃的背景下，杜佑不棄河隴、收復河湟的主張，體現了杜佑的苦心孤詣。在取材上，“西域序略”以正史《西域傳》爲主，更重《漢書・西域傳》、《後漢書・西域傳》、《魏略・西戎傳》、《魏書・西域傳》、《隋書・西域傳》，兼取正史諸傳及唐代檔案、地志及《經行記》，選材寬廣而嚴格，並能突出重點。在文字上，“西域序略”也不是一味抄録，而是重新排列組合，注重歷史及敘述的連續性，兼以自己綜合概括之語，文字流暢。

綜上所述，“西域序略”不是率而之作，它記録了漢唐西域經營的曲折歷程，展示了中原王朝與西域關係演變的過程，同時也注重總結經驗教訓，體現了杜佑對西北邊防經營的思想。可以説，“西域序略”是一篇優秀的漢唐西域經營史略。

二、《通典・邊防典》西域諸國排序原則

《通典・邊防典》西域諸國的排列順序爲樓蘭、且末、杆彌、車師、龜兹、焉耆、于闐、疏勒、烏孫、姑墨、温宿、烏秅、難兜、大宛、莎車、罽賓、烏弋山離、條支、安息、大夏、大月氏、小月氏、康居、曹國、何國、史國、奄蔡、滑國、嚈噠、天竺、車離、師子國、高附、大秦、小人、軒渠、三童、澤散、驢分、堅昆、呼得、丁令、短人、波斯、悦般、伏盧尼、朱俱波、渴槃陁、粟弋、阿鉤羌、副貨、疊伏羅、賒彌、石國、女國、吐火羅、劫國、陁羅伊羅、越

底延、大食。只看這些國名,找不到任何内在聯繫。要破解《通典·邊防典》西域諸國的排列密碼,需要結合其他文字,進一步分析。

《通典》卷一九一略云:

> 樓蘭,在婼羌西北,漢時通焉……西北去都護理所千八百里。
>
> 且末國,漢時通焉……西北至都護理所二千二百里。
>
> 龜兹,(一曰丘兹,又曰屈茨。)漢時通焉……東至都護理所烏壘城四百里。

《通典》卷一九二略云:

> 焉耆,漢時通焉……西南至都護理所四百里。
>
> 于闐,漢時通焉……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九百里。
>
> 莎車,漢時通焉……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七百里。
>
> 罽賓在懸度山西,漢時通焉……不屬都護。
>
> 烏弋山離,漢時通焉……不屬都護。
>
> 大月氏,漢時通焉……不屬都護。

《通典》卷一九三略云:

> 康居國,漢時通焉……不屬都護。
>
> 奄蔡,漢時通焉。
>
> 滑國,車師之別種也。後漢順帝永建初,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漢以八滑爲後部親漢侯。
>
> 天竺,後漢通焉。
>
> 車離,後漢時通焉。
>
> 高附,後漢時通焉。
>
> 大秦,一名犂靬,(一云前漢時犂靬國也。)後漢時始通焉。
>
> 澤散,魏時聞焉。

短人,魏時聞焉。
波斯,後魏時通焉。
疊伏羅,後魏時通焉。
賒彌,後魏時聞焉。
石國,隋時通焉。
吐火羅,一名土壑宜,後魏時吐呼羅國也,隋時通焉。
劫國,隋時聞焉。
越底延國,隋時聞焉。
大食,大唐永徽中,遣使朝貢云。

據此,可知《通典·邊防典》西域諸國大略以其與中原王朝通或聞的時間排列。其中自樓蘭至奄蔡,是"漢時通焉"之國;自滑國至大秦是"後漢時通焉"之國;自澤散至短人是"魏時聞焉"之國;自波斯至疊伏羅是"後魏時通焉"之國;賒彌是"後魏時聞焉"之國;自石國至吐火羅是"隋時通焉"之國;自劫國至越底延國是"隋時聞焉"之國;大食是唐朝通焉之國。也就是説,《通典·邊防典》西域諸國的排序標準爲時代,在同一時代中,又分"通"與"聞"兩類,"通"在"聞"之前。

但也有幾處與其和中原王朝通聞的時代先後不符者,如小月氏,曹國、何國、史國,嚈噠國,師子國,小人、軒渠、三童國等。關於小月氏,《通典》卷一九二云:

小月氏,理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

所以附在大月氏之後。曹國、何國、史國雖隋時始通中國,但被置於漢時通焉的康居之後,《通典》卷一九三略云:

曹國,隋時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
何國,隋時亦都那密水南數里,亦舊康居地也。
史國,隋時都獨莫水南十里,亦舊康居之地也……(自曹國、何

國、史國,皆在漢之康居故地,遂便附之。)

《通典》注文中清楚寫明了"附"在康居之後的原因。嚈噠國置於滑國後,是因爲《通典》編者認爲"滑國"即"嚈噠",至隋時又被稱爲挹怛。師子國雖東晉時通焉,但被置於後漢時通中國的天竺、車離之後,則是因爲師子國,乃"天竺旁國也"。而小人等三國雖未通中國,仍被置於後漢時始通的大秦之後,《通典》卷一九三解釋説:

小人,在大秦之南。

三童,在軒渠國西南千里。(以上三國與大秦隣接,故附之。)

據此可見,《通典·邊防典》西域諸國在主要按其通、聞中國時間先後排列的同時,還考慮到了地域性及同族異名等問題。對地域緊密相連的國家(如師子國與天竺,小人等三國與大秦),對有同一淵源的部族(如大、小月氏),對同族異名(如滑國和嚈噠)、對原住地的新國(如曹國、何國、史國與康居)等,均以"附"的形式,排列在相關國家之後。這樣,既體現了與中原王朝建立聯繫的時間性,又兼顧了地理位置、部族發展等特點,具有相當的靈活性。《通典》的排序既以時間爲界定,又通過"附"的形式,將相關或相近諸國列在一起,兼顧時間、地緣兩種條件,這種排序原則是富有彈性、較爲完善的。

《通典·邊防典》西域諸國的編排採取了以其通、聞中國的時間先後爲序,同時兼顧地理、歷史等特點的彈性原則,這是適應《通典·邊防典》四夷部分通史特點的原則。由於具有這樣的排序準則,《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眉目清晰,井然有序。這是《通典》編者對四夷通史編纂體例的一個重大貢獻。

在"漢時通焉"諸國之中,又分爲兩個部分,其中樓蘭至莎車諸國均記載了距都護的里數,這是隸屬於漢代西域都護的諸國。而自罽賓至奄蔡,"不屬都護"。是否隸屬於西域都護,成爲西漢通中國的西域諸國的分類排序標準。"漢時通焉"諸國在《通典·邊防典》中占了三卷,在

六十個西域諸國中占了二十七個，是最多的。因此，西漢所通諸國中，以是否隸屬於都護大别爲兩類，也是一個重要的分界。所以《通典》卷一九二在"莎車"之後，附有"班固論"，以爲隸屬都護的十六個國家作結。

在《通典·邊防典》中，通、聞的含義也值得深究。由於去古已遠，且記載散亂，加之《通典》編者鑒别有誤，《通典·邊防典》所記西域諸國通、聞中國的時間，並不是真正與中原王朝建立關係或被中國知悉的時間，而是與《通典·邊防典》的取材大有關係，甚至可以説是直接相關。

與正史《西域傳》相比勘，可以發現，所謂"漢時通焉"諸國，即《漢書·西域傳》記載的諸國；"後漢時通焉"諸國，即《後漢書·西域傳》記載者。而"魏時聞焉"的六國，則爲《魏略·西戎傳》所記的澤散、驢分、且蘭、思陶、汜復、于羅、呼得、堅昆、丁令、短人等"傳聞"諸國中内容稍詳的幾個，且排列先後順序基本一樣。所謂"後魏時通焉"諸國，即《魏書·西域傳》所記"其王曾遣使朝貢"之國；所謂"後魏時聞焉"者，即《魏書·西域傳》記載的"熙平中，宋雲等竟不能達"的賒彌國。而"隋時通焉"者，即《隋書·西域傳》所記載的"遣使朝貢"的三國，與《隋書·西域傳》中三國的排列順序完全一致。最爲典型的是吐火羅國，《通典》記載："吐火羅，一名土壑宜，後魏時吐呼羅國也，隋時通焉。"既然後魏時已見記載，就不可能在隋時才"通焉"。但《通典》據《隋書·西域傳》，不取《魏書·西域傳》的"吐呼羅"，故云。此即可見"隋時通焉"的真正含義。至於"隋時聞焉"的劫國、陁羅伊羅、越底延三國，今諸書無載，從劫國等三國内容記載看，推測其來源於裴矩所編《西域圖記》。由於三國僅見於《西域圖記》，而與隋無實質交往，故《通典》稱"隋時聞焉"。

通過解釋"通"、"聞"的含義，我們也可以清晰看到：《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的主要材料來源，即《漢書·西域傳》、《後漢書·西域傳》、《魏略·西戎傳》、《魏書·西域傳》、《隋書·西域傳》、《西域圖記》。這六種著作，尤其是前五種正史《西域傳》，爲《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取材的核心。

《通典·邊防典》西域諸國以其通、聞中國的時間先後爲序，同時兼

顧地理、歷史等特點的彈性編排原則,對中國古代四夷傳記的排序,具有重要意義。

正史《西域傳》濫觴於《史記・大宛列傳》。《史記・大宛列傳》中,司馬遷根據張騫所至及傳聞其旁大國,記載了大宛、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條枝、大夏諸國,以大宛爲中心,按大宛東北(烏孫)、西北(康居、奄蔡)、西(大月氏、安息、條枝)、南(大夏)的順序排列,即根據諸國的地理位置排序。《漢書・西域傳》確立了正史《西域傳》的編寫格局,所列五十四國中,分爲五大部分,基本按照交通路綫排序。[1]此後,《後漢書・西域傳》、《魏略・西戎傳》、《魏書・西域傳》、《晉書・西戎傳》、《周書・異域傳》、《梁書・西北諸戎傳》等大體如此,《晉書》以下,略欠嚴格。易言之,南北朝以前編纂的正史《西域傳》,最重交通路綫,記述諸國之先後取決於各國在交通路綫的位置。[2]也正因爲如此,《漢書・西域傳》以下,首先記叙交通道路。

打破以交通路綫的位置排序,應始于《隋書・西域傳》。如果按照交通路綫,《隋書・西域傳》各國編次是混亂的。傳文叙述各國次序全無章法,説明編者對於西域道路走向、以及諸國在交通路綫的位置不甚了了。[3]《隋書・西域傳》略云:

> 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絶。然事多亡失,今所存録者,二十國焉。

魏徵因厭惡裴矩爲人,《隋書・西域傳》没有因襲《西域圖記》,而是根據

---

① 詳見余太山:《〈漢書・西域傳下〉要注》,《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52—232頁,esp.第219—220頁。

② 詳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的體例》,《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95—108頁。

③ 詳見余太山:《〈隋書・西域傳〉的若干問題》,《新疆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第50—54頁。

隋亂後保留的朝貢記録，大略記之。從記述重點看，注意人事，力圖與重視地理的《西域圖記》相區别，這也導致了其排列順序的改變。《隋書·西域傳》記録了吐谷渾、党項、高昌、康國、安國、石國、女國、焉耆、龜兹、疏勒、于闐、鏺汗、吐火羅、挹怛、米國、史國、曹國、何國、烏那曷、穆國、波斯、漕國、附國。除女國"開皇六年，遣使朝貢"置於大業五年遣使朝貢的石國之後外，其他均基本符合以朝貢或與隋朝發生戰和聯繫時間先後排列的順序。可見《隋書·西域傳》雖未明確，但已開始嘗試使用新的編纂方法，只是這種新的排序方法並未嚴格執行。

在《隋書·西域傳》之後，《通典·邊防典》不但在編排上嚴格採用了以通中國先後排序的原則，而且還通過彈性兼顧地理特點的方法，發展完善了這一準則，豐富了中國古代西域史的編纂排序方法。也正是由於這種排序原則的出現，中國古代西域史才最終擺脱了遊記的影響，完成了從以地理風俗爲記叙重點的地記向以文治武功爲核心的傳記的轉變。

三、《通典·邊防典》西域諸國的取材

《通典·邊防典》西域諸國的内容可分唐以前和唐代兩部分，從文字看，唐以前顯然占絶大多數。唐代部分當取材於當時的官府檔案及時人史地著作，這部分雖然不多，但史料價值更爲重要，此不贅述。本段主要探討唐以前部分的取材及史料來源。

對《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的取材編纂原則，"序略"中只提到："諸家纂西域事，皆多引諸僧遊歷傳記，如法明《遊天竺記》……翻經法師《外國傳》之類，皆盛論釋氏詭異奇迹，參以他書，則皆紕謬，故多略焉。"這表明諸僧遊歷傳記不是這部分的取材重點。結合注文，可以看到，《通典·邊防典》西域諸國主要取材於三部分，即正史《西域傳》、正史其他人物傳記及諸遊歷傳記、地志等。

（一）正史《西域傳》

《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主要取材於正史《西域傳》。《通典》編者

雖未明確記録或聲明這一原則，但若將《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文字與正史《西域傳》比勘，則不難發現《通典》文字的史料來源。

今試以焉耆爲例，略加說明。

《通典》卷一九二云：

焉耆，漢時通焉。王理員渠城，在白山之南七十里，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西南至都護理所四百里，南去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東去交河城九百里，西去龜兹九百里。皆沙磧。其國近海水，多魚鹽蒲葦之利。四面有大山，道險阨易守。海水曲入四山之内，周匝其城三十餘里。

《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云：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卻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犂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

《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云：

焉耆國，王居南河城，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户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人。其國四面有大山，與龜兹相連，道險阸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内，周匝其城三十餘里。

《周書》卷五〇《異域傳下》云：

焉耆國，在白山之南七十里，東去長安五千八百里。其王姓

龍,即前涼張軌所討龍熙之胤。所治城方二里,部内凡有九城。國小民貧,無綱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矟。婚姻畧同華夏。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夫竝剪髮以爲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竝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駞馬牛羊。養蠶不以爲絲,唯充綿纊。俗尚蒲桃酒,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

《隋書》卷八三《西域傳》云:

焉耆國,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龍,字突騎。都城方二里。國内有九城,勝兵千餘人。國無綱維。其俗奉佛書,類婆羅門。婚姻之禮有同華夏。死者焚之,持服七日。男子剪髮。有魚鹽蒲葦之利。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兹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據此,可知其"王理員渠城"句據《漢書·西域傳》;"在白山之南七十里",採自《周書·異域傳下》及《隋書·西域傳》;從"去長安"至"北與烏孫接"一段,採自《漢書·西域傳》;"東去"至"皆沙磧"取自《隋書·西域傳》,但改"高昌"爲"交河城";"其國近海水,多魚鹽蒲葦之利"句,兼取《漢書·西域傳》及《周書·異域傳下》;"四面有大山"、"海水曲入"云云,取自《後漢書·西域傳》。《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的取材和編排,大多類此。

《通典·邊防典》西域諸國中,經常記載諸國朝貢情況,《通典》編者多用概括之語,簡述朝貢時間及大致内容。而這種概括的主要根據,也是正史《西域傳》。如卷一九二"于闐"條云:

後漢、魏、後魏、梁、後周、隋、大唐貞觀中,並遣使通焉。

于闐後漢至隋的朝貢雖各朝本紀等有詳細記載，但從《通典》的排列及叙述順序看，可能只是對《後漢書・西域傳》、《魏書・西域傳》、《梁書・西北諸戎傳》、《周書・異域傳下》及《隋書・西域傳》的概括。又如本卷"疎勒"條云：

> 隋煬帝大業中又通焉。

按《隋書・西域傳》載："大業中，遣使貢方物。"而據《隋書・煬帝紀》，大業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疏勒"遣使朝貢"。則知《通典》此條所叙述疏勒朝貢情况本《隋書・西域傳》，而不是根據檔案記録進行重新考察。

但對朱俱波、渴槃陁、粟弋朝貢的記載，則是例外。《通典》卷一九三云：

> （朱俱波）宣武永平中，朱居槃國遣使朝貢。
> （渴槃陁）太武帝太延三年朝獻，於後不絶。
> （粟弋）至太武帝時，遣使來朝獻。

這三條記載，時間較爲明確，今本《魏書・西域傳》無，而《魏書・本紀》中有記録。但由於今《魏書・西域傳》已有殘缺，似不可僅據此判定《通典》在記叙朝貢時取材已超出了正史《西域傳》的範圍。易言之，正史《西域傳》是《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的主要史料來源之説，應該是可以成立的。

（二）正史其他人物傳

與前論"序略"一樣，《通典・邊防典》西域諸國部分也有超出正史《西域傳》者。今綜覽全文，取自正史其他人物傳者主要有三處。

其一，《通典》卷一九二"疎勒"條云：

> 耿恭爲戊己校尉，屯車師後王金蒲城，爲匈奴所攻，恭引衆入

疏勒。城中乏水，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整衣冠向井拜，拔刀刺山，飛泉湧出。賊遂退。

此段見《後漢書·耿恭傳》。雖然耿恭所守疏勒城金蒲城附近，與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同名異地，但可能耿恭疏勒飛泉事，在唐代已深入人心，故《通典》在此處渲染潤色之。

其二，同書同卷"烏孫"條云：

後段會宗爲都護時，烏孫兵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上召陳湯問。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料敵。'今烏孫人衆不足以勝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發城郭、燉煌，歷時而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烏孫瓦合，不能久攻，不過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至，言已解。

此段採自《漢書·陳湯傳》。當是陳湯氣定神閑、不懼胡兵、料事如神的表現，使《通典》編者心折。這也體現了《通典》編者積極經營西域的思想。

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條。《通典》卷一九二"莎車"條云：

宣帝時，莎車王呼屠徵殺漢使者，約諸國叛漢。會衛候馮奉世使大宛，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至大宛，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帝甚説，下議封奉世。少府蕭望之以奉世擅制發諸國兵，雖有功効，不可以爲後法，即封奉世關内侯，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争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不宜授封。帝善其議，以奉世爲光禄大夫。

元帝時,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爲列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叛,而奉世以便宜發兵誅莎車王,册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則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録。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願下有司議。"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録。(後漢荀悦論曰:"成其功,義足封,追録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毁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有罰可也;矯小而功大,有賞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爲制宜。")

此段採自《漢書·馮奉世傳》。注文採自荀悦《漢紀·孝元皇帝紀下》。《通典》以較長篇幅取正史《西域傳》以外的《漢書·馮奉世傳》,詳細記載與莎車無關的漢代諸臣對馮奉世封爵的議論,正體現了杜佑的邊防經營思想及貞元至元和時朝臣對天寶軍事、外交政策的反思。

在今多散佚的杜佑文字中,幸存其對馮奉世封爵一事的議論。《舊唐書》卷一四七《杜佑傳》云:

元和元年,册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國公。時河西党項潛導吐蕃入寇,邊將邀功,亟請擊之。佑上疏論之曰:

臣伏見党項與西戎潛通,屢有降人指陳事迹,而公卿廷議,以爲誠當謹兵戎,備侵軼,益發甲卒,邀其寇暴。此蓋未達事機,匹夫之常論也。

夫蠻夷猾夏,唐虞已然。周宣中興,獫狁爲害,但命南仲往城朔方,追之太原,及境而止,誠不欲弊中國而怒遠夷也。秦平六國,恃其兵力,北築長城,以拒匈奴,西逐諸羌,出於塞外。勞力擾人,

結怨階亂,中國未靜,白徒競起,海内雲擾,實生謫戍。漢武因文、景之富,命將興師,遂至户口減半,竟下哀痛之詔,罷田輪臺。前史書之,尚嘉其先迷而後復。蓋聖王之理天下也,唯務綏靜蒸人,西至流沙,東漸於海,在南與北,亦存聲教。不以遠物爲珍,匪求遐方之貢,豈疲内而事外,終得少而失多。故前代納忠之臣,並有匡君之議。淮南王請息師于閩越,賈捐之願棄地于珠崖,安危利害,高懸前史。

昔馮奉世矯漢帝之詔,擊莎車,傳其王首於京師,威震西域,宣帝大悦,議加爵土之賞。蕭望之獨以爲矯制違命,雖有功效,不可爲法,恐後之奉使者爭逐發兵,爲國家生事,述理明白,其言遂行。國家自天后已來,突厥默啜兵强氣勇,屢寇邊城,爲害頗甚。開元初,邊將郝靈佺親捕斬之,傳首闕下,自以爲功,代莫與二,坐望榮寵。宋璟爲相,慮武臣邀功,爲國生事,止授以郎將。由是訖開元之盛,無人復議開邊,中國遂寧,外夷亦靜。此皆成敗可徵,鑒戒非遠……

上深嘉納。

在這裏,杜佑力主懷柔,不貿然興師。馮奉世擊莎車和宋璟不賞邊功事,均成爲其引證力諫之例。由此可見,《通典·邊防典》詳述關於馮奉世封爵的論爭,正是杜佑力圖爲邊防經營提供鑒戒之筆,不可等閒視之。

而杜佑上奏中,將馮奉世擊莎車和宋璟不賞邊功事相提並論,正體現了其對天寶開疆拓土邊防政策的反思。在《通典》卷一八五《邊防序》中,杜佑開宗明義,申明了自己的邊防思想,對天寶時的政治,他評價說:

我國家開元、天寶之際,宇内謐如,邊將邀寵,競圖勳伐。西陲青海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磧西怛邏之戰,雲南渡瀘之役,没於異域數十萬人。向無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離潰之勢豈可量耶!前

事之元龜,足爲殷鑒者矣。

杜佑認爲,天寶時開邊政策,導致了國家分崩離析,必須以之爲鑒,徹底改變。這與杜佑奏文中,稱讚宋璟不賞邊功的結果爲"由是訖開元之盛,無人復議開邊,中國遂寧,外夷亦静"是一致的。這是安史之亂後國家的政治軍事形勢導致杜佑對開元天寶邊防政策反思後得出的結論。

從現存的唐人文集看,貞元、元和年間,反思天寶邊功及政治成爲當時的社會思潮,以天寶邊政爲戒成爲朝臣的主要輿論。《白居易集》卷三《新樂府·新豐折臂翁》云:

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白居易以宋璟防黷武事抨擊天寶開邊政策,可能受了杜佑上疏的影響。[①]從杜佑上疏廣爲傳誦和白居易的詩句中,亦不難推見時人對天寶邊政的主要評價。

杜佑在《通典》注文中以荀悦《漢紀》作結,表明其對矯制與賞功的矛盾中,是贊同"權其輕重而爲制宜"的處理方式的。杜佑之所以著力撰寫與西域主旨不甚相關的馮奉世封爵事,是因爲此事與開元時宋璟不賞邊功異曲同工。杜佑正是以馮奉世封爵事的杯酒,澆自己胸中壘塊,從中引申出對邊防經營的鑒戒。杜佑的邊防思想,大致可概括爲收復河湟和不興兵黷武兩項,而在《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中,杜佑正是通過選材和編纂,將這兩大指導思想曲折反映在其中,使我們今日閲讀時,仍然能感受到當時時代的脈搏和杜佑的苦心孤詣。

(三)遊記與地志

在《通典》卷一九三"嚈噠"條,《通典》編者申明了《邊防典》"西戎"

① 參見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72—176頁。

門的取材編纂方針:“今考其風俗物產及諸家所説而編之。”其中“諸家所説”,即指正史之外的記載。

根據《通典・邊防典》西域諸國部分的注文,可知這一部分《通典》的引書中,有裴矩《西域圖記》(“龜兹”國、“大宛”國)、杜環《經行記》(“疎勒”國、“康居”國、“師子國”、“大秦”國、“波斯”國、“石國”、“大食”國)、宋(朱)膺《異物志》[1](“大宛”國、“大月氏”國、“渴槃陁”國)、《玄中記》(“大月氏”國)、韋節《西番記》(“康居”國)、劉璠《梁典》(“嚈噠”國)、《扶南傳》、竺法維《佛國記》、釋法盛《歷國傳》、《浮圖經》(以上“天竺”國)、《外國圖》(“大秦”國)、《突厥本末記》(“短人”國)。除劉璠《梁典》爲編年史,《浮圖經》爲佛經之外,其餘均爲遊記、地志類的地理著作。這些地志及遊記,爲《通典・邊防典》西域諸國部分的另一類重要史料來源。

這些地志及遊記均已散佚,《通典》保存的這些資料,成爲輯佚的重要根據。而除《通典》明確標示這二十餘處引用之外,根據其他史籍,還可以更進一步搜尋《通典・邊防典》西域諸國引用地理著作的蛛絲馬跡,更多地恢復這些散佚地理書的内容。

《通典》卷一九二“大月氏”條云:

> 國人乘四輪車,或四牛、六牛、八牛輓之,在車大小而已。

此句不見於正史《西域傳》。《太平御覽》卷七九三“大月氏”條云:“《異物志》曰:‘月氏俗乘四輪車,或四牛,或八牛,可容二十人,王稱天子。’”與《通典》記載相近。因而《通典》“國人乘四輪車”云云,可能出自《異物志》,《太平御覽》所引有删節。

《通典》卷一九二“于闐”條注云:

> 或云阿耨達即崑崙山。

---

① 關於朱應《扶南異物志》,參看内田吟風:《〈異物志〉考》,《森鹿三博士頌壽記念論文集》,同朋舍 1977 年版,第 275—296 頁。

明人顧起元撰《說略·方輿上》(卷二)引《扶南傳》云:"阿耨達山即崑崙山。"《通典》此注可能引自《扶南傳》。

《通典》卷一九三"天竺"條云:

> 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有青石,頭似鷲鳥。

《水經注》卷一云:"又竺法維云:'王舍城,胡語云羅閱祇國,有靈鷲山,胡語云耆闍崛山。山是青石,頭似鷲鳥。阿育王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脚,鑿治其身,今見存。遠望似鷲鳥形,故曰靈鷲山也。'"《史記·大宛列傳》"身毒國"《正義》引《括地志》云:"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則《通典》記載的"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有青石,頭似鷲鳥",源於法維《佛國記》,此條又被收録在魏王李泰主持編纂的《括地志》中。

《通典》卷一九三"大秦"條云:

> 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院之,恐爲獸所食也;其臍與地連,割之絶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遂絶;逐水草,無羣。

《新唐書·西域傳下·拂菻傳》云:"北邑有羊,生土中,臍屬地,割必死,俗介馬而走,擊鼓以驚之,羔臍絶,即逐水草,不能羣。"其源出於朱膺《扶南異物志》,見《史記正義·大宛列傳》"黎軒"《正義》所引《括地志》。

《通典》卷一九三"大秦"條又云:

> 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舶,載鐵網,令水工没,先入視之,可下網乃下。初生白,而漸漸似苗坼甲。歷一歲許,出網目閒,變作黄色,支格交錯,高極三四尺者,圍尺餘。三年色乃赤好。後没視之,知可採,便以鐵鈔發其根,乃以索繫網,使人於舶上絞車舉出。還國理截,恣

意所作。若失時不舉,便蠹敗。

類似文字亦見《世説新語·汰侈第三十》引《南州異物志》及《新唐書·西域傳下·拂菻傳》。當是《通典》取材于《南州異物志》,而《新唐書》據《通典》改寫。以上諸條,均可補充《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的史料來源。

對《西域圖記》的復原,《通典·邊防典》西域諸國部分具有更爲重要的意義。日本學者内田吟風據《通典》卷一九一、卷一九二"龜兹"、"大宛"條注文,恢復了《西域圖記》三條内容。[①]這是《通典》明確注出取自《西域圖記》的部分。但《通典·邊防典》與《西域圖記》的聯繫並不止這三條。笔者曾經通過對《通典·邊防典》"吐火羅"條史料來源進行考釋,恢復了《西域圖記》有關吐火羅國的一條佚文。[②]實際上,對《通典·邊防典》與《西域圖記》的關係,還可以更進一步研討。以下試舉幾例。

《通典》卷一九三"越底延"條云:

越底延國,隋時聞焉。理辛頭河北。南至婆羅門國三千里,西北至賒彌國千餘里,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其王婆羅門種類。户數萬。有弓矢、刀矟、皮甲。國法不殺人,重罪流,輕者杖。國無課税。其俗事佛,書同婆羅門。王及庶人翦髮,衣錦袍,不開縫。貧者衣白疊。婦人爲髻,衣裙衫,帔長巾。俗清潔。氣候温,多稻。有羊、馬,多牛。出鍮石、訶棃勒、石蜜、麖皮、細疊。

以上"越底延國"一段,除《新唐書·西域傳下》、《太平寰宇記》卷一八六等有完全照抄《通典》的記載外,現存史籍中未見相關文字。此段有"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句,以瓜州爲基準點,符合裴矩《西域圖記》的記

① 内田吟風:《隋裴矩撰〈西域圖記〉遺文纂考》,《藤原弘道先生古稀記念史學佛教學論集》,内外印刷株式會社 1973 年版,第 115—128 頁。

② 李錦繡:《〈通典·邊防典〉"吐火羅"條史料來源與〈西域圖記〉》,《西域研究》2005 年 4 期,第 25—34 頁。

述原則。因此《通典》此段,很可能即照抄《西域圖記》。"隋時聞焉"一句,也可以成爲其根據隋時《西域圖記》的證據。如此説可成立,則《通典》此段,正保存了《西域圖記》的一段佚文。

《通典》卷一九三"渴槃陁"條云:

> 在朱俱波國西,西至護密國,其南至懸度山,無定界,北至疎勒國界,西北至判汗國。

渴槃陁國四至,《梁書·西北諸戎傳》作:"渴盤陁國,于闐西小國也。西隣滑國,南接罽賓國,北連沙勒國。"顯然與《通典》所引不是一個記程系統。《隋書·裴矩傳》记《西域圖记》序,有"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句,則《西域圖記》有朱俱波、喝槃陀、護密諸國。易言之,《通典》渴槃陁國四至條,也可能亦出自《西域圖記》。

《通典》卷一九三"朱俱波"條云:

> 在于闐國西千餘里,其西至渴槃陁國,南至女國三千里,北至疎勒九百里,南至葱嶺二百里……其人言語與于闐相似,其閒小異。人貌多同華夏,亦類疎勒。

朱俱波四至,唐以前正史《西域傳》無載,從其與《隋書·西域傳》于闐國"西去朱俱波千里"、疏勒國"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的記載可以相對應看,《通典》朱俱波條與《隋書·西域傳》屬於同一里程體系。《隋書·西域傳》于闐國、疏勒國採用的是《西域圖記》的記程系統,《通典》朱俱波條當也抄録《西域圖記》。據《隋書·裴矩傳》,《西域圖記》序中提到"朱俱波",則已佚的《西域圖記》"朱俱波"條,可據《通典》所引略微恢復出來。《通典》關於朱俱波人言語體貌的描寫,可能也源於《西域圖記》。

《通典》卷一九三"何國"條云:

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則畫波斯、拂菻諸國王,東壁則畫突厥、婆羅門諸國王。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風俗與康國同。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

《新唐書・西域傳下》作:"城左有重樓,北繪中華古帝,東突厥、婆羅門,西波斯、拂菻等諸王,其君旦詣拜則退。"當與《通典》同一史料來源。何國風俗,諸書無載,乃《通典》特有史料。《通典》"何國"條主要抄襲《隋書・西域傳》,國城樓繪諸帝及"風俗與康國同"爲其增補者,所據疑爲《西域圖記》。

《通典》中《西域圖記》的內容可能不止上舉幾例。但據此已可知,《西域圖記》是《通典・邊防典》西域諸國部分重要的史料來源,其選取內容之多,幾乎超過多處出現的杜環《經行記》。因此利用《通典・邊防典》復原《西域圖記》,應是今後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除正史《西域傳》外,廣泛取材於有關西域諸國的地志、遊記、行記,已構成了《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的取材特色。《經行記》、《西域圖記》等成爲《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的重要資料來源,這固然與佛教傳播以來遊記、地理書盛行有關,也是由《通典・邊防典》"西戎"門編纂時注重地理及風俗的特點決定的。《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取材正史其他人物傳,展示了杜佑反對窮兵黷武的邊防思想,而取材於地理書籍,則反映了《通典・邊防典》西域諸國部分內容類似"地志"的特點。

四、編纂原則及內容特色

《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的編纂原則,除"序略"中,注明諸僧遊歷傳記多紕謬,"故多略焉"外,尚有以下兩處:

又按《漢書》,陳湯征郅支,康居副王抱闐抄其後重,此或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訛舛,年代綿邈,莫知根實,不可得而辨

也。今考其風俗物産及諸家所說而編之。(卷一九三"嚈噠"條)

今之所纂,其小國無異聞者,則不暇録焉。(卷一九一"序略")

就《通典》編者看來,較早的史料,"年代綿邈,莫知根實",不能辨其真僞,略而不取。至於其淵源所自,因"傳自遠國,夷語訛舛",也非《通典》編者力所能及。基於以上認識,《通典・邊防典》"西戎"門確立了寧近勿遠的取材原則。而"其小國無異聞者,則不暇録焉",表明《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著録的主要標準是"異",包括異聞和異物兩項,即風俗物産是其主要著録内容。

這種編纂原則在《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有所體現。由於舍遠取近,《通典・邊防典》並未對西域諸國做一正本清源的敘述,也没有使用較早的第一手資料對西域諸國歷史沿革條分縷析;而是據近期材料抄録堆砌而成。這在"吐火羅"條體現得極爲明顯。[①]這種舍遠取近的選材方法,影響了《通典・邊防典》"西戎"門的準確和完整。

更確切地說,所謂舍遠取近更鮮明的體現是没有對西域諸國沿革進行系統考證,而只是對不同時代的記載堆積羅列。這對《通典》體例影響更爲巨大,導致《通典》西域諸國出現一些錯誤的地方,更多時候,也因襲了其他正史《西域傳》的錯誤。如卷一九二"安息"條:

至隋大業五年,安息國遣使朝貢。(《隋史》云,即漢時安息國。)王姓昭武,與康國王同族。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

《通典》此段採自《隋書・西域傳》,而《隋書・西域傳》所載乃"安國"。作爲昭武九姓之一的安國與帕提亞安息顯然是兩個不同時代的國家。《隋書》將安國和漢代安息國混爲一談,《通典》據之作連貫的敘述,更

---

① 參見李錦繡:《〈通典・邊防典〉"吐火羅"條史料來源與〈西域圖记〉》,《西域研究》2005年4期,第32頁。

誤。這種無視時代，將二國誤一國的錯誤，還可舉出一些。如卷一九一"且末"條云：

> 北接尉犂、丁零，東接白提，西接波斯、精絶，南至小宛可三日行。

《通典》此段，給後人留下許多疑團，而找出其史料來源，爲解開這些疑團的關鍵。所謂且末國北接"丁零"乃本《梁書・西北諸戎傳》關於末國"北與丁零"接的記載。其實，這是《梁書》編者將末國與且末國混爲一談的結果，《梁書》誤會在先，《通典》將漢和南朝有關且末的記録隨意抄録，又無視時代差異，故有此誤。白提，《梁書・西北諸戎傳》作"白題"。所謂且末國"東接白提"乃本《梁書・西北諸戎傳》關於末國"東與白題"接的記載。波斯，應指薩珊波斯。蓋所謂且末國"西接波斯"乃本《梁書・西北諸戎傳》關於末國"西與波斯接"的記載。其實，末國並非且末國，且末國土地根本不可能與白提、波斯相接。

在抄録正史《西域傳》諸國沿革時，在有些地方，《通典》編者的時代觀念薄弱。如卷一九二"于闐"條云：

> 今并有漢戎盧、杆彌、渠勒、皮山、精絶五國之地。

《後漢書・西域傳》稱："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絶、戎盧、且末爲鄯善所并。渠勒、皮山爲于寘所統，悉有其地。"知東漢初，于闐屬國有渠勒、皮山二國。同傳"于寘"條云："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絶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强盛。自是南道自葱領以東，唯此二國爲大。"知東漢中期于闐曾將屬國擴展爲精絶至疏勒等十三個。《魏略・西戎傳》云："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絶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戎盧國、扜彌國、渠勒國、皮山國皆并屬于寘。"曹魏時役屬于闐之國有戎盧、扜彌、渠勒、皮山四國，

而精絶役屬於鄯善。《通典》稱精絶屬于闐,當是綜合了《後漢書・西域傳》及《魏略・西戎傳》記載,但不顧年代變化而統稱爲"今",自亂體例。又如卷一九二"焉耆"條:

> 大唐貞觀六年正月,又遣使貢方物。今其王龍姓,即突騎之後。盡并有漢時尉犂、危須、山國三國之地,并鄯善之北界矣。

《魏略・西戎傳》載,"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絶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則兼併中道諸國的焉耆與鄯善北境相接。《通典》龜兹、焉耆條將曹魏西域諸國兼併隸屬情況置於唐朝後叙述,並稱"今"云云,顯然不確。

在《通典》有關西域的三卷中,異聞,成爲能否被著録的標準,因之一些不存在的傳説國家如小人、軒渠、三童等國榜上有名。小人、軒渠、三童三國不知《通典》取自何書。此三國並未與中國交通,均屬傳説中的國家,它們或人小身短,或鳥九色,或三睛四舌,各盡其異。《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給這三國列傳;這體現了其重"異聞"的編纂原則,間接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興盛的異物志對《通典・邊防典》編纂的影響。

在《通典・邊防典》"西戎"門的數卷中,諸國的風俗物産,無疑成爲重點記述對象。在諸國條下,"風俗物産"與四至、户口、山水等成爲必備的記録物件,而且對物産的著録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連篇累牘,抄録多書,不惜重複。對"風俗物産"的重視,無疑是《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的一個顯著特點。

《通典・邊防典》西域諸國部分内容由於截取抄録正史《西域傳》,編寫匆忙,多處文字粗糙,甚至造成錯誤。如卷一九一"樓蘭"條云:

> 樓蘭,在婼羌西北,漢時通焉……人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駝。能作兵器,與婼羌同。

《通典》此段抄録《漢書・西域傳》，但《漢書・西域傳》始於婼羌，《通典》未敘婼羌，以樓蘭（鄯善）始。《漢書・西域傳》前有婼羌傳，故叙述樓蘭時有“與婼羌同”句。《通典》以樓蘭始，仍照抄“與婼羌同”，表明諸國文字部分編纂較爲粗糙。同樣的錯誤還可舉一例。卷一九二“安息”條：

> （安國）風俗同於康國。

“風俗同於康國”，抄録《隋書・西域傳》，但《隋書・西域傳》康國在安國前，關於其國風俗已有記載，故可略稱俗同康國。《通典》將安國内容移至“安息”條叙述，康國則遠在安國之後，因此“風俗同于康國”，則無著落。

而斷章取義，誤抄、誤置的現象也不罕見。如卷一九一“且末”條云：

> 其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月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老駝先知，即鳴而聚立，埋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此則採自《周書・異域傳下・鄯善》。但《周書・異域傳下》原文作：“魏太武時，爲沮渠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周書》記載的流沙在鄯善西北。《周書》的記載，本身並不確切，《通典》斷章取義，更誤之。更爲費解的是以下一句，卷一九三“奄蔡”條云：

> 去陽關八千餘里。

此句不知何據。按《漢書・西域傳》云：“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余萬人。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䪥王，治蘇䪥城，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通典》“奄蔡”條兼採《史記・大宛列傳》、《後漢書・

西域傳》、《魏略·西戎傳》、《魏書·西域傳》。其"去陽關八千餘里"句，可能是在抄録《漢書·西域傳》時，將康居屬國蘇䪥或附墨去陽關里數誤爲奄蔡所致。這是誤抄之例。

《通典》卷一九二"條支"條云：

> 其草木、畜産、五穀、果菜、食飲、宫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獅子、犀牛。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絶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

此段採自《漢書·西域傳》，略"烏弋地暑熱莽平"一句。實際上，"其草木"直至"南道極矣"一節，雖然《漢書·西域傳》置於條支後叙述，但所記全部是關於烏弋山離國的情況，《通典》誤作爲"條支國"的内容採入。這是誤置之例。

自漢代以來，正史《西域傳》因採取不同的史料來源，形成了不同的叙述體系，《通典》兼取諸書時，忽略了史料的體系及時代性，因而難免自相矛盾。這樣兼取諸書固然爲其所長，但造成了《通典·邊防典》本身的體例紊亂。如卷一九三"康居"條云：

> 康居國，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王理樂越匿地、卑闐城，亦居蘇薤城。

"亦居蘇薤城"，本《晉書·西戎傳》。蘇薤城，在《晉書·西戎傳》描述的時代或係粟弋國王治。《通典》兼取《漢書》、《晉書》，稱蘇薤城與樂越匿地、卑闐城同爲康居王治，不確。又如卷一九二"于闐"條云：

> 于闐，漢時通焉。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去長安九千七百里。户三萬二千。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九百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東北去龜兹千四百里，東至鄯善千五百里，西通皮山國四百

里，去朱俱波國千里，西北至疎勒國千五百里。

其中，“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採自《隋書・西域傳》。“去長安九千七百里”，採自《漢書・西域傳》。“户三萬二千”，據《後漢書・西域傳》。“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九百里”至“北與姑墨接”，採自《漢書・西域傳》。“北去龜兹千四百里”、“東至鄯善千五百里”，採自《隋書・西域傳》。“西通皮山國四百里”，採自《漢書・西域傳》。“[西]去朱俱波國千里”，採自《隋書・西域傳》。“西北至疎勒國千五百里”一句，正取材於《西域圖記》。《通典》記叙于闐國四至及户口時，兼取《漢書・西域傳》、《後漢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下》、《隋書・西域傳》及《西域圖記》等記載，求全責備，但忽略了諸史的年代，將皮山、姑墨、朱俱波等不同時存在的國家並列，導致體例紊亂。

有些地方兼取諸書，則前後矛盾。如卷一九三“康居”條云：

俗奉佛……韋節《西蕃記》云：“康國人並善賈……俗事天神，崇敬甚重。”

“俗事天神”云云，説明康國信奉祆教之神。這與“俗奉佛”相矛盾。《通典》“康居”條多抄襲《隋書》，而以韋節《西蕃記》爲補充，不加檢點，自相抵牾。其關於高昌服飾的記載也是如此，詳見下論。

在叙述諸國里數和户口數字時，全書體例不一。《通典》的數字中，百以下者多略之。但如何處理百以下數位，整個“西域”部分，甚至每一卷中，體例不一。如卷一九二，同是去長安里數，温宿國，《漢書・西域傳》作“八千三百五十里”，《通典》作“八千三百餘里”；烏秅國，《漢書・西域傳》作“九千九百五十里”，《通典》作“萬里”；難兜國，《漢書・西域傳》作“萬一百五十里”，《通典》作“萬一百里”。這三個五十里，或省略注出“餘”字，或略而不計，或作百里處理，顯然存在三個標準。又如卷一九三“曹國”條云：

> 西去何國百五十里。

何國、史國條也記録了"百五十里"、"六千七百五十里"、"二百四十里"。這與此前《通典》百以下數字均略之的體例又不符,頗值注意。這種百以下數位處理的隨意性和不統一,也暗示了《通典》此部分可能成於衆手的編纂現實。

以上論述了《通典》的弊病及失誤、矛盾之處。但令人驚異的是,《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也有嚴格編輯、文字準確的地方。如卷一九二"于闐"條云:

> 後漢建武末,莎車王賢强盛,攻并于闐,徙其主俞林爲驪歸王,以莎車將軍居德爲于闐王。明帝永平中,居德死後,于闐將休莫霸自立爲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强盛,從精絶西北至疎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强焉。自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爲大。

《後漢書·西域傳》于寘作:"建武末,莎車王賢强盛,攻并于寘,徙其王俞林爲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寘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爲于寘王。"不見居德之名。《梁書·西北諸戎傳》:"後漢建武末,王俞爲莎車王賢所破,徙爲驪歸王,以其弟君得爲于闐王,暴虐,百姓患之。永平中,其種人都末殺君得,大人休莫霸又殺都末,自立爲王。"《梁書》應抄録《後漢書·西域傳》"莎車國"條,其文云:"莎車將君得在于寘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乃爲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即與兄弟共殺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爲于寘王。"知莎車王賢所立的于寘王爲莎車將君得。《通典》作"莎車將軍居德",當是"莎車將君得"之衍誤。雖然,亦可見《通典》在編纂行文時並不只是據一書完全抄録,尚能結合其他記載在文字内容上進行補充。

又如卷一九一"車師"條云:

> 太和二年，孟明爲國人所殺，立馬儒爲王，以鞏顧禮、麴嘉爲左右長史。

《魏書・高昌傳》記載："（張孟明）後爲國人所殺，立馬儒爲王，以鞏顧禮、麴嘉爲左右長史。"未載張孟明被殺年代。《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卷四〇）載："太和二十年，孟明爲國人所殺，立馬儒爲王。"可知《通典》抄録《魏書》時，據唐人可見檔案等進行了補充。今本《通典》"太和二年"，應是漏"十"字。

經過《通典》編者的整理，《通典・邊防典》西域諸國與中原王朝的關係部分，叙事頗爲清晰，不但没有前文所見的重複、矛盾、錯誤之處，而且能夠改正、補充，甚至超過了正史《西域傳》的文字。如卷一九一"車師"條又云：

> 至魏時，賜其王壹多離守魏侍中，號大都尉。晉以交河城爲高昌郡。（蓋因其地高敞、人庶昌盛立名。或云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弊者因住焉，有漢時高昌壘故也。）

"晉以交河城爲高昌郡"以下及注文，均採自《魏書・高昌傳》，《通典》以正文、注文形式重新調整，叙事眉目更加清晰。

《通典》在叙述西域諸國與中原王朝關係時，常用概括之語，這種概括，多精煉準確。如卷一九三"康居"條云：

> 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絶。自後無聞，或名號變易，或遷徙吞并，非所詳也。

"自後無聞"以下，爲《通典》概括之語。《後漢書》以下，至《晉書・西戎傳》立康居傳前，皆無關於康居的記載，故《通典》稱之爲"自後無聞"。西域諸國數百年來的變化，主要有遷徙改易、變更國名，征服與被征服諸種，《通典》概括爲"或名號變易，或遷徙吞并"，亦符合其演變原因。

這種概括，反映了《通典》編者所具有的傑出的史才和史識。

總括言之，《通典》西域諸國部分可大别爲兩項内容，一爲地理内容，包括位置、都城、四至、人口、山川、風俗、物產。這一部分中，風俗物產爲著意撰寫處，四至等多羅列堆砌不同時代史料，無考辨，更有誤抄、誤置多處，史料處理極爲粗糙，體例不類，時代觀念薄弱，編者加工較少。而另一部分爲歷史内容，叙述諸國與中原王朝的聯繫、朝貢及彼此戰和關係，更兼西域本身重大軍事、政治變化。這一部分文字較爲嚴謹，編者經過了較爲細緻的考證，並能結合不同史料尤其是正史《西域傳》及以外的史料進行比勘，有的還進行一番去僞存真、去粗取精的史料鑒别工作，改正了正史《西域傳》的錯誤。這兩部分的編輯水準和細緻程度、編者概括能力是不同的。《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是這兩種矛盾的統一和綜合。因此我們評價《通典》的價值時，這兩部分要分别對待。兩種程度不一的編纂水準，正暗示了《通典·邊防典》的編纂過程。

五、獨特的史料及價值

《通典》西域部分的史料由唐以前和唐代史料兩部分構成。唐以前的史料中，《通典》雖抄録諸書，但由於文獻散佚，《通典》中的記載也成了獨有的資料，本段主要概述這些獨有史料，並略分析其價值。

比勘諸書，《通典》西域諸國關於唐以前頗有今已失載的獨特史料。如《通典》卷一九一"扜彌"條云：

> 後漢改其國曰拘彌。

此句爲《通典》獨有記載。同條又云：

> 居寧彌城，亦曰寧彌城國。

此句亦《通典》獨有。卷一九二“于闐”條云：

> 西北至疎勒國千五百里。

這一里數是《通典》特有的。同卷同條云：

> 國有阿耨達山。

此爲《通典》獨有記載。同卷同條云：

> 北流七百里，入計戍水。

“七百里”的數據，諸書無載。同卷同條又云：

> 自漢孝武帝至今，中國詔令、書册、符節，悉得傳以相付，敬而存焉。

《新唐書・西域傳上》作：“自漢武帝以來，中國詔書、符節，其王傳以相授。”《通典》及《新唐書》此條所本不詳。又如《通典》卷一九二“疎勒”條云：

> 南有河，西帶葱嶺，亦名雪山，在國西北百餘里，河所出。

“亦名”以下，爲《通典》獨有記載。同卷同條又云：

> 侍子常在京師。

此句爲《通典》獨有記載。同卷“條支”條云：

條支,漢時通焉。去陽關二萬二千一百里,在葱嶺之西。

前史並未有關於條支國去陽關里數的記載,"二萬二千一百里"爲《通典》獨有史料。"在葱嶺之西"云云,亦爲《通典》獨有史料。同卷"安息"條云:

安息國,漢時通焉。王理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在葱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不屬都護。

此段本《漢書·西域傳》,唯多出"在葱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句,爲《通典》獨有史料。卷一九三"渴槃陁"條云:

衣服、人貌、語音與于闐相似,其閒多有異者。書與婆羅門同。國中咸事佛。人山居,勁健。雜人多而胡少。有音樂、兵器,有甲、矟、弓、刀。國法:殺人劫賊者死,餘徵罰。其稅雜輸之。服飾、婚姻同疎勒。王坐人牀。死者埋殯七日爲孝。

渴槃陁國土風,《魏書·西域傳》只有"亦事佛道"一句,《梁書·西北諸戎傳》稍詳,云:"所治在山谷中。城周迴十餘里,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闐相類。衣古貝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爲糧。多牛馬駱駞羊等。出好氊、金、玉。王姓葛沙氏。"亦與《通典》不同。《通典》渴槃陁一段極爲珍貴。同卷"粟弋"條云:

粟弋,後魏通焉。在葱嶺西,大國。一名粟特,一名特拘夢……出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在安息北五千里。附庸小國四百餘城。

其中,"大國",諸書無載。"特拘夢",《魏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均作:"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通典》此處顯然未採《魏書》、《周書》之

説。“出大禾”、“在安息北五千里”、“附庸小國”云云，均爲《通典》獨特記載。對這些史料來源的考證及價值判定，將是《通典》提供給西域史研究的新課題。

《通典》對《魏書·西域傳》的校勘，意義重大。如卷一九二“烏秅”條云：

> 其國後魏又通，謂之於摩國。

此句採自《魏書·西域傳》，“於摩”，《魏書·西域傳》作“權於摩”；“權”字衍，“於摩”與“烏秅”爲同名異譯。可據《通典》正《魏書·西域傳》之誤。又如卷一九三“奄蔡”條云：

> 《後魏史》云：“初，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文成帝初，遣使朝貢，其王忽倪已三代矣。”

今本《魏書·西域傳》作：“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可據本卷補正。又如同卷“嚈噠”條云：

> 至後魏文帝時，已八九十年矣。

以上諸字，《北史·西域傳》無，可補諸書之闕。

《通典》西域部分唐代史料取材於官府檔案、當時的史學著作如《實録》等。由於這些檔案無存，《實録》也散失殆盡，《通典》的內容成爲現存唐代史料中年代最早的，其價值不言而喻，本文不細論。這裏略舉一例。

《通典》卷一九三“史國”條云：

> 後漸强盛，乃創建乞史城，爲數十里，郭邑二萬家。

《通典》"史國"條多取《隋書·西域傳》,唯此句爲新增者。《唐會要》卷九九載,史國"自隋以來,國漸強盛,乃創置乞史城,都邑二萬餘家",應與《通典》同一史料來源。

今已散佚的《西域圖志》及《中天竺國行記》,似亦可以從《通典》中窺見一斑。《通典》卷一九三"石國"條云:

> 居於藥殺水,都柘折城,方十餘里。本漢大宛北鄙之地。東與北至西突厥界,西至波臘國界,西南至康居界,南至率都沙那國界……南去鏺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

《通典》此段多取《隋書·西域傳》,唯"都柘折城"、"本漢大宛北鄙之地"及"東與北至西突厥界"、"南至率都沙那國界"等四至爲《隋書》所無,當是根據唐時新資料增補者。據《新唐書·藝文志二》,"高宗遣使分往康國、吐火羅,訪其風俗、物産,畫圖以聞,詔史官撰次"《西域圖志》六十卷。《通典》及《新唐書·西域傳下》有關石國的部分,可能即取材於此。《通典》兼取隋、唐資料,故此段有兩種四至記載,雖不相類,但體現了《通典·邊防典》的編纂特色。

《通典》卷一九三"天竺"條云:

> 俗無簿籍。以齒貝爲貨。尤工幻化。丈夫致敬,極者舐足摩踵而致其辭。家有奇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王爲螺髻於頂,餘髮翦之使短。丈夫翦髮,穿耳垂璫。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怯於鬭戰,有弓、箭、甲、矟,亦有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有文字,善天文算曆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書於貝多樹葉以記事。

《通典》此段,與《舊唐書·西戎傳·天竺國傳》、《新唐書·西域傳上·天竺國傳》大同小異,《册府元龜·外臣部·土風三》所記更爲詳細,可與《通典》對勘。其文云:

中天竺國，其俗土著，與月支同。而地卑濕，暑熱，稻歲四熟，苗甚長茂，没于駞馬。出獅子、豹、猂、橐駞、犀、象，有火齊，如雲母而色紫，精者薄如蟬翼焉。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又有旃檀、鬱金等香，甘蔗諸果。出石蜜、黑鹽。通於大秦，致其寶，或至扶南、交趾貿易焉。俗無簿籍，以龜貝爲貨。尤能幻化、禁呪，或能呪龍，以致雲雨。丈夫致敬，極者舐足摩踵而致其辭。家有奇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王爲螺髻於頂，餘髮剪之使拳。大夫剪髮，穿耳垂璫，或以金龍懸於耳，耳緩者爲上。俗皆徒跣，衣重白色。婦人以金銀、真珠、瓔珞掛頭項。死者或焚屍取灰，以爲浮圖；或委之中野，以施禽獸；或流之於河，以餇魚鱉。無服制之差、喪紀之數。謀反者幽殺之，小犯罰錢贖罪，不孝則斷手、刖足、截耳、割鼻，放流邊外。其人柔弱，怯于戰鬬。有弓、箭、甲、矟，亦有飛梯、地道、木牛馬之法。有文字，善天文筭曆之術。人皆學《悉曇章》，云是梵天法。書于貝多樹葉以記事。然尤修浮圖道，不殺生、飲酒，修戒數百，特信盟誓。國中往往有佛舊迹存焉。

這些關於中天竺國的土風，唐前諸《西域傳》均無載，所據可能爲王玄策著《中天竺國行記》十卷中内容。《通典》、《册府元龜》及兩《唐書》中關於五天竺及天竺國土風之新資料與《中天竺國行記》的關係，值得重視。

《西域圖志》及《中天竺國行記》今已不存，本書這兩段推測的成份較多。但《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畢竟爲我們提供了窺其端倪的視窗。利用現有史籍，復原《西域圖志》及《中天竺國行記》的殘篇斷簡，是一項艱苦的任務，在這方面，《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的特殊取材，必將成爲復原工作的重要依據之一。

六、《通典·邊防典》與《政典》的關係

《通典》編纂的基礎是劉秩編著的《政典》。《通典》與《政典》的關

係，史學界多有論説，意見不一。[1]本節並不打算全面分析《通典》與《政典》的關係，而是試圖通過對《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編纂特點的分析，還原這一部分《政典》的本來面目及杜佑的增擴修改處，解釋《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矛盾記載産生的原因，促進對《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認識的深入。

關於《通典》與《政典》的關係，《新唐書》卷一六六《杜佑傳》云：

> 先是，劉秩摭百家，侔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

《舊唐書》卷一四七《杜佑傳》云：

> 性嗜學，該涉古今，以富國安人之術爲己任。初開元末，劉秩採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爲時賢稱賞，房琯以爲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爲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詣闕獻之。

據此，似杜佑只在劉秩《政典》的基礎上，增加了《開元禮》和樂典，其他章目不變。

欲明《通典》與《政典》的關係，首先應對《政典》内容、特點進行恢復。《政典》今已不存，《杜佑傳》的記載則成爲探尋《政典》的主要依據。劉秩"侔周六官法"，亦即"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則《政典》章節與《周禮》相類。《周禮》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開元

---

①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九〇"杜佑作《通典》條"，北京市中國書店影印上海文瑞樓版，1987年；李之勤：《論杜佑〈通典〉與劉秩〈政典〉》，《西北大學學報》1978年第3期，第38—43頁；瞿林東：《唐代史學論稿》，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256頁；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188頁。

年間同樣“象周官之制”的著作《唐六典》①分吏、户、禮、兵、刑、工六部，則現在《通典》中的食貨(户部)、選舉(吏部)、職官(吏部)、禮(禮部)、兵(兵部)、刑法(刑部)、州郡(兵部職方)均可包括在内，唯《邊防典》則較爲牽强。而據《政典》仿《周官》的體例，《政典》是綜合彙集史書中“志”類的著作，直接記録的是“古今制度沿革”，與正史中以人爲本的“傳”的編寫目的和體例是不同的。

可以肯定，《政典》是分門書，是歷朝制度彙編，相當於一部制度通史，是綜合性系統性的典制，取材和撰寫的目的相當於正史中的“志”。《册府元龜》卷五五六《國史部・採撰二》記載，顯慶四年唐高宗對負責編纂《實録》的劉仁軌説：“卿等必須窮徵索隱，原始要終，盛業鴻勳，咸使詳備。”這是唐代對《實録》類史書及人物傳的撰寫要求。但“傳”、“志”有别，“志”更注重制度改易演變。謝保成指出，《通典》中，邊防相當於四夷傳，與“古今制度沿革”不相涉。②這是很有見地的。也就是説，杜佑所謂的“置邊防遏戎狄”的《邊防典》，與志書的體例是矛盾的。

如何解釋這一矛盾呢？據《唐書・杜佑傳》，除了杜佑增補《開元禮》和樂典外，看不到《通典》對《政典》章目上修改的記載，可推知《政典》應該有類似《邊防典》的内容。這是值得注意的。

劉秩《政典》的編纂，受其父劉知幾影響頗深。在《史通》卷三中，劉知幾專門論述了古今“志”書的撰寫利弊，認爲在諸志中，天文、五行、藝文各志多不適用，應補以都邑、方物、氏族志。王樹民指出，五行志之書，自《漢書》以下，有志的史書照例都有一篇，在《通典》中卻没有地位，可能爲受到劉知幾和劉秩的影響。③其實，《通典》中無天文、五行、藝文等志，概括爲劉知幾史學思想對《政典》的影響，可能更合適。劉知幾還認爲正史中應列有方物志，《史通》卷三《書志後論》云：

---

① 劉肅:《大唐新語》卷九《著述》,中華書局點校本,1984 年版,第 136 頁。

② 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3、198 頁。

③ 王樹民:《中國史學史綱要》,中華書局 1997 年版,第 117 頁。

> 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於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

劉知幾所謂的"方物"，更側重于遐方所獻異物。究其原因，當與漢武帝開疆拓土、殊方貢獻及魏晉南北朝以來推崇異物之風氣有關。唐代各州府《圖經》、全國總志《十道録》等均列土俗物産，方物成爲地理類史書的必備内容。這表明經魏晉南北朝以來發展的"異物志"，終於脱離了小説志異色彩，正式登上地理書籍大雅之堂，成爲各種地籍必載或首載内容，使地理類書籍不斷完善。[①]而作爲劉知幾之子的劉秩在編纂《政典》中，不可能不受其父注重方物尤其是異物的影響，亦不可能不追隨當時地理類史書必列土俗物産的大趨勢。

《通典・州郡典》相當於正史的《地理志》。但正史中，並没有"州郡志"這一名目，自《漢書》以下，均名爲《地理志》。《漢書》卷一〇〇下《敘傳》下認爲地理志的内容爲"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但《漢書・地理志》只記録了國内的"分州域"，對九洲萬方則没有著録。隨着魏晉南北朝史學、地理學的發展，唐時地理範圍已包括華夷，如《新唐書・藝文志》地理類有高少逸著《四夷朝貢録》，賈耽著有《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②]，則唐代郡縣和四夷同爲地理著作的内容，如魏王泰《括地志》所展示，地理觀念及地理著録範圍均大爲擴展。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劉秩在《政典》中編纂包括華夷的地理志，並在職方所掌的地理中，

① 參見張弓主編:《敦煌典籍與唐五代歷史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23—524 頁。

② 《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中華書局點校本，第 1508、1506 頁；參见《舊唐書》卷一三八《賈耽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 3784—3786 頁。

偏重於記録四夷的風土物産,並不是不可能的。

《通典》的分門也爲揭開《邊防典》之謎提供了綫索。《通典》李翰序曰:

凡有八門,勒成二百卷。

而現在的《通典》含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法、州郡、邊防典,實際是九門。也就是説,《通典》在最後定稿時,曾將一典析爲二典,由原來的八門增加爲九門。結合上文關於劉秩《政典》地理包括華夷兩部分内容的分析,似可推測,這個一分爲二的變化,很可能發生在《政典》的地理典。《通典》將《政典》中包括州郡四夷的地理典,分爲州郡和邊防兩部分,在《政典》的基礎上,增加新的内容,使四夷地理志演變爲"置邊防遏戎狄"的《邊防典》。這是《通典》沿襲《政典》的證明,也是理解《通典·邊防典》内容矛盾的關鍵。

理清了《通典·邊防典》與《政典》的因襲關係,《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出現的問題似可迎刃而解了。《通典·邊防典》的基礎是劉秩《政典》中的四夷地理典。作爲一部通志,劉秩在這部分的撰寫標準是類似地理志的,四夷都城、四至、山水、風俗、物産爲其主要撰著内容,其側重在地理,在記異,而分析考辨四夷國家沿革及歷史,不是四夷地理典的内容。

《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對劉秩《政典》的增改,除補充一篇較長的闡述杜佑邊防觀點尤其是收復河湟主張的"序略"外,在佈局謀篇和内容上均進行了改變。從《通典·邊防典》的文字,我們可以看到西域部分排列順序修改的痕跡。《通典》卷一九三"嚈噠"條云:

[嚈噠國]至隋時又謂挹怛國焉。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五六千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强領其國。俗同吐火羅。

"俗同吐火羅",爲《通典》編者概括之語。《隋書・西域傳》記挹怛風俗:"兄弟同妻。婦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數爲角。"《通典》同卷"吐火羅"條云:"多男,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飾載五角,十夫載十角。"故而《通典》編者稱挹怛"俗同吐火羅"。然據《通典》編排次序,挹怛在前,吐火羅在後,似應在"挹怛"條詳敘其民俗,而在"吐火羅"條下,稱"俗同挹怛"。今本《通典》之所以出現這種反常現象,可能是在最後成書時,《邊防典・西戎》的前後次序經過了重新調整。另一證據爲關於挹怛族源的記載,《通典》前文已云"嚈噠國,或云高車之别種,或云大月氏之種類",在此處又重複肯定"大月氏之種類也",與"或云"頗矛盾。綜上所述,似可推知,在《通典・邊防典》"西域"初稿時,"挹怛"在"吐火羅"之後,單獨爲一條,而在其後的修改中,挹怛被移入"嚈噠"條下,並以"挹怛同"的注文説明。但調整時,未進行文字修改,因而出現了"大月氏之種類"的矛盾記載。而《通典・邊防典》"西域"初稿時的排序,即劉秩《政典》中的排序。

顧名思義,劉秩《政典》中,此部分即爲四夷地理典,其編排順序也應與州郡部分按地理位置和區劃排序的標準相一致。魏晉南北朝以來的遊記地志中,多按交通路綫排序,《政典》也不可能不受影響。因此推測,《政典》四夷地理典可能按地理位置或道路排列,杜佑編纂《通典》時,改爲按與中原相交通的先後時間順序排列。《政典》的排序是地理的,而《通典》才改爲歷史的。這樣,《通典・邊防典》才具有了成爲"置邊防遏戎狄"的歷史特點。

杜佑改動《政典》更重要的是對内容的補充。劉秩《政典》四夷地理典是地理志,主要取材於正史《西域傳》及當時遊記地志中關於四夷都城、四至、物産等資料,概括其地理内容。而杜佑則大量補充正史《西域傳》中諸國與中原王朝朝貢、戰和及西域諸國彼此關係的資料,展示中原王朝西域經營的歷史,力圖爲唐帝國西域經營提供借鑒,以期"置邊防遏戎狄"。爲此,杜佑在《通典》西域部分中,大量補充歷史的内容,雖其取材於四夷傳的史傳寫法與志書的體例不一致,但豐富了《邊防典》的内容,改變了原四夷地理志的性質。

由於《通典·邊防典》是在《政典》四夷地理典的基礎上,修改、增補而成,而《政典》與《通典·邊防典》又各有不同的側重點,因而現在的《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出現了多處體例、内容及文字的矛盾。如卷一九二"焉耆"條云:

> 焉耆,漢時通焉。王理員渠城,在白山之南七十里,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
>
> 後漢明帝永平末,有户萬五千,與龜兹共攻没都護陳睦。至和帝永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之,殺其王……
>
> 至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域。葱嶺以東莫不率服。
>
> 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俗事天神。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牛、羊。養蠶不以爲絲,唯取綿纊。俗尚蒲萄酒,兼愛音樂。
>
> 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疆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爲前鋒,軍次其國,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
>
> 至魏,遣成周公萬度歸討之,其王鳩尸卑那衆大潰,單騎走入山中……又,隋煬帝大業中,其王龍突騎遣使貢方物。
>
> 大唐貞觀六年正月,又遣使貢方物。今其王龍姓,即突騎之後。盡并有漢時尉犂、危須、山國三國之地,并鄯善之北界矣。

此段記載中,明顯存在一些問題。其一,在總述了焉耆地理户口後,又云:"永平末,有户萬五千。""有户萬五千",依據是《後漢書·西域傳》,而此前《通典》已採《漢書·西域傳》作"户四千",故將"户萬五千"置於叙述"與龜兹共攻没都護陳睦"事件的"永平末"。在東漢,焉耆一國户數能否達到"萬五千"此不多論,而《通典》關於户口數的這種處理,正反映了其編纂上的矛盾,也暗示了兩段文字形成於不同時期的編纂背景。

其二,在焉耆國地理及風俗之間,插入漢及晉西域經營過程中與焉

耆的歷史,用民俗物産將晉與焉耆的關係隔成兩部分,影響了叙述的完整性,而民俗物産與西域經營歷史又各成體係,顯然屬於兩種寫法。

其三,在唐與焉耆關係之後,又叙述"盡并有漢時尉犂、危須、山國三國之地,并鄯善之北界矣",這實際是魏時的西域形勢和地理,置於唐後,體例不類。

而所以産生這種種矛盾,多由於《通典・邊防典》改編、增補《政典》四夷地理典所致。根據《政典》四夷地理典的特點,推測以下文字應爲劉秩《政典》中的内容:

> 焉耆,王理員渠城,在白山之南七十里,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俗事天神。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牛、羊。養蠶不以爲絲,唯取綿纊。俗尚蒲萄酒,兼愛音樂。盡并有漢時尉犂、危須、山國三國之地,并鄯善之北界矣。

杜佑在此基礎上擴充、增改,因而有了上引《通典・邊防典》中的焉耆一段。而正因爲杜佑在西域部分改寫《政典》時,只是增加、擴充内容,補充正史《西域傳》(及遊記、地志)中的内容,而較少删除《政典》四夷地理典中的文字,因而出現了叙述不完整、體例不嚴密及文字重複、矛盾的弊病。杜佑主要是將兩種各有側重的文字排列黏合在一起,但對兩種文字的相接處,没有進行細緻整合。

在將《政典》四夷地理典改寫爲《通典・邊防典》之後,杜佑仍在對其書内容進行補充,而增補杜環《經行記》,應該是其補充的重中之重。現存《通典・邊防典》的文字、格式,曲折反映了《通典・邊防典》的編輯過程。

《通典》卷一九二"疎勒"條云:

> 疎勒,漢時通焉。王理疎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户千五百。都白山南百餘里……

> 東去龜兹千五百里,西去撥汗國(撥汗一名判汗。)千里,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
>
> 後漢明帝永平中,龜兹王建攻殺疎勒王成,自以龜兹左候兜題爲疎勒王……
>
> 唐貞觀中朝貢。今其國王姓裴,并有漢時莎車、捐毒、休循三國之地,侍子常在京師。(《杜環經行記》云:"拔汗那國在怛邏斯南千里,東隔山,去疎勒二千餘里,西去石國千餘里。城有數十,兵有數萬。大唐天寶十年,嫁和義公主於此。國主有波羅林,林下有毬場。又有野鼠,遍於山谷。偏宜蒲陶、馣羅果、香棗、桃、李。從此國至西海,盡居土室,衣羊皮、疊布,男子婦人皆著鞾。婦人不飾鉛粉,以青黛塗眼而已。")

《通典》將《經行記》關於"拔汗那國"條注於"疎勒"下,體例不類。究其内容,此段《經行記》所云,當與前文注"撥汗一名判汗"相接,是對疏勒西的鏺汗國的詳細説明。《通典》西域部分引《經行記》多處,但皆置於某國條之末,似可推知,杜佑見到《經行記》時,《通典·邊防典·西戎》部分已經成書,杜佑擇取數條,以注的形式,補充於已成文的某國之後。故而本來説明鏺汗國的此條,被置於疏勒之後,雖然有失嚴謹,但情非得已。而這種體例不規範處,正體現了《通典·邊防典·西戎》部分的編纂過程。補充《經行記》,當是《通典·邊防典》最後的重大修改。經過了這次增補,《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最後完成。

以下以車師(高昌)爲例,試析杜佑《通典》西域部分與《政典》的關係。

《通典》卷一九一"車師"條云:

> 車師前王、後王,並漢時通焉。前王國一曰前部,理交河城。水分流繞城下,故爲號。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人。西南至都護理所千八百里。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理於此。去燉煌十三日行。其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後王國理務

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户六百。西南至都護理所一千二百三十餘里,北與匈奴接。

按:此則叙述車師的地理、都城、四至,取材以《漢書·西域傳》爲中心,增補了《後漢書·西域傳》、《魏書·高昌傳》、《隋書·西域傳》中相關記載,多不確處。除"並漢時通焉"爲杜佑根據《通典·邊防典》體例而增加的概括之語外,其餘應均爲《政典》四夷地理典的内容。

《通典》同條又云:

初漢武帝征和四年中,遣重合侯馬通將諸國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

至魏時,賜其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晉以交河城爲高昌郡。(蓋因其地高敞、人庶昌盛立名。或云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弊者因住焉,有漢時高昌壘故也。)張軌、吕光、沮渠蒙遜在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

後魏太武時,其前部王爲沮渠無諱所攻……麴嘉字靈鳳,金城郡榆中人。既立爲王,會焉耆爲嚈噠所破,衆不能自立,請主於嘉。嘉遣其第二子爲焉耆王,由是始大,益爲國人所服。

其都城周迴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國内有城十八,置四十六鎮……每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爲城令。

按:以上應是杜佑的補充。叙述漢至北魏車師、高昌與中原的關係及其官制時,綜合《漢書·西域傳》、《後漢書·西域傳》、《魏略·西戎傳》、《魏書·高昌傳》、《隋書·西域傳》、《梁書·高昌傳》、《周書·高昌傳》,並據唐人可見檔案等進行了補充,據諸書做了正誤。文字清晰,内容明確,顯示了杜佑的史才。

《通典》同條又云:

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略同華夏。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矟。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集，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賦税則計田輸銀，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大同。其人面貌類高麗，辮髮施之於背，女子頭髮辮而垂。

按：《梁書·高昌傳》（《南史》同）云："面貌類高驪。辮髮垂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襠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纈瓔珞環釧。"《通典》略采之，與前文采《周書》敘高昌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略同華夏"一段有出入。可能"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略同華夏"爲《政典》原文，而"其人面貌類高麗"以下爲《通典》的補充。

《通典》同條又云：

其地高燥，多石磧，氣候温暖，與益州相似。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爲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赤鹽如朱，白鹽如玉。多蒲萄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又有草實如繭，中絲如細纑，名爲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交市用焉。

按：關於高昌風土物産的記載，《通典》兼取《梁書》、《周書》、《隋書》，不厭其詳。其基礎應是劉秩《政典》，其中是否有杜佑的補充，不得其詳。

《通典》同條又云：

其國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一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不可準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駝糞爲驗。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旅往來，多取伊吾路。

按：此段可能是《政典》原文。在杜佑撰寫車師高昌歷史時，加入了《政典》中關於風土物產的記載，杜佑又以相關內容補充在《政典》文字之後。這種插入，影響了記敘體例的完整性。實際上，下文"孝明帝"以下一段，應緊接麴嘉之後。

《通典》同條又云：

孝明帝正光中，嘉遣使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爲博士。

按：此段爲杜佑增補。因爲劉秩原書在叙述地理之後，又略述風俗。所以杜佑在修改時，將風俗補充之後，才接着增加歷史内容，造成了這種混亂。

《通典》同條又云：

隋文帝開皇中，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

至大唐武德中，遣使獻狗……十四年八月，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平高昌國，下其郡三、縣五、城三十二，户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七百三十，馬四千三百疋。太宗以其地爲西州，以交河城爲交河縣，始昌城爲天山縣，田地城爲柳中縣，東鎮城爲蒲昌縣，高昌城爲高昌縣。初，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爲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爲庭州，并置蒲類縣，每歲調内地更發千人鎮遏焉。

黄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必先華夏而後戎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翫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采蒲萄於安息。而海内空竭，生人物故，所以租至六畜，算至舟車，因之年凶，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請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武帝翻然追悔，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悦，海内乂康。向使不然，生靈盡矣。是以光

武中興，不踰葱嶺；孝章即位，都護來歸。今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爲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已腹心，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宜擇高昌可立者而立之，徵給首領，兼還本國，負戴漢恩，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代矣。"不從。

按：以上爲杜佑增加的内容。在叙述隋唐與高昌關係後，杜佑特意增補褚遂良一長段話作爲議論。在上引《舊唐書·杜佑傳》中，杜佑所上反對用兵党項的奏文中有一段："夫蠻夷猾夏，唐虞已然。周宣中興，獫狁爲害，但命南仲往城朔方，追之太原，及境而止，誠不欲弊中國而怒遠夷也。秦平六國，恃其兵力，北築長城，以拒匈奴，西逐諸羌，出於塞外。勞力擾人，結怨階亂，中國未静，白徒競起，海内雲擾，實生謫戍。漢武因文、景之富，命將興師，遂至户口減半，竟下哀痛之詔，罷田輪臺。"正脱胎于褚遂良的議論。杜佑於此增加褚遂良的議論，再次强調了其反對窮兵黷武的主張。這與其在"邊防序"中反思天寶政治，在"莎車"條詳叙馮奉世封爵事一樣，均體現了杜佑的邊防思想，是杜佑著意撰寫之處。

經過以上分析，我們對《通典·邊防典》與《政典》關係的理解可以更進一步。總括言之，《政典》記叙地理及風俗、物産，杜佑則補充了政治、軍事、歷史，著眼於邊防，並議論得失。《政典》四夷地理典側重地理，故時代觀念薄弱，無暇考證，抄録諸書時多誤抄、誤置處；杜佑的增補則參考諸書，修正文字，力圖展示漢唐西域經營的歷史，並增加議論，以供借鑒。兩部分各有側重，水準不一。現今的《通典·邊防典》則是劉秩《政典》四夷地理典部分及杜佑增補歷史部分的綜合産物。

第二編　《通典·邊防典》西域文獻要注

【説明】本編旨在爲《通典·邊防典·西戎(三至五)》(卷一九一至卷一九三)亦即"西域"部份作一簡注。爲節省篇幅,擬突出重點,不臚列異説,與"西域"無直接聯繫者從略。於《通典》資料之出處及異同尤其注意。至於可資參考的其他材料,則擇要録入,有時也略予解釋。除非必需,不注語辭。《通典》原注,一如正文。凡有所本,標明出處。文字、標點從中華書局本,指出區别。採自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的部份,注釋從略。[①]

① 由於《通典·邊防典·西戎(三至五)》(卷一九一至卷一九三)多取材於正史《西域傳》,而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已有注釋,爲避免重複,《通典》與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相同的部分簡注或不注,請參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中華書局 2005 年版。

一、《通典·邊防七·西戎三》要注

西　戎[1]　總　序[2]

西域[3]以漢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4]中央有河，[5]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二關並在今燉煌郡。)西則限以葱嶺[6]。諸國大率土著，[7]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領西域，賦稅取足焉。[8]

[1]《通典·邊防典》五至九爲"西戎"，其中七至九爲"西域"部份。"西戎總序"其實是關於"西域"者。《邊防五·西戎一》另有"序略"一篇，应爲"西戎序略"。漢唐正史《西域傳》所謂"西域"均係廣義的"西域"，亦即敦煌以西的廣大地區。但按照這一概念編纂《西域傳》的除《漢書》和《後漢書》外，僅《魏書》、《南史》和《北史》三史，其餘各史的《西域傳》，以及《舊唐書》和《新唐書》，均將西域事情併入"西戎傳"了。其中，《隋書》和《新唐書》雖有《西域傳》之名，描述的範圍其實與"西戎傳"相同。這種編纂法最早見諸《魏略·西戎傳》。《通典·邊防典》既將邊防事情大别爲東夷、南蠻、西戎和北狄，勢必將西域併入西戎。

[2]"總序"之稱，與《通典·邊防典》的體例不符。《通典·邊防典》首有"邊防序"，東夷、南蠻、西戎和北狄各有"序略"，"南蠻"中，嶺南和海南又另有"序略"。這裏的"西戎總序"，在《通典·邊防典》中，與嶺南或海南"序略"相當。《通典·邊防典·西戎五》"天竺"條下注云："諸家紀天竺國事，多録諸僧法明、道安之流傳記，疑皆恢誕不經，不復悉纂也。已具《序略》注中。"(5262 页)而"具《序略》注中"的正是"西戎總序"注中以下一段："諸家纂西域事，皆多引諸僧遊歷傳記，如法明《遊天竺記》、支僧載《外國事》、法盛《歷諸國傳》、道安《西域志》。[法]惟(維)《佛國記》、曇勇《外國傳》、智猛《外國傳》、支曇諦《[靈]烏(烏)山銘》、翻經法師《外國

傳》之類，皆盛論釋氏詭異奇迹，参以他書，則皆紕謬，故多略焉。"（5199頁）此正表明，杜佑在撰著《通典·邊防典》時，所謂"總序"，應該是"序略"。今日通行本《通典》皆誤作"西戎總序"，當是因爲卷一八九已有一西戎"序略"，爲與之區别，卷一九一乃改爲"總序"。事實上，此處"西戎"，當是"西域"之誤，按之杜佑佈局謀篇，本卷及目録中的"西戎總序"，應改爲"西域序略"。

［3］按照《通典·邊防典》七至九的實際描述範圍，應指玉門關、陽關以西的廣大地區。但是《通典》編者承襲《漢書·西域傳》，給"西域"劃定的範圍卻是，"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亦即今玉門關、陽關以西，帕米爾以東，天山以南，昆侖山以北地區。這一"西域"定義與《漢書·西域傳》的記述範圍顯然存在著巨大的差距，或者説完全没有反映傳文所描述時代的實際，當然也和《通典》實際的記述範圍不符。

［4］北山即今天山，南山即今喀喇昆侖、昆侖、阿爾金山。

［5］"河"指塔里木河。

［6］此段取自《漢書·西域傳》，只在"孝武時始通"前加"漢"字，並略去"其後稍分至五十餘"數字。"孝武時始通"：指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遣張騫出使西域，是西漢正式通西域之始，事載《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三十六國"：是泛指，並不是説西域緑洲諸國一度不多不少爲數三十又六。[1]"葱嶺"：今帕米爾。

［7］"土著"：是張騫首先使用的相對於"行國"而言的一個概念，《漢書·西域傳》在不少地方改稱爲"城郭諸國"，即以城郭爲中心的緑洲小國，兼營田畜。

［8］此段取自《漢書·西域傳》，唯將"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税諸國，取富給焉"句縮略之。《通典》在抄録《漢書·西域傳》時，打破原文順序，重新調整排列，但行文反

---

① 説見伊瀨仙太郎：《中國西域經營史研究》，岩南堂1968年版，第30—35頁。

而不如《漢書·西域傳》流暢。

其南山,東出金城,(今金城、會寧、安鄉、西平等即漢金城郡地。)與漢南山屬焉。(屬,聯也。)[9]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陂河西行,(循河曰陂。彼義反。《史記》曰"陂山通道"。)至莎車[10],爲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11]、安息[12]。(氏音支。)自車師[13]前王庭(今交河郡。)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14],爲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15]、康居[16]、奄蔡[17]焉。[18]

[9] 此段本《漢書·西域傳》,《通典》略去了關於河源及蒲昌海的記述。"金城":指金城郡,治今甘肅永靖北。"漢南山":今祁連山。"屬":杜注本《漢書·西域傳》顏注。

[10] "莎車":一般認爲其王治在今莎車縣(葉爾羌)附近。

[11] "大月氏":遊牧部族;其前身月氏。在前177/176年被匈奴擊敗之前,月氏十分强大,其統治中心東起今祁連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爾泰山東端,且一度伸張其勢力至河套内外。被匈奴冒頓單于擊敗後,月氏放棄上述故地;大部分西遷至伊犂河、楚河流域,史稱"大月氏"。①

[12] "安息":指帕提亞(Parthia)波斯王朝。②

[13] "車師":其前身爲姑師。遲至張騫首次西使時尚位於羅布泊西北。可能在武帝元封年間(前110—前105年)北遷至博格多山南北,從此被稱爲"車師"。"前王庭":即下文所見交河城。

[14] "疏勒"[shia-lək]:可能得名於 Sugda(Suγlaq 或 Suγdaq)③,

---

① 關於大月氏諸問題,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52—69頁。

② 關於安息諸問題,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178頁。

③ 此名首見於阿赫美尼德波斯大流士一世貝希斯頓銘文。銘文見 R. G. Kent, *Old Persian, Grammar, Text, Lexicon*, New Havan, Connecticut, 1982。

亦即索格底亞那。

[15]“大宛”:位於今費爾幹納盆地。①

[16]“康居”:遊牧部族,時遊牧於錫爾河北岸,是史籍所見最早朝漢的西域國家。②

[17]“奄蔡”:遊牧部族,時遊牧於鹹海以北。③

[18]南北两道:《通典》的叙述乃本《漢書·西域傳》,而後者有關南北道的描述似乎表明,沿西域南北道各有一河,與北道大致平行者應即塔里木河無疑。至於與南道平行者,似即後來《水經注》卷二(河水)所謂“南河”。關於後者,衆説紛紜,未有定論。④又,“陂河(波河)”杜注本《漢書·西域傳》顔注。

自張騫[19]開西域之迹,其後霍去病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屠音除。)遂空其地,始築令居[20]以西,(令音鈴。縣名,今西平郡之西北。)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人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燉煌、酒泉四郡,(地並今郡。)據兩關[21]焉。自李廣利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於是東自燉煌,西至鹽澤[22],(即蒲昌海,在今交河、北庭界中。)往往起亭障。[23]

[19]張騫(? —前114年);漢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爲郎。武帝想聯合大月氏共擊匈奴,張騫應募出使,於建元二年出隴西,經匈奴,被俘。在匈奴十年餘,娶妻生子,但卻始終秉持漢節。後逃脱,西行至大宛(今費爾幹納盆地),經康居(錫爾河北

① 關於大宛諸問題,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0—95頁。

② 關於康居諸問題,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96—117頁。

③ 關於奄蔡諸問題,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130頁。

④ 參看余太山:《〈水經注〉卷二(河水)所見西域水道考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2集,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193—219頁。

岸),於元光六年(前 129 年)抵達大月氏。大月氏先爲匈奴所迫,輾轉西遷,這時已定居嬀水即阿姆河(Amu Darya)北岸,又統領了大夏(在姆河流域),安居樂業,無意報復匈奴。張騫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歸途中,張騫改從南道,依傍南山,企圖避免被匈奴發現,但仍爲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前 126),匈奴内亂,張騫乘機逃回漢朝,向漢武帝詳細報告了西域情況,武帝授張騫太中大夫。張騫在大夏時,見販自身毒(今印度)的邛竹杖和蜀布,推測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可通大夏,因勸武帝開西南夷道,但爲昆明夷所阻,未能通。元朔六年,張騫以校尉隨大將軍衛青征匈奴,有功,封博望侯。元狩二年(前 121),爲衛尉,與李廣出右北平(今河北東北部)擊匈奴;張騫因遲誤軍期,當斬,用侯爵贖罪,得免爲庶人。後張騫復勸武帝聯合烏孫(時在伊黎河、楚河流域),武帝乃拜騫爲中郎將,率三百人,牛羊金帛以萬數,出使烏孫。張騫到烏孫,分遣副使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旁國。烏孫遣使送張騫歸漢,並獻馬報謝。元鼎二年(前 115),張騫還,拜大行。翌年卒。他所遣副使後相繼引西域諸國使者來漢;烏孫也終於與漢通婚,共擊破匈奴。漢能通西域,由張騫創立首功。因張騫在西域頗有威信,後來漢所遣使者多稱博望侯以取信於諸國。相傳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皆爲張騫自西域傳入中土,未必盡然;但張騫對開闢從中國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有卓越貢獻。①西域諸國當時無史籍記載,張騫所報導,備載於《史記》、《漢書》中,是治中亞史所根據的原始資料,具有重要價值。

[20]“令居”:縣名,治今甘肅永登西北。

[21]“兩關”:指玉門關和陽關。

[22]“鹽澤”:一般認爲指羅布淖爾(Lop Nōr)。

[23] 此段本《漢書・西域傳》,《通典》有省略。《漢書・西域傳》在張騫前尚有“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

① 關於張騫西使,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03—213 頁。

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句,叙述漢武帝前西北形勢,《通典》不取。

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二三十年[24],海内虚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25]以東捷枝[26]、渠犂[27],皆故國,地(輪臺、渠犂,地名,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連。)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温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田一歲,有積穀,募人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累重,謂妻子家屬。)就畜積爲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28]

[24] "二三十年":應從《漢書·西域傳》作"三十二年",自元光二年(前 133 年)誘單于絶和親爲用兵之始,至太初三年(前 102 年)西域貢獻凡三十二年。①

[25] "輪臺":其位置一説在柯尤可沁舊城一帶。②另説在 Bügür 附近。③

[26] "捷枝":一説應即《水經注·河水》所見"積梨",位於今庫車城東北。④

[27] "渠犂":故址在今庫爾勒西、孔雀河之東,一説在今查爾赤即庫爾楚。⑤

[28] 此段本《漢書·西域傳》"渠犂"條,《通典》有省略。"累重":杜注本《漢書·西域傳》顔注。

帝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人賦三十助邊用,(每口取三十錢[29]。)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

①④ 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下,丛書集成初编本,商務印書馆 1937 年版,第 71 頁。

②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科學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0—11 頁。

③ 嶋崎昌:《姑師と車師前後王國》,《隋唐時代の東トゥルキスタン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 1977 年版,第 3—58 頁。

⑤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科學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9 頁。

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也。)危須[30]、尉犂[31]、樓蘭[32]六國皆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壯士自載不足以竟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歸塗，而尚苦乏食，不終師旅之事。)强者盡食畜産，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厮留甚衆。(厮留，言食前後離厮，不相逮及。厮音斯。)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足，置城[33]下，馳言："秦人，我乞若馬"'，(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乞若猶言乞汝。乞音氣。)[34]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蓍龜。)乃者，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皆言祥善。[35]而《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理星占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得也。(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卦諸將，貳師最吉。(卜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得吉。[36])故朕親發貳師。[37]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失一狼，走千羊。[38]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言死及被虜掠，並自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隧，依深險之處開行道。)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人也。朕不忍聞。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39](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鄣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辛[40]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爲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鄣候之卒獵獸，故令烽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既不上文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方目反。)以補缺，無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與上計者同來赴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人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41]也。[42]

[29]《漢書・西域傳》顔注:"每口轉增三十錢也。"

[30]"危須":王治可能位於曲惠古城。

[31]"尉犂":王治可能位於夏渴蘭旦古城,今庫爾勒南約6公里處。①

[32]"樓蘭":西域東端緑洲國,後改名鄯善,王治位於羅布泊西南今若羌縣治(Quarklik)附近之且爾乞都克古城。

[33]"城":指長城。

[34]《漢書・西域傳》作:"秦人,我匄若馬。"顔注云:"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匄,乞與也。若,汝也。乞音氣。"知杜佑據《漢書・西域傳》及顔注修改了文字。

[35]《漢書・西域傳》作:"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

[36]《漢書・西域傳》颜注作:"上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得吉。""上":应据《通典》注改为"卜"。

[37]《漢書・西域傳》尚有:"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及"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句,《通典》未取。

[38]《漢書・西域傳》作:"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通典》略之。

[39]《漢書・西域傳》在此句前尚有:"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通典》略之。

[40]"辛":《漢書・西域傳》作"卒",從注文看,應爲"卒"字。

[41]"富人侯"和"思富養人":《漢書・西域傳》作"富民侯"和"思富養民",《通典》避李世民諱改。

[42] 此段與前段一樣,本《漢書・西域傳》"渠犂"條,有所省略,注

① 陳戈:《焉耆尉犂危須都城考》,《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第22—31頁。

本《漢書・西域傳》顔注。

昭帝時,乃用桑弘羊前議,以給使外國者。[43]

[43]《漢書・西域傳》:"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杅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兹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無"以給使外國者"句。《通典》當據《漢書・西域傳》前文:"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通典》在編寫過程中,抄録《漢書・西域傳》並插入"渠犂"條渠犂屯田事,在從"渠犂"條回到《漢書・西域傳》時又抄録了"以給使外國者"句,但與事實不符。

至宣帝,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神爵三年,匈奴日逐王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由此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於比胥鞬,披莎車之地,[44](鞬,居言反。披,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都護理烏壘城[45],去陽關二千七百四十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爲中,故理焉。[46]

[44]"田於比胥鞬,披莎車之地":《漢書・西域傳》原文作:"田於北胥鞬,披莎車之田。""北胥鞬":果應按《通典》作"比胥鞬"[piei-sia-kian],則該地名不妨視作 Massagatae 的音譯。

[45]"烏壘":故址在今輪臺縣東北小野雲溝附近。①

[46] 此段略本《漢書・西域傳》。

---

①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科學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9 頁。

至元帝,復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己焉。)哀平間,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47]

[47] 此段本《後漢書・西域傳》,注本李賢注引《漢官儀》。《後漢書・西域傳》乃概括《漢書・西域傳》爲之,《漢書・西域傳》作"其後稍分至五十餘",較爲確切。①

凡國,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禄、百長、千長、都尉、且(子餘反)渠、當户、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48]、烏弋[49]之屬,皆以絶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與相報,不督録總領也。[50]

[48] "罽賓":塞人王國之一,位於喀布爾河中下遊。②

[49] "烏弋":即下文所見烏弋山離國,"烏弋山離"[a-jiək-shean-liai],乃 Alexandria,之音譯,指 Alexandria Prophthasia。③

[50] 此段本《漢書・西域傳》,唯《漢書・西域傳》段首作"最凡國五十",《通典》前已據《後漢書・西域傳》作"五十五國",此處省略爲"凡國"。

至王莽時,四邊擾亂,與中國遂絶,並復役屬匈奴。[51]

[51]《後漢書・西域傳》作:"王莽簒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遂絶,並復役屬匈奴。"《通典》取之,但"四邊擾亂",爲杜佑概括之語。《漢書・西域傳》記王莽失西域經過甚詳,可參之。

---

① 參看《後漢書集解》卷八八。

② 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44—167 頁。

③ 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68—181 頁。

前往西域有二道，自元始[52]以後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婼羌[53]（婼，而遮反。）轉西，越葱嶺，經懸度[54]，入大月氏，爲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55]，廻三隴沙[56]北頭，經居盧倉[57]，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58]，到故樓蘭[59]，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爲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横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60]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理高昌[61]，轉西與中道合龜兹，爲新道。[62]

[52]《魏略・西戎傳》作："道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一般認爲，"今"指曹魏時期。《漢書・西域傳》云："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阸。"則知《通典》用《魏略・西戎傳》文字，根據《漢書・西域傳》將年代確指爲"元始以後"，其文字之嚴謹，可見一斑。

[53]"婼羌"：其王治大致在今楚拉克阿幹河流域。①

[54]"懸度"：位於 Darel 至 Gilgit 之間印度河上遊河谷，山高谷深，形勢險峻。

[55]"都護井"：一説即《漢書・西域傳》所見"卑鞮侯井"。②"卑提"：或係土名。

[56]"三隴沙"：《太平御覽》卷七四引《廣志》："流沙在玉門關外，南北二千，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隴。"

[57]"居盧倉"：位於白龍堆之東、白龍堆與三隴沙之間。

[58]"龍堆"：即《漢書・西域傳》所見"白龍堆"；指今羅布泊東北雅丹羣。

[59]"故樓蘭"：位於今羅布泊西北樓蘭古城遺址，亦即《水經注》所見"樓蘭城"。③

---

① 周連寬：《漢婼羌國考》，《中亞學刊》第 1 輯，中華書局 1983 年版，第 81—90 頁。

② 見王國維：《流沙墜簡序》，《觀堂集林》（卷一七），中華書局 1984 年版，第 829 頁。

③ 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28—241 頁。

[60] “五船”：一說即《後漢書·西域傳》所見伊吾，①似有未安。

[61] “高昌”：其前身當即《漢書·西域傳》所見“高昌壁”，故址當在今高昌古城。

[62] 此段本《魏略·西戎傳》。但《魏略·西戎傳》所載並不確，其“新道”之“新”僅在於銜接玉門關與“北道”的一段路綫。在《漢書·西域傳》的編者看來，徐普雖有新闢，與“北道”幹綫無涉，故傳文序仍稱“出西域有兩道”。《魏略·西戎傳》編者不明此理，才有“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之說。

至後漢永平中，匈奴[63]脅服諸國，共寇河西郡縣，（今武威、張掖等郡之地。）城門晝閉。明帝乃命將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64]，（今伊吾縣。）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皆遣子入侍][65]。西域自絶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66]、龜兹攻没都護陳睦，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67]

[63]《後漢書·西域傳》作“北虜”。《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八年（65 年），“北匈奴寇西河諸郡”。②

[64] “伊吾”：即伊吾盧，在今哈密附近。

[65] “于闐諸國”：後奪“皆遣子入侍”五字，應據《後漢書·西域傳》補。“于闐”：王治在今和闐（和田）附近，最可能在 Yotkan。

[66] “焉耆”：其王治可能在博格達沁古城（即四十里城，今焉耆縣治西南一二公里）。③

[67] 此段本《後漢書·西域傳》，但《後漢書·西域傳》前尚有“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

①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118—121 頁。

② “西河”當是“河西”之誤。

③ 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二；陳戈：《焉耆尉黎危須都城考》，《西北史地》1985 年第 2 期，第 22—31 頁。

之"之記載,《通典》不取,反映了杜佑對漢代經營西域的態度。

章帝不欲疲弊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復罷屯田,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闐,綏集諸國。[68]

[68] 此段本《後漢書・西域傳》。

和帝永元初,竇憲大破匈奴,因遣副校尉閻盤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護,居龜兹。復置戊己校尉[69]。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内屬。其條支[70]、安息諸國至於海濱四萬里外[71],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代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72]

[69] "復置戊己校尉":據《後漢書・西域傳》此校尉僅"領兵五百人",且下文又説"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似乎"戊己校尉"應衍"己"字,時僅置"戊校尉"一人。①

[70] "條支":指塞琉古朝叙利亞王國。此處指曾爲塞琉古朝叙利亞王國統治的叙利亞地區。②

[71] "海濱四萬里外":"海"指條枝、安息所瀕臨之海,亦即下文甘英所臨"西海",應即地中海。"四萬里外",指長安直至地中海以遠地區。

[72] 此段本《後漢書・西域傳》,《通典》有省略。

及超被徵,以任尚爲都護,[73]尚謂超曰:"猥承君後,宜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

---

① 見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卷八八。

② 參看余太山:《條支、黎軒、大秦和有關的西域地理》,《中國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57—74頁。

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安帝初,西域背叛,如超所誡。[74]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由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爲邊寇十餘歲。燉煌太守曹宗請出兵擊匈奴,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燉煌,羈縻而已。[75]

[73] "任尚爲都護"始自永元十四年(102 年),據《後漢書》"安帝紀"以及"梁慬傳",可知任尚任都護至殤帝延平元年(106 年)九月之後。

[74] 此段據《後漢書·班超傳》,唯"安帝初"三字據《後漢書·西域傳》"安帝永初元年"補之。《通典》編纂時取《後漢書·班超傳》,一方面因爲任尚"牧養失宜",使漢在西域的統治基礎大爲動摇,影響鉅大;另一方面,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則是杜佑認爲班超之言對經營西域有借鑒意義,故置於"序略"中。

[75] 此段本《後漢書·西域傳》,但《後漢書·西域傳》尚有:"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没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復欲進取西域。"《通典》略書之。

其後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漢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絶其患。[76]

[76] 此段本《後漢書·西域傳》,唯易"北虜"爲"匈奴"。

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高祖窘平城之圍,文帝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武臣,浮河絶漠,窮破

虜庭。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絶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竄跡遠藏。由此觀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内附日久,區區東向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國絶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代苦心勤勞之意也。臣以爲燉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77]

[77] 此段本《後漢書・西域傳》,據“傳”文,陳忠上奏前,張璫上陳三策,《通典》不取,當是張璫“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的主張與杜佑思想相悖。東漢一朝的西域經營,總的説來是消極、被動的,其目的主要是制匈奴,保全河西。陳氏所言,可以爲證。杜佑詳引陳氏之論,當是贊同其“議者但念西國絶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代苦心勤勞之意也”的積極經營西域主張。

太后又召班超之子勇[78]問之。勇議曰:“昔者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開通西域,諸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强,驅率諸國。[79]及至永平,再攻燉煌、河西郡,城門晝閉。[80]明帝命武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内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絶,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忿怒,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舊燉煌郡有營兵三百人,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燉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兹徑路,南强鄯善、于闐心膽,北扞匈奴,東近燉煌,如此誠便。”[81]

[78] 班勇:班超之子,《後漢書》有傳。

[79] 據《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一年(公元 45 年)“冬,鄯

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後漢書·西域傳》:"匈奴斂税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

[80]《後漢書·西域傳》:"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①

[81] 此節採自《後漢書·班勇傳》。

長樂衛尉譚顯等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朝反覆,班將軍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腰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右臂哉!爲置校尉以扞北撫西[82],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苦,恐河西城門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83]

[82] "扞北撫西":《後漢書·班勇傳》作:"扞撫西域"。

[83] 此節採自《後漢書·班勇傳》。史稱勇頗有父風,然細讀其元初六年(119年)上議,於漢武"開通西域"的目的,也衹能看到"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云云。他所言與陳忠如出一轍,要在"安邊"而已。他雖也提到"宣威布德",無非是"以繫諸國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這與武帝"廣地萬里"、"威德徧於四海"的氣概自不可同日而語。雖然,於貧弱之東漢主張不放棄西域,亦難能可貴,故杜佑詳取之。

大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

①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八年(65年),"北匈奴寇西河諸郡"。

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朝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廩食而已。今若拒絶，勢必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84]於是從忠、勇議，乃以勇爲西域長史，將五百人西屯柳中。[85]（今交河郡县。）勇遂破平車師。[86]

[84] 此段採自《後漢書・班勇傳》，《通典》取之，極陳西域經營西域之必要。

[85] “柳中”：位於今新疆鄯善縣西南魯克沁。

[86] “於是”以下：採自《後漢書・西域傳》。

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絶復通。[87]

[87] “三絶復通”：《後漢書・西域傳》作“三絶三通”。

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兹、疎勒、于闐、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以西遂絶。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抄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矣。[88]

[88] 此段本《後漢書・西域传》。

自魏及晉，中原多故，西域朝貢不過三數國焉。[89]

[89] 此句當爲《通典》概括之語。《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稱：“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兹、于寘、康居、烏孫、疎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然而，西域諸國朝魏

有確鑿記載者,僅以下幾次:1.《三國志·魏書·文帝紀》:黄初三年(222年)“二月,鄯善、龜兹、于闐王各遣使奉獻”。2.《三國志·魏書·明帝紀》:太和元年(227年)十月丙寅,“焉耆王遣子入侍”。3.《三國志·魏書·明帝紀》:太和三年(229年)十二月“癸卯,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爲親魏大月氏王”。4.《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景初三年(239年),“西域重譯獻火浣布”。5.《晉書·宣帝紀》:齊王芳正始元年(240年)正月,“焉耆、危須諸國……皆遣使來獻”。6.《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元帝咸熙二年(265年)閏十月“庚辰,康居、大宛獻名馬,歸於相國府,以顯萬國致遠之勳”。由此可見朝貢曹魏的西域國家,明確見諸記載的祇有八個:鄯善、龜兹、于闐、焉耆、危須、大月氏、康居和大宛;即使加上“烏丸鮮卑東夷傳”提到的烏孫、疏勒和車師,也不過十一個。西晉與西域諸國的關係,文獻記載有以下幾則:1.《晉書·武帝紀》:泰始六年(270年)“九月,大宛獻汗血馬,焉耆來貢方物”。2.《晉書·西戎傳》:“康居國……泰始(265—274年)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獻善馬”。3.《晉書·武帝紀》:太康元年(280年)“八月,車師前部遣子入侍”。4.《晉書·武帝紀》:太康四年“八月,鄯善國遣子入侍,假其歸義侯”。《初學記》卷二十六引《晉永安起居注》則載:“太康四年,有司奏,鄯善國遣子元英入侍,以英爲騎都尉,佩假歸義侯印,青紫綬各一具。”5.《晉書·武帝紀》:太康五年十二月,“……大秦國各遣使來獻”。6.《晉書·武帝紀》:太康六年十月,“龜兹、焉耆國遣子入侍”。《晉書·西戎傳》“焉耆條”稱:“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又“龜兹條”稱:“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應即六年事。7.《晉書·西戎傳》:“大宛……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楊顥拜其王藍庾爲大宛王。藍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貢汗血馬。”8.《晉書·武帝紀》:太康八年十二月,“……西域康居國各遣使來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來朝諸國多爲當時西域的“大國”。這是當時西域的形勢決定的。[1]《通典》稱朝貢者“三數國”,不知何據。

---

① 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的緑洲大國稱霸現象》,《西北史地》1995年第4期,第1—7頁。

至後魏太武帝,使董琬使西域,還,具言其地爲三域:[90]自葱嶺以東,流沙[91]以西爲一域;姑墨[92]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兩海[93]之間,水澤[94]以南爲一域。三域之内,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更爲四道:自玉門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西千三百里至伽部[95],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至葱嶺,西南千三百里至波路[96],爲一道焉。於是貢獻者十有六國。[97]

[90] 這是一則很有爭議的記載。蓋《北史·西域傳》所載與此有異:"分其地爲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葱嶺①以西,海曲②以東爲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案:《北史·西域傳》所傳"四域"給我們勾劃了一幅十分準確的西域政治地圖。其中,第一域是北方遊牧部族的勢力範圍;第二域是波斯及其勢力範圍;第三域是界乎以上兩大勢力之間的緩衝地區,因此在伊斯蘭化以前,不是處於波斯人,便是處於南下的遊牧部族的控制之下;第四域則是羅馬及其勢力範圍。《通典》编者可能是因伊斯蘭興起後西域形勢,根據唐、阿拉伯、羅馬三種勢力範圍,將二、三域合而爲一,形成了新的三域説,卻不能使我們對北魏時的西域有一個清楚、完整的認識。據此可知"四域"係《魏書·西域傳》原文,且出自董高的報告,而《通典》的"三域"係杜佑杜撰。③

[91] "流沙":此處當指玉門關、陽關以西的沙漠。

[92] "姑墨":位於今阿克蘇附近。④

[93] "兩海":指今意大利半島東面的亞得里亞海和西面的第勒尼

---

① 此處"葱嶺"指興都庫什山。

② "海曲",指自叙利亞、巴勒斯坦到小亞、巴爾幹一帶的地中海岸和海域。

③ 余太山:《關於董琬、高明西使的若干問題》,《文史》第27輯,1986年,第31—46頁。

④ 見 Ed. Chavannes, "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Wei Lio*", *T'oung-pao*, 1905, pp. 519—571。關於姑墨地望諸説,見周連寬:《大唐西域記史地研究叢稿》,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74—82頁。

安海。

[94]"水澤":此處指黑海。

[95]"伽部":其地應在今 Wakhan 谷地 Sarik-Čaupan 一帶。①

[96]"波路":一般認爲波路國在 Gilgit 河流域。蓋其地正在 Baltistan 與 Kashmir 西北。②

[97] 此段本《魏書·西域傳》。《魏書·西域傳》在記叙董高西使前,尚記載:"太祖初,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既而西戎之貢不至,有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又可致奇貨於天府。太祖曰:漢氏不保境安(人)[民],乃遠開西域,使海内虚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遂不從。歷太宗世,竟不招納。"《通典》不取。

孝文延興中,尚書奏以燉煌一鎮,介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98]羣官會議。給事中韓秀曰:"此蹙國之事,非闢土之宜。愚謂燉煌之立,其來久矣。雖土鄰强寇,而兵人素習,縱有姦竊,不能爲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覘途,退塞西夷之闚路。若徙就姑臧[99],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脱引寇内侵,深爲國患。且燉煌去涼州及千餘里,捨遠就近,防制有闕。一朝廢置[100],是啟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來往。恐醜徒協契,侵竊涼土,邊役煩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101]

[98]"涼州":治今甘肅武威。高祖即位後,北魏的西域經營更趨

---

① 參見 J. Marquart, *Ērānšahr*, Berlin: 1901, pp. 223—225, 242—243;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大月氏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書店 1970 年版,第 97—227 頁,esp. 第 101—105 頁;白鳥庫吉:《プトレマイオスに見えたる葱嶺通過路に就いて》,《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書店 1971 年版,第 1—41 頁,esp. 第 16—17 頁;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0—32 頁。

② 白鳥庫吉:《罽賓國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第 295—359 頁,esp. 第 301—310 頁。"波路"應即《大唐西域記》的鉢露羅。

消極,甚至打算放棄敦煌。獨持異議的韓秀所力主者不過防禦之策,足以自全而已。

[99] "姑臧":縣名,曹魏時爲涼州府治,位於今甘肅武威。

[100] "置":《魏書·韓秀傳》、《北史·韓秀傳》均作"罷",當是《通典》傳刻之誤。

[101] 此則採自《魏書·韓秀傳》。

隋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102],得瑪瑙杯;王舍城[103],得佛經;史國[104],得十舞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皆啗以厚利,令轉相諷諭。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105],帝因置西戎校尉[106]以應接之。[107]

[102] "罽賓":一般認爲此處"罽賓"在 Bēgrām。

[103] "王舍城"①:佛教聖地之一,一般認爲位於今 Rajgir。

[104] "史國":所謂"昭武九姓"之一,都於今 Samarkand 南 Šahr-i-Sabz。

[105] "四十餘國":《隋書·西域傳》作"三十餘國",《通典》當據《西域圖記》"合四十四國"②而約略言之,實際上混淆了《西域圖記》所記與大業時向隋朝貢之國數。

[106] "西戎校尉":《隋書·西域傳》作"西域校尉"。似當從《隋書》。西域校尉的設置年代、職掌等均不得而知。

[107] 以上本《隋書·西域傳》。

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里。自伊吾北通車師

---

① 關於王舍城,參看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 1985 年版,第 743—744 頁。

② 《隋书·裴矩传》。

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車師後部金蒲城[108](今北庭府縣。)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户内地,故漢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及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帝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109]至隋,有商胡雜居,勝兵千餘人,附於鐵勒[110],人甚驕悍,厥田良沃。[111]隋末内屬,置伊吾郡。[112]屬天下亂,又臣突厥[113]。[114]

[108]"金蒲城":《後漢書·西域傳》訛作"金滿城"。應據《通典》及《後漢書·耿恭傳》改之。"金蒲"[kiəm-pha]:與《漢書·西域傳》所見"金附"[kiəm-bio]應爲同名異譯。可能位於今吉木薩爾之南東大龍溝遺址。

[109]"自燉煌西出玉門"至"以制西域":採自《後漢書·西域傳》。此段以下,《通典》"序略"開始叙述唐代西域經營情況。

[110]"鐵勒":遊牧部族,部落甚多。據《隋書·鐵勒傳》:"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讙、紇骨、也咥、於尼讙等,勝兵可二萬。"又載:"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税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爲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爲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内俟斤,字也咥,爲小可汗。處羅可汗既敗,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絶倫,甚得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

[111]"至隋"至"厥田良沃"云云:不知所本。《新唐書·西域下·蘇毗傳》(卷二二一下)云:"伊吾城者,漢宜禾都尉所治。商胡雜居,勝兵千,附鐵勒。人驍悍,土良沃。"可能與《通典》同一史料來源或抄録《通典》。此段史料以隋爲斷限,叙述伊吾居民、勝兵、臣屬、風俗、田土情況,體例嚴謹,文字簡雅。據《隋書·裴矩傳》,西域三道中的北道首起伊吾,所以不排除《通典》此段所引爲裴矩《西域圖記》的可能性。

[112]"伊吾郡":據《元和郡縣圖志》卷四〇,隋大業六年(610年)置,治今新疆哈密。

[113]“突厥”:此處指西突厥。《隋書・西突厥傳》:“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分爲二,漸以强盛。東拒都斤,西越金山,龜兹、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

[114]《元和郡縣圖志》卷四〇“伊州”條云:“隋大業六年得其地,以爲伊吾郡。隋亂,又爲羣胡居焉。”S. 0367 號敦煌文書“沙州伊州地志”35—36 行記載:“隋大業六年於城東買地置伊吾郡。隋亂,復没于胡。”則知此爲唐地志中關於伊州沿革的普遍記録,《通典》取之。

大唐貞觀四年,以頡利破滅,[115]遂舉其屬七城[116]來降,因列其地爲西伊州,[117]同於編户。[118]至武太后如意初,武威軍總管[119]王孝傑大破吐番,[120]復龜兹、于闐、疎勒、碎葉四鎮,[121]自是諸國朝貢,侔於前代矣。[122]神龍以後,黑衣大食[123]强盛,漸并諸國,至於西海,分兵鎮守焉[124]。[125](族子環隨鎮西節度使[126]高仙芝[127]西征,天寶十載至西海[128],寶應初,因賈商船舶自廣州而回,著《經行記》[129]。)今之所纂,其小國無異聞者,則不暇録焉。[130](諸家纂西域事,皆多引諸僧遊歷傳記,如法明[131]《遊天竺記》[132]、支僧載《外國事》[133]、法盛《歷諸國傳》[134]、道安[135]《西域志》[136]。[法]惟(維)《佛國記》[137]、曇勇[138]《外國傳》、智猛[139]《外國傳》[140]、支曇諦《[靈]烏(鳥)山銘》[141]、翻經法師《外國傳》[142]之類,皆盛論釋氏詭異奇迹,參以他書,則皆紕謬,故多略焉。)[143]

[115]貞觀四年(630 年)唐滅北(東)突厥,俘獲頡利可汗(Il Qaghan, 620—630 年在位),爲震動中亞的轉折性事件。頡利破滅經過,《資治通鑒》卷一九三記載:“(二月)甲辰,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先是,頡利既敗,竄於鐵山,餘衆尚數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内附,身自入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頡利外爲卑辭,内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軍至陰山,遇突厥千餘帳,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武邑蘇定方帥二百騎爲前鋒,乘

霧而行,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靖軍至,虜衆遂潰。唐儉脱身得歸。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余萬,獲雜畜數十萬,殺隋義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李世勣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衆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經過這次戰役,唐確立了亞洲霸主的地位,突厥部落或降或奔於西北,漠南之地遂空。唐太宗也因之被尊稱爲"天可汗"。

[116] 伊吾七城:《舊唐書·地理志》(卷四〇)記載,"隋始於漢伊吾屯城之東築城,爲伊吾郡",唐爲伊吾縣治所;"柔遠,貞觀四年置,取縣東柔遠故城爲名。納職,貞觀四年,於鄯善胡所築之城置納職縣",此爲三城。S. 0367 號敦煌文書"沙州伊州地志"51 行記載了"小伊吾城",當爲第四城。《新唐書·地理志》(卷四〇)提到了羅護、赤亭、獨山三守捉,也應是因城而置者。

[117]《舊唐書·地理志》(卷四〇)"伊吾"条云:"貞觀四年,款附,置西伊州始於此。"《新唐書·西域下·蘇毗傳》(卷二二一下):"伊吾城者……隋末内屬,置伊吾郡。天下亂,復臣突厥。貞觀四年,城酋來朝。頡利滅,舉七城降,列其地爲西伊州。"則《通典》所據爲唐代檔案。又:S. 0367 號敦煌文書"沙州伊州地誌"36—37 行記載降唐的伊吾首領爲石萬年。據兩《唐書·地理志》西伊州貞觀六年(632 年)更名爲伊州。

[118] "同於編户":即等同於唐朝百姓,而不再以外族待之。此舉與唐羈縻外蕃政策不同。"同於編户",爲《通典》概括之語,值得注意。設置伊州,爲唐開始經營西域的第一步,故《通典》"序略"首論及之。

[119] "武威軍總管":即武威道行軍總管,《新唐書·則天皇后紀》(卷四)記載爲,長壽元年(692 年)"十月丙戌,武威道行軍總管王孝傑敗吐蕃,克四鎮"。唐節度使制建立之前,軍隊出征多稱某道行軍,出征的統帥有行軍元帥、行軍大總管、行軍總管等稱號。①據《新唐書》卷四及《資治通鑒》卷二〇四、卷二〇五,知此次出擊吐蕃的行軍大總管爲岑

① 孫繼民:《唐代的行軍統帥》,《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11 輯,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06—215 頁。

長倩，因岑被殺，王孝傑以總管行大總管之職，延載元年(693年)二月後，王孝傑因功昇至武威道行軍大總管。

[120]《舊唐書・王孝傑傳》(卷九三)云："孝傑久在吐蕃中，悉其虛實。長壽元年(692年)，爲武威軍總管，與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率衆以討吐蕃，乃克復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而還。"《資治通鑒》卷二〇五云："初，新豐王孝傑從劉審禮擊吐蕃爲副總管，與審禮皆没於吐蕃。贊普見孝傑泣曰：'貌類吾父。'厚禮之，後竟得歸，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孝傑久在吐蕃，知其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敕以孝傑爲武威軍總管，與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將兵擊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發兵戍之。"這次戰役，擊敗吐蕃，穩定了唐在西域的地位，結束了唐與吐蕃反復爭奪四鎮的局面。

[121] 四鎮的設置：《舊唐書・西戎傳・龜茲國傳》(卷一九八)載："先是，太宗既破龜茲，移置安西都護府於其國城，以郭孝恪爲都護，兼統于闐、疏勒、碎葉，謂之'四鎮'。高宗嗣位，不欲廣地勞人，復命有司棄龜茲等四鎮，移安西依舊於西州。其後吐蕃大入，焉耆已西四鎮城堡，並爲賊所陷。則天臨朝，長壽元年，武威軍總管王孝傑、阿史那忠節大破吐蕃，克復龜茲、于闐等四鎮，自此復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用漢兵三萬人以鎮之。既徵發内地精兵，遠逾沙磧，并資遣衣糧等，甚爲百姓所苦。言事者多請棄之，則天竟不許。其安西都護，則天時有田揚名，中宗時有郭元振，開元初則張孝嵩、杜暹，皆有政績，爲夷人所伏。"四鎮置廢及四鎮名稱，因時代及西北政治軍事形勢而有變化。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唐滅龜茲(今庫車)後，安西都護府從高昌(今吐魯番)移到龜茲，其後因西突厥勢力强大而退回高昌。顯慶三年(658年)，第二次將安西都護府移至龜茲，統焉耆(今焉耆回族自治縣附近)、于闐(今和田)、疏勒(今喀什市)四鎮，至咸亨元年(670年)被吐蕃攻陷。調露元年(679年)，唐築碎葉(Takmak，今托克馬克)城，碎葉代替焉耆成爲四鎮之一。長壽元年，王孝傑收復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開元七年(719年)，十姓可汗阿史那獻移駐碎葉，唐四鎮又演變爲龜茲、于

闐、疏勒、焉耆。①唐與吐蕃爭奪四鎮分咸亨、上元年間(670—676)棄置,儀鳳、調露間(677—679年)爭奪,垂拱二年(686年)吐蕃拔四鎮和長壽元年(692年)唐復四鎮等多個階段。②

[122] 武后時期的外蕃使者朝貢,見《册府元龜・外臣部・朝贡》(卷九七〇)。長壽後的朝貢國家及次數均無法與貞觀末高宗初的高峰時期相比,杜佑這裏强調唐战胜吐蕃,派兵駐守四镇後,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對西域諸國的控制。

[123] "大食":中國古代史書中對阿拉伯的稱呼。"黑衣大食":指八世紀戰勝阿拉伯伍麥葉(Omayyad)王朝的阿拔斯(Abbāsids)王朝。阿拔斯王朝在749年始登上歷史舞臺,《通典》稱"神龍(705—707年)以後,黑衣大食强盛",顯然是對大食歷史不甚熟悉,而將阿拔斯前代事加諸新興的阿拔斯王朝。③關於大食在中亞的擴張,《舊唐書・西戎傳・大食傳》(卷一九八)記載:"龍朔(661—664年)初,擊破波斯,又破拂菻(東羅馬),始有米麪之屬。又將兵南侵婆羅門,吞併諸胡國,勝兵四十餘萬。長安中,遣使獻良馬。景雲二年(712年),又獻方物。開元(713—742年)初,遣使來朝,進馬及寶鈿帶等方物。其使謁見,唯平立不拜,憲司欲糾之,中書令張説奏曰:'大食殊俗,慕義遠來,不可置罪。'上特許之。尋又遣使朝獻,自云在本國惟拜天神,雖見王亦無致拜之法,所司屢詰責之,其使遂請依漢法致拜。其時西域康國(Samarkand,撒馬兒罕)、石國(Tashkend)之類,皆臣屬之,其境東西萬里,東與突騎施相接焉。"公元705年,阿拉伯征服吐火羅斯坦(Tukharistan),706年至709年侵入布哈拉(Bukhara),710年至712年統一烏滸水(Oxus)流域並擴展到索格底亞那(Sogdiana)。④

---

①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70年版,第357—391頁。

②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68—88頁。

③ 參見張日銘:《各色大食名稱之研究》,《中國文化復興月刊》第9卷4期(1976年),第74—78頁。

④ H. A. R. Gibb, *The Ar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3, p. 31.

[124] 經過哈里發時期的征服,從幼發拉底河到地中海沿岸附近,佈滿了穆斯林堡壘,阿拔斯時期,這些要塞包括保衛東北美索不達米亞的"河州要塞"、保衛叙利亞的"沙牧要塞"。①杜佑此段"序略"的撰寫,當根據杜環的親身經歷。

[125] 對唐代前期的西域歷史,杜佑截取記載了三件大事,即伊吾歸附,王孝傑敗吐蕃及大食擴張。其中伊吾歸附是突厥頡利可汗敗亡的直接結果,也體現了唐與突厥的關係。伊吾歸附,是唐經營西域之始,伊吾也成爲唐與西域的門户,貞觀武功也因此而確立。王孝傑敗吐蕃,恢復四鎮,是唐與吐蕃西域爭奪中關鍵一戰,唐因之在西域再次站穩脚跟。此後,吐蕃並未放棄對西域的爭奪,直至安史之亂後最終佔領了河隴。杜佑在唐失河隴的背景下,選取了王孝傑戰敗吐蕃一役,實有深意在焉,也間接反映了貞元時期朝臣對收復河隴的期待。大食擴張是七、八世紀歐亞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實際上,終天寶之世,大食勢力一直未達到葱嶺以東,對唐在西域的勢力,並不構成致命威脅。杜佑因杜環被俘的親身經歷,意識到大食對中亞世界的影響,將神龍以後大食擴張也列入唐代西域的歷史中,並以之作爲漢唐西域經營的結束事件,反映了杜佑的史家卓識。這樣,《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就具有了中亞甚至歐亞的視角。

[126] "鎮西節度使":即統領四鎮、駐於龜兹的安西節度使。據《新唐書·方鎮表》(卷六七),景雲元年(710 年),安西都護領四鎮經略大使,爲安西節度使的前身。此後或由安西都護領之,或與北庭合併,隨西北地方政治軍事形勢而多有變動。天寶十四載(755 年)安禄山叛亂後,唐政府多將官府名稱中帶有"安"字者進行改换,據《新唐書·地理誌》,安西"至德元載(756 年)更名鎮西,後復爲安西"。天寶十載(751 年),高仙芝所任爲"安西四鎮節度使",杜佑在這裏沿用的是安史之亂後的稱謂。

[127] 高仙芝(? —755 年):高麗人,少隨其父至安西,開元

① 希提著:《阿拉伯通史》,馬堅譯,商務印書館 1979 年版,第 230 頁。

(713—742 年)末昇至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天寶年間(742—755 年),在西北屢建戰功,指揮了平小勃律(Gilghit)、討石國之戰。天寶十四載(755 年)十二月,因討伐安禄山無功而被斬。《舊唐書》卷一〇四、《新唐書》卷一三五有傳。

[128] 天寶十載(751 年),高仙芝出討石國,石國兵敗,向大食求援。高仙芝率軍深入,在怛邏斯(Talas)川被擊敗,一些兵士及工匠被俘,導致了中國造紙術的西傳。[①]杜環作爲戰俘,被虜至“西海”(一般認爲是地中海)。

[129]《經行記》一書已佚。現有丁謙《經行記考證》(《浙江圖書館叢書》本)、王國維《古行記校録》(《王靜安遺書》外編本)、桑田六郎《校勘杜環〈經行記〉》(《和田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講談社,1960)、張一純《經行記箋注》(中華書局,1963)等諸輯録本,以張本最爲詳備。

[130] 此句爲《通典·西戎典》西域部分的編纂撰著原則,即所録著重“異聞”。《通典·北狄典》(卷一九四)“北狄序略”云:“自三代以還,北狄盛衰可略而紀。其小國者,時有侵擾不爲大患者,則不暇録焉。”可見北狄部分的著録原則爲是否對中國邊防造成重大影響,重在“大患”,這顯然與西域部分不同。

[131] 法明:即法顯(約 337—約 422 年),避唐中宗諱改。東晉著名僧人。隆安三年(399 年)至義熙七年(411 年)西行求法,到達印度、斯里蘭卡等國。《高僧傳》卷三有傳。

[132]《遊天竺記》,又稱《歷遊天竺記傳》(《開元釋教録》卷三、《法苑珠林》卷一一九)、《佛遊天竺記》(《出三藏記集》卷二、《開元釋教録》卷一五下)、《法顯傳》、《佛國記》(《隋書·經籍志》)、《法顯記》等。章巽《法顯傳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爲此書整理最佳版本。

[133] 此處標點有誤,應爲支僧載《外國事》。魏晉時外國沙門東

---

① 沙畹著:《西突厥史料》,馮承鈞譯,商務印書館 1934 年版,第 216—217 頁;伯希和:《黑衣大食都城之漢匠》,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一卷,商務印書館 1995 年版,5 編,第 7—9 頁。

來,多以其國名之一字冠於名上。支指月氏,僧載爲晉時自月氏東來沙門。[1]《外國事》今佚,《水經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多有徵引。

[134]《高僧傳·晉河西曇無讖傳》(卷二)後云:"時高昌復有沙門法盛,亦經往外國,立傳凡有四卷。"[唐]道宣著《釋迦方誌》卷下同。《隋書·經籍志》記載,釋法盛撰《歷國傳》二卷,與僧傳卷數不同。《通志·藝文略》亦記《歷國傳》二卷,則是書當亡佚於宋以後。

[135] 道安(312[一説 314]—385 年):東晉著名僧人。《高僧傳》卷五有傳。

[136]《隋書·經籍志》無載,《藝文類聚》卷七六有徵引,《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列有"釋道安《西域志》",並有多處引用,知此書宋時尚存。

[137]《法顯傳》也稱《佛國記》[2],但《通典》此處的"《佛國記》"並不是上文提及的《遊天竺記》,而應是竺法維撰寫的《佛國記》,竺法維可能是晉時自印度來中土的僧人。[3]《通典》注文中的"惟"應是"法維"之誤,此前的標點句號也應改爲頓號,《佛國記》以下諸書,與《遊天竺記》等是並列的。[宋]董逌《廣川畫跋》卷三《書別本西昇經後》云:"今考諸經説西域事,或本法明《天竺記》、支僧載《外國事》、法盛《諸國傳》、道安《西域志》及《佛國紀》、曇勇、智猛《外國傳》、支曇諦《烏山銘》等書,雖其説怪詭,皆無老子化浮圖事。"董文當源於《通典·邊防典》杜佑注文,知宋人習見的《通典》已誤"法維"爲"惟"。

[138] 曇勇:即法勇,又稱曇無竭("無竭"乃勇之義譯)。南朝宋時著名僧人,《高僧傳》卷三、《出三藏記集》卷一五有傳。宋永初六年(420年),曇勇與僧猛、曇朗等二十五人,從幽州(今北京)出發,歷經艱險,到達南天竺,後泛海還廣州,"所歷事蹟,別有傳記"。《隋書·經籍志》記

① 向達:《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叙録》,《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565—578頁,esp. 第570—571頁。

② 章巽:《法顯傳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序第5—8頁。

③ 向達:《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叙録》,《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577頁。

載釋曇景撰"《外國傳》五卷",當是曇勇之誤。①

[139] 智猛(? —約 453 年):著名僧人,《出三藏記集》卷一五、《高僧傳》卷三有傳。《釋迦方誌》卷下《遊履篇》云:"東晉後秦姚興弘始[六]年(404 年),京兆沙門釋智猛與同志十五人,西自涼州鄯善諸國至罽賓,見五百羅漢,問顯方俗。經二十年,至甲子歲與伴一人還東,達涼入蜀。宋元嘉末年卒成都。遊西有傳,大有明據,題云:《沙門智猛遊行外國傳》,曾於蜀部見之。"

[140]《隋書·經籍志》記載沙門智猛撰《遊行外國傳》一卷,《通志·藝文略》同,當是宋以後佚。

[141] 支曇諦:南朝僧人。《高僧傳·宋吳虎丘山釋曇諦傳》(卷七)云:"姓康,其先康居人。"《開元釋教録》卷一云:"沙門曇無諦,亦云曇諦,魏云法實,安息國人。"《烏山銘》:應是《靈鳥山銘》之誤。②《太平御覽》卷五〇《地部》靈鳥山條云:"支曇諦《靈鳥山銘序》曰:'昔始來遊王舍城,憩靈鳥山。舊云其山峰似鳥而威靈,故以爲名焉。衆美咸歸,壯麗畢備。'"可見一斑。《隋書·經籍志》記載"晉沙門支曇諦集六卷",《靈鳥山銘》應《集》中一篇。

[142]《隋書·經籍志》及《通志·藝文略》均記載:"《大隋翻經婆羅門法師外國傳》五卷。"今佚。

[143]"西域序略",是《通典·邊防典》所有"序略"中最長的一個,也許這也是被後人冠以"總序"的原因之一。從内容看,"西域序略"包括兩個方面,一爲漢唐西域經營史,二爲西域部分的編纂原則。後者只有"今之所纂,其小國無異聞者,則不暇録焉"一句及注文,因此"西域序略"可以作漢唐西域經營史略讀。一般而言,"西域序略",應叙述西域歷史演變,但西域地區的政權及政治演變,顯然不是杜佑描述的重點,杜佑的著眼點衹有一個,即漢以來中原王朝與西域的關

① 向達:《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叙録》,《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書店 1957 年版,第 573 頁。

② 岑仲勉:《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書》,《中外史地考證》,中華書局 2004 年版,第 310—318 頁,esp. 第 312 頁。

係。以之爲基準，杜佑列舉了西域的格局構成（三域）、通西域的道路變化（從二道到三道、四道），展示其與中國的聯繫，中原王朝經營西域的措施（如設官情況、管理制度等），更主要的是，詳細記録了中原王朝經營西域的策略。值得注意的是，杜佑"序略"中引録了《後漢書・班勇傳》和《魏書・韓秀傳》，詳細記録了在朝野主張放棄西域及敦煌時，班勇、韓秀所獨持的積極防禦的異議，而對東漢及魏初不經營西域之策則隻字未提。這展示了貞元時在河隴陷於吐蕃的背景下，杜佑不棄河隴、收復河湟的主張，體現了杜佑的苦心孤詣。在取材上，"西域序略"以正史西域傳爲主，更重《漢書・西域傳》、《後漢書・西域傳》、《魏略・西戎傳》、《魏書・西域傳》、《隋書・西域傳》，兼取正史諸傳及唐代檔案、地志及《西域圖記》，選材寬廣而嚴格，並能突出重點。在文字上，"西域序略"也不是一味抄録，而是重新排列組合，注重歷史及叙述的連續性，兼以自己綜合概括之語，文字流暢。綜上所述，"西域序略"不是率而之作，它記録了漢唐西域經營的曲折歷程，展示了中原王朝與西域關係演變的過程，同時也注重總結經驗教訓，體現了杜佑對西北邊防經營的思想。可以説，"西域序略"是一篇優秀的漢唐西域經營史略。

樓　蘭

樓蘭[144]，在婼羌西北，[145]漢時通焉。[146]王理扜泥城[147]，去陽關千六百里，東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西北去都護理所[148]千八百里[149]，至山國[150]千三百餘里，（此國山居，故名山國。）西北至車師千九百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國多出葭葦、檉柳、胡桐、白草。（白草，牛馬所嗜也。胡桐似桐，蟲食其樹而沫下流出者，俗名爲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人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駝。能作兵器，與婼羌同。[151]

[144]"樓蘭"[lo-lan]：得視爲 Sacarauli 即 Sakā[K]rauli 或 Sakā Krorai[mna]之對譯，可能是進入塔里木盆地東端的 Sacarauli 人（塞人

之一枝）所建。①

[145]《通典》此段抄録《漢書・西域傳》，但《漢書・西域傳》始於婼羌，《通典》未叙婼羌，以樓蘭（鄯善）始，將《漢書・西域傳》婼羌"西北至鄯善"一句更改爲"在婼羌西北"，此亦可作爲《通典》此則取材於《漢書・西域傳》的佐證。

[146] 國名下，首叙何時與中原王朝相通，是《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的撰寫體例。

[147] "扜泥城"：最可能的位置在羅布泊西南今若羌縣治（Quarklik）附近之且爾乞都克古城。"扜泥"[a-nyei]：一説即佉盧文書所見 Khuhani 之音譯，意爲"京都"。②

[148] "都護理所"：指漢代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理"，避唐高宗讳改。一般認爲，烏壘故址在今輪臺縣東北小野雲溝附近。③

[149] "千八百里"：《漢書・西域傳》作"千七百八十五里"，《通典》取其整数，此例甚多，以下不再出注。

[150] "山國"：其王治位於自樓蘭遺址往赴交河城的要衝 Kizilsangir 或 Singer。④

[151] 此則採自《漢書・西域傳》，注本《漢書》颜注。《漢書・西域傳》前有婼羌傳，故叙述樓蘭時有"與婼羌同"句。《通典》以樓蘭始，仍照抄"與婼羌同"，表明其諸國文字部分編纂較爲粗糙。

初，漢武帝因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152]當道，苦之，（每供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也。）攻

---

① 参看余太山：《樓蘭、鄯善、精絶等的名義——兼説玄奘自于闐東歸路綫》，《西域研究》2000 年第 2 期，第 32—37 頁。

② 榎一雄：《樓蘭の位置を示す二つのカロシユテイ一文書について》，載《石田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史論叢》，1965 年，第 107—125 頁。

③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科學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9 頁。

④ A. Stein, *Serindia*, Oxford, 1921, vol. 1, Chap. 9, sec. 4, p. 334；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研究》，早稲田大學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58 頁，從之。

劫漢使王恢等。漢將趙破奴率屬國騎(謂諸外國屬漢者。)及郡兵擊之，虜樓蘭王，遂破姑師，於是列亭鄣至玉門矣。[153]

[152] "姑師"：可能位於今羅布淖爾西北，今樓蘭古城遺址一帶。
[153] 此則略採自《漢書・西域傳》，注本《漢書》顏注。

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將軍擊大宛，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閒，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於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154]

[154] 此則略採自《漢書・西域傳》。

樓蘭王死，後王立。[155]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道，負水擔糧，送迎漢使，又數爲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艾讀曰乂。)後復爲匈奴反閒，數遮漢使。[156]

[155]《漢書・西域傳》："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宫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爲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
[156] 此則略採自《漢書・西域傳》，注本《漢書》顏注。

昭帝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懸首北闕下。乃立其弟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157]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拒。國中有伊循城[158]，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

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其後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159]

[157]《漢書·西域傳》:"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封介子爲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宫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横門外,祖而遣之。""更名其國爲鄯善",其用意顯然在於使樓蘭國從此背匈奴向漢,改惡從善。一説"鄯善"[zjian-zjian]與 Cherchen or Charchen 同源。①

[158]"伊循城":一般認爲在今新疆婼羌縣東米蘭附近。

[159] 此則略採自《漢書·西域傳》。

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且,此余反。)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産畜、作兵,略與漢同。[160]自後無聞。[161]

[160] 此則略採自《漢書·西域傳》,略"有異乃記云"一句。

[161] 此爲《通典》概括之語。

至後魏太武時,其國爲沮渠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末,[162]而且末役屬之。[163]西魏大統八年,其王兄鄯來率衆内附。[164]

[162]《魏書·西域傳》:"及世祖平涼州,沮渠牧犍弟無諱走保敦

① E. G. Pulleyblank,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n. s. 9 (1962), p. 109.

煌。無諱後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王比龍恐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罽賓還，俱會鄯善，勸比龍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後比龍懼，率衆西奔且末，其世子乃應安周。"《周書・異域傳下》："魏太武時，爲沮渠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末。"

[163]《魏書・西域傳》："真君三年(442年)，鄯善王比龍避沮渠安周之難，率國人之半奔且末，後役屬鄯善。"

[164]《周書・異域傳下》："大統八年(542年)，其王兄鄯米率衆内附。""鄯米"：《北史・西域傳》作"鄯善米"。

且　末

且末國，漢時通焉。王治且末城[165]，去長安六千八百里。户二百三十。西北至都護理所二千二百里，北接尉犂、丁零[166]，東接白提[167]，西接波斯[168]、精絶[169]，南至小宛[170]可三日行。地有蒲萄諸果。[171]

[165]"且末城"：一般認爲在今且末縣西南(Lalulik Tati 廢址)。

[166]"丁零"：應指487年西遷的高車副伏羅部，蓋此部曾侵入西域南道，殘破鄯善等地，而南朝稱之爲"丁零"。①所謂且末國北接"丁零"乃本《梁書・西北諸戎傳》關於末國"北與丁零"接的記載。其實，這是《梁書》編者將末國與且末國混爲一談的結果，末國土地根本不可能與丁零相接。《梁書》誤會在先，《通典》又無視時代差異，將漢和南朝有關且末的記録隨意鈔録，給後人留下許多疑團。

[167]"白提"：《梁書・西北諸戎傳》作"白題"。白題國所在可能就是《魏書・西域傳》所載吐呼羅國之薄提城，在 Balkh 附近。所謂且末國"東接白提"乃本《梁書・西北諸戎傳》關於末國"東與白題"接的記

---

① 《南齊書・芮芮虜傳》："先是，益州刺史劉悛遣使江景玄使丁零，宣國威德。道經鄯善、于闐，鄯善爲丁零所破，人民散盡。于闐尤信佛法。丁零僭稱天子，勞接景玄，使反命。"可以爲證。

載。其實,末國並非且末國,且末國土地根本不可能與白提相接。

[168] "波斯":應指薩珊波斯。蓋所謂且末國"西接波斯"乃本《梁書·西北諸戎傳》關於末國"西與波斯接"的記載。實際上,且末國土地根本不可能與波斯相接。

[169] "精絶":一般認爲其王治位於今尼雅(Niya)遺址、民豐縣北沙漠中。

[170] "小宛":其王治可能在今安得悦遺址。

[171] 此段略採自《漢書·西域傳》,同時增補了《梁書·西北諸戎傳》關於末國四至的内容。

人皆翦髮,着氈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深盤,梁武帝普通五年,遣使貢獻,謂之末國。[172](《梁史》云即且末。)

[172] 此則抄自《梁書·西北諸戎傳》"末國傳"。"末國":疑即《後漢書·西域傳》之"木鹿",有"小安息"之稱。其地應即今 Merv。

其國西北有流沙[173]數百里,夏月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老駝先知,即鳴而聚立,埋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174]

[173] 此流沙應即今塔克拉瑪幹沙漠。

[174] 此則採自《周書·異域傳下》。但《周書·異域傳下》原文作:"魏太武時,爲沮渠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周書》記載的流沙在鄯善西北。《通典》編者將"奔且末"與"西北"云云連讀,誤置於且末條下。而《隋書·西域傳》則將類似文字移來指吐谷渾西北的大沙漠,"地兼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之將至,老駝預知之,則引項而鳴,聚立,以口鼻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氈擁蔽口鼻而避其患"。則《周書》將流沙置於鄯善西北,

本身亦不確切,《通典》更誤。

杅 彌

杅彌,漢時通焉。王理杅彌城[175],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户三千三百。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五百里,南與渠勒[176]、東北與龜兹、西北與姑墨接,西通于闐四百里。[177]

[175] "杅彌城":一般認爲故址在今 Dandān-Uiliq 遺址,策勒縣城北偏東約 90 公里。

[176] "渠勒":故址應在今 Uzun-Tati 遺址。

[177] 此則本《漢書·西域傳》。

後漢改其國曰拘彌,[178]居寧彌城[179],亦曰寧彌城國。[180]順帝永建中,爲于闐王放前破殺其王興。陽嘉初,燉煌太守徐由遣疎勒發兵擊破于闐,遂更立拘彌王。[181]靈帝熹平中,又爲于闐所破,殺掠殆盡,衆纔千口。[182]

[178] 此句爲《通典》獨有記載,當是據《後漢書·西域傳》扜彌國條概括言之。

[179] "寧彌城":位置與《漢書·西域傳》所載扜彌國王治杅彌城同,可能位於今 Dandān-Uiliq 遺址。

[180] 此句亦《通典》獨有。

[181]《後漢書·西域傳》:"陽嘉元年(132 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發二萬人擊于窴,破之,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興宗人成國爲拘彌王而還。"

[182]《後漢書·西域傳》:"至靈帝熹平四年(175 年),于窴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己校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爲王。時人衆裁有千口。"可知《通典》此則略取《後漢書·西域傳》,稍以文辭修飾之。

車師(高昌附)

車師前王、後王,並漢時通焉。前王國一曰前部,理交河城[183]。(今交河郡。)水分流繞城下,故爲號。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人。[184]西南至都護理所千八百里。[185]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理於此。[186]去燉煌十三日行。其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187]後王國理務塗谷[188],(即今蒲城,今北庭府蒲類縣也。)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户六百。西南至都護理所一千二百三十餘里,[189]北與匈奴接。[190]

[183] "交河城":故址在今吐魯番縣西雅爾湖(Yār-Khoto,亦作雅爾和圖或招哈和屯)。

[184]《漢書・西域傳》記載車師前國"户七百",後國"户五百九十五",都尉國"户四十",後城長國"户百五十四",《通典》的"户千五百人"當是綜合了這四國的數字。《通典》這里的數字也可能來源於《後漢書・西域傳》。蓋《後漢書・西域傳》記載車師前王"領户千五百餘",後王"領户四千餘"。果然,《通典》在下文敘述後國時,又抄録《漢書・西域傳》作"户六百",自亂體例。

[185] 此段採自《漢書・西域傳》。

[186]《魏書・高昌傳》(《周书》卷五〇、《北史》卷九七同)云:"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並居於此。晋以其地爲高昌郡。"此處《通典》取材於《魏書》,但不可從。①

[187]《隋書・西域傳》:高昌國"去敦煌十三日行。其境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通典》此處取材於《隋書》,但未能區别記述高昌和車師前國,有欠精確。

[188] "務塗谷":一般認爲可位置於吉木薩爾南郊之河谷。

① 關於東漢西域長史,可參看余太山:《兩漢西域都護考》,載《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3—257 頁。

[189]"西南"以下:採自《漢書·西域傳》。

[190]《後漢書·西域傳》記載,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通典》此則以《漢書·西域傳》爲中心,增補了《後漢書·西域傳》、《魏書·高昌傳》、《隋書·西域傳》中相關記載,多不確處。

初漢武帝征和四年中,遣重合侯馬通將諸國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191]

[191]《漢書·西域傳》:"征和四年(前89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犂、危須凡六國兵别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

後其王烏貴與匈奴結親,遂教之遮漢道通烏孫者。宣帝地節二年,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音許吏反。)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憙發城郭諸國兵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北石城中,未得,會吉食盡,歸渠犂田。秋收後,更往攻石城。王乃輕騎奔烏孫焉。吉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匈奴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我國,不可不争也。"遣騎來擊吉,吉將田士卒保車師城[192]。匈奴圍城數日乃解。吉上書:"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閒以山河,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於是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人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絶,亦安樂親漢。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故地。[193](即今交河郡。漢取之,以置校尉。)

[192]"車師城":應即交河城。①

[193]本節乃《漢書·西域傳》之節録。

① 參看劉光華:《漢代西北屯田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78—80頁。

平帝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194],避白龍堆之阸。車師後王姑句(音鉤)以道通當爲拄置,心不便也。(拄,支拄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拄於己,故心不便也。拄音竹禹反。)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其後舉國降匈奴。[195](盡舉一國之衆。)是時,王莽易匈奴單于璽,單于怒,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196],莽不能討,西域因絶。[197]

[194] "以省道里":《漢書·西域傳》作"以省道里半"。所謂"省道里半"應指省自敦煌至前王廷的里程。

[195]《漢書·西域傳》作:"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以牛羊賕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謂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爲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

[196] 但欽,任西域都護始自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

[197] 本節乃《漢書·西域傳》之節録,注本《漢書·西域傳》顔注。

至後漢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慴,(之涉反。)前後王各遣子入侍。[198]其後屢叛。[199]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其後王軍就,大破,斬之。[200]

[198] 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45年),車師前王遣子入侍奉獻,請都護,因都護不出,不得已附匈奴。此前,後王已屬匈奴。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漢擊破車師前後國。十八年,北匈奴殺後王,車師復歸匈奴。章帝建初元年(76年),漢軍攻交河城,車師復降。因罷戊己校尉,車師復附匈奴。至和帝永元二年(90年),竇憲破北匈奴,車師前後王始遣子奉貢入侍。

[199] "其後屢叛":《通典》概括之語。據《後漢書》,知永元三年(91年),復置戊己校尉,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

候城。八年，後王擊前王。九年，漢討後王。後王奔北匈奴，漢軍追斬之，另立後王。安帝於永初元年(107 年)罷都護，車師又降匈奴。元初六年(119 年)，索班屯伊吾，招撫諸國，車師前後王來降。永寧元年(120 年)後王叛，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此後，匈奴數與車師寇鈔河西。至延光二年(123 年)，漢發龜兹等國兵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前部始復開通。延光四年(125 年)，漢又發邊騎及車師前部等國兵破後王。永建元年(126 年)北單于侵後部，漢軍馳救之。單于退走。陽嘉三年(134 年)，後部司馬率後王掩擊北匈奴於閶吾陸谷。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漢軍救之，不勝。秋，呼衍王復攻破後部。永和二年(137 年)，敦煌太守誅呼衍王，車師又歸漢。桓帝永興元年(153 年)，有阿羅多事件(見本傳)。此後車師附漢。

[200] 此段略本《後漢書・西域傳》。

桓帝永興初[201]，後部王阿羅多攻圍漢屯田且固城[202]，殺傷吏士。後部候炭遮領餘人叛阿羅多，詣漢降。阿羅多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漢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爲後部王。阿羅多復從匈奴中來降，於是更立阿羅多爲王，將卑君還燉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户之數。)[203]

[201] "永興初"：據《後漢書・西域傳》，應爲永興元年(153 年)。

[202] "且固城"：可能與《漢書・西域傳》所見"北胥鞬"同在一處，西漢以來一直是屯田之處。

[203] 本節乃《後漢書・西域傳》之節録。值得注意的是，《通典》注文"食其稅"云云，在《後漢書》中爲正文，據《通典》注文體例，不排除後人傳刻《後漢書》時，將李賢注羼入正文的可能性。

至魏時，賜其王壹多離守魏侍中，號大都尉。[204] 晉以交河城爲高昌郡。[205](蓋因其地高敞、人庶昌盛立名。或云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弊者因住焉，有漢時高昌壘故也。[206])張軌[207]、吕光[208]、沮渠蒙

遜[209]在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210]

[204]《魏略·西戎傳》:“魏賜其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蓋當時車師國稱雄北新道,且扼守交通要衝。

[205] 西晉和曹魏一樣,也在西域置有戊己校尉。西晉戊己校尉和曹魏一樣,也稟命於涼州刺史,校尉治所也均在高昌。但是西晉並未“以交河城爲高昌郡”。

[206]“高昌”[kô-thjiang]:得視爲“姑師”或“車師”之異譯。“其地高敞、人庶昌盛”皆望文生義。當然,漢人在音譯地名時往往通過選擇漢字賦予某種意義。

[207] 張軌(255—314 年),前涼事實上的創始人。《晉書》卷八六有傳。此處所謂“張軌”也是指前涼政權。繼西晉之後,與西域諸國發生關係的是前涼即河西張氏政權。一般認爲,該政權自張軌(301—314 年)始,經張寔(314—320 年)、張茂(320—324 年),至張駿(324—346 年)和張重華(346—353 年)在位時臻於極盛,與西域諸國的關係也最爲密切。

[208] 吕光(338—399 年),後涼創始人,《晉書》卷一二二有傳。

[209] 沮渠蒙遜(368—433 年),北涼創始人,《晉書》卷一二九有傳。

[210]“晉以交河城爲高昌郡”以下及注文:均採自《魏書·高昌傳》,《通典》以正文、注文形式重新調整,敘事眉目更加清晰。

後魏太武時,其前部王[211]爲沮渠無諱所攻,遣使上表云:“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在焉耆東界,幸垂賑救。”魏使撫慰,開焉耆倉給之。[212]文成帝末,其地又爲蠕蠕[213]所并,立闞伯周爲王。(高昌稱王自此始。闞,苦濫反。)[214]孝文太和五年,高車王阿伏至羅殺闞王,以燉煌人張孟明爲高昌王。[215]太和二年,孟明爲國人所殺,立馬儒爲王,以鞏顧禮、麴嘉爲左右長史。[216]儒又通使後魏,請内屬。人皆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立嘉爲王。[217]麴嘉字靈鳳,金城郡榆中[218]人。(今郡地。)既立爲王,會焉耆爲嚈噠[219]所破,衆不能自立,請主於嘉。嘉遣其第二子爲焉耆王,[220]由是始大,益爲國人所服。[221]

[211] "前部王":指車伊洛,《魏書》卷三〇有傳。

[212]《魏書·西域傳》:"初,沮渠無諱兄弟之渡流沙也,鳩集遺人,破車師國。真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琢進、薛直上書曰:'臣亡父僻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表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遺甚厚。及臣繼立,亦不闕常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輒陳私艱。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歲,人民饑荒,無以存活。賊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東界。思歸天闕,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之,開焉耆倉給之。"

[213] "蠕蠕":又作柔然、芮芮、茹茹等,是繼匈奴、鮮卑之後,在塞北興起的又一個强大的遊牧政權。自公元 402 年其首領社崙自建可汗尊號起,直至 555 年被突厥破滅,蠕蠕支配塞北達一個半世紀。

[214]《魏書·高昌傳》:"無諱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460年)爲蠕蠕所并。蠕蠕以闞伯周爲高昌王,其稱王自此始也。"

[215]《魏書·高昌傳》載:"太和初,伯周死,子義成立,歲餘,爲其兄首歸所殺,自立爲高昌王。五年,高車王可至羅殺首歸兄弟,以敦煌人張孟明爲王。"其中"可至羅"顯係"阿伏至羅"之奪訛,而"五年"當爲"十五年"(491 年)之誤。《通典》依《魏書》作"五年",但據《隋書·西域傳》改爲"阿伏至羅"。

[216]《魏書·高昌傳》:"(張孟明)後爲國人所殺,立馬儒爲王,以鞏顧禮、麴嘉爲左右長史。"未載張孟明被殺年代。《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卷四〇)載:"太和二十年(496 年),孟明爲國人所殺,立馬儒爲王。"可知《通典》抄録《魏書》時,據唐人可見檔案等進行了補充。今本《通典》"太和二年",漏"十"字。

[217]《魏書·高昌傳》:馬儒於太和"二十一年(497 年),遣司馬王體玄奉表朝貢,請師迎接,求舉國内徙。[①]高祖納之,遣明威將軍韓安保率騎千餘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至羊榛水,儒遣禮、嘉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禮等還高昌,安保亦還

① 按《魏書·高祖紀》,在太和二十一年十二月。

伊吾。安保遣使韓興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復遣顧禮將其世子義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舊人情戀本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而立麴嘉爲王"。

[218]"金城":郡名,北魏時治榆中(今甘肅榆中附近)。

[219]"嚈噠":塞北西遷中亞的遊牧部族。一般認爲係 Hephthalites 之對譯。

[220]"後魏太武時"以下:主要採自《魏書·高昌傳》,但據諸書做了正誤及補充。

[221]"由是"以下一句:採自《隋書·西域傳》。

其都城周迴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222]國内有城十八,[223]置四十六鎮。[224]官有令尹,有交河公,田地公,皆其王子也。餘官多同中國。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太子及二公隨狀斷。平章録紀,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案。官人雖有列位,並無曹府,唯每朝集於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户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爲城令。[225]

[222]此句採自《隋書·高昌傳》(《北史》同)。《舊唐書·食貨志》記載,隋唐時期5尺爲步。唐大尺相當於現今29.5釐米至29.6釐米左右,高昌城周長約相當於現在的2 719米。①此城即位於今吐魯番市東南40公里三堡鄉哈喇和卓村的高昌故城。

[223]城數,《魏書》作八,《周書》作十六,《隋書》作十八,兩《唐書》作二十一,《通典》採自《隋書》。

[224]《梁書·高昌傳》(《南史》同):"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

① 王炳華認爲高昌都城周長等于今天的3 415米,現存高昌故城西墻長980米,南墻長850米,則内城應長3 600米,並據此推測今高昌故城遺址中的中城圈,就是高昌王國國都所在。見王炳華:《吐魯番的古代文明》,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頁。一説高昌都城周長相当于今3 025米,見侯灿:《吐魯番學与吐魯番考古研究概述》,《高昌楼蘭研究論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頁。

寧、臨川、橫截、柳婆、洿林、新興、由寧、始昌、篤進、白力等,皆其鎮名。"《通典》取之。

[225] 關於高昌官制,《通典》略採自《周書・高昌傳》(《北史》同)。

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略同華夏。[226]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矟。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227]。有《毛詩》、《論語》、《孝經》[228],歷代子、史、集[229],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230]

[226]《周書・高昌傳》:"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畧同華夏。"《隋書・高昌傳》作:"男子胡服,婦人裙襦,頭上作髻。"《北史》與《隋書》同。《通典》採自《周書》,下文又兼採《梁書》稱"女子頭髮辮而[不]垂",辮髮不同於華夏,自相矛盾。

[227]"兵器"、"文字"一段:採自《周書》。《梁書》作:"國人言語與中國略同。"

[228]《周書・高昌傳》(《北史》同):"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梁書・高昌傳》(《南史》同)作"有《五經》",應是概括言之。

[229]《梁書・高昌傳》(《南史》同)作"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通典》此處綜合了《周書》、《梁書》兩處記載。中華書局本此處標點有誤,應作:"歷代子、史、集。"

[230] 此段採自《周書》。前稱"文字亦同華夏",又稱"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自相矛盾。

賦稅則計田輸銀,無者輸麻布。[231]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大同。[232]其人面貌類高麗[233],辮髮施之於背,女子頭髮辮而[不]垂。[234]

[231] 高昌的賦役制度,《梁書》、《南史》未記,《通典》採自《周書》。出土文書尚未發現高昌田租計畝輸麻布之例,只有以麥、粟代銀錢者,疑《周書》"無者輸麻布"一句不確。

[232]《周書·高昌傳》(《北史》同)作:"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隋書·高昌傳》概括爲"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梁書·高昌傳》(《南史》同)無此句,以"姻有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爲城,架木爲屋,土覆其上"諸句,記録了高昌的婚姻和建築風俗。《通典》略採自《周書》。

[233]"高麗":古國名,故地在今朝鮮半島北部。

[234]《梁書·高昌傳》(《南史》同):"面貌類高驪。辮髮垂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襠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纈纓珞環釧。"《通典》略採之,與前文採《周書》叙高昌服飾一段有出入。"辮而垂",應從《梁書》作"辮而不垂"。

其地高燥,多石磧,氣候温暖,與益州相似。[235]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爲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赤鹽如朱,白鹽如玉。[236]多蒲萄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237]又有草實如繭,中絲如細纑,名爲白疊子[238],國人取織以爲布,交市用焉。[239]

[235]《梁書·高昌傳》(《南史》同):"其地高燥……寒暑與益州相似。"《周書·高昌傳》(《隋書》、《北史》同):"地多石磧,氣候温暖。"《通典》兼取二書。

[236] 此則取《隋書·高昌傳》,《周書》簡略。

[237] 此則採自《魏書·高昌傳》(《隋書》、《北史》同),《梁書》、《周書》均無記載。

[238]"白疊子":指棉花。一説原語是波斯語 pambak dip 。①"疊":在吐魯番出土文书中,或作氎、緤等,疊布有白疊、细疊、中行疊、

① 《梁書·海南諸夷傳》載中天竺國亦有白疊。詳見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316—321 頁。另可參看謝弗:《唐代外來文明》,吳玉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42—445 頁;盧勳、李根蟠:《民族與物質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24—327 頁。

漯(羅)疊等多种名称。①

[239]《梁書・高昌傳》(《南史》略同):"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爲白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通典》採自《梁書》。關於高昌風土物產的記載,《通典》兼取《梁書》、《周書》、《隋書》,不厭其詳。

其國北有赤石山[240],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241],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威西北有捷路,[242]度沙磧一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不可準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駝糞爲驗。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旅往來,多取伊吾路[243]。

[240]"赤石山":吐魯番盆地北緣的小山脈。②

[241]"貪汗山":指 Bogdo ola。③

[242]"武威":治今武威市。這裏的"武威"應是"敦煌"之誤。敦煌西北之"捷路"應即《西州圖經殘卷》所載"大海道"。

[243]"從武威西北"云云:採自《隋書・高昌傳》。《周書・高昌傳》作"自燉煌向其國",文字簡略。《北史》兼採《周書》、《隋書》,作"自燉煌向其國,多沙磧,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所記較準確。《周書》、《隋書》均取材於隋裴矩之《西域圖記》,見《太平寰宇記》卷一五六《西州・柳中縣》條及《史記・大宛列傳》"鹽水中數敗"條下《正義》所引,諸書文字略有不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即記錄了玄奘沿此路"惟望骨聚馬糞等漸進","是時四顧茫然,人鳥俱絶。夜則妖魑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擁沙,散如時雨"的艱辛險惡歷程。

---

① 見韓國磐:《從吐魯番出土文書來看高昌的絲棉織業》,《敦煌吐魯番出土經濟文書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51—356 頁。

②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212 頁。

③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51、212 頁。

孝明帝正光[244]中,嘉遣使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245]劉燮[246]以爲博士。[247]

[244] 正光(520—525年):北魏孝明帝(肅宗)拓跋詡年號。按《魏書·肅宗紀》,正光二年(521年)六月己巳、十一月乙未高昌又遣使朝貢,不知“求借五經”是哪一次。

[245] 國子助教的設置經過,《通典》卷二七記載:“晉咸寧四年(278年),初立國子學,置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江左及宋並十人,宋齊並同。梁國子助教,舊視南臺御史,品服與博士同。陳因之。後魏亦有,北齊置十人。”其職掌爲輔佐博士,教授國子監的學生。《魏書·鄭道昭傳》(卷五六)記載其上表云:“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知北魏初年已置國子助教。《魏書·官氏志》(卷一一三)記載,國子助教,從第七品下階。

[246] 劉燮,《魏書》無傳,衹知其熙平元年(516年)以四門博士的身份,參與了“司空領尚書令任城王澄”爲首的關於皇太后車制改革的議論(《魏書·禮志》[卷一〇八之四]),神龜元年(518年)以國子助教的身份,與國子博士李郁、另一助教韓神固等“勘校石經”(《魏書·崔光傳》[卷六七])。

[247]《魏書·高昌傳》(《北史》同):“正光元年(520年),肅宗遣假員外將軍趙義等使於[麴]嘉。嘉朝貢不絶。又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爲博士,肅宗許之。”《通典》採自《魏書》。

隋文帝開皇中,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248]嘉孫伯雅立。[249]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250]煬帝大業五年,伯雅來朝,[251]因從擊高麗。[252]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歸蕃。[253]

[248]《隋書·高昌傳》:“開皇十年(590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

千人來歸中國。"《通典》採之。東西突厥分裂(583年)後,木杆可汗(553—572年在位)之子大邏便(即阿波可汗,581—587年在位)西奔,以達頭可汗(576—603年在位)爲盟主的西突厥不斷東進,逐漸控制了漠北草原。《隋書·西突厥傳》記載,西突厥阿波(Apo)可汗在位時,"漸以强盛,東拒都斤(又稱烏德鞬山,即今蒙古鄂爾渾河上遊杭愛山),西越金山(阿爾泰山)、龜兹、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590年,泥利可汗(587—603年在位)發動對高昌的戰爭,攻佔高昌四城,高昌與突厥間"同盟結姻"的關係被打破,開始完全臣屬於突厥。

[249]《隋書·高昌傳》(《北史》略同)記"嘉死,子堅立","堅死,子伯雅立",均誤。《舊唐書·高昌傳》云:"其王麴伯雅,即後魏時高昌王嘉之六世孫也。"

[250] 採自《隋書·高昌傳》。

[251] 此麴伯雅第一次入朝。麴伯雅等朝隋,與西域地區政治軍事形勢變化有關,也是裴矩遊説的結果。《隋書·裴矩傳》(卷六七)云:"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岳(煬帝"親祠恒岳"在大業四年八月,見《隋書·煬帝紀》),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説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儛諠譟。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悦。"因而《裴矩傳》末史臣曰:"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也。"

[252] "從擊高麗":是麴伯雅第二次來朝的事。

[253] 麴伯雅、麴文泰父子返回高昌的時間在大業八年十一月以後。①《通典》此段節略《隋書·高昌傳》。麴氏父子回高昌後,大行漢

---

① 關於麴氏父子使隋次數與時間的考證,見王素:《麴氏高昌"義和政變"補説》,《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卷,1996年,第177—194頁。

化，改革服飾，《隋書・高昌傳》（《北史》略同）記載："下令國中曰：'夫經國字人，以保存爲貴，寧邦緝政，以全濟爲大。先者以國處邊荒，境連猛狄，同人無咎，被髪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齊向。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帝聞而甚善之……然伯雅先臣鐵勒，而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於鐵勒。雖有此令取悦中華，然竟畏鐵勒而不敢改也。自是歲令使人貢其方物。"實際上"解辮削衽"的改革並未施行，《通典》未記。

至大唐武德中，遣使獻狗，[254]雌雄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惠，能牽馬銜燭，云本生拂菻國。[255]其後不供職貢。[256]貞觀四年，其王文泰來朝。[257]（伯雅子。）[258]後與西突厥連結，諸國朝貢者，皆路出高昌，文泰稍擁絶之。[259]至十三年，太宗謂其使曰："高昌數年來朝貢脱略。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鷹飛於天，雉竄於蒿，貓遊於堂，鼠安於穴，各得其所，豈不快耶！'明年當發兵，以擊汝國。"[260]十四年八月，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平高昌國，[261]下其郡三、縣五、城三十二，户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七百三十，馬四千三百疋。[262]太宗以其地爲西州，以交河城爲交河縣，始昌城爲天山縣，田地城爲柳中縣，東鎮城爲蒲昌縣，高昌城爲高昌縣。[263]初，西突厥遣其葉護[264]屯兵於可汗浮圖城[265]，與高昌爲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爲庭州，[266]并置蒲類縣，[267]每歲調内地更發千人鎮遏焉。[268]

[254]《册府元龜》卷九七〇《外臣・朝貢》（兩《唐書・高昌傳》、《唐會要》卷九五略同）云："（武德七年，624 年）六月，高昌獻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長一尺餘，性甚慧，能牽馬銜燭。云本出拂菻。中國有拂菻狗，自此始也。"《通典》及《册府》諸書，應均採自《高祖實録》。據《舊唐書・高祖紀》卷一，武德二年（619 年）七月、三年（620 年）三月，高昌遣使向唐朝貢。

[255]"拂菻國"：指東羅馬帝國。拂菻狗：即哈巴狗，唐代絹畫、壁畫中多次出現這種長不及尺、全身絨毛微卷、黑白相間的玩物狗。

[256]《册府元龜・外臣・朝貢》(卷九七〇)記載，貞觀元年(627年)閏三月、三年(629年)二月、十一月，高昌均遣使朝貢。《舊唐書・高昌傳》(《新傳》略同)亦載:“太宗嗣位，復貢玄狐裘，因賜其妻宇文氏花鈿一具。宇文氏復貢玉盤。西域諸國所有動靜，輒以奏聞。”《通典》所謂“其後不供職貢”者，誤。

[257]《舊唐書・高昌傳》(《新傳》、《唐會要》卷九五略同)云:“貞觀四年(630年)冬，文泰來朝，及將歸蕃，賜遺甚厚。其妻宇文氏請預宗親，詔賜李氏，封常樂公主，下詔慰諭之。”《舊唐書・太宗下》記“高昌王麴文泰來朝”的時間爲十二月甲寅(24日)。麴文泰於貞觀五年(631年)回國。

[258]《舊唐書・高昌傳》云:“武德二年，伯雅死，子文泰嗣，遣使來告哀，高祖遣前河州刺史朱惠表往弔之。”《新唐書・高昌傳》也將伯雅卒年置於武德二年。實際上，麴伯雅卒於武德六年，應從《資治通鑒》。[①]麴伯雅延和(602—613年)在位，義和(614—619年)政變後復位，改年號爲重光(620—623年)，麴文泰624—640年在位，年號延壽。[②]

[259]隋唐時期，中原與西域交通有北、中、南三道:北道出敦煌至伊吾，經蒲類海(今巴里坤湖)、鐵勒部，達拂菻、西海(地中海);中道出敦煌至高昌，經焉耆、龜兹、疏勒，度葱嶺，至波斯;南道出敦煌至鄯善，經于闐，度葱嶺，又經護密(今瓦罕)、吐火羅(阿姆河南，興都庫什山北)，至北婆羅門(印度北部)，達於印度洋。隋末戰亂後，經鄯善的南道廢棄，經焉耆的磧路閉塞。北路雖能通行，但伊吾也受到高昌和西突厥的遏制。《新唐書・焉耆傳》記載，“西域朝貢皆道高昌”，高昌國成爲扼守西域門户的咽喉之地。高昌“擁絶”西域的情形，《册府元龜・外臣部・征討》(卷九八五)記載:“伊吾之右，波斯以東，職貢不絶，商旅相繼。琛賮遭其寇數，道路由其壅塞。”

---

① 馮承鈞:《高昌城鎮與唐代蒲昌》,《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77頁。

② 吳震:《麴氏高昌國史索隱——從張雄夫婦墓誌談起》,《文物》1981年1期，第38—50頁。

[260] 麴文泰與唐廷對抗,始於貞觀六年(632 年),其後又有反覆,《通典》多有省略。《舊唐書・高昌傳》記載:"時西戎諸國來朝貢者,皆塗經高昌,文泰後稍壅絶之。伊吾先臣西突厥,至是内屬,文泰又與葉護連結,將擊伊吾。太宗以其反覆,下書切讓,徵其大臣冠軍阿史那矩入朝,將與議事。文泰竟不遣,乃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初,大業之亂,中國人多投於突厥。及頡利敗,或有奔高昌者。文泰皆拘留不遣。太宗詔令括送,文泰尚隱蔽之。又尋與西突厥乙毗設擊破焉耆三城,虜其男女而去。焉耆王上表訴之,太宗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問其狀。十三年(639 年),太宗謂其使曰:'高昌數年來朝貢脱略,無藩臣禮,國中署置官號,準我百僚,稱臣於人,豈得如此! 今兹歲首,萬國來朝,而文泰不至。增城深塹,預備討伐。日者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鷹飛於天,雉竄於蒿,貓遊於堂,鼠安於穴,各得其所,豈不活耶!"又西域使欲來者,文泰悉拘留之。又遣使謂薛延陀云:"既自爲可汗,與漢天子敵也,何須拜謁其使。"事人闕禮,離間鄰好,惡而不誅,善者何勸? 明年,當發兵馬以擊爾!'"在貞觀中,西域地區形成了以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632—634 年在位)、高昌麴文泰爲一方,唐朝、西突厥咥利失可汗(634—639 年在位)、焉耆爲另一方的兩大敵對勢力。麴文泰與西突厥勾結,自恃高昌道路險阻的自然地理條件,企圖控制中西交通經濟命脈,成爲唐討高昌的主要原因。①

[261] 唐太宗命侯君集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討伐高昌,在貞觀十三年(639 年)十二月初,第二年八月平高昌(兩《唐書・太宗紀》)。其征討經過,《舊唐書・高昌傳》(《新傳》、《唐會要》卷九五、《册府元龜・外臣部・亡滅》略同)記載:"太宗乃命吏部尚書侯君集爲交河道大總管,率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及突厥、契苾之衆,步騎數萬衆以擊之。時公卿近臣,皆以行經沙磧,萬里用兵,恐難得志,又界居絶域,縱得之,不可以

---

① 王環:《唐太宗平定高昌的歷史意義》,《歷史研究》1979 年 4 期,第 63—74 頁。關尾史郎根據文書格式的變化,認爲麴文泰延壽改革强化王權,與唐王朝皇帝權力形成對立和矛盾。見關尾史郎:《義和政變新釋——隋、唐交替期の高昌國、遊牧勢力、中國王朝》,《集刊東洋學》70, 1993 年,第 50—52 頁。

守，競以爲諫，太宗皆不聽。文泰謂所親曰：‘吾往者朝覲，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設今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若發三萬以下，吾能制之。加以磧路艱險，自然疲頓，吾以逸待勞，坐收其弊，何足爲憂也?’及聞王師臨磧口，惶駭計無所出，發病而死。其子智盛嗣立。既而君集兵奄至柳谷，進趨田地城，將軍契苾何力爲前軍，與之接戰而退。大軍繼之，攻拔其城，虜男女七千餘口，進逼其都。智盛移君集書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咎深譴積，身已喪亡。智盛襲位無幾，君其赦諸?’君集謂曰：‘若能悔禍，當面縛軍門也。’又命諸軍引衝車、抛車以逼之，飛石雨下，城中大懼。智盛窮蹙，出城降……先是，其國童謡云：‘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迴首自消滅。’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

[262] 平高昌所得城、户、口、馬數，諸書記載不一。《通典》中的“城三十二”，應是“二十二”之誤。“户八千四十六”，《通鑒》卷一九五、《唐會要》卷九五、《册府元龜・將帥部・拓土》(卷四二九)與《通典》同，兩《唐書・高昌傳》、《元和郡縣圖志》卷四〇作“户八千”，所記乃大數。“口萬七千七百三十”，《舊唐書・高昌傳》作“口三萬七千七百”，《新傳》作“口三萬”，《會要》作“口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八”，《通鑒》作“口一萬七千七百”，《册府元龜・將帥部・拓土》作“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一”。《通鑒考異》曰：“《舊傳》，‘户八千，口三萬七千七百’，今從《實録》。”知《通典》、《通鑒》中的户口數均採自《實録》。據阿斯塔那 103 號墓出土唐貞觀十八年(644 年)户口帳，當年西州某鄉新附“户十七”，口“八十二”，平均每户四、五口。以這種户口比例，高昌人口應爲三萬餘，《實録》“一萬”，應是“三萬”之訛。[①]“馬四千三百匹”，《舊傳》、《會要》、《册府》同，《新傳》作“馬四千”，乃舉大數言之。

[263] 征討高昌及在其地立州縣，皆唐太宗力排衆議所爲。《唐會要》卷九五云：“太宗欲以其地爲州縣，魏徵諫曰：‘未若因撫其人，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於遐外，爲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

---

① 羅振玉：《增訂高昌麴氏年表》，《遼居雜著乙編》，1933 年，第 15 頁。

以爲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别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虚。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資無用。'太宗不從,以其地爲西昌州,又改爲西州。以交河城爲交河縣,始昌城爲天山縣,田山(地)城爲柳中縣,東鎮城爲蒲昌縣,①高昌城爲高昌縣。併爲都護府,留軍以鎮之。"唐太宗置西州的時間,《舊唐書·太宗紀》記載,八月"癸巳(28日),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九月癸卯(9日),曲赦西州大辟罪。乙卯(21日),於西州置安西都護府。"《通鑒》作"九月,以其地爲西州"。據《會要》,可知八月平高昌後始置西昌州,九月改爲西州,一字之差反映了高昌由羈縻蕃州到國家正式州縣的轉化。同時,於西州置安西都護府,唐控制了經營西域的門户。

[264] 葉護:即阿史那賀魯,《舊唐書》卷一九四下、《新唐書》卷二二五下有傳。

[265] 可汗浮圖城:位於今吐魯番西北的吉木薩爾北護堡子古城内。

[266] 庭州創建於貞觀十四年九月,如《資治通鑒》卷一九五記載"九月,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這樣,唐在西北設置的伊、西、庭三州連爲一體,基本上控制了東部天山地區,伊、西、庭三州成爲唐控制西域的前沿陣地。

[267] "置蒲類縣"事:兩《唐書·高昌傳》未載,《唐會要》卷九五(《册府元龜·將帥部·拓土》同)云:"初,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于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爲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爲庭州,并置蒲類縣。"

---

① 蒲昌縣,《舊唐書·地理誌》(卷四〇)作"貞觀十四年於始昌故城置,縣東南有蒲類海,胡人呼爲婆悉海(突厥語 Bar-kol 之譯稱)"。《元和郡縣圖誌》卷四〇云:"蒲昌縣,(中下,西南至州一百八十里。)貞觀十四年置,本名金蒲城,車師後王庭也。"《新唐書·地理誌》(卷四〇)"蒲昌"下注云:"本隸庭州,後來屬。"諸書多混淆了蒲昌、蒲類金滿三縣。馮承鈞考證東鎮城即白力城,因之而置的蒲昌縣治在今闢展,見《高昌城鎮與唐代蒲昌》,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中華書局 1957 年版,第 84—95 頁。一説蒲昌縣以横截郡所屬邊城東鎮設置,位於漢墩,即罕都,今漢都坎。見嶋崎昌《高昌國の城邑について》,《隋唐時代の東トウルキスダン研究——高昌國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學出版會 1983 年版,第 121 頁。

與《通典》取材相同。設庭州同時，置金滿（爲庭州治所）、蒲類二縣，《通典·州郡·庭州》（卷一七四）、《舊唐書·地理志》（卷四〇）記貞觀十四年置金滿、蒲類、輪臺三縣，誤。“蒲類縣”：因蒲類海（今巴里坤湖）得名，在今木壘河西奇台（古城）縣城附近。

[268]《唐會要》卷九五云：“每歲調發千人防邊。”《新唐書·高昌傳》作：“歲調千兵，謫罪人以戍。”

黄門侍郎褚遂良[269]上疏[270]曰：“臣聞古者哲后，必先華夏而後戎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271]始皇遠塞，中國分離。[272]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翫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將三十年。[273]復得天馬於宛城，采蒲萄於安息。[274]而海内空竭，生人物故，所以租至六畜，算至舟車，因之年凶，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請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武帝翻然追悔，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275]人神感悦，海内乂康。向使不然，生靈盡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276]孝章即位，都護來歸。[277]今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爲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别，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言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278]彼罪人者，生於販肆，終朝惰業，犯禁違公，必能擾於邊城，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内，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爲國生事。[279]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豈能得高昌一人斗粟而及事乎？終須起發隴右諸州[280]，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已腹心，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此之謂也。陛下平頡利以沙塞，[281]滅吐渾於西海，[282]突厥餘衆，爲立可汗，[283]吐渾遺萌，更樹君長。[284]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伏而立之。四海百蠻，誰不聞見，蠕動懷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而立之，徵給首領，兼還本國，負戴漢恩，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代矣。”[285]不從。

［269］“黄門侍郎”：門下省副長官，正四品上。褚遂良：貞觀名臣，《舊唐書》卷八〇、《新唐書》卷一〇五有傳。

［270］褚遂良上疏的時間，司馬光在《通鑒考異》中定爲貞觀十六年(642 年)。其文云：“《貞觀政要》載遂良疏云：‘數郡蕭然，五年不復。’下言‘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按《實録》，此年唯有西突厥寇伊州，不云寇西州，蓋以伊州隸西州屬部，故云爾。自十四年滅高昌，距此適三年耳，何得云五年不復？或者‘三’字誤爲‘五’字耳。《舊傳》置此疏於十八年(644 年)，蓋亦因此而誤。十八年無西突厥寇西州事，故附於此。”但貞觀十六年褚遂良任官爲諫議大夫，十八年昇至黄門侍郎，因而這份奏疏應是十八年奏上。

［271］周宣王，名靖。《詩經·小雅·六月》曰：“薄伐獫狁，至於大原。”即讚美周宣王北伐獫狁所取得的勝利。

［272］《史記·蒙恬列傳》載：“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

［273］《漢書·西域傳》云：“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

［274］《史記·大宛列傳》：“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宫别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

［275］漢武帝時海内虚耗，桑弘羊屯田輪臺議，漢武帝下罪己詔，均見《漢書·西域傳》。

［276］《後漢書·西域傳》：“王莽簒位(9 年)，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遂絶，並復役屬匈奴。匈奴斂税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25—56 年)中，皆遣使求内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

［277］《後漢書·西域傳》：“建初元年(76 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

遣都護。”

[278] 西州地區折沖府兵、募兵及每年内地派遣的千餘人仍不足以應付軍防戍守，因而唐前期多移隸犯罪囚徒到西州增防，遣配的囚徒很多，西州地區形成了土流與流配及鎮兵雜處的局面。①

[279] 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有多件關於捉捕逃兵者。

[280]《唐六典》卷三記載，隴右道有秦、渭、成、武、洮、岷、疊、宕、河、蘭、鄯、廓等州。

[281] 指貞觀四年(630 年)在漠北平頡利可汗事，注見於《西戎總序》。

[282] 貞觀八年(634 年)十二月，以李靖爲西海道(因隋西海郡得名，治所在今青海湖西)行軍大總管，擊吐谷渾，大破之。九年(635 年)五月，吐谷渾舉國投降。事見兩《唐書・吐谷渾傳》、《資治通鑒》卷一九四等。

[283] 據《資治通鑒》卷一九三、卷一九五，貞觀四年平東突厥後，如何處置突厥降户，朝臣多有爭論。太宗採納温彦博之策，將突厥安置在東起幽州(今北京)、西訖靈州(今宁夏灵武)的河曲之地，設四都督府、六州羈縻管理。貞觀十三年七月(639 年)因突厥結社率之反，唐任命李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令其率領諸州府突厥渡黄河，回到漠北舊部。

[284]《舊唐書・吐谷渾傳》記載，貞觀九年五月，李靖平吐谷渾後，太宗下詔，恢復吐谷渾之國，詔稱："然其建國西鄙，已歷年代，即從廢絶，情所未忍。繼其宗祀，允歸令胤。可封(慕容)順爲西平郡王，仍授趉胡吕烏甘豆可汗。"

[285] 褚遂良的上疏，見於《貞觀政要》卷九、《新唐書・高昌傳》、《唐會要》卷九五、《資治通鑒》卷一九五、《全唐文》卷一四九《諫戍高昌疏》。其中《會要》與《通典》同，《通鑒》、《新傳》文字簡略，《全唐文》照抄

① 張廣達:《唐滅高昌國後的西州形勢》,《西域史地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8—149 頁。

《通典》。據《貞觀政要》及《通鑑》,在“爲國生事”之後,“設令張掖塵飛”之前,尚需補充“高昌塗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一段。

龜 兹

龜兹,(一曰丘兹,又曰屈茨。)[286]漢時通焉。王理延城[287],(今名伊邏盧城[288]。)都白山[289]之南二百里,[290](隋《西域圖記》[291]云:“白山一名阿羯山[292],常有火及煙,即是出硇砂[293]之處”。)東去長安七千五百里。户七千。南與精絶、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杅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能鑄冶。俗有城郭[294]。東至都護理所烏壘城四百里。烏壘,户百十,與都護同理;其南三百里至渠犂。渠犂,城都尉一人,户百三十;東北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絶接。昭帝田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295]。[296]東有大河東流,號計戍水[297],據《漢書》則黄河也。[298](其真黄河也,見《雍州·西平郡》篇。[299])

[286]“龜兹”:《後漢書·西域傳》注:“龜兹讀曰丘慈。”《法顯傳》、《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作“屈茨”。《新唐書·西域傳》作:“龜兹,一曰丘兹,一曰屈兹。”《大唐西域記》作“屈支”。均爲同名異譯。《通典》注文以釋氏遊記進行了補充説明。

[287]“延城”:一般認爲位於今庫車縣治東郊的皮郎古城。

[288]“伊邏盧城”:名義待考。

[289]“白山”:指天山。①

[290]《隋書·西域傳》:“龜兹國,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

[291]《西域圖記》:隋裴矩撰,三卷,約大業元年(605年)至三年

① 白鳥庫吉:《烏孫に就いての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1970年,第1—55頁,esp. 第14—16頁;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稲田大學1970年版,第49—51頁,260—267頁。

間成書，且附有圖。原書已佚，書序存《隋書・裴矩傳》，其核心内容則見於《隋書・西域傳》。

[292] "阿羯山"：一説"阿羯"乃 Ak-tag 之對譯。Ak-tag 在突厥語中意爲"白山"。

[293] "硇砂"：即氯化銨，原語爲波斯語 nušādir 或 naušādir。①

[294]《晉書・西域傳》：龜兹，"俗有城郭"。

[295] "烏孫公主遣女"：《漢書・西域傳》：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兹。龜兹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兹，龜兹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兹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前 65 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

[296] 此段主要抄録《漢書・西域傳》，以龜兹爲主，也依次抄録了《漢書・西域傳》烏壘、渠犁部分，同時兼採《晉書・西域傳》和《隋書・西域傳》。

[297] "計戍水"：或作"計戌"[kiet-xiuk]，一説乃 Türk 語 Kaš 之對譯。②

[298]《周書・西域傳》：龜兹國"其南三百里有大水東流，號計戍水，即黄河也"。

[299] 見《通典・州郡四》（卷一七四）。

大唐貞觀二十三年，將軍阿史那社爾[300]伐龜兹，虜其王而歸，[301]立嗣子素稽爲王。[302]今安西都府所理，則龜兹城也。[303]今王則震[304]之後也。今并有漢時姑墨、温宿[305]、尉頭[306]三國之地。[307]

---

① 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333—338 頁。

② 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大月氏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1970 年第 194—196 頁。

[300] 突厥處羅可汗(619—620 年在位)之子,貞觀九年降唐,被授予左騎衛大將軍,尚衡陽長公主。參加並領導了平高昌、滅龜兹的戰役。永徽六年(655 年)卒。《舊唐書》卷一〇九、《新唐書》卷一一〇有傳。

[301] 因龜兹王與焉耆聯合與唐對抗,貞觀二十一年(647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太宗命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爲昆丘道行軍大總管,與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等率十萬大軍討伐龜兹。貞觀二十二年(548 年)十二月,郭孝恪戰死,阿史那社爾破龜兹五城,龜兹國降唐。二十三年正月六日,阿史那社爾帶著俘虜的龜兹王訶梨布失畢(Haripuspa)及其相那利等至長安。事見兩《唐書·龜兹傳》、兩《唐書·太宗紀》、《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卷一九九等。

[302] 此次平龜兹後,阿史那社爾立龜兹王弟葉護爲王,顯慶三年(658 年)再伐龜兹後,立嗣子素稽爲王。《通典》此處混淆了兩次戰役。卷末校勘記 141 已指出。

[303]《通典·州郡四·古雍州下》(卷一七四)云:"安西都護府,本龜兹國也。大唐明(顯)慶中(656—661 年)置。(貞觀中,初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明(顯)慶中,移於龜兹城。)東接焉耆,西連疎勒,(西去葱嶺七百里。)南隣吐蕃,北拒突厥。"安西都護府移至龜兹在顯慶三年,《新唐書·龜兹傳》云:"是歲(顯慶三年)徙安西都護府於其國,以故安西爲西州都督府。"

[304] "震":即白震,《魏書·西域傳》記載,龜兹"其王姓白,即後涼吕光所立白震之後"。

[305] "温宿"城:一般認爲位於今烏什一帶。

[306] "尉頭":王治故址可能在今巴楚東北 Tumshuq(脱庫孜薩來)古城附近。

[307] 姑墨、温宿、尉頭"役屬龜兹",見《魏書·西域傳》。

二、《通典·邊防八·西戎四》要注

焉　耆

焉耆,漢時通焉。王理員渠城[1],(員,于君反。)在白山之南七十里[2],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西南至都護理所四百里,南去尉犂百里,北與烏孫接,[3]東去交河城(今郡。)九百里,西去龜兹九百里。皆沙磧。[4]其國近海水,多魚鹽蒲葦之利。[5]四面有大山,道險阨易守。海水曲入四山之内,周匝其城三十餘里。[6]

[1]"員渠城":焉耆國王治之地望衆説紛紜,但以博格達沁古城(即四十里城,今焉耆縣治西南一二公里)説可能性最大。①

[2]"在白山之南七十里":採自《周書·異域傳下》及《隋書·西域傳》。

[3]從王治至四至的"北與烏孫接"一段:主要採自《漢書·西域傳》,補以《周書·異域傳下》。

[4]"東去交河城"至"皆沙磧":《隋書·西域傳》載:焉耆"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兹九百里,皆沙磧。"《通典》取之,但此處將交河城與高昌混爲一談,不確。

[5]"海水":指博斯騰湖。《漢書·西域傳》稱焉耆國"近海水多魚",《周書·異域傳下》載焉耆國"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通典》兼取之。

[6]"四面有大山"、"海水曲入"云云:取自《後漢書·西域傳》。

後漢明帝永平末,有户萬五千[7],與龜兹共攻没都護陳睦。[8]至和

① 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二;陳戈:《焉耆尉犂危須都城考》,《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第22—31頁。

帝永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之，殺其王。超乃立焉耆左候元孟爲王。至安帝時，西域背叛。延光中，超子勇爲西域長史，復討定之。[9]

[7]“永平末，有户萬五千”：“有户萬五千”，依據是《後漢書・西域傳》，《通典》此前已採《漢書・西域傳》作“户四千”，故將“户萬五千”置於叙述“與龜兹共攻没都護陳睦”事件的“永平末”。其實，在東漢，焉耆一國有户決不可能達到“萬五千”。《後漢書・西域傳》這一數字包涵了一度役屬焉耆的緑洲小國的户數。由此可見，這一户數很可能在東漢西域經營尚未開始之際。蓋王朝創立之初，無力經營西域，甚至西域諸國遣使内屬、請都護，光武帝也未能應允，各大國遂得以稱霸。①《通典》兼取《漢書》與《後漢書》，故有此誤。

[8]《後漢書・西域傳》：“及明帝崩，焉耆、龜兹攻没都護陳睦，悉覆其衆。”《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八年（75 年）六月己未，“焉耆、龜兹攻西域都護陳睦，悉没其衆。北匈奴及車師後王圍戊己校尉耿恭。秋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宫前殿”。而據《後漢書・班超傳》“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没都護陳睦”，則焉耆等之叛似在“中國大喪”之後。案：據《後漢書・明帝紀》，明帝崩於八月。因此，《西域傳》以及《班超傳》均不確。

[9] 此節略採自《後漢書・西域傳》。

至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獪胡[10]之女，（獪，古邁反。）妊身十二月，剖脇生子，[11]曰會，立爲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爲龜兹王白山所辱，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爲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域。葱嶺以東莫不率服。[12]

---

① 詳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 2003 年版，第 313—326 頁。

[10] “檜胡”:《晉書・西戎傳》作“獪胡”,應即“羯胡”。①

[11] “脅生”:是印歐語系特有的神話傳説。②

[12] 此節採自《晉書・西戎傳》。

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13]兵有弓、刀、甲、矟。死亡者皆焚而後葬[14],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俗事天神。[15]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牛、羊。養蠶不以爲絲,唯取綿纊。[16]俗尚蒲萄酒,兼愛音樂。[17]

[13] “其俗”云云:採自《晉書・西戎傳》。

[14] “焚而後葬”:此俗當與佛教信仰有關。蓋據《周書・異域傳下》,知“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

[15] “天神”:《周書・異域傳下》稱祆教之神爲“火祆神”,故此處“天神”可能指天體自然崇拜或道教的天帝神。

[16] “氣候寒”云云:似乎表明直至南北朝,焉耆國仍兼有田畜。

[17] “兵有弓、刀、甲、矟”以下一段:採自《周書・異域傳下》。

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疆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爲前鋒,軍次其國,進屯鐵門[18],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19]。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谷名遮留,殆將有伏?”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擊敗之,進據尉犂,熙降於宣。吕光僭位,熙遣子入侍。[20]

[18] “鐵門”:一般認爲應即今鐵門關。

[19] “遮留谷”:應即今塔什店與鐵門關間之哈滿溝,在鐵門之北。

①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劄記》,中華書局 1985 年版,第 117—118 頁。

② 説詳饒宗頤:《中國古代“脇生”的傳説》,《燕京學報》新第 3 期(1997 年),北京大學出版社,第 15—28 頁。

[20] 此節採自《晉書·西戎傳》。

至魏,遣成周公萬度歸討之,其王鳩尸卑那衆大潰,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四鄙諸戎皆降服。焉耆爲國,斗絶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玩,殊方譎詭難名之物,橐駝、馬、牛、雜畜巨萬焉。[21]至後周武帝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22]又,隋煬帝大業中,其王龍突騎遣使貢方物。[23]

[21] 此則略採自《魏書·西域傳》。

[22]《周書·異域傳下》:焉耆國"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通典》取之。

[23]《隋書·西域傳》:焉耆國"其王姓龍,字突騎……大業中,遣使貢方物。"《通典》採之。

大唐貞觀六年正月,又遣使貢方物。[24]今其王龍姓,即突騎之後。[25]盡并有漢時尉犂、危須、山國三國之地,[26]并鄯善之北界矣。[27]

[24]《舊唐書·西域傳》云:"貞觀六年(632年),突騎支遣使貢方物。"《新傳》作"其王龍突騎支始遣使來朝"。《册府元龜·外臣部·朝貢三》(卷九七〇)記焉耆朝貢時間爲貞觀六年七月。

[25]《舊唐書·西域傳》云:"其王姓龍氏,名突骑支。"

[26]《魏略·西戎傳》:"中道西行尉梨國、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耆。"

[27] 此句爲《通典》概括之語。《魏略·西戎傳》載,"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絶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則兼併中道諸國的焉耆與鄯善北境相接。《通典》龜兹、焉耆條將曹魏西域諸國兼併隸屬情況置於唐朝後敘述,並稱"今"云云,體例不類。

于　闐

于闐,漢時通焉。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28],去長安九千七百

里[29]。户三萬二千[30]。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九百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31]東北去龜兹千四百里，東至鄯善千五百里[32]，西通皮山國四百里[33]，去朱俱波國千里[34]，西北至疎勒國千五百里[35]。[36]其國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37]（即蒲昌海。）國有阿耨達山[38]，據《漢書》，河源出焉。[39]（名首拔河，亦名樹拔河，或云即黄河也。[40]北流七百里，入計戍水，[41]一名計首水[42]，即葱嶺南河[43]，同入鹽澤。或云阿耨達即崑崙山。[44]耨，内屋反。）風俗物産與龜兹略同。[45]

[28]“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採自《隋書・西域傳》。此“葱嶺”應指崑崙山。

[29]“去長安九千七百里”：採自《漢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下》作“東去長安七千七百里”。

[30]“户三萬二千”：據《後漢書・西域傳》。

[31]“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九百里”至“北與姑墨接”：採自《漢書・西域傳》。

[32]“北去龜兹千四百里”、“東至鄯善千五百里”：採自《隋書・西域傳》。

[33]“西通皮山國四百里”：採自《漢書・西域傳》。

[34]“[西]去朱俱波國千里”：採自《隋書・西域傳》。

[35]“西北至疎勒國千五百里”：這一里數是《通典》特有的。《册府元龜・外臣部・國邑一》（卷九五七）記載于闐四至時，有一條史料值得注意，其文云：“又云：在葱嶺之北二百里。南帶葱嶺，與婆羅門接，相去三千餘里。所都城方八九里。南與吐蕃接，西北至疎勒二千餘里。國城之東，有曰白玉河，西有緑玉河，次西有烏玉河，其源同出崑崙山，去國西一千三百餘里。（又云：城東有大水北流，號附支水，即黄河也。）”在此條之前，有“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云云，取材《漢書・西域傳》，又有“一説去雒陽萬一千七百里”，取材《後漢書・西域傳》，“東去鄯善千五百里……東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取材《隋書・西域傳》，則

"又云"以下内容顯然不是抄録這些正史西域傳。但"在葱嶺之北二百里"、"所都城方八九里",見於《周書·異域傳下》及《隋書·西域傳》;"城東有大水北流,號附支水,即黄河也",見於《周書·異域傳下》,似可推知《周書·異域傳下》及《隋書·西域傳》取材於此書。從行文及内容看,上引《册府元龜》一段,可能是裴矩《西域圖記》的佚文,而《通典》于闐"西北至疎勒國千五百里"一句,正取材於《西域圖記》。至於《通典》與《册府元龜》所記距疏勒里數的不同,似可解釋爲二者抄録《西域圖記》時,有一致誤。

[36]《通典》記叙于闐國四至及户口時,兼取《漢書·西域傳》、《後漢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下》、《隋書·西域傳》及《西域圖記》等記載,求全責備,但忽略了諸史的年代,將皮山、姑墨、朱俱波等不同時存在的國家並列,導致體例紊亂。

[37] 此句本《漢書·西域傳》。西流之水指阿姆河、錫爾河。"西海":指裏海。東流之水指塔里木河。"鹽澤":一般認爲指羅布淖爾(Lop Nor)。

[38] "國有阿耨達山":此爲《通典》獨有記載,不知何據。

[39]《漢書·西域傳》:"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就是所謂河源潛流説。杜佑對河源有詳細考證,見《通典·州郡四》(卷一七四)。

[40]《魏書·西域傳》(《北史·西域傳》同):于闐"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周書·異域傳下》(《北史·西域傳》同):"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黄河也。"此《通典》注文所本。"首拔":乃"首枝"[sjiu-tjie]之訛,藏語 Sel-ču(玉河)之對譯。首枝水指自今和闐(和田)北流的 Yurung Kaš 和 Kara Kaš 。[①]"樹拔河":應爲"樹枝河",與"首枝"爲同名異譯。

[41]《周書·異域傳下》(《北史·西域傳》略同):于闐"城西十五

① 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大月氏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1970年版,第97—227頁,esp.第194—195頁。

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俱北流,同會於計戍。"龜兹:"其南三百里有大水東流,號計戍水。"《通典》"北流七百里",不知出處。然據《周書·異域傳下》,龜兹國"東去長安六千七百里",而于闐"東去長安七千七百里",《通典》編者或據以爲龜兹與于闐相去千里,計戍水既在龜兹"南三百里",則距龜兹南之于闐應爲七百里。

[42] "計首":與"計戍"乃同名異譯。

[43] "葱嶺南河":首見酈道元《水經注》卷二。酈氏對所謂"南河"的描述是在錯誤理解釋氏記載的基礎上,抄襲《漢書·西域傳》的結果。①

[44] 明顧起元撰《説略·方輿上》(卷二)引《扶南傳》云:"阿耨達山即崑崙山。"《史記·大宛列傳》"身毒國"《正義》引《括地志》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知《通典》此注及《括地志》可能均引自《扶南傳》。

[45] "風俗物產"云云:《周書·異域傳下》:"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自外風俗物產與龜兹畧同。"《通典》略取之。

後漢建武末,莎車王賢强盛,攻并于闐,徙其主俞林爲驪歸王,以莎車將軍居德爲于闐王。明帝永平中,居德死後,于闐將休莫霸自立爲王。[46]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强盛,從精絶西北至疎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强焉。自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爲大。[47]

[46] 《後漢書·西域傳》于寘:"建武末,莎車王賢强盛,攻并于寘,徙其王俞林爲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寘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爲于寘王。"不見居德之名。《梁書·西北諸戎傳》:"後漢建武末,王俞爲莎車王賢所破,徙爲驪歸王,以其弟君得爲于闐王,暴虐,百姓患之。永平中,其種人都末殺君得,大人休莫霸又殺都末,自立爲王。"《梁書》應抄

① 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 2003 年版,第 439—476 頁。

録《後漢書·西域傳》"莎車國"條，其文云："莎車將君得在于寘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乃爲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即與兄弟共殺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爲于寘王。"知莎車王賢所立的于寘王爲莎車將君得。《通典》作"莎車將軍居德"，當是"莎車將君得"之衍誤。雖然，亦可見《通典》在編纂行文時並不只是據一書完全抄録，尚能結合其他記載在文字内容上進行補充。

[47] "休莫霸死"至"唯此二國爲大"：全本《後漢書·西域傳》。

後漢[48]、魏[49]、後魏[50]、梁[51]、後周[52]、隋[53]、大唐貞觀中[54]，並遣使通焉。[55]今王姓尉遲[56]。（國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俗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57]初老子至此，白日昇天，與羣胡辭訣，言我暫遊天上，尋當下生。其後出天竺[58]國，化爲胡王太子，自稱曰佛，因立此寺焉。[59]）其王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髮，年必儉。[60]

[48] 于闐朝後漢：據《後漢書·西域傳》，明帝永平十六年，"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又據同傳，"順帝永建四年，于寘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爲拘彌王，而遣使者貢獻於漢"。最後，《後漢書·獻帝紀》載，建安七年(202 年)，"于寘國獻馴象"。

[49] 于闐朝魏：《三國志·魏書·文帝紀》：黄初三年(222 年)"二月，鄯善、龜兹、于闐王各遣使奉獻"。《梁書·西北諸戎傳》云："魏文帝時，王山習獻名馬。"

[50]《魏書·西域傳》："自後每使朝獻。"參見《魏書》高宗紀、顯祖紀、世宗紀。

[51]《梁書·西北諸戎傳》："天監九年，遣使獻方物。十三年，又獻波羅婆步障。十八年，又獻瑠璃罌。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玉佛。"

[52]《周書·異域傳下》："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獻名馬。"

[53]《隋書·西域傳》："大業中，頻遣使朝貢。"

[54] 貞觀六年(632 年),于闐國王尉遲屋密遣使獻玉帶,開始與唐通好,事見兩《唐書・西域傳》。此後,據《册府元龜・外臣部・朝貢三》,貞觀九年(635 年)二月、十年(636 年)二月、十六年(642 年)正月、十八年(644 年)正月、十九年(645 年)正月、二十二年(648 年)正月,于闐國均遣使朝貢。

[55] 于闐後漢至隋的朝貢雖各朝本紀等有詳細記載,但從《通典》的排列及叙述順序看,可能衹是對《後漢書・西域傳》、《魏書・西域傳》、《梁書・西北諸戎傳》、《周書・異域傳下》及《隋書・西域傳》的概括。易言之,正史西域傳是《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的主要史料來源。

[56]《舊唐書・西戎傳》:"其王姓尉遲氏,名屈密。"《新唐書・西域傳》:"王姓尉遲氏,名屋密。"于闐王姓尉遲,漢文史籍似衹見於隋以後史料。"尉遲":一般認爲是梵語 Vijaya 之漢譯。[①]

[57]《隋書・西域傳》:"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比摩":似即梵文 Bhima(大自在天女),乃印度之神祇。

[58] 天竺:身毒,《漢書・西域傳》記作"天篤",《後漢書・西域傳》和《魏略・西戎傳》作"天竺",身毒、天篤、天竺等均指印度,殆無疑義。[②]

[59] 宋謝守灝編《混元聖記》卷八載,萬歲通天元年(696 年)丙申東都福先寺僧惠澄表乞除毁《老子化胡經》,敕秋官侍郎集成均監弘文館學士評議,太中大夫守秋官侍郎上柱國劉如璿議曰:"《皇朝實録》云:于闐國西五百里有毗摩伽藍,是老子化胡之所建。老子至是白日昇天,與群胡辭決"云云。[③]可知《通典》此注取自《皇朝實録》。老子化胡成佛,至遲在東漢末年已經流傳。《後漢書・襄楷傳》載楷上桓帝書已提及"老子入夷狄爲浮屠"。這是釋老鬪爭的反映。

---

① A. Stein, *Ancient Khotan*, Oxford, 1907, pp. 153, 173; E. 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6, pp. 9—39.

② 吳其昌:《印度釋名》,《燕京學報》4(1928),第 716—743 頁。

③ 《正統道藏》第 30 册,藝文印書館 1977 年版,第 23824—23825 頁。

[60] "其王錦帽"以下:採自《隋書·西域傳》。"金鼠"冠的形制,《梁書·于闐傳》作"王冠金幘;如今胡公帽",《洛陽伽藍記》卷五城北凝圓寺條記載,"于闐國王頭著金冠,似雞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爲飾",即前額似雞幘,冠後垂飾,與波斯王王冠相似,可知于闐貴族服裝屬於伊朗系統。①

其地多水潦砂石。氣候温,土良沃,宜稻麥,多蒲萄。有水出玉,曰玉河。[61]國人善鑄銅器。其居曰西山城[62],有屋室市井。蓏蔬,與中國同。(蓏,力果反。)王所居加以朱畫。其人恭敬,相見則跪,其跪一膝至地。書則以木爲筆札,以玉爲印。國人得書,先戴於首,而後開封。[63]自高昌以西,諸國人多深目高鼻,惟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64]

[61] "玉河":即《魏書·西域傳》所見首拔(枝)河。"玉河",藏語 Sel-ču 之義譯。

[62] "西山城":按之去長安距離,似乎就是《漢書·西域傳》所見于闐國王治"西城"。果然,則應在今和田附近,最可能在 Yotkan。②

[63] "其地"至"開封"一段:採自《梁書·西北諸戎傳》。

[64] "自高昌以西"以下:採自《周書·異域傳下》。

自漢孝武帝至今,中國詔令、書册、符節,悉得傳以相付,敬而存焉。[65]今并有漢戎盧[66]、杅彌[67]、渠勒、皮山[68]、精絶五國之地。[69]

[65]《新唐書·西域傳》:"自漢武帝以來,中國詔書、符節,其王傳以相授。"《通典》及《新唐書》此條所本不詳。

---

① 原田淑人:《中國服裝史研究》,常任俠、郭淑芬、蘇兆祥譯,黄山書社 1988 年版,第 169—170 頁。

② 孟凡人:《于闐國都城方位考》,載《西域考察與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49—476 頁。

[66]“戎盧”:戎盧國王治卑品城應在今尼雅河流域、民豐縣附近,亦即《大唐西域記》卷一二所載尼壤城。“尼壤”,得視爲“戎盧”之音轉。①

[67]“杆彌”:《通典·西戎三》所見“杅彌”之訛。

[68]“皮山”:一般認爲皮山國王治皮山城位於今皮山縣(固瑪,Guma)附近。②

[69]《後漢書·西域傳》:“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絶、戎盧、且末爲鄯善所并。渠勒、皮山爲于寘所統,悉有其地。”知東漢初,于闐屬國有渠勒、皮山二國。同傳“于闐”條:“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絶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是南道自葱領以東,唯此二國爲大。”知東漢中期于闐曾將屬國擴展爲精絶至疏勒等十三個。《魏略·西戎傳》:“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絶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戎盧國、扜彌國、渠勒國、皮山國皆并屬于寘。”曹魏時役屬于闐之國有戎盧、扜彌、渠勒、皮山四國,而精絶役屬於鄯善。《通典》稱精絶屬于闐,當是綜合了《後漢書·西域傳》及《魏略·西戎傳》記載,但不顧年代變化而統稱爲“今”,體例不類。

疎 勒

疎勒,漢時通焉。王理疎勒城[70],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户千五百[71]。都白山南百餘里。[72]東至都尉理所二千二百里[73]。南有河,西帶葱嶺,[74]亦名雪山[75],在國西北百餘里,河所出。[76]東去龜兹千五百里,西去撥汗國[77](撥汗一名判汗。[78])千里[79],當大月氏、大宛、

① 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 2003 年版,第 477—485 頁。

② 最早提出此説者似乎是白鳥庫吉:《條支國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第 205—236 頁,esp. 第 214 頁。

康居道。[80]南去莎車[81]五六百里[82]，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83]。（《隋史》云："東北去突厥牙帳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84]）在于闐國北千五百里[85]。土多稻、粟、蔗、麥、銅、鐵、綿、錦、雌黄。[86]

[70]"疎勒城"：一般認爲在今喀什附近。

[71] 此二句本《漢書·西域傳》。

[72]《隋書·西域傳》："都白山南百餘里。"《通典》取之。

[73] 此句本《漢書·西域傳》。

[74]《隋書·西域傳》："南有黄河，西帶葱嶺。"《通典》取之。"河"：爲黄河之略。

[75]"雪山"：此處指帕米爾。又案：《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一《四夷十·西戎二·疏勒國》"土俗物産"下云："葱嶺山，一名雪山。"據此，《通典》"亦名雪山"四字，應是注文。

[76]"亦名"以下：爲《通典》獨有記載，此段與"南有河，西帶葱嶺"句内容相接，疑爲同一史料，《隋書·西域傳》略取之。從時代及敘述體例看，此段有出自《西域圖記》的可能性。

[77]"撥汗"：即"鏺汗"。前身即大宛，位於今費爾幹納。

[78]《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一"判汗國"條云："判汗國，亦名鏺汗國。都葱嶺西五百餘里，盖古之渠搜國也。"此條可能爲《西域圖記》的佚文。《玉海·地理·異域圖書》（卷一六）記載：《史記正義》云："《西域圖記》：'鉢汗，古渠搜也。'"頗疑《西域圖記》原文以"判汗"爲國名，《隋書·西域傳》爲與其標新立異，改爲"鏺汗"。"判汗"之名還見於《通典》"渴槃陁"條，略云："在朱俱波國西，西至護密國，其南至懸度山，無定界，北至疎勒國界，西北至判汗國。"《隋書·裴矩傳》記《西域圖記》序，有"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句，則《西域圖記》有朱俱波、喝槃陀、護密諸國，易言之，《通典》渴槃陁國四至條，也可能亦出自《西域圖記》。

[79]《隋書·西域傳》："東去龜兹千五百里，西去鏺汗國千里。"

[80] 此句本《漢書·西域傳》。

[81] “莎車”:王治在今莎車縣(葉爾羌)附近。

[82]《漢書・西域傳》:疏勒“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

[83]《隋書・西域傳》:疏勒“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

[84] 見《隋書・西域傳》。

[85] 此句與“于闐”條“西北至疎勒國千五百里”同一史料來源。

[86]《隋書・西域傳》作“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錦、雌黄”,疑《通典》“蔗”爲“麻”之誤,“綿”爲衍文。

後漢明帝永平中,龜兹王建攻殺疎勒王成,自以龜兹左候兜題爲疎勒王。漢遣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爲疎勒王。忠後反叛,超擊斬之。[87]耿恭爲戊己校尉,屯車師後王金蒲城,爲匈奴所攻,恭引衆入疎勒。城中乏水,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整衣冠向井拜,拔刀刺山,飛泉湧出。賊遂退。[88]安帝元初中,疎勒王安國死,舅臣盤立爲王,漸以强盛,[89]户至二萬一千[90]。順帝永建二年,遣使奉獻。至靈帝建寧初,爲季父和得所殺,自立爲王。其後連相殺害,漢不能復禁。[91]

[87] 此段本《後漢書・西域傳》。

[88] 事見《後漢書・耿恭傳》。然恭所守疏勒城在金蒲城附近,與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同名異地。金蒲城,一説應即今東大龍溝遺址,在吉木薩爾之南。①《通典》將兩者混爲一談,非是。此條史料取自正史西域傳以外,在《通典》西域部分極爲罕見,蓋耿恭疏勒飛泉事,在唐代已深入人心,故《通典》於此處渲染潤色之。

[89] 此段節略自《後漢書・西域傳》。

[90]《後漢書・西域傳》作:“領户二萬一千。”案:這一户數中包括了役屬疏勒的小國。

[91] “順帝永建二年”以下:節取自《後漢書・西域傳》。

---

① 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下;薛宗正:《務塗谷、金蒲、疏勒考》,《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第75—84頁。

至後魏孝文末，貢獻，[92]隋煬帝大業中又通焉。[93]其王手足皆六指，産子非六則不育。王戴金師子冠。[94]

[92]《魏書・西域傳》記載了高宗末疏勒遣使獻佛衣事。

[93]《隋書・西域傳》："大業中，遣使貢方物。"據《隋書・煬帝紀》，大業十一年(615年)春正月甲午朔，疏勒"遣使朝貢"。則知《通典》所叙述歷朝朝貢情況多本正史西域傳，而不是根據檔案記録重新考察。

[94] 見《隋書・西域傳》。

唐貞觀中朝貢。[95]今其國王姓裴，[96]并有漢時莎車、捐毒[97]、休循[98]三國之地，[99]侍子常在京師。[100](杜環《經行記》云："拔汗那國在怛邏斯[101]南千里，東隔山[102]，去疎勒二千餘里，西去石國[103]千餘里。城有數十，兵有數萬。大唐天寶十年，嫁和義公主於此。[104]國主有波羅林[105]，林下有毬場[106]。又有野鼠[107]，遍於山谷。偏宜蒲陶、䤋羅果[108]、香棗、桃、李。從此國至西海，盡居土室，衣羊皮、疊布，男子婦人皆著鞾。婦人不飾鉛粉，以青黛[109]塗眼而已。"䤋音諳。)[110]

[95]《舊唐書・西域傳》(同書《地理志》略同)："貞觀九年(535年)，遣使獻名馬，自是朝貢不絶。"《新唐書・西域傳》："貞觀九年，遣使者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波、甘棠貢方物。"據《册府元龜・外臣部・朝貢三》，貞觀九年閏月疏勒國遣使來朝，貢方物；貞觀十年(536年)十二月，"疏勒、朱俱波、甘棠並遣使來朝"。

[96]《新唐書・西域傳》："王姓裴氏，自號'阿摩支'。"

[97]"捐毒"：一般認爲其王治在 Kizilsu 河之發源地 Irkeštam。

[98]"休循"：其王治一説在 Kizilsu 河上遊的 Sari-tash。①

① 松田壽男：《イラン南道論》，松田壽男博士古稀記念出版委員會《東西文化交流史》，東京：雄山閣，1975年版，第217—251頁。

[99]《魏略·西戎傳》:"楨中國、莎車國、竭石國、渠莎國、西夜國、依耐國、滿犁國、億若國、榆令國、捐毒國、休脩國、琴國皆并屬疏勒。"莎車等國在曹魏時已隸屬疏勒。

[100]"侍子常在京師":爲《通典》獨有記載,出處待考。

[101]"怛邏斯":爲 Talas 或 Taras 的對音。怛邏斯川指今 Talas 河,怛邏斯城在今 Talas 河上 Aulie-ata。①

[102]"山":即天山。

[103]"石國"(Tashkend):在今塔什干。

[104]《新唐書·西域傳》云:"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 年),(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幹(Arslān targan)助平吐火仙,册拜奉化王。天寶三載(744 年)改其國號寧遠,帝以外家姓賜其王曰竇。又封宗室女爲和義公主,降之。"《通鑒》卷二一五將和義公主出降時間繫於天寶三載十二月癸卯(十四日)。《經行記》作"十載",誤。

[105]"波羅林":即婆(娑)羅樹林。娑羅木由印地語 sāl 得名,爲粗壯娑羅雙木材。②《酉阳雜俎·前集》卷一八"娑羅"條云:"巴陵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424—453 年)初,出一花如蓮。天寶(742—756 年)初,安西道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那,最爲密近,木有娑羅樹,特爲奇絶。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聳幹無慚於松栝,成陰不愧於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託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垂陰,鄰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則娑羅樹在天寶初移植於唐。

[106]"毬場":即波羅毬場。波羅毬爲馬上打毬之戲,發源于波斯,唐代自西域傳入中國。③日益盛行,對唐代政治、社會均產生影響。④

---

① 白壽彝:《從怛邏斯戰役説到伊斯蘭教之最早的華文記録》,《禹貢》第 5 卷 11 期,1936 年,收入《中國伊斯蘭史存稿》,寧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6—103 頁。

② 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2—274 頁。

③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書店 1957 年版,第 80—86 頁。

④ 羅香林:《唐代波羅毬戲考》,《唐代文化史研究》,上海書店 1992 年版,第 136—166 頁。

[107]“野鼠”:《太平廣記》卷四四〇“鼠”條引《異苑》云:“西域有鼠,大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大鼠頭悉已白,然帶以金枷。商估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齧人衣裳也。得沙咒願,更獲無他。釋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

[108]“黁羅果”:《本草纲目》卷三〇引《一統志》云:“菴羅果,俗名香蓋,乃果中極品,種出西域,亦柰類也。”

[109]“青黛”:中藥名,也稱靛花。《本草綱目》卷一六《集解》引馬志曰“青黛從波斯國來”。

[110]《通典》將《經行記》關於“拔汗那國”條注於“疏勒”下,體例不類。究其内容,此段《經行記》所云,當與前文注“撥汗一名判汗”相接,是對疏勒東的鏺汗國的詳細説明。《通典》“西域部分”引《經行記》多處,但皆置於某國條之末,似可推知,杜佑見到《經行記》時,《通典·邊防典·西戎》部分已經成書,杜佑擇取數條,以注的形式,補充於已成文的某國之後。故而本來説明鏺汗國的此條,被置於疏勒之後,雖然有失嚴謹,但情非得已。而這種體例不規範處,正體現了《通典·邊防典·西戎》部分的編纂過程。

烏　孫

烏孫,漢時通焉。大昆彌理赤谷城[111],(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髭鬚,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112]其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113])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萬。東至都護理所千七百里,西至康居蕃内地[114]五千里。地平。多雨,寒。山多松樠。(其心似松。音武元反。)不田作種樹,(樹,殖也。)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115]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疋。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接。[116]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懸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117],而烏孫昆莫居之。[118]昆莫、昆彌,皆王號也。故烏孫國有塞種、大月氏種焉。[119]

[111] “赤谷城”:應在伊塞克湖東南、納倫河上遊。①

[112] 採自顔師古《漢書・西域傳》注:“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獮猴者,本其種也。”案:顔氏所遇自述族源的“今之胡人”或者恰好是烏孫之裔,以致顔氏將當時“青眼、赤須”的胡人均指爲烏孫種。

[113] “昆莫”、“昆彌”:一音之轉。《漢書・西域傳》顔師古注云:“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爲其王號也。”

[114] “蕃内”:應在 Turkeştan 西北千餘里處。

[115] 烏孫與匈奴俱爲騎馬遊牧部族,故云。

[116] 這是《漢書・西域傳》描述時代烏孫國的四至。匈奴,其時勢力已逾阿爾泰山而西;康居,本土在錫爾河以北直至塔拉斯河流域;大宛,位於費爾幹納盆地;城郭諸國,泛指塔里木盆地緑洲國。由此可知,西徙後烏孫的位置主要在伊犂河、楚河流域。

[117] “大夏”:國名,位於今阿姆河流域。②

[118] 至遲在前六世紀,塞人即 Sacae 已經出現在伊犂河、楚河流域。約前 177/176 年,由於大月氏人被匈奴所逐西遷,塞種被迫放棄伊犂河、楚河流域,一部份越過了名爲懸度的天險,侵入乾陀羅和呾叉始羅。大月氏人遂佔有伊犂河、楚河流域。約前 130 年,烏孫人在匈奴人的支援下,遠征大月氏,戰而勝之,奪取了伊犂河、楚河流域。大月氏人再次西遷,到達阿姆河流域,擊敗大夏,佔領其地。烏孫國於是成立。懸度,一般認爲位於 Darel 至 Gilgit 之間印度河上遊河谷。

[119] 此段抄録《漢書・西域傳》,唯多出“昆莫、昆彌,皆王號也”一句,此句當本自顔師古注,見本文注[113]所引。頗疑《通典》“昆莫、昆彌,皆王號也”句本是注文,今本《通典》與正文混淆之。

---

① 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31—143 頁。

② 關於大夏諸問題,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4—51 頁。

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燉煌間，今烏孫强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以制匈奴。[120]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於是始獻馬，願尚公主。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公主別理宫室而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作歌以述意，天子聞而憐之。昆莫死，孫岑陬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之。岑陬死，季父子翁歸靡立，號曰肥王，復尚解憂公主。宣帝初，公主及昆彌翁歸靡上書，言"匈奴連歲侵擊，欲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本始二年，[121]漢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遣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昆彌將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匈奴右谷蠡王庭，（谷音鹿。蠡音黎。）獲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122]

[120]《漢書・西域傳》："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今烏孫雖彊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爲昆弟，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案："敦煌"前應奪"祁連"二字。"祁連、敦煌間"，指今祁連山至今阿爾泰山之間的地區。①《漢書・張騫傳》載張騫之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焞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

---

① 説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53—56頁。

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案：由於大月氏西徙，烏孫佔領伊犂河、楚河流域，也就取代大月氏稱成爲西漢抵抗匈奴的天然盟友，故有張騫烏孫之行。

[121] 按之《漢書・西域傳》，烏孫公主上書翌年正月五將軍於長安啓程，至五月戰事已經結束，“是歲，本始三年(前 71 年)也”。則五將軍之兵發調於本始二年(前 72 年)秋，《通典》對時間的添補是準確的。《漢書・匈奴傳》記本始二年興兵伐匈奴事甚詳，《通典》添加年代時可能也參考了《漢書・匈奴傳》。

[122] 此段本《漢書・西域傳》，文字較略。

宣帝時，都護鄭吉[123]請分烏孫爲大昆彌、小昆彌。[124]後段會宗[125]爲都護時，烏孫兵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上召陳湯問。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料敵。’今烏孫人衆不足以勝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發城郭、燉煌，歷時而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烏孫瓦合，不能久攻，不過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至，言已解。[126]會宗招還亡畔，安定之。[127]

[123] 鄭吉：西漢第一任西域都護。《漢書》卷七〇有傳。

[124] 分治烏孫事在甘露元年(前 53 年)，是西漢公開干涉烏孫内政的開始。但《通典》稱分烏孫爲大昆彌、小昆彌由都護鄭吉提議，不知何據。

[125] 段會宗：自前 33 年至前 30 年(成帝建始三年)西域爲都護。《漢書》卷七〇有傳。

[126] 此段採自《漢書・陳湯傳》。這是《通典》“西域”部分極少幾段取自正史西域傳以外的史料，當是陳湯氣定神閒、不懼胡兵、料事如神的表現，使《通典》編者心折。

[127]《漢書・西域傳》:"後段會宗爲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通典》行文從《漢書・陳湯傳》又回到《漢書・西域傳》。但烏孫兵圍會宗一事發生在前29年至前25年之間,《通典》置於本始三年(前72年)戰勝匈奴和下條歸靡死(元康二年,前64年)之間,忽略了時間性。

歸靡死,烏孫貴人共立岑陬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復尚解憂,生一男鴟靡,王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城中困急。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翖(音翕。)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王,自爲昆彌。宣帝詔立肥王之子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後元貴靡孫雌栗靡立,國亂,段會宗立其季父伊秩靡爲大昆彌。哀帝元壽二年,伊秩靡與匈奴單于(烏珠留,名囊知牙斯,呼韓邪之子。[128])並入朝,漢以爲榮。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言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129]其後無聞。[130]

[128]"烏珠留":匈奴單于,前8年至公元13年在位。見《漢書・匈奴傳》。

[129]此節本《漢書・西域傳》,注本《漢書》顔注。

[130]"其後無聞":爲《通典》概括之語,因《漢書・西域傳》"烏孫"條於此結束,《後漢書・西域傳》、《魏略・西戎傳》均無關於烏孫的記載。

至後魏時,亦朝貢。[131]其國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葱嶺。[132]

[131]《魏書・西域傳》:"太延三年,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國,後每使朝貢。"《通典》據此概括之。

[132] "其國"云云:見《魏書·西域傳》,時在董琬、高明西使之前。

姑墨

姑墨,漢時通焉。王理南城[133],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户三千五百。東至都護理所二千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界接烏孫。出銅、鐵、雌黄。東通龜兹六百里。[134] 王莽時,其王丞殺温宿王,并其國。[135] 至後魏時,役屬龜兹。[136]

[133] 南城,一説位於今阿克蘇附近。①

[134] "東通龜兹六百里",《漢書·西域傳》作"東通龜兹六百七十里"。《通典》此處不一定採自《漢書》而有脱誤,因《新唐書·西域傳》云:"自龜兹嬴六百里,踰小沙磧,有跋禄迦,小國也,一曰亟墨,即漢姑墨國。"似唐人習慣認爲姑墨與龜兹相距六百里。

[135] 此段全本《漢書·西域傳》,只是數字百以下者略之。但《通典》如何處理百以下數字,整個"西域"部分,甚至此一卷中,體例不一。如同是去長安里數,温宿國,《漢書·西域傳》作"八千三百五十里",《通典》作"八千三百餘里";烏秅國,《漢書·西域傳》作"九千九百五十里",《通典》作"萬里";難兜國,《漢書·西域傳》作"萬一百五十里",《通典》作"萬一百里"。這三個五十里,或省略注出"餘"字,或略而不計,或作百里處理,顯然存在三個標準。這種百以下數字處理的隨意性和不統一,也暗示了《通典》此部分可能成於衆手的編纂現實。

[136] 採自《魏書·西域傳》。

温宿

温宿,漢時通焉。王理温宿城[137],(今京兆府醴泉縣北有山名温

---

① E. Chavannes, "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Wei Lio*", *T'oung-pao*, 1905, pp. 519—571. 關於姑墨地望諸説,見周連寬:《大唐西域記史地研究叢稿》,中華書局 1984 年版,第 74—82 頁。

宿嶺者，本因漢時得温宿國人令居此田牧，因名也。[138]）去長安八千三百餘里。户二千二百。東至都護理所二千三百餘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餘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餘里[139]。至後魏時，亦役屬龜茲[140]。

[137]“温宿城”：一般認爲位於今烏什一帶。

[138] 此本顔師古《漢書·西域傳》注，杜佑改颜注中的“雍州”（今西安）为“京兆府”。據《元和郡縣圖志》卷一，雍州開元元年改爲京兆府。

[139] 此段全本《漢書·西域傳》。

[140] 採自《魏書·西域傳》。

烏　秅

烏秅[141]，（上一加反。下直加反。）漢時通焉。王理烏秅城[142]，去長安萬里。户五百。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九百里，北與子合、蒲黎，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閒。有白草。累石爲室。人接手飲。（自高山下溪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猿飲。）出小步馬，（小，细也。细步，言其能蹀足，所谓百步千跡。）有驢無牛。西有懸度，（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渡。）去陽關五千九百里，去都護理所五千里[143]。其國後魏又通，謂之於摩國[144]。

[141]“烏秅”[a-teak]：可視爲 Asii（Sakās 之一部）之對譯。

[142]“烏秅城”：可能在今 Hunza。

[143] 此段抄録《漢書·西域傳》。注本《漢書·西域傳》顔注，唯烏秅的反切爲《通典》編者所加，“懸度”下注“石山也”云云，今本《漢書》爲正文文字，《通典》移入注文中，眉目更爲清晰。

[144] 採自《魏書·西域傳》，“於摩”，《魏書·西域傳》作“權於摩”；“權”字衍，“於摩”與“烏秅”爲同名異譯。可據《通典》正《魏書·西域傳》之誤。

難　兜

難兜[145]，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一百里。户五千。東北至都護理所二千八百里，西南至罽賓三百里，南與婼羌[146]、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147]

[145]“難兜”：其王治可能在今 Gilgit。“難兜”，與烏孫始祖難兜靡同名，當亦和烏孫有某種淵源。

[146]“婼羌”：西羌之一種，分佈的地域甚廣，大致自阿爾金山、崑崙、喀喇崑崙山向西，均有婼羌人活動。

[147] 此段採自《漢書・西域傳》。

大　宛

大宛，漢時通焉。王理貴山城[148]，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户六萬。東至都護理所四千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里，西南至大月氏七百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人俗與大月氏、安息同[149]。[150]

[148]“貴山城”：位於今 Khojend 一帶。“貴山”[giuət-shean]：得名於 Gasiani（Sakās 部族名）。

[149]“土地風氣物類人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國人種、語言與大月氏、安息相近，故云。①

[150] 此段全録《漢書・西域傳》。但《漢書・西域傳》中，大月氏、安息國傳在大宛傳前，故稱其俗與大月氏、安息同，《通典》大月氏、安息國排列在大宛之後，此句則無著落。此爲《通典》一味抄録《漢書・西域傳》，忽略了自身體例嚴整之一例。

① 説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0—86 頁。

大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年不敗。人嗜酒，馬嗜苜蓿。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大宛國中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151]）始張騫爲武帝言之，帝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絶遠，大兵不能至，遂殺漢使。[152]於是太初元年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期至貳師[153]取善馬。率數萬人至其境，攻郁城不下，引還。往來二歲，至燉煌，士卒存者十不過一二。帝怒其不尅，使遮玉門不許入，貳師因留屯燉煌。又遣貳師率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焉，牛十萬，馬三萬，驢橐駝萬數，天下騷然。益發戍甲卒十八萬，置居延、休屠（今武威、張掖郡界。）以衛酒泉。[154]貳師至宛，宛人斬王毋寡首獻焉。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匹，而立宛貴人昧蔡爲王，約歲獻馬二匹，遂採蒲陶、苜蓿種而歸。貳師再行，往返凡四歲[155]。[156]

[151]《通典》此段抄録《漢書·西域傳》，注本顔師古注引孟康《漢書音義》（参見《史記集解》卷一二三）。

[152] 此段採自《漢書·西域傳》。

[153] 貳師：大宛國城邑之一，位於今 Ura-tübe，因産貳師（Nesaean）馬而得名。《史記·大宛列傳》載大宛貴人之言曰："貳師馬，宛寶馬也。"

[154] "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漢書·張騫李廣利傳》顔注引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據《漢書·地理志》，居延、休屠分屬張掖、武威郡，均都尉治。"衛酒泉"：指備匈奴。

[155] 李廣利自太初二年秋，經"歲餘"而再出敦煌，時當爲三年秋。破宛得馬，《資治通鑒》繫於太初三年；又據《漢書·武帝紀》："[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漢天子作歌當在李廣利班師之後，故城下之盟當在三年冬。①

[156] 此段採自《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張騫李廣利傳》，唯

① 參看馮沅君：《讀"寶馬"》，1937 年 5 月 16 日上海大公報《文藝》第 336 期。

“約歲獻馬二匹，遂採蒲陶、苜蓿種而歸”爲《通典》據《漢書・西域傳》增補者，以展示大宛之戰的結果。蓋李廣利伐大宛爲西域歷史中重要事件，故《通典》取《史記》、《漢書》相關記載鋪陳叙述之。

自宛以西至安息，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髭髯。善賈。其俗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無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兵器。（漢使治其國及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157]

[157] 此段採自《漢書・西域傳》，注本《漢書》顔注。

後漢明帝時，宛又獻汗血馬。[158]至後魏文成帝和平六年，孝文太和三年，並遣使獻馬。[159]隋時蘇對沙那[160]國，即漢大宛也。（宋膺《異物志》[161]：“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者”。隋《西域圖記》云：“其馬，騮馬、烏馬多赤耳，黄馬、赤馬多黑耳。唯耳色别，自餘毛色與常馬不異。”又云：“王姓蘇色匿，字底失槃陁，積代承襲不絶。”[162]按今王即底失槃陀之後也。）

[158] 東漢與大宛的交往見諸記載者僅《後漢書・順帝紀》一次：“[永建]五年……大宛、莎車王皆奉使貢獻。”不知《通典》所載明帝時獻汗血馬依據何在？汗血馬則時有輸入。例如：《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載，建初三年（78 年），章帝特賜蒼及琅邪王京書曰：“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此後，大宛仍時有獻馬，如《晉書・西戎傳》載：“太康六年（285 年），武帝遣使楊顥拜其王藍庾爲大宛王。藍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貢汗血馬。”《通典》未取。

[159] 大宛，《魏書・西域傳》記作“破洛那”，並云：“太和三年（479 年），遣使獻汗血馬。”據《魏書・世宗紀》，“太和”應是“太延（437 年）”之誤。《通典》沿用之，正體現了其史料來源。《魏書・高宗紀》，和平六

年大宛"獻汗血馬"。若非已佚的《魏書·西域傳》有和平六年大宛獻馬的文字,則表明《通典》取材時於《魏書》"本紀",這是值得注意的。

[160] "蘇對沙那":一般認爲是 Sutrishna 之對譯。Sutrishna 即今 Ura-tupe。案:《隋書·西域傳》載鏺汗國"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鏺汗"既與《魏書·西域傳》所見"破洛那"爲同名異譯,得視爲一國。而《魏書·西域傳》又稱:"[破]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結合以上各種史料,此處稱大宛爲"隋時蘇對沙那國",衹能認爲遲至隋時,建立《史記·大宛列傳》所見大宛國之 Tochari 人(古"大宛"因其人得名)因故已自貴山城遷往蘇對沙那,而繼 Tochari 人之後治貴山城者爲與 Tochari 人同屬塞種之 Asii 人。《隋書·西域傳》稱鏺汗國爲"古渠搜國也",或者爲此。"渠搜"得視爲 Asii 之漢譯。

[161] "宋膺":亦作"宋庸",一般認爲均係"朱應"之誤。朱應:三國時吳人,曾出使東南亞諸國,歸國後著此書。《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以及《新唐書·藝文志》均載有朱應《扶南異物志》一卷。書已佚,遺文見諸《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等。①

[162] 《通典》保存的這兩段隋《西域圖記》的佚文頗爲寶貴,《太平寰宇記》即抄《通典》。

莎 車

莎車,漢時通焉。王理莎車城[163],去長安九千九百里。户二千三百。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七百里,西至疎勒五百里,西南至蒲犂七百里。有鐵山,出青玉。[164]

[163] "莎車城":一般認爲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在今莎車縣(葉爾羌)附近。②

---

① 參看内田吟風:《〈異物志〉考》,《森鹿三博士頌壽記念論文集》,同朋舍,1977 年版,第 275—296 頁。

② 最早提出此説者似爲《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一八。

[164] 此段全本《漢書·西域傳》。

宣帝時,莎車王呼屠徵殺漢使者,約諸國叛漢。會衛候馮奉世使大宛,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165]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至大宛,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馬形似龍。)帝甚説,下議封奉世。少府蕭望之以奉世擅制發諸國兵,雖有功効,不可以爲後法,即封奉世關内侯,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争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不宜授封。帝善其議,以奉世爲光禄大夫。[166]

[165] "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以上:本《漢書·西域傳》。

[166] 採自《漢書·馮奉世傳》,注本《漢書》顔注。

元帝時,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音質。)支單于封爲列侯。[167]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叛,而奉世以便宜發兵誅莎車王,册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則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録。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願下有司議。"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録。[168](後漢荀悦論曰:"成其功,義足封,追録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毁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有罰可也;矯小而功大,有賞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爲制宜。"[169])

[167] 據《漢書·甘延壽陳湯傳》,甘延壽誅郅支事在建昭三年(前36年),而據《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延壽封侯在竟寧元年(前

33 年)四月戊辰。

[168] 此段採自《漢書·馮奉世傳》。

[169] 注文採自荀悦《漢紀·孝元皇帝紀下》。《通典》以較長篇幅取正史西域傳以外的《漢書·馮奉世傳》,詳細記載與莎車無關的漢代諸臣對馮奉世封爵的議論,正體現了《通典》編者的邊防經營思想。杜佑注文中以荀悦《漢紀》作結,表明其對矯制與賞功的矛盾中,是贊同"權其輕重而爲制宜"的處理方式的。此段雖與西域主旨不相關,但是《通典》著力撰寫之處,也是《通典》編者力圖爲邊防經營提供鑒戒之處。

至王莽時亂,匈奴略有西域,唯莎車不附屬。[170]

[170]《後漢書·西域傳》:"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强,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爲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常勑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公元 18 年),延死,謚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静,自陳思慕漢家。"

後漢光武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其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康死,弟賢代立。賢攻破拘彌、西夜[171]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爲拘彌、西夜王。於是西域始通。葱嶺以東諸國皆屬賢,諸國號賢爲單于。賢後攻殺龜兹王,遂兼其國。嬀塞王[172]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爲嬀塞王。(鞬,檢言反。塞,蘇得反。)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爲龜兹王。其烏壘、大宛、于闐、姑墨、子合等國,悉被賢改易其王。莎車相且運等(且,子餘反。下同。)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闐。(反音幡。)于闐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乃輕騎出,廣德遂執賢,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爲莎車王。章帝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破之,由是遂降漢。[173]

[171] “西夜”:亦 Sakā 之異譯。案:《後漢書・西域傳》稱:“西夜國一名漂沙。”故所載西夜,其實是漂沙國。“漂沙”[phiô-shea]:當是 Massagetae 之對譯。蓋希羅多德《歷史》(I, 153, 201)曾稱 Massagetae 爲 Sacae。Massagetae 雖有 Sacae 之稱,但不同於大流士貝希斯登銘文所見 Sakā,當然不能排除兩者人種、語言相近,並有共同起源的可能性。

[172] “嬀塞王”:當係嬀水(Oxus)即阿姆河流域塞人之稱王者。

[173] 此段採自《後漢書・西域傳》。

班固論曰:“孝武之代,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絶南羌、月氏。單于失援,自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因文景玄默,養人五代[174],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强盛,故能睹犀布[175]、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蒟(音矩)醬[176]、竹杖則開牂牁、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推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人力屈,財貨竭,(屈音其物反。)因之以凶年,羣盜並起。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177]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阸。[178]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别區域、絶外内也。書云‘西戎即序’,(《禹貢》之辭。序,次也。)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絶,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内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絶,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兹!”[179]

[174] “五代”:《漢書・西域傳》作“五世”,避唐諱改。指高、惠、

文、景、武五帝。

[175] “犀布”:應爲“犀象”之訛。蓋犀、象、瑇瑁皆南粤所産。[1]

[176] “枸醬”:betel pepper 或 betel pepper 製成的醬。[2]

[177] “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指征和四年,武帝下“哀痛之詔”,否決桑弘羊關於屯田輪臺以東的建議,試圖轉變元狩、元鼎以來開邊興利的政策。事詳《漢書·西域傳》。

[178] “身熱、頭痛、懸度之阨”:見《漢書·西域傳上》“罽賓”條,《通典》下文亦有引録。

[179] 以上乃節録自《漢書·西域傳》贊。班固之論爲《漢書·西域傳》的總結,置於《漢書·西域傳》末;《通典》西域部分的議論用魏徵《隋書·西域傳》之論,故將班固之論置於莎車國後。據《通典》西域部分的格局,行文至莎車,衹是《邊防典·西戎》西域部分的一半,在此作結,總結前後兩部分内容,則使有些結語突兀且不知所云,如關於“身熱、頭痛、懸度之阨”一段,影響了《通典》體例的嚴整。但《通典》在莎車國後增加了應附於節末的“論”,也值得注意。莎車是漢代西域大國,對西域政治影響最爲重大,《漢書·西域傳》、《後漢書·西域傳》中,有關莎車的内容也較多,《通典》“莎車”條也篇幅較長。但值得注意的是,《通典》“莎車”條並未完全抄録《漢書·西域傳》、《後漢書·西域傳》記載的莎車在西域的活動,而是將這些内容並入“于闐”國條略加叙説,更多地補充了《漢書·西域傳》、《後漢書·西域傳》莎車條以外的材料,如《漢書·馮奉世傳》及《漢書·西域傳》贊。這體現出,《通典》的編者的叙述重點不是展示莎車國擴張、兼併過程和西域本身演變的歷史,而是通過總結漢代對莎車的經營方式及利弊分析,通過條列史臣的議論,將《通典》編者的思想融入其中,以供鑒戒。據此可知,此卷的“莎車”條,是《通典》編者著力撰寫且寄意尤深的一條。自莎車以上,爲漢時隸屬

---

① 説見王念孫:《讀書雜志》卷四之一五。

② 稽含《南方草木狀》卷上:“蒟醬,蓽茇也。生於蕃國者,大而紫,謂之蓽茇;生於番禺者,小而青,謂之蒟焉。可以爲食,故謂之醬焉。交趾、九真人家多種,蔓生”。

都護之國，亦即漢政治影響能達到諸國。罽賓以下，則“不屬都護”，故而《通典》編者將班固之論置於莎車之末，以爲分界。

罽　賓

罽賓在懸度山西，漢時通焉。王理循鮮城[180]，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户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理所六千八百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181]、西南與烏弋山離接[182]。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183]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屠、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顏師古曰，即釋種也。）[184]

[180] “循鮮城”：可能在 Taxila。“循鮮”[ziuən-sian]，與“鄯善”、“精絶”等亦得視爲同名異譯。

[181] “西北與大月氏”接：罽賓與大月氏大致以興都庫什山爲界。

[182] “西南與烏弋山離接”：烏弋山離的統治中心在 Arachosia 和 Drangiana，罽賓與該國相接，祇有當罽賓領有 Paropamisadae 時纔有可能。①

[183] “塞”[sək]：一般認爲是西史所見 Sakā 的對譯。Sakā 是波斯人對錫爾河以北遊牧部族的泛稱，並不是指一個單一人種的部族。本傳所謂“塞種”，應即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Darius Ⅰ，前521—前486年）貝希斯登（Behistun）銘文所見 Sakā，主要包括四個部落或部族：Asii、Gasiani，Tochari 和 Sacarauli 。②

[184] 此段採自《漢書・西域傳》。

罽賓地平，温和，有苜蓿[185]，雜草奇木，檀、櫰、梓、竹、漆。（櫰音懷，

① 《後漢書・西域傳》載，高附（即 Paropamisadae）歸屬不定，但確曾一度歸罽賓。

② 關於塞種諸問題，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1—23 頁。

槐之類,葉大而黑。)種五穀、蒲陶諸果,糞理園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理宫室,織罽,刺文繡,好理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市有列肆,如中國。)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今所呼幕皮,謂其平而無文也。)出犎牛[186]、水牛、象、大狗、沐猴、孔雀、(犎牛,項上高起。大狗,如驢,赤色。)珠璣、珊瑚[187]、琥珀[188]、璧琉璃[189]。(琉璃,青色如玉。《魏略》"大秦國出赤、白、黑、黄、青、緑、縹、紺、紅、紫十種琉璃"。孟康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自然之物,彩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常。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虚脆不貞,實非其物也。)他畜與諸國同。[190]

[185]《漢書·西域傳》作"目宿",《通典》改爲"苜蓿",原語爲伊朗語:buksuk、buxsux 或 buxsuk。

[186]《漢書·西域傳》作"封牛",即瘤牛(humped cattle)。

[187]"珊瑚":一説源自古伊朗語的[ā]sanga。①

[188]《漢書·西域傳》作"虎魄",一説原語是波斯語 kahrupāī。②

[189]《漢書·西域傳》作"璧流離",即流離(梵語 vaiḍūrya),亦即璆琳,皆指青金石(Lapis lazuli)。

[190] 此段採自《漢書·西域傳》,注本《漢書》顔注,有省略。

自漢武帝時始通,其王自以絶遠,大兵不至,雖遣使貢獻,屢殺漢使。[191]至成帝時,又遣使者奉獻。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説大將軍王鳳曰:"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愿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也。(比,近也。爲其土壤接近,能爲寇也。愿音苦頰反。)今懸度之厄,非罽賓所能越也。其嚮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城郭,總

① J. Chmielewski, "The Problem of early loan-words in Chinese as illustrated by the word *p'u-t'ao*", in *Rocznik Orientailistyczny* 22(1958), pp. 7—45 & 24/2(1961), p. 86.

② 參看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351—353 頁;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24—527 頁;章鴻釗:《石雅·寶石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0—65 頁。

謂西域諸國也。)今遣使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朝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懸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192]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强漢之節,餒山谷之閒,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193]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峥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懸度。險阻危阨,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内,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194]自後無聞。[195]

[191] 據《漢書·西域傳》,殺漢使的罽賓王先後有烏頭勞和陰末赴。

[192] "皮山":一般認爲位於今皮山縣(固瑪,Guma)附近。

[193] "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以及下文"三池、盤石阪":皆位於皮山之西、懸度之東,具體位置不詳。

[194] 此段全採自《漢書·西域傳》,注略本《漢書》顔注。

[195] "自後無聞":爲《通典》概括之語,指《後漢書·西域傳》以下無罽賓之記載。

至後魏始通之,都善見城[196]。[197]

[196] "善見城":一説乃梵語蘇達梨舍那(Sudarśana,三十三天之中宫)之義譯。一般認爲①後魏時罽賓國位於 Kahsmir,與《漢書·西

① 白鳥庫吉:《罽賓國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1970年,第295—359頁,esp. 第315—317頁;内田吟風:《魏書西域傳原文考釋(下)》,《東洋史研究》31—3(1972年),第58—72頁。

域傳》所載不同,故善見城當在今 Srinagar。

[197]《魏書・西域傳》:"罽賓國,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四千二百里,居在四山中……每使朝獻。"《通典》略取之。

至隋時,謂之漕國[198],在葱嶺之西南。[199](《隋史》曰"即漢時罽賓國"。[200])其王姓昭武[201],康國[202]之宗族。勝兵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祀。葱嶺山有順天神[203]者,儀制極華,金銀鍱爲屋,以銀爲地。祠前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魚頭冠[204],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犎牛,金,銀,鑌(音賓。)鐵[205],氍毹[206],(始盧反。)硃砂,青黛、安息[207]、青木[208]等香,石蜜[209],半蜜,黑鹽[210],阿魏[211],没藥[212],白附子[213]。北去帆延[214]七百里,東去劫國[215]六百里,東北去瓜州[216]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物。

[198]"漕國":一説應即迦畢試(Kāpiśī)。①案:漕國以下採自《隋書・西域傳》,但有所修正。

[199]"在葱嶺之西南":《隋書・西域傳》作"在葱嶺之北",似誤。"葱嶺",此處指興都庫什山。

[200]注文採自《隋書・西域傳》。②

[201]"其王姓昭武"云云,不過是《隋書・西域傳》編者將漕國和"曹國"混爲一談的結果。後者纔以昭武爲姓。③關於昭武,詳見《通典・邊防典・西戎五》注。

[202]"康國":位於 Samarkand。"康":一般認爲是 kand 之音譯。案:一説傳世粟特語文書有 γ'n=Xān 和 'n=Ān,説明漢地"康"和"安"

---

① 説見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0年,第165—173頁。

② 白鳥庫吉:《罽賓国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東京,岩波,1970年,第295—359頁,esp. 第350—358頁。

③ 説見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0年,第175—176頁。

這些名稱已傳入 Sogdiana,以致當地人亦稱撒馬爾罕和布哈拉爲“康”和“安”。①今案:Sogdiana 人原來就稱之爲 γ'n＝Xān 和 'n＝Ān 也未可知。

[203]“順天神”:即《大唐西域記》卷一“迦畢試國條”所見“蒭那天神”。“順”:乃 śunā 的音譯。②

[204]“金魚頭冠”:一說應從《北史·西域傳》作“金牛頭冠”。③

[205]“鑌鐵”:指一種鋼,以特殊的鐵礦石煉成。“鑌”:一說是波斯語 spaina 的對譯。④

[206]“氍㲣”:指毛毯。“氍毹”的語源尚未能確定。⑤

[207]“安息”香:一說指小安息香樹(Btyrax benjoin)的一種香樹脂。⑥

[208]“青木”:一說屬係薑屬植物(costus)。⑦

[209]“石蜜”:即冰糖。⑧

[210]“黑鹽”:一說雜色鹽可能是不純的鹽,或是其他礦物。⑨

---

① W. B. Henning, “The Sogdian Texts of Pari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11(1943—46), 713—740, esp. 736.

② 説見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ニ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0年,第 297—308 頁。

③ 説見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ニ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0年,第 176—177 頁。

④ 參看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344—345 頁;盧勳、李根蟠:《民族與物質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98—401 頁。

⑤ 有關氍毹語源的討論可參看藤田豐八:《榻及び毾㲪氍㲣につきて》,《東西交涉史の研究·南海篇》,星文館,1943 年,第 611—627 頁;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 214。

⑥ 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291—294 頁。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60—362 頁。

⑦ 詳見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289—291 頁。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65—366 頁。

⑧ 詳見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201—203 頁;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26—327 頁。

⑨ 參見勞費爾:《中國伊朗編》“五色鹽”條,林筠因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340 頁;章鴻釗:《石雅·寶石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87—189 頁。

[211]“阿魏”：一種樹脂。“阿魏”，一説係吐火羅語 aṅkwa 之音譯。①

[212]“没藥”：一種樹脂，古埃及人用於屍體防腐的香料。“没”：一説閃語 murr 之音譯。②

[213]“白附子”：一般認爲即 monkshood。

[214]“帆延”：即 Bāmiyān。

[215]“劫國”：一説位於 Mastūj 。③

[216]“瓜州”：北魏置，治敦煌（今敦煌西南），隋大業三年改爲敦煌郡。此處即指敦煌。

大唐貞觀十一年，其國遣使，[217]又號罽賓，獻俱物頭花，[218]丹紫相間，其香遠聞。[219]

[217]《册府元龜・外臣部・朝貢三》：“（貞觀）十一年（637 年）六月，罽賓遣使獻舍利名馬。”《舊唐書・西戎傳》也記載罽賓遣使獻名馬。太宗以其地較遠，“嘉其誠款，賜以繒綵”。

[218]《唐會要・罽賓國》（卷九九）云：“（貞觀）二十二年（648 年），其國遣使獻俱物頭花，丹白相間，其香遠聞。”《册府元龜・外臣部・朝貢三》所記罽賓獻俱物頭花時間爲貞觀二十二年三月。《通典》混淆了罽賓兩次進獻時間。

[219]《北户録》卷三：“唐初，罽賓國獻俱物頭花，丹白相間，香氣遠聞。”《唐會要・雜録》（卷一〇〇）、《册府元龜・外臣部・朝貢三》略同。《通典》作“丹紫相間”，不確。

---

① 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178—189 頁；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05—406 頁。

② 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63—364 頁。

③ 白鳥庫吉：《罽賓國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1970 年，第 295—359 頁，esp. 第 355—358 頁。

烏弋山離

烏弋山離[220],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户口多[221],大國也。東北至都護理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桃[222]、西與犂靬[223]、條支接。(犂靬,即大秦也[224]。犂讀與驪同。靬,巨連反。)行可百餘日,乃到條支。[225](魏時其國名排持。[226])

[220] 約前130年左右大月氏人的第二次西遷,迫使一部分塞種自 Sogdiana(索格底亞那)和 Tuhārestān(吐火羅斯坦),侵入帕提亞帝國,佔領了 Drangiana 和 Arachosia 兩郡之地,前者則因而被稱爲 Sakāstān(塞斯坦)。這部分塞種雖一度遭到 Mithridates 二世的鎮壓,但在這位帕提亞皇帝去世(前87年)後不久,便宣告獨立。烏弋山離國正是這個以塞斯坦爲中心的塞種王國。"烏弋山離"[a-jiək-shean-liai]乃 Alexandria 之音譯,指 Alexandria Prophthasia 。①

[221]《漢書·西域傳》作"户口勝兵",應據《通典》補"多"字。

[222]"撲挑":指巴克特里亞。"撲挑"[phok-dyô],乃 Bāχtri 之對譯。

[223]"犂靬":即《史記·大宛列傳》所見"黎軒",指托勒密朝埃及王國。

[224]《魏略·西戎傳》:"大秦國一號犂靬。"

[225]"乃到條支"以上:採自《漢書·西域傳》。

[226]"排持":應是"排特"之訛。《魏略·西戎傳》:"烏弋[山離]一名排特。"蓋"排特"[buəi-dək]便是 Prophthasia 之略譯。

條　支

條支,漢時通焉。去陽關二萬二千一百里[227],在葱嶺之西。[228]

---

① 關於烏弋山離諸問題,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181頁。

城在山之上,周迴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絶,唯西北隅通陸道。[229]土地暑熱下濕,田宜稻。出犎牛、孔雀,有大鳥,卵如甕。[230]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安息以條支爲外國,如言蕃國。)善眩。[231]

[227]"二萬二千一百里":此里數不知何所據。前史並未有關條支國去陽關里數的記載,此爲《通典》獨有史料。

[228]"在葱嶺之西"云云:似亦爲《通典》獨有史料。

[229]"城在山上"至"唯西北隅通陸道":採自《後漢書・西域傳》。《後漢書・西域傳》所載"條支"乃指曾爲塞琉古朝敘利亞王國統治的敘利亞地區。①此處所描述的"條枝國城"似即原塞琉古朝敘利亞王國都城安條克(Antiochia)的外港 Seleucia。該城既"臨西海",則"海水曲環"云云或爲甘英"臨大海欲度"之際所親見。②"西海":此處指地中海。

[230]"土地"至"卵如甕":兼採《史記・大宛列傳》、《漢書・西域傳》和《後漢書・西域傳》。"大鳥":一般認爲指鴕鳥。《後漢書・西域傳》敘述條支特産:"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因《通典》下文又提到師子、犀牛,故這里將此二種省略。

[231]"人衆"至"善眩":採自《漢書・西域傳》,注本《漢書・西域傳》顔注。

其草木、畜産、五穀、果菜、食飲、宫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232]、獅子、犀牛。(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毛,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師子似大蟲,正黄有�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亦謂之狻猊。拔音步葛反。耏,亦頰旁毛也。髯音而占反。耏音而。)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絶遠,漢使希至。自玉

① 參看余太山:《條支、黎軒、大秦和有關的西域地理》,《中國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第 57—74 頁。

② 參看宮崎市定:《條枝と大秦と西海》,《史林》24—1, 1939 年,第 55—86 頁。

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233]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234]

[232] "桃拔"：可能是長頸鹿。①或以爲"符拔"即 βούβαλις 之對譯。②

[233] 此段採自《漢書・西域傳》，略"烏弋地暑熱莽平"一句。實際上，"其草木"直至"南道極矣"一節，雖然《漢書・西域傳》置於條支後敘述，但所記全部是關於烏弋山離國的情況，《通典》誤作"條支國"的內容採入，未安。

[234] "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採自《後漢書・西域傳》。

後和帝永元中，[235]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236]，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惡風雨，亦有三歲者。"英聞而止。[237]

[235] 據《後漢書・西域傳》應爲和帝永元九年。

[236] 大秦，此處指帝國本土，今意大利半島。③

[237] 本節節録《後漢書・西域傳》，《後漢書》置於安息之後，《通典》附於條支末言之，可能著眼於甘英"抵條支"而返。

安　　息

安息國，漢時通焉。王理番兜[238]城，（番音盤。）去長安萬一千六

---

① 參看 A. F. P. Hulsewé & M. A. N. Loewe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B. C. -A. D. 23*, Leiden: 1979, pp. 114—115, note 262。

② E. Chavannes, "Trois généraux chinois de la dynastie des Han orientaux" *in T'oung Pao* 7(1906), pp. 210—269, esp. 232.

③ 余太山：《條支、黎軒、大秦和有關的西域地理》，《中國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第 57—74 頁。

百里,在葱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239]

[238] "番兜"[phiuan-to]:其實可能是 Parθava 或 Parthia 之對譯。

[239] 此段本《漢書·西域傳》,唯多出"在葱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句,爲《通典》獨有史料,不知何據。《史記·大宛列傳》作:"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

土地、風氣、物類、人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大爵[240]。(大爵,頸及膺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地方數千里,最大諸國。地臨嬀水[241],(今謂烏滸河[242]。)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243],旁行爲書記。(今西方胡書皆横行,不直下。革謂皮不柔者。)[244]

[240] "大馬大爵":《漢書·西域傳》作"大馬爵"。案:大爵,應即條支國所見"大鳥"。

[241] "嬀水":即阿姆河。"嬀"[kiua]乃 Vakhshu 或 Wakshu 之對譯。

[242] "烏滸":亦 Vakhshu 或 Wakshu 之對譯。嬀水謂"烏滸河",爲《通典》獨有記載。"烏滸河"普遍見於隋唐時期文獻。

[243] "書革":"書"當依《史記·大宛列傳》作"畫"。①

[244] 此段本《漢書·西域傳》,注本《漢書·西域傳》顏注。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其王令騎迎於東界木鹿城[245],號爲小安息,去王都數千里[246],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户相屬。(屬,連也。)因發使

① 説見王念孫:《讀書雜志》卷四之一五。《太平御覽》卷七九三引《漢書·西域傳》"書"亦作"畫"。

隨漢使,以大鳥卵及犂靬眩人獻。[247] 至後漢章帝時,理和櫝城[248]。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249]

[245]“木鹿城”:位於今 Merv 一帶。“木鹿”[mu-lok]:一般認爲是 Mōuru 的對譯。

[246]“數千里”:本《漢書·西域傳》,此里數承襲《史記·大宛列傳》。據《後漢書·西域傳》,安息“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則其東界木鹿城去王都五千里。

[247] 此段本《漢書·西域傳》,但據《後漢書·西域傳》增補了木鹿城和小安息的資料。

[248]“和櫝城”:安息早期都城。“和櫝”:即“和櫝”[huai-dok],係 Hecatompylos 之略譯。

[249]“至後漢章帝時”以下:取自《後漢書·西域傳》。又案:《太平寰宇記》卷一八四“安息國”條“符拔形似麟而無角”爲注文。《通典》此處,“符拔”句亦應爲注文,當是後世傳刻時,竄入正文。

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250]。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251]。從斯賓南行渡河[252],又西南至于羅國[253]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254]

[250]“阿蠻”[a-mean]:爲 Ecbatana 的對譯。

[251]“斯賓”[sie-pien]:爲 Ctesiphon 的對譯。

[252]“河”:指底格里斯河。

[253]“于羅”[hiua-la]:可能是 Hatra 的對譯。“西南”:“南”或係“北”之誤。

[254] 此節取自《後漢書·西域傳》。“海西”:指大秦國,因該國位於大海(地中海)之西。

至後周武帝天和二年,其王理蔚搜城[255],遣使貢獻。[256]

[255] 北周時帕提亞波斯早已滅亡,因此所謂"蔚搜"[iuət-shiu],結合《後漢書·西域傳》所載"嫣塞王",似乎可以認爲與"嫣塞"[kiua-sək]爲同名異譯,皆得名於 Wakhsh。甚至其國名"安息"[an-siək]也可能是 Wakhsh 之異譯。其人或者是塞人之一支、活動在阿姆河流域、Balkh 西北者。

[256]《周書·異域傳下》:"安息國,在葱嶺之西,治蔚搜城……天和二年(567 年),其王遣使來獻。"《通典》取之。

至隋大業五年,安息國遣使朝貢。[257](《隋史》云,即漢時安息國。[258])王姓昭武,與康國王同族。[259]都在那密水[260]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宫殿皆爲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風俗同於康國,[261]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262]

[257]"至隋大業五年"以下:採自《隋書·西域傳》。案:《隋書·西域傳》所載乃"安國",不過將安國和漢代安息國混爲一談,《通典》據以作連貫的叙述,更誤。

[258] 此乃《隋書·西域傳》編者誤會所致。安國,一般認爲在今布哈拉(Buchārā)。

[259]"王姓昭武,與康國王同族":據《通典·邊防典·西戎五·康居》,康國"其王姓温,月氏人也"。由此可知昭武姓乃月氏之後。①"昭武":一説 Javuga 之音譯,亦即《漢書·西域傳》所見"翖侯"之異譯。②

[260]"那密水":一般認爲即 Zarafšan 河。"那密":伊朗語 namīdh 或 namiq 之音譯。

[261]"風俗同於康國"云云:抄録《隋書·西域傳》,但《隋書·西

①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04—106 頁。

② 白鳥庫吉:《粟特國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第 43—123 頁,esp. 第 74 頁。

域傳》康國在安國前,關於其國風俗已有記載,故安國條可略稱俗同康國。《通典》將安國内容移至安息條叙述,康國則遠在安國之後,因此"風俗同於康國",則無著落。《通典》抄録諸書,忽略原書先後次序等,多類此。

[262]"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指祆教的近親結婚習俗。見《阿維斯陀經》。①

大　夏

大夏,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263]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264]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君長。[265]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共稟漢使者。(同受節度。)[266]大夏人多,可百餘萬,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接身毒[267]國,皆屬大月氏[268]。[269]

[263]"與大宛同俗"以上:採自《史記・大宛列傳》。

[264]《史記・大宛列傳》云:"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通典》取之。案:《漢書・西域傳》已不見這類記載,蓋大月氏已經統治原大夏地。

[265]"小君長":《史記・大宛列傳》及《漢書・西域傳》均作"小長"。此指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 Sakā 諸部各自爲政、互不統屬的局面。蓋所謂"大夏國"本來就是 Sakā 諸部所建。②

[266]"共稟漢使者":表明這些大月氏扶立的由原大夏國人擔任的"小君長"有一定的外交自主權,雖然時至《漢書・西域傳》描述的時代,獨立的大夏國早已不復存在。

[267]"身毒":指今印度河流域。"身毒"[sjien-tuk],一般認爲是 Hiduka 或 Sindhu 之對譯。

---

① 林悟殊:《波斯拜火教與古代中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5 年版,第 73 頁。

②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9—37 頁。

[268] 身毒國所屬大月氏已經不是《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記載的大月氏,而是《後漢書·西域傳》所載大月氏,即貴霜國。《通典》編者不分時代,機械堆砌資料,皆此類也。

[269] 此節取材以《史記·大宛列傳》爲主,唯“共稟漢使者”及“皆屬大月氏”取自《漢書·西域傳》,注本《漢書》顔注。

大 月 氏

大月氏,[270]漢時通焉。理藍氏城[271],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北則康居,[272]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户十萬。[273]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里[274]。土地、氣候、物類、風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脊上高起。)[275]

[270] 大月氏,公元前2世紀以前大致遊牧於今祁連山以西直至今天山、阿爾泰山東麓一帶,一度勢力强盛,匈奴曾送質子於月氏。約前177/176年,月氏爲匈奴所敗,遷至伊犂河、楚河流域,原居該處的塞種部落被迫西走。史稱西遷的月氏人爲“大月氏”。約前130年左右,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又被新興的遊牧部族烏孫所逐,經由今費爾幹納(Ferghana)地區,西遷至嬀水即阿姆河(Amu Darya)流域。原居該處的大夏被擊敗,臣服於大月氏。大月氏先設王庭于嬀水北岸,後移至水南原大夏國都監氏城,以統治原大夏國核心地區,而扶植原大夏國人爲五翕侯,控制東部山區。大夏土地肥沃,遊牧的大月氏人,遂逐步走向農耕。公元138年,西漢派張騫出使,旨在聯合大月氏、共同打擊匈奴。時大月氏已遷至伊犂河、楚河流域。由於中途爲匈奴拘留,張騫直至前129年才得脱西走,時大月氏已再次西遷,張騫跟蹤而至阿姆河流域。大月氏此時有控弦之士約一二十萬,但貪圖安逸,已没有復仇之心。張騫終於不得要領而歸。後張騫使烏孫時,又曾遣副使使大月氏。副使歸國時,可能偕大月氏使者同來。武帝元封間(前110—前105)大月氏曾再次使漢。

［271］“藍氏城”:《漢書・西域傳》作“監氏城”,應即《史記・大宛列傳》及《後漢書・西域傳》所載大夏國都城“藍市城”,位於今 Balkh 附近。“藍市”［lam-zhiə］、“監氏”［keam-zjie］:可能都是 Bactra 的别稱 Alexandria 的略譯。

［272］“北則康居”以上數句:採自《史記・大宛列傳》。唯“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一句,利用《漢書・西域傳》,作了補充。客觀上反映了大月氏越阿姆河南下,移都監氏城後的形勢。

［273］“去長安”至“户十萬”:採自《漢書・西域傳》。“户十萬”,反映了《漢書・西域傳》描述時代的情況。

［274］“六千五百里”:採自《後漢書・西域傳》。

［275］“土地”云云,採自《漢書・西域傳》。“一封橐駝”:顏注:“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爲封牛。”果如顏注,則一封橐駝即封牛。《通典》注爲顏注之節略。

其國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恃强輕匈奴。[276]本居燉煌、祁連閒,(祁連在今張掖郡之西北。)[277]至冒頓單于攻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278]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279]羌,號小月氏。[280]於大夏分其國五部翖侯。[281]後百餘歲,貴霜翖(古翕字。)侯丘就卻[282]攻滅四翖侯,自立爲王,因號貴霜王。又滅僕達[283]、罽賓[284],悉有其國。復滅天竺。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285]

［276］“故恃强輕匈奴”:《漢書・西域傳》作“故彊,輕匈奴”。

［277］“敦煌”:此處是山名,指今祁連山。“祁連”,山名,指今天山。《通典》注指當時的“祁連”在“張掖郡之西北”,非是。①

［278］月氏西臣大夏,設王庭於嬀水北,時在前 130 年左右。

［279］“南山”:主要指西域南山,亦即包括今喀喇昆侖、昆侖、阿爾

① 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3—56 頁。

金山。

[280] "號小月氏"以上:採自《漢書·西域傳》。

[281]《後漢書·西域傳》:"分其國爲休密(位於 Sarik-Čaupan)、雙靡(位於 Chitral 和 Mastuj 間)、貴霜(位於 Wakhan 西部、Āb-i Panja 河左岸)、肹頓("肸頓"之訛,位於 Badakhshān)、都密(位於 Surkhan 河注入阿姆河口不遠),凡五部翖侯。"五翖侯應該是大月氏爲統治大夏扶植的傀儡,其中多數是原大夏國人。

[282] "丘就卻":應即印度 Kushāṇa 錢幣、銘文所見 Kujula Kadphises。"丘就卻"[khiuə-dziuk-kniak],可視爲 Kaju[la] Ka[dphises]之對譯。丘就卻事業開始的時間上限在公元 25 年左右。①

[283] "僕達":《後漢書·西域傳》作"濮達"[pok-dat],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撲挑",兩者均係 Bāχtri 之對譯,指 Bactria 地區。②這裏指原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中心地區,爲大月氏王直接統治的地區。

[284] 滅"罽賓":乃指貴霜人佔領喀布爾河中下游地區(Gandhāra 和 Taxila)。丘就卻所滅應即盤踞該地的 Gondophares 王朝的殘餘勢力。

[285] "於大夏分其國五部翖侯"以下:採自《後漢書·西域傳》。

至後魏代,[286]北與蠕蠕[287]接,數爲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288],去弗敵沙[289]二千一百里。(弗敵沙在藍氏城東。[290])後其王寄多羅[291]勇武,遂興師越大山[292],南侵北天竺[293],自乾陁羅[294]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國人乘四輪車,或四牛、六牛、八牛輓之,在車大小而已。[295]太武時,其國人商販到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澈,觀者驚以爲神明所作。自此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玄中

---

① 參看余太山:《第一貴霜考》,《中亞學刊》第 4 輯(1995 年),北京大學出版社,第 73—96 頁。

② E. Chavannes "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Wei Lio*", *T'oung-pao*, 1905.

記》[296]:"瑪瑙出大月氏。又有牛名爲日及[297],今日取其肉,明日瘡愈"。宋膺《異物志》云:"月氏國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尋生如故。"[298])

[286] 本節採自《魏書・西域傳》。《魏書・西域傳》所見"大月氏國",指寄多羅貴霜,稱之爲"大月氏國",是因爲自東漢以來,中原王朝一直本貴霜之故號,稱之爲"大月氏"的緣故。

[287] "蠕蠕":北亞遊牧部族。時與拓跋魏爭奪對西域的控制權。①

[288] "薄羅"[bak-la]:應是 Bāhūlaka 的音譯,與監氏同指一地。

[289] "弗敵沙"[piuət-dyek-shea]:一般認爲是 Badakšan 之對譯。

[290] 《魏書・西域傳》:"大月氏國,都盧監氏城,在弗敵沙西。"《通典》注本之。

[291] "寄多羅":即印度錢銘所見 Kidāra。Kidāra 治下的貴霜,史稱"寄多羅貴霜"(Kidāra Kushāns)。②本傳有關寄多羅貴霜的資料可能來源於董琬、高明西使歸國後所作報告。③

[292] "大山":指興都庫什山脈。

[293] "北天竺":指印度河流域。

[294] "乾陁羅"[kan(gian)-dai-la]:一般認爲係 Gandhāra 之對譯。

[295] "國人乘四輪車,或四牛、六牛、八牛挽之,在車大小而已":此句不見於正史西域傳。《太平御览》卷七九三云:"《異物志》曰:'月氏

---

① 參看余太山:《柔然與西域關係述考》,《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 1986 年版,第 193—216 頁。

② 關於 Kidāra 的錢幣見 M. F. C. Martin, Coins of Kidāra and the Little Kuṣāṇ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Letters, Vol. Ⅲ, 1937, No. 2=*Numismatic Supplement*, No. XLVII, pp. 23—50.

③ 大月氏國無疑包括在董、高西使歸國後所作報告之中。不僅在叙述當時通西域的"四道"時涉及大月氏,而且計算大月氏國王治去代距離的方法也和董、高報告中提到的其他西域國家一樣。參看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173—186 頁;榎一雄:《キダーラ王朝の年代について》,《東洋學報》41—3(1958 年),第 1—52 頁。

俗乘四輪車，或八牛，可容二十人，王稱天子。'"與《通典》記載相近。《太平御覽》所引書目中有"宋膺《異物志》"，杜佑此段注文也提及此書，因而"國人乘四輪車"云云，可能出自的《異物志》，《太平御覽》所引有删節。

[296] "《玄中記》"：成書於公元三世紀至四世紀，已佚，有馬國翰據《太平御覽》等書所成輯本。

[297] "日及"：一説 Wakhan 語稱牝牛爲 čat-ghü，"日及"或其對音。①

[298] 大月氏國的大尾羊：《山海經·西山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其上多松，其下多洗石，有獸焉，其狀如羊而馬尾，名曰羬羊，其脂可以已臘。"郭璞注："今大月氏國有大[尾]羊，如驢而馬尾。《爾雅》云：羊六尺爲羬，謂此羊也。"又，《山海經·海内東經》："國在流沙外者，大夏、豎沙、居繇、月支之國。"郭璞注："月支國多好馬、美果，有大尾羊，如驢尾，即羬羊也。"此羊産於中亞和西亞地區。郭璞所傳"大月氏"乃指貴霜國。②

小 月 氏

小月氏[299]，理富樓沙城[300]。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蠕蠕所逐，[301]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302]西南。(《後魏史》云，去漢萬六千六百里[303]。)先居西平、張掖之閒，(並今郡。)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北狄。[304]

[299] "小月氏"國：北魏時始見於記載，據《通典》撰寫體例，應作"後魏通焉"，或"後魏時聞焉"。置於"漢時通焉"的大月氏之後，是因爲

---

① 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大月氏考》，《白鳥庫吉全集》卷六，東京，岩波，1970年版，esp. 第 190—191 頁。

② 榎一雄：《大月氏の大尾羊について》，《民族學研究》14—1(1949 年)，第 58—65 頁；榎一雄著作編集委員會編：《榎一雄著作集》第一卷，汲古書院，1992 年，第 286—305 頁。

小月氏和大月氏相關，故附於大月氏之後。這種附於某傳之後的形式，是《通典》"西域"部分在按出現時間先後排序的編排原則下，考慮地域、民族等因素特點增加的靈活性，這種時間和相關内容加附的雙重排列原則，使《通典》的序列更爲合理易讀。

[300]"富樓沙城"：一般認爲位於今白沙瓦(Peshawar)，"富樓沙"[piuək-lo-shea]：即 Puruṣapura 之對譯。

[301]"寄多羅爲蠕蠕所逐"：《魏書・西域傳》作"寄多羅爲匈奴所逐"，《通典》編者承上文妄改。所謂"匈奴"就是嚈噠，指寄多羅貴霜人被嚈噠逐出吐火羅斯坦。①

[302]"波路國"：在 Gilgit 河流域。蓋其地正在 Baltistan 與 Kashmir 西北。

[303]《魏書・西域傳》作"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通典》此處"漢"爲"代"之誤，見此卷校勘記 139。

[304] 此節採自《魏書・西域傳》。僅"匈奴"改爲"北狄"。

---

① 詳見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 1986 年版，第 66—74 頁。

三、《通典·邊防九·西戎五》要注

康 居

康居國,漢時通焉。[1]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2]王理樂越匿地、卑闐城,[3]亦居蘇薤城,[4]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户十二萬。東至都護理所五千五百里。與大月氏同俗。[5]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6]東羈事匈奴。宣帝時,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阻康居。(依其險阻,以自保固。)[7]

[1]“漢時通焉”:《史記·大宛列傳》載:張騫首次西使曾“抵康居”。這應該就是《通典》編者心目中所謂漢與康居交通之始。其實,《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司馬相如喻告巴蜀民檄:“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相如喻告巴蜀民在元光末(前 130/129 年),知康居在張騫首次西使自匈奴中得脱之前已遣使漢廷。

[2]“在大宛西北”云云:本《晉書·西戎傳》。“粟弋”:指澤拉夫善河流域之索格底亞那地區。“伊列”:指伊犂河流域。

[3]“王理樂越匿地、卑闐城”:此句本《漢書·西域傳》:“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樂越匿地,《漢書·西域傳》另一處作“越匿地”。“越匿”[jiuat-niək]:疑與漢代康居小王“窳匿”爲同名異譯。“窳匿”[jia-niək],或爲 Čaš 之對譯。“卑闐城”:位於錫爾河北岸,Turkestan Kara-tau 之南。

[4]“亦居蘇薤城”:乃本《晉書·西戎傳》。“蘇薤城”:在《晉書·西戎傳》描述的時代或係粟弋國王治。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康居五小王之一蘇𩡶王的治地,位於 Kesh。《通典》兼取《漢書》、《晉書》,稱蘇薤城與樂越匿地、卑闐城同爲康居王治,不確。

[5]“去長安”以下:本《漢書·西域傳》。

[6]“地和暖”至“出好馬”:乃本《晉書·西戎傳》。案:這不是康居

本土亦即錫爾河北岸的風貌，而是一度成爲康居屬土的索格底亞那的風貌。《晉書·西戎傳》將康居本土和屬土的情況混爲一談，《通典》則以訛傳訛。

[7]"東羈事匈奴"以下：本《漢書·西域傳》，注本《漢書》顔注。

其後甘延壽、陳湯誅滅郅支單于。[8] 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絶遠，獨驕慢。都護郭舜數上言："康居驕黠，今遣子入侍，此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宜歸其侍子，絶勿復使。（不通使於其國。）燉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槖駝食，皆苦乏[9]。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絶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以此聲名爲重。）終羈縻而未絶。[10] 自後無聞，或名號變易，或遷徙吞并，非所詳也。[11]

[8]"甘延壽、陳湯誅滅郅支單于"事：見《漢書·傅常甘陳段傳》和《漢書·匈奴傳》。甘延壽，西漢第六任西域，任期自建昭三年至竟寧元年（前 36 年—前 33 年）。

[9]"乏"：《漢書·西域傳》作"之"，可能是《通典》傳抄之誤。

[10] 此段本《漢書·西域傳》，注本《漢書》顔注。

[11]"自後無聞"以下：爲《通典》概括之語。《後漢書》以下，至《晉書·西戎傳》立康居傳前，皆無關於康居的記載，故《通典》稱之爲"自後無聞"。西域諸國數百年來的變化，主要有遷徙改易、變更國名，征服與被征服諸種，《通典》概括爲"或名號變易，或遷徙吞并"，亦符合其演變原因。

至晉武帝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獻善馬。[12]

[12] 此則本《晉書·西戎傳》。

至後魏太武太延中，遣使朝貢，其國又稱者舌。（《後魏史》云即漢

康居國也。)[13]

[13] 此則本《魏書·西域傳》。據載:"者舌國,故康居國。""者舌"[tjya-djyat]:一般認爲是 Čaš 或 Čač之對譯,王治應位於今塔什幹。

至隋時,謂之康國。大業中,遣使朝貢。其王姓温,月氏人也。(《隋史》云:"即漢康居之後,自漢以來,相承不絶"。)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自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此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米國[14]、史國[15]、曹國[16]、何國[17]、安國[18]、小安國[19]、那色波國[20]、烏那曷國[21]、穆國[22]凡九國,皆其種類,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23]

[14] "米國":王治位於今噴赤幹。"米"[miei]: Māymurgh(Sogdiana 語 m'ymrγc)之對譯。①

[15] "史國":即 Kāšāna 或 Kāšāniya,位於今撒馬爾罕南 Shahrisebz。"史"[shiə]:乃其别稱 Kešš 之略譯。

[16] "曹國":一般認爲應即撒馬爾罕西北的 Ištīkhan(澤拉夫善河的支流 Ak-darya 沿岸、Katta Kurgan 和 Čiläk 之間)。②

[17] "何國":"何"[hai],可能是 Kuṣānīka 之略譯。一説乃 Kuṣānīka 的别稱 Qayy 或 Qayyi 之音譯。③

[18] "安國":一般認爲位於今布哈拉(Buchārā)。"安":一般認爲是"安息"的省略。

[19] "小安國":位於那密水之北。

① 桑山正進:《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2 年,第 163—166 頁。

② 藤田豐八:《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箋證》,北京:1910 年,第 69 頁;水谷真成:《大唐西域記》,《中國古典文學大系》22,平凡社,1971 年,第 26—28 頁。

③ J. Marquart, *Die Chronologie der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Tübingen: 1898, p. 60;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 1985 年版,第 92—93 頁。

[20]“那色波國”:位於 Ǧaiχun 河(今 Amu 河)與 Samarkand 之間,亦稱 Nakhšab。“那色波”[na-shiək-puai]: Naχšab 或 Našaf 的對音。①

[21]“烏那曷國”:一説位於今 Andchûi 。②

[22]“穆國”:一説位於今 Čardjui。“穆”[miəuk]:爲 Āmrda (Āmul)之略譯。③

[23]《通典》此段全抄《隋書·西域傳》,只在敘述昭武九姓時,文字略有調整,多出了“凡九國,皆其種類”數字。

康國都於薩寶水[24]上阿禄迪城[25],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帛[26]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强國,西域諸國多歸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諸夷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俗奉佛,[27]爲胡書。氣候温,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驢、犎牛、黄金、硇砂、甘松香[28]、阿薩那香、瑟瑟[29]、麞皮[30]、氍毹、錦、疊。多蒲萄酒,富家或置千石,連年不敗。[31]

[24]“薩寶水”:指今 Zarafšan 河。《新唐書·西域傳》載康國“在那密水南”,知“薩寶水”即本卷曹國、何國條所見“那密水”。

[25]“阿禄迪城”: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見悉萬斤國王治“悉萬斤城”,其城位於今 Samarkand 東北 Afrasiab 高地上。④“阿禄迪”[a-li-ok-diek]:可能是 Sogdiana 語 γrδmn(←garō dəmana)之對譯,意爲

① 白鳥庫吉:《粟特國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年,第 43—123 頁,esp. 第 98—99 頁。

② J. Marquart, *Die Chronologie der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Tübingen: 1898, p. 65;白鳥庫吉:《粟特國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年,esp. 第 95—96 頁。

③ J. Marquart, *Ērānšahr*, Berlin: 1901, pp. 310—311. 沙畹:《西突厥史料》,馮承鈞譯,中華書局 2004 年版,第 254 頁。

④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 1985 年版,第 88 頁。

“天國”。

[26] “帛”:《隋書·西域傳》作“皂”,形近致誤。

[27]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此六國(安、曹、史、石騾、米、康)總事火祆,不識佛法。唯康國有一寺,有一僧,又不解敬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亦云:“(颯秣建國)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爲道。有寺兩所,迥無僧居,客僧投者,諸胡以火燒逐不許停住。”可參看。案:康國奉佛事,《隋書·西域傳》、《舊唐書·西戎傳》、《新唐書·西域傳》皆有記載,唯《唐會要》卷九九無。

[28] “甘松香”:《隋書·西域傳》作“貼香”。①

[29] “瑟瑟”:一説可能就是翡翠。②一説應即天青石(lazuri)。③一説應即藍寶石。④一説應即緑松石。⑤

[30] “麖皮”:水鹿或馬鹿皮。

[31]《通典》此段取自《隋書·西域傳》,唯“有胡律,置於祆祠”條未録,當是“祆祠”與“俗奉佛”矛盾所致。

韋節《西蕃記》[32]云:“康國人並善賈,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爲善。[33]其人好音聲。以六月一日爲歲首[34],至此日,王及人庶並服新衣,翦髮鬚。在國城東林下七日馬射,至欲罷日,置一金錢於帖上,射中者則得一日爲王。[35]俗事天神,崇敬甚重。[36]云神兒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疊衣,徒跣撫胸號哭,涕淚交流。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37]國城外别有二百餘户,專知喪事,别築一院,院内養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屍,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38]

① 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280—281 頁。

② 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345—348 頁。

③ 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499—506 頁。

④ 章鴻釗:《石雅·寶石説》“石鹽”條,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5—93 頁。

⑤ 宋峴:《波斯醫藥與古代中國》,《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第 2 集,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1—100 頁。

［32］“韋節《西蕃記》”：《隋書・經籍志二》（卷三三）：“《諸蕃國記》十七卷。”韋節進《西蕃記》的年代最早應在大業五年。今全書已佚，僅《通典》本卷收有若干斷簡殘句。案：隋在接待來朝西域諸國使臣的同時，也遣使西域諸國。西行使者以韋節、杜行滿最爲著名。

［33］包括康國在内的昭武九姓均善商賈，其活動史不絶書，但並無相關禮俗的完整記録。①

［34］“以六月一日爲歲首”：在阿拉伯征服之前，包括康國在内的昭武九姓均行使波斯的“火祆曆”。②《唐會要》、兩《唐書》均記康國“以十二月爲歲首”，《通典》顯然未採唐人習慣説法。

［35］參加節慶的人包括“王及人庶”，可見這個爲期七天的節日具有全民性質。所謂“馬射”，與“步射”相對，指騎馬射箭。《舊唐書》卷七五《孫伏伽傳》記載，“太宗嘗馬射。伏伽上書諫曰：‘……臣竊聞陛下猶自走馬射帖，娱悦近臣。’”可見馬射即“走馬射”，而不是指騎馬和射箭兩項競技活動。在康國的七日節慶中，以第七日的射錢儀式達到歲首節的高潮。射中者“得一日爲王”，似乎保存着其先民軍事民主制時代的遺俗。③

［36］“俗事天神”云云：説明康國信奉祆教之神。這與前文“俗奉佛”相矛盾。《通典》康國傳多抄襲《隋書》，而以韋節《西番記》爲補充，不加檢點，自相牴牾。

［37］這位失骸骨的“天兒”，便是“阿多尼・躭末子”（Adonis-Tqmmūz），對他的崇拜起源於巴比倫時代，反映了人們祈求作物枯後復榮的願望。④

［38］康國棄屍飼狗、收骨埋葬之俗應起源於波斯。希羅多德《歷史》（Ⅰ，140）載：“據説波斯人的屍體是祇有在被鳥或狗撕裂之後纔埋

① 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 1998 年版，第 35—37 頁。
② 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 1998 年版，第 33—34 頁。
③ 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 1998 年版，第 32—33 頁。
④ 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 1998 年版，第 34 頁。

葬的。”①本卷所載波斯葬俗亦可參證。②

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獻黄桃，大如鵝卵，其色如金，亦呼爲金桃。[39]（杜環《經行記》云："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40]一名薩末建[41]。土沃，人富，國小。有神祠名拔[42]，諸[43]國事者，本出於此。"）

[39] 康國獻黄桃：最早見於封演《封氏聞見記》卷七，其文云："太宗朝，遠方咸貢珍異草木……黄桃一名金桃，大如鵝卵，康國所獻也。"此事《册府元龜》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貢三》繫於貞觀十一年（637年）："康國獻金桃銀桃，詔令置之於苑囿。"《舊唐書・西戎傳》同。《唐會要》卷九九作"十一月"，當是十一年之誤。據《唐會要》卷一〇〇、《册府》卷九七〇，貞觀二十一年（647年）三月十一日，太宗"以遠夷各貢方物，其草木雜物有異於常者，詔所司詳録焉"，其中即有"康國獻黄桃，大如鵝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此亦應爲《封氏聞見記》的史料來源。據此可知，康國在貞觀十一年貢獻金桃，唐置諸苑囿。貞觀二十一年，因金桃特殊奇異，被所司記録在册。《通典》據貞觀二十一記録，將康國獻金桃事繫於此年，不確。③據《册府》、《會要》、《舊唐書・西戎傳》及《新唐書・西域傳下》，康國貢獻尚有武德時獻馬，貞觀九年（635年）獻獅等，《通典》唯記金桃，可見其求異之著録原則。

[40]《隋書・西域傳》："[米國]西北去康國百里。"《册府元龜》卷九五八《外臣部・國邑三》同。《新唐書・西域傳下》作"[康]東南屬米百里"，"[米國]北百里距康"。《大唐西域記》卷一載，颯秣建國"東南至弭秣賀國（唐言米國）"。則米國在康國東南，《經行記》誤。至於康國、米國距離三百米，爲《通典》獨有資料。

[41]"薩末建"：《新唐書・西域傳下》亦云"薩末鞬"、"颯秣建"，即

---

① 希羅多德：《歷史》，王以鑄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72頁。

② 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24—27頁。

③ 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61頁。

撒馬爾罕(Samarkand)。

[42]“拔”:王國維杜環《經行記》校録本云:“拔當作袄。”①是。

[43]《通典》校勘記15云:“‘諸’原訛‘詣’,據北宋本、傅校本、明抄本、明刻本改。”今案,“詣”字不誤,“詣國事者,本出於此”,指祆祠具有法律裁判權,《隋書·西域傳》載,康國“有胡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賊盜截其足”,爲杜環“詣國事者”云云之補充説明。

曹 國

曹國,隋時都那密水[44]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45]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46],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金破羅[47]闊丈五尺,高下相稱。每月以駝五頭、馬十疋、羊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48]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49]

[44]“那密水”:一般認爲即 Zarafšan 河,而“那密”[na-miet]是伊朗語 namīdh 或 namiq 之音譯。

[45]“舊是康居之地”:曹國所在曾是康居屬地。

[46]“得悉神”:應爲祆教司星辰雨水之女神。“得悉”:爲 Sogdiana 語 txs'yc 之對譯。②

[47]“金破羅”:飲酒器。“破羅”:伊朗語 patrōd 之對譯。③

[48]“百五十里”:此前《通典》記敘諸國四至及距某地里數時,百以下數字均略之,惟抄録《隋書》附於康國以下的曹國、何國、史國保存了十位數字,值得注意。

[49]《通典》曹國一段,全抄《隋書·西域傳》。

---

① 王國維:《古行記校録》,《王國維遺書》第13册,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版。

② W. B. Henning, “A Sogdian God”,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XXVIII-2(1965), pp. 242—254.

③ 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1—14頁。

何　國

何國，隋時亦都那密水南數里，亦舊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之族類。[50]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則畫波斯、拂菻（力甚反。）諸國王，東壁則畫突厥、婆羅門諸國王。[51]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52]風俗與康國同。[53]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54]。大業中[55]及大唐武德、貞觀中，皆遣使來貢。[56]

[50]"亦康國之族類"以上：本《隋書·西域傳》。

[51]"國城樓"以下數句：《新唐書·西域傳下》："城左有重樓，北繪中華古帝，東突厥、婆羅門，西波斯、拂菻等諸王，其君旦詣拜則退。"

[52]"勝兵"云云：本《隋書·西域傳》。

[53]何國風俗，諸書無載，乃《通典》特有史料。《通典》"何國"條主要抄襲《隋書·西域傳》，國城樓繪諸帝及"風俗與康國同"爲其增補者，所據疑爲《西域圖記》。

[54]何國四至：本《隋書·西域傳》。

[55]據《隋書·煬帝紀下》，何國於大業十一年（615年）正月甲午朔遣使朝貢。《通典》這裏應據《隋書·西域傳》："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56]據《册府元龜·外臣部·朝貢三》，貞觀元年（627年）五月何國、貞觀十六年（642年）賀國（應爲何國之誤）遣使朝貢，《新唐書·西域傳下》作"貞觀十五年（641年），遣使者入朝"。《通典》所云武德時入貢未見記載。但《舊唐書·西戎傳》、《新唐書·西域傳下》均有康國武德十年（627年），遣使來獻的記載。武德十年元日，改元貞觀，《通典》所記武德中，可能即指武德十年亦即貞觀元年的何國朝貢，因與《舊唐書·西戎傳》、《新唐書·西域傳下》史料來源一樣，故而致誤。

史　國

史國，隋時都獨莫水[57]南十里，亦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

康國王之枝庶也。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里。[58]大業中，始通中國。[59]後漸强盛，乃創建乞史城[60]，爲數十里，[61]郭邑二萬家。[62]大唐貞觀中，遣使來貢。[63]（自曹國、何國、史國，皆在漢之康居故地，遂便附之。[64]）

[57]"獨莫水"：Kaškarūd 河。①"獨莫"[dok-mak]：一説伊朗語 tūmu（突厥語 tūmāq，有力、暴漲）之音譯。②

[58]"六千里"：《隋書·西域傳》作"六千五百里"，《通典》爲略數。

[59]此段本《隋書·西域傳》，唯易"大業中，遣使貢方物"爲"大業中，始通中國"。《新唐書·西域傳下》作："隋大業中，其君狄遮始通中國。"

[60]"乞史城"：可能是《新唐書·西域傳下》所云"佉沙"（Kesch）的異譯，即阿拉伯—波斯語 Kass、Kiss 的對音。

[61]《新唐書·西域傳下》作"地方數千里"。據《隋書·西域傳》，史國舊都城"方二里"，則新建的乞史城不太可能"數千里"，"千"應爲"十"之誤。果如是，則乞史城較舊都大爲擴展。若"數千"不是"數十"之誤，則"數千里"爲史國全境面積。

[62]《通典》史國條多取《隋書·西域傳》，唯"後漸强盛，乃創建乞史城，爲數十里，郭邑二萬家"句爲新增者。《唐會要》卷九九載，史國"自隋以來，國漸强盛，乃創置乞史城，都邑二萬餘家"，應與《通典》同一史料來源。

[63]據《新唐書·西域傳下》、《唐會要》及《册府元龜·外臣部·朝貢三》貞觀十六年（642年）正月，史國君沙瑟畢獻方物。

[64]《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以通中國的時間先後排序。

---

① 沙畹：《西突厥史料》，馮承鈞譯，中華書局 2004 年版，第 108 頁。

② W. Tomaschek, "Die C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I, Sogdiana", *Sitzungsberichte der Sitzungsberichte der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n Classe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d. 87(1877), Wien, pp. 85—86.

曹國、何國、史國三國屬於"隋時通焉"者,之所以列於漢時通中國的諸國後叙述,是因爲"曹國、何國、史國,皆在漢之康居故地"。即考慮到地緣及隸屬關係,故而附在"漢時通焉"的康居之後。這樣,《通典》的排序既以時間爲界定,又通過"附"的形式,將相關或相近諸國列在一起,兼顧時間地緣兩種條件,這種排序原則是富有彈性、較爲完善的。

奄　蔡

奄蔡,漢時通焉。[65]西與大秦接,[66]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67]去陽關八千餘里。[68]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69]而屬康居。[70]土氣温和,[71]臨大澤,無涯岸。[72]多楨松、白草及貂。[73]畜牧逐水草,[74]蓋近北海。[75]至後漢改名阿蘭聊國。[76]後魏時曰粟特國,[77]一名温那沙。[78](《後魏史》云:"初,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文成帝初,遣使朝貢,其王忽倪已三代矣。"[79])周武帝時,亦遣使來貢。[80]

[65]"漢時通焉":據《史記·大宛列傳》,張騫首次西使時始知有奄蔡。據《史記·大宛列傳》:"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

[66]"西與大秦接":《魏略·西戎傳》:"[奄蔡]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案:《魏略·西戎傳》所描述的奄蔡西與大秦即羅馬帝國相接。也就是説,不妨認爲,當時奄蔡人的活動中心已自鹹海、裏海之北遷至黑海之北。

[67]"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本《史記·大宛列傳》:"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

[68]"去陽關八千餘里":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漢書·西域傳》云:"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人。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䪩王,治蘇䪩城,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通典》奄蔡條兼採

《史記・大宛列傳》、《後漢書・西域傳》、《魏略・西戎傳》、《魏書・西域傳》,"去陽關八千餘里"可能是在抄録《漢書・西域傳》时,将康居属国蘇䪥或附墨去陽關里數誤爲奄蔡所致。

[69]"控弦十餘萬"兩句:本《史記・大宛列傳》。

[70]"屬康居":本《後漢書・西域傳》:"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

[71]"土氣温和":本《後漢書・西域傳》。

[72]"臨大澤"云云:本《史記・大宛列傳》。案:在《史記・大宛列傳》描述的時代,奄蔡所臨大澤應指鹹海或裏海。

[73]"多楨松、白草及貂":"多楨松、白草"本《後漢書・西域傳》;"多貂"本《魏略・西戎傳》。

[74]"畜牧逐水草":本《魏略・西戎傳》。

[75]"蓋近北海":《史記・大宛列傳》作"蓋乃北海云",《漢書・西域傳》作"蓋北海云"。

[76]"改名阿蘭聊國":本《後漢書・西域傳》。案:阿蘭人之居地在高加索山脈以北,東至裏海之北,西至黑海之東北。①

[77]"後魏時曰粟特國":本《魏書・西域傳》:"粟特國……古之奄蔡。"

[78]"一名温那沙":本《魏書・西域傳》。案:"温那沙"[uən-na-shea],乃 Hūnashāh 之對譯。Huna,指嚈噠,嚈噠一度自稱或被稱爲"匈奴"。粟特因被嚈噠佔領,故有"温那沙"之稱。

[79]今本《魏書・西域傳》:"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可據本卷補正。

[80]"周武帝時,亦遣使來貢":混淆"奄蔡"與"粟特",故云。據《周書・異域傳下》,保定四年(564 年),"其(粟特)王遣使獻方物"。

---

① 白鳥庫吉:《大秦傳より見たる西域の地理》,《白鳥庫吉合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第 303—402 頁,esp. 第 367—368 頁。

滑 國

滑國[81]，車師之別種也。[82]後漢順帝永建初，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漢以八滑爲後部親漢侯。[83]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武帝普通初，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貢黄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84]後魏之居桑乾也，滑猶小國，屬蠕蠕。後稍强大，征其旁國波斯、渴槃陀[85]、罽賓、焉耆、龜兹、疏勒、姑墨、于闐、句盤[86]等國焉。[87]

[81]“滑國”：即本卷下文所見嚈噠。“滑”乃本传“滑�”之略，“滑匨”[hoat(kuət)-duən]，乃 Huna 之對譯，蓋滑人一度自號匈奴，梁人但聞其音，不知其實，故稱之爲“滑匨”或“滑”。①

[82]“車師之别種”：本《梁書·西北諸戎傳》。案：《梁書·西北諸戎傳》此說取材於裴子野《方國使圖》，而《方國使圖》的滑國即車師别種說完全是作者裴子野想當然的結果，不足爲憑。②

[83]《通典》“滑國”之前，記載的是漢代通中國之諸國，“滑國”爲後漢通中國諸國之始。“滑國”之名雖最早見於《梁書》，但因八滑與東漢早有聯繫，故《通典》列於後漢通中國諸國之首。“八滑”：東漢時車師國貴族名，事蹟見《後漢書·西域傳》。

[84]厭帶夷栗陁始遣使朝梁，按《梁書·西北諸戎傳》在天監十五年(516年)。同傳又載“普通元年(520年)，又遣使獻黄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通典》將兩事綜合言之。

[85]“渴槃陀”：《梁書·西北諸戎傳》作“盤盤”。一般認爲位於葉爾羌河上游 Sarikol 谿谷，王治當今 Tashkurgan。“渴槃陀”[khat-buan-dai]是 Garband 或 Karband 之對譯。

[86]“句盤”[kiuo-buan]：應即《梁書·西北諸戎傳》所見“周古柯”[tjiu-ka-ka]，皆得自 čukupa 或 čukuban，亦即藏文文獻所見 ču-go-ban 或 ču-go-pan，均爲 čakukalka 之對譯。

①② 說見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第8—43頁。

[87] 此段抄録《梁書・西北諸戎傳》,惟易"盤盤"爲"渴槃陀","芮芮"爲"蠕蠕"。

其獸有師子、兩腳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袍,用金玉爲帶。女人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寸,以金銀飾之。兄弟共妻。無城,氈屋爲居,東向開户。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户祀神而後食。跪一拜而止。死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河南人[88]譯然後通。[89]至後魏時,謂之滑�。[90]

[88] "河南":即吐谷渾。由於吐谷渾起源於遼東,與滑人可以追溯的故地接近,故通其語言。①

[89] 此段本《梁書・西北諸戎傳》。

[90] "至後魏時,謂之滑匨":此爲《通典》概括之語。案"滑匨"應該是《梁書・西北諸戎傳》所見"滑"之全稱。在後魏的記載中"滑國"被稱爲"嚈噠",而非"滑匨"。

嚈噠(挹怛同[91])

嚈噠[92]國,或云高車之别種,[93]或云大月氏之種類。[94]其源出於塞北。[95]自金山[96]而南,[97]在于闐之西,[98]東去長安一萬一百里。[99]至後魏文帝時,已八九十年矣。[100]衣服類胡[101],加以纓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部衆可十萬。依隨水草。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内。[102]又兄弟共娶一妻,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103]西域康居、于闐、沙勒[104]、安息[105]及諸小國三十餘所,皆役屬

① 見余太山:《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0—210 頁。

之,號爲大國。[106]每遣使朝貢。孝明帝熙平中,遣伏子統宋雲使西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今舉其略云。[107]

[91] 一說"同"字乃"國"字毀壞而成。案:據《通典》"西域"部分撰寫體例,注稱"挹怛國"未安,因《魏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作"嚈噠",《隋書·西域傳》作"挹怛",故《通典》在"嚈噠"國名下注"挹怛同",表示《隋書·西域傳》中的"挹怛"也在此條下。

[92] "嚈噠"[iap-dat]:一般認爲係 Ephthalites 或 Hephthalites 之對譯。①

[93] "高車之別種":《魏書·西域傳》:"嚈噠國……亦曰高車之別種。"

[94] "或云大月氏之種類":此說出自《周書·異域傳》。《北史·西域傳》、《隋書·西域傳》亦云之。

[95] "其原出於塞北":一說嚈噠乃乙弗鮮卑之一部。②

[96] "金山":指今阿爾泰山。

[97] "其原出於塞北"及"自金山而南"兩句:本《魏書·西域傳》。

[98] "在于闐之西":出自《周書·異域傳》,被李延壽採入《北史·西域傳》。

[99] "東去長安一萬一百里":此句出自《周書·異域傳》,被李延壽採入《北史·西域傳》。案:一則,北魏都於代,故里程計算應以代爲基準;而北周都於長安,故里程計算以長安爲基準。二則,嚈噠本一逐水草遷徙的遊牧部族,宋雲一行於神龜二年(519 年)抵達該國時,尚見其"居無城郭,遊軍而治"(《洛陽伽藍記》卷五);可以說嚈噠開始定居、建都之日,已接近覆亡之時,故《周書》、《隋書》始見有關其都城之記載。

① 關於嚈噠的名稱,參看余太山:《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1 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見余太山:《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1 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年版。

[100]“至後魏文帝時,已八九十年矣”:《北史·西域傳》無,可補諸书之闕。

[101]“胡”字:今本《北史·西域傳》無。案:此處所谓“胡”,一般認爲指伊朗人。

[102]“皆置塚内”以上:本《魏書·西域傳》。

[103]“兄弟共娶一妻”云云:源出《周書·異域傳》。

[104]“沙勒”:當爲“疎勒”之異譯。

[105]此處所謂“安息”似在阿姆河流域。

[106]“西域”至“號爲大國”一段:諸書記載不同。《洛陽伽藍記》卷五:“南至牒羅①,北盡敕勒②,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賀。”《周書·異域傳》:“于闐、安息等大小二十餘國,皆役屬之。”《北史·西域傳》作“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通典》所録同《北史》。《北史》固可視爲經李延壽改動後的《周書》文字。但其增加康居、沙勒諸國名,易“二十”爲“三十”,應有所本。易言之,《北史》及《通典》此句,可能皆抄録《西域圖記》,《周書》則略取之。

[107]“每遣使朝貢”以下:取自《魏書·西域傳》。又案:“伏子統”,《魏書·西域傳》作“王伏子統”,爲“王衣子統”之譌。③

挹怛同[國][108]:[嚈噠國]至隋時又謂挹怛國焉。[109]挹怛國,都烏滸水[110]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五六千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强領其國。俗同吐火羅。[111]南去漕國[112]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113]按劉璠《梁典》[114],滑國姓嚈噠,後裔以姓爲國號[115],轉訛又謂之挹怛焉。(其本源或云車師之種,或云高車之種,或云大月氏之種。[116]又韋節《西蕃記》云:“親問其國人,並自稱挹闐[117]。”又按《漢書》,陳湯征郅支,康居副王挹闐抄其後

① “牒羅”,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見“疊伏羅”之異譯。在 Zabulistan(Gazna)。

② “敕勒”,此處指代高車,特指 487 年西遷至今吐魯番西北自立之高車副伏羅部。

③ 詳見内田吟風:《蠕蠕の寄多羅月氏領バルカ地方侵入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18—2(1959 年),第 23—34 頁。

重,[118]此或康居之種類。[119]然傳自遠國,夷語訛舛,年代綿邈,莫知根實,不可得而辨也。今考其風俗物產及諸家所說而編之。[120])

[108] “同”字應係“國”字毀壞而成,因標題注“挹怛同”而誤。①

[109] “挹怛國:[嚈噠國]至隋時又謂挹怛國焉”:與前文“[康居國]至隋時,謂之康國”同樣筆法。“挹怛”與“嚈噠”爲同名異譯。

[110] “烏滸水”:即阿姆河。“烏滸”[a-xu]: Oxus 之對譯。

[111] “俗同吐火羅”:爲《通典》編者概括之語。《隋書·西域傳》記挹怛風俗:“兄弟同妻。婦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數爲角。”《通典》同卷“吐火羅”條云:“多男,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飾載五角,十夫載十角。”故而《通典》編者稱挹怛“俗同吐火羅”。然據《通典》編排次序,挹怛在前,吐火羅在後,似應在挹怛條詳敘其民俗,而在“吐火羅”條下,稱“俗同挹怛”。今本《通典》之所以出現這種反常現象,可能主要不是因爲《通典》的編纂出於多人之手,而是在最後成書時,《西戎》部分的前後次序經過了重新調整。另一證據爲關於挹怛族源的記載,《通典》前文已云“嚈噠國,或云高車之別種,或云大月氏之種類”,在此處又重複肯定“大月氏之種類也”,與“或云”頗矛盾。綜上所述,似可推知,在《通典·邊防典》“西域”初稿時,挹怛在吐火羅之後,單獨爲一條,而在其後的修改中,挹怛被移入“嚈噠”條下,並注明嚈噠即挹怛,但調整時,未進行文字修改,因而出現了“大月氏之種類”的矛盾記載。

[112] “漕國”:應即《大唐西域記》所見迦畢試(Kāpiśī)。②“漕”

---

① K. Enoki, “On the Nationality of the Ephthalites”, *Meme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The Oriental Library*), No. 18, 1959, pp. 1—58,將此“同”字比定爲意指“場所”的 Ormuri, Parachi, Yagnobi, Šughni 語後綴-tūn 和 Osset 語後綴-don 等,以證嚈噠爲伊朗語族。今案:其說非是。

② 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ニ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0 年,第 165—177, 297—308 頁。桑山正進:《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2 年,第 117 頁。

[dzô],一説係 Zābul 之對譯。Zābul 國(首府 Gazna)的版圖一度自乾陀羅伸展至 Kāpiśī,以致 Kāpiśī 被稱爲"漕國"。①

[113] "大業中,遣使來貢":本《隋書·西域傳》。

[114] "劉璠《梁典》":劉璠《周書》卷四二有傳,稱璠"著《梁典》三十卷"。《梁典》已佚,《隋書·經籍志二》(卷三三)著録於編年類中。

[115] "滑国姓嚈噠":據拜占庭的忒俄法涅斯(Theophanes Byzantios)記載,戰勝薩珊波斯國王卑路斯(Pērōz, 459—484 年)的嚈噠王名 Ephthalanus,並説:"該族實得名於此王。"②由此可見,此名得自王名或王姓。

[116] "或云"以下數句:爲《通典》綜合《梁書》、《周書》、《隋書》、《北史》概括之語。

[117] "挹闐":與"嚈噠"、"挹怛"均得視爲同名異譯。

[118] "陳湯征郅支,康居副王挹闐抄其後重"云云:事見《漢書·陳湯傳》。副王之名,《漢書·陳湯傳》不作"挹闐",作"抱闐"。

[119] 此《通典》編者附會之辭。

[120] 此《通典·邊防·西戎》編纂原則,可與"西戎總序"參看。

天 竺

天竺[121],後漢通焉,[122]即前漢時身毒國。[123](初,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身毒國市之。"[124]即天竺也。或云摩伽陁[125],或云婆羅門[126]。在葱嶺之南,[127]去月氏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餘里[128]。其中分爲五天竺:[129]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130]。北天竺距雪山[131],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132]、林邑[133]鄰接,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閒。

---

① J. Marquart, Ērānšahr, Berlin: 1901, p. 285.

② 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I, London, 1913, pp. 204—206.

國並有王。[134]漢時又有捐毒國,去長安九千八百里。去都護理所二千八百里,南與葱嶺相連,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故塞種也。顔師古云:捐毒即身毒,身毒則天竺也。塞種即釋種也,蓋語音有輕重也。[135])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起,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有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名身毒。[136](《扶南傳》[137]云:"舍衛國[138]隸屬天竺。伽尸國[139]一名波羅柰國[140],亦名波羅柰斯國[141]。"竺法維《佛國記》云:"波羅柰國在伽維羅越國[142]南千四百八十里。"釋法盛《歷國傳》云:"其國有稍割牛[143],其牛黑色,角細長,可四尺餘,十日一割,不割便困病或致死。人服牛血皆老壽。國人皆壽五百歲,牛壽亦等於人。亦天竺屬國。")都臨恆河[144],一名迦毗黎河。[145]靈鷲山[146],胡語曰耆闍崛山[147],山有青石,頭似鷲鳥。[148](竺法維《佛國記》云:"在摩竭提國[149]南,亦天竺屬國也。")其時皆屬月氏。[150]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俗修浮圖道,不殺生、飲酒。[151]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時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其國人土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人弱於月氏。[152]

[121]"天竺":指印度。"天竺"[thyen-tiuk],是梵語 Sindhu 或伊朗語 Hindu 之對譯。①

[122]"後漢通矣":"天竺"一名始見《後漢書·西域傳》,故云。

[123]"身毒":亦指印度。"身毒"[sjien-tuk]與"天竺"爲同名異譯。

[124]"張騫使大夏",事見《史記·大宛列傳》。

[125]"摩伽陁":Magadha 之音譯。Magadha,位於恒河之南。

[126]"婆羅門":亦指印度。"婆羅門"[bua-la-muən],一般認爲是Brāhmaṇ-adeśa 之漢譯。《大唐西域記》卷二:"印度種姓,族類群分,

① 吳其昌:《印度釋名》,《燕京學報》4(1928 年),第 716—743 頁;徐時儀:《印度的譯名管窺》,《華林》第 3 卷,中華書局 2004 年版,第 61—69 頁。

而婆羅門特爲清貴，從其雅稱，傳以成俗，無云經界之別，總謂婆羅門國焉。”

[127]“在葱嶺之南”：不見諸書記載，但以“葱嶺”爲標界，爲《西域圖記》的撰寫體例，因而此句應採自《西域圖記》。

[128]“去月氏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餘里”：前一句本《後漢書·西域傳》。又，《新唐書·西域傳上》載天竺國“幅圓三萬里”。

[129]“分爲五天竺”：五天竺的劃分，在印度起源甚古。《往世書》(purāṇa)中的“疆域匯編”(Bhuvanakośa)中就有這種劃分法：Madhyadeśa(中天竺，又譯中州、中國)，Udicya 或 Uttarāpatha(北天竺)，Prācya(東天竺)，Dakṣiṇāpatha(南天竺)和 Aparānta(西天竺)。①

[130]“大海”：指印度洋。

[131]“雪山”：指喜馬拉雅山。

[132]“扶南”：故地在今柬埔寨以及老撾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國東南部一帶。《梁書·海南諸國傳》有專條。

[133]“林邑”：故地在今越南中部，《梁書·海南諸國傳》有專條。

[134]“五天竺”云云，與《舊唐書·西戎傳·天竺國傳》、《册府元龜·外臣部·國邑》(卷九五八)所記略同，《新唐書·西域傳上·天竺國傳》文字變化較大，但更爲詳細。“五天竺”一段，不見唐前諸西域傳記載，所據當爲唐代新資料。據《法苑珠林》卷一〇〇王玄策著《中天竺行記》十卷，在此基礎上形成《西域志》六十卷。此蓋《通典》、《册府元龜》及兩《唐書》五天竺國邑條所本。

[135]“漢時又有捐毒國”以下：本《漢書·西域傳》以及有關顔師古注。“塞種”即“釋種”，無非附會，師古注無據。

[136]“從月氏、高附國以西”以下：本《後漢書·西域傳》。“月氏”：指貴霜王國。“高附”[kô-bio]：Kabul 河古稱 Kophen 之音譯；“高附國”：指喀布爾河上游地區。“盤起”：《後漢書·西域傳》作“磐起”，位於今緬甸。

①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 1985 年版，第 164—165 頁。

[137]“《扶南傳》”:孫吳時中郎康泰撰,又名《吳時外國傳》、《扶南土俗》。

[138]“舍衛國”:即《大唐西域記》卷六所見“室羅伐悉底國”(Śrāvastī),位於北印度 Aciravati 河畔。

[139]“伽尸國”:即《法顯傳》所見迦尸,今貝拿勒斯,恒河北岸。“伽尸”和“迦尸”,均 Kāśī 之對譯。

[140]“波羅柰”:伽尸國都城 Varanasi 之略譯。

[141]“波羅柰斯”:Varanasi 之全譯。

[142]“伽維羅越”:即《法顯傳》所見迦維羅衛城,位於今尼泊爾南部之 Tilaura Kot。

[143]“稍割牛”:應與大月氏國所産“大尾羊”同類。

[144]“恆河”:今恒河。

[145]“迦毗梨”:一般認爲即今 Ghogra 河。《新唐書·西域傳上》作“(中天竺)都城曰茶鎛和羅城,濱迦毗黎河”。《史記·大宛列傳》“身毒國”《正義》引《括地志》云:“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恆伽河,即經稱[恆]河者也。”《通典》“恆河,一名迦毗梨河”句,不知出處。

[146]“靈鷲山”:應即《大唐西域記》卷九所見姞栗陁羅矩吒(Gṛdhrakūṭa)山。“靈鷲”是意譯。《水經注》卷一引釋氏《西域記》云:“耆闍崛山在阿耨達王舍城東北。西望其山,有兩峰雙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鷲鳥常居其嶺,土人號曰耆闍崛山,山名耆闍,鷲也。”“靈鷲山”,一般認爲即今之賽拉山(Sailagiri)。

[147]“耆闍崛山”:應即姞栗陁羅矩吒山。

[148]《水經注》卷一云:“又竺法維云:‘王舍城(Rajaghra),胡語云羅閱祇國,有靈鷲山,胡語云耆闍崛山。山是青石,頭似鷲鳥。阿育王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腳,鑿治其身,今見存。遠望似鷲鳥形,故曰靈鷲山也。’”《史記·大宛列傳》“身毒國”《正義》引《括地志》云:“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則《通典》記載的“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有青石,頭似鷲鳥”,源於法維《佛國記》,此條又被收録在魏王李泰主持編纂的《括地

志》中。

[149]“摩竭提國”：即摩伽陁國。

[150]“其時皆屬月氏”：本《後漢書·西域傳》。“月氏”：指貴霜王國。

[151]“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以下：本《後漢書·西域傳》，多出“飲酒”二字，天竺國修浮圖道不飲酒，當是《通典》據當時諸僧人行記所補。

[152]“桓帝延熹二年”以下至“其國人土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人弱於月氏”一段：本《後漢書·西域傳》。“土著”後應奪一“俗”字。但《後漢書·西域傳》並未記載天竺“土著”，《通典》補充“土著”二字，表明經過魏晉南北朝僧侶西行遊記，中原王朝對天竺國性質有了進一步認識。

魏晉代，絶不復通。[153]梁武帝天監初，其王遣長史竺羅達貢獻。[154]後魏宣武帝時，南天竺國遣使獻駿馬云。[155]

[153]“魏晉代”云云：蓋魏晉史書不載天竺事蹟，故云。

[154]《梁書·海南諸國傳》載梁武帝天監初，有中天竺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貢獻。“屈多”：或即笈多(Gupta)之漢譯。

[155]《魏書·西域傳》載：“世宗時，其國(南天竺)王婆羅化遣使獻駿馬、金、銀，自此每使朝貢。”

其國出師子、貂、豹、獮[156]、(胡昆反。)橐駝、犀、象。有火齊[157]，如雲母而色紫，裂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有金剛[158]，似紫石英，百煉不銷，可以切玉，瑇瑁[159]、金、銅、鐵、鉛、錫。金縷織成[160]、金罽[161]，白疊，毾㲪[162]。(毾音塔。㲪音登。)又有旃檀[163]、鬱金[164]等香，甘蔗諸果，石蜜[165]、胡椒、薑、黑鹽[166]。[167]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168]，或至扶南、交趾[169]貿易。多珊瑚、珠璣，琅玕[170]。俗無簿籍。[171]以齒貝爲貨。[172]尤工幻化。[173]丈夫致敬；極者舐足摩

踵而致其辭。[174]家有奇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王爲螺髻於頂,餘髮翦之使短。丈夫翦髮,穿耳垂璫。俗皆徒跣,衣重白色。[175]怯於鬬戰,有弓、箭、甲、矟,亦有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176]有文字,善天文算曆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書於貝多樹葉以記事[177]。[178]

[156]"貚":一説即䶁鼠。①

[157]"火齊":玫瑰之别稱。②《太平御覽》卷八〇九引《南州異物志》:"火齊出天竺。狀如雲母,色如紫金。離别之節如蟬翼,積之如沙縠重沓。"

[158]"金剛":即鑽石。③《太平御覽》卷八一三引《南州異物志》:"金剛,石也,其狀如珠,堅利無疋。外國人好以飾玦環。服之能辟惡毒。"

[159]"瑇瑁":一説指鷹嘴龜(Chelonia imbricata)之殼。④

[160]"織成":一種名貴織物。⑤

[161]"金罽":金綫交織而成的毛織品。

[162]"毾㲪":毛織物。"毾㲪"可能是中古波斯語 tāpetān 的對譯。⑥

[163]"旃檀":指紫檀木。⑦

[164]"鬱金":百合科郁金香(Tulipa gesneriana)。

[165]"石蜜":應即冰糖。《南方草木狀》卷上:"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斷而食之,甚甘。笮取其汁,曝數日,

---

① 盧弼:《三國志集解》,中華書局 1982 年版,第 712 頁。

② 見章鴻釗:《石雅·寶石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1—57 頁。

③ 詳見章鴻釗:《石雅·寶石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3—105 頁。

④ 參看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63—464 頁。

⑤ 參看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1998 年版,第 30—31 頁。

⑥ 參見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321 頁。

⑦ 説詳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5—297 頁。

成飴,入口消釋,彼人謂之石蜜。”①

[166] “黑鹽”:可能是不純的鹽,也可能是其他礦物。

[167] 天竺物産,《後漢書・西域傳》作:“土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毾㲪、諸香、石蜜、胡椒、薑、黑鹽。”《梁書・海南諸國傳》作:“土俗出犀、象、貂、鼲、瑇瑁、火齊、金、銀、鐵、金縷織成、金皮罽、細摩白叠、好裘、毾㲪。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別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也。其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太平御覽》卷八〇九《珍寶部・火齊》云:“《南州異物志》曰:‘火齊出天竺,狀如雲母,色如紫金。離別之節如蟬翼,積之如紗縠重沓。’”此正《梁書・海南諸國傳》所本,亦可見《異物志》對《梁書》的影響。《通典》多取《梁書・海南諸國傳》。案:《通典》及《梁書・海南諸國傳》所列,比《後漢書・西域傳》詳細得多,反映了唐代對天竺了解的增强。

[168] “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本《梁書・海南諸國傳》。

[169] “交趾”:郡名,治今越南河内西北。

[170] “琅玕”:一説即 Balas ruby 。②

[171] “俗無簿籍”:《舊唐書・西戎傳・天竺國傳》:“俗無簿籍。”《新唐書・西域傳上・天竺國傳》作:“無簿籍。”《大唐西域記》卷二“印度總述”云:“户不籍书,人无徭課。”

[172] “以齒貝爲貨”:《舊唐書・西戎傳・天竺國傳》:“以貝齒爲貨。”《新唐書・西域傳上・天竺國傳》同。

[173] “尤工幻化”:《册府元龜》卷九六一《外臣部・土風三》載:“中天竺……尤能幻化、禁呪,或能呪龍,以致雲雨。”應與《通典》同一史料來源。《新唐書・西域傳上》簡略爲:“傳禁呪,能致龍起雲雨。”

---

① 説詳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201—203 頁;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6—327 頁。

② 見章鴻釗:《石雅・寶石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34 頁。

[174]"丈夫致敬,極者舐足摩踵而致其辭":《舊唐書·西戎傳·天竺國傳》:"致敬極者,舐足摩踵。"《大唐西域記》卷二"印度總述"云:"致敬之式,其儀九等:一發言慰問,二俯首示敬,三舉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長跪,七手膝踞地,八五輪俱屈,九五體投地。凡斯九等,極唯一拜。跪而讚德,謂之盡敬。遠則稽顙拜手,近則舐足摩踵。凡其致辭受命,褰裳長跪,尊賢受拜,必有慰辭。"

[175]"家有奇樂倡伎"以下:《舊唐書·西戎傳·天竺國傳》:"家有奇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上爲螺髻于頂,餘髮翦之使拳。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新唐書·西域傳上·天竺國傳》:"王大臣皆服錦罽,爲螺髻於頂,餘髮翦使卷。男子穿耳垂璫,或懸金,耳緩者爲上類;徒跣,衣重白。"《大唐西域記》卷二"印度總述"云:"衣裳服玩,無所裁製,貴鮮白,輕雜綵……顶爲小髻,餘髮垂下。或有剪髭,别爲詭俗……国王、大臣,服玩良異。花鬘寶冠,以爲首飾;環釧瓔珞,而作身佩……人多徒跣,少有所履。"可資参看。

[176]"怯於鬬戰,有弓、箭、甲、矟,亦有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同上注"尤工幻化"一樣,僅見於《册府元龜·外臣部·土風三》。《大唐西域記》卷二"印度總述"記其兵術:"凡有四兵,步馬車象……凡諸戎器,莫不鋒鋭,所謂矛、楯、弓、矢、刀、劍、鉞、斧、戈、殳、長矟、輪索之屬,皆世習矣。"

[177]"有文字,善天文算曆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書於貝多樹葉以記事":《新唐書·西域傳上·天竺國傳》:"有文字,善步曆,學《悉曇章》,妄曰梵天法,書貝多葉以記事。"《大唐西域記》卷二"印度總述"記其教育云:"而開蒙誘進,先導十二章。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論。一曰聲明,釋詁訓字,詮目流别;二工巧明,伎術機關,陰陽曆數;三醫方明,禁呪閑邪,藥石針艾;四謂因明,考定正邪,研覈真僞;五曰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

[178]《通典》此段,與《舊唐書·西戎傳·天竺國傳》、《新唐書·西域傳上·天竺國傳》大同小異,《册府元龜·外臣部·土風三》所記更爲詳細,可與《通典》對勘。其文云:"中天竺國,其俗土著,與月支同。

而地卑溼，暑熱，稻歲四熟，苗甚長茂，没於駞馬。出獅子、豹、獋、橐駞、犀、象。有火齊，如雲母而色紫，精者薄如蟬翼焉。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又有旃檀、鬱金等香，甘蔗諸果。出石蜜、黑鹽。通於大秦，致其寶，或至扶南、交趾貿易焉。俗無簿籍，以龜貝爲貨。尤能幻化、禁呪，或能呪龍，以致雲雨。丈夫致敬，極者舐足摩踵而致其辭。家有奇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王爲螺髻於頂，餘髮剪之使拳。大夫剪髮，穿耳垂璫，或以金龍懸於耳，耳緩者爲上。俗皆徒跣，衣重白色。婦人以金銀、真珠、瓔珞挂頭項。死者或焚屍取灰，以爲浮圖；或委之中野，以施禽獸；或流之於河，以餉魚鼈。無服制之差、喪紀之數。謀反者幽殺之，小犯罰錢贖罪，不孝則斷手、刖足、截耳、劓鼻，放流邊外。其人柔弱，怯於戰鬭。有弓、箭、甲、矟，亦有飛梯、地道、木牛馬之法。有文字，善天文算曆之術，人皆學《悉曇章》，云是梵天法。書於貝多樹葉以記事。然尤修浮圖道，不殺生、飲酒，修戒數百，特信盟誓。國中往往有佛舊迹存焉。"這些關於中天竺國的土風，唐前諸西域傳均無載，所據可能與上論五天竺國邑條一樣，爲王玄策著《中天竺國行記》十卷中内容。《通典》、《册府元龜》及兩《唐書》中關於五天竺及天竺國土風之新資料，值得重視。

隋煬帝志通西域，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179] 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爲恨。[180]

[179] "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據《隋書·裴矩傳》："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而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案：裴矩至張掖掌交市，在大業元年(605 年)。

[180] "隋煬帝志通西域"以下：《舊唐書·西戎傳》："隋煬帝時，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爲恨。"《唐會要》卷一〇〇、《新唐書·西域傳上》略同。

大唐武德中，其東西南北四天竺悉爲中天竺所并。[181] 貞觀十五

年,其王姓乞利咥,(丑栗反。)名尸羅逸多,[182]或云姓刹利氏,[183]遣使奉表。[184]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奉使天竺。[185]會尸羅逸多死,國大亂,其臣那伏帝[186]阿羅那順自立,乃發兵拒。玄策遁抵於吐蕃之西南,以書徵鄰國之兵。吐蕃發精鋭千二百人,泥婆羅國[187]發七千餘騎來赴,玄策與其副蔣師仁率二國之兵,進至荼鎛(音博。)和羅城[188],即中天竺之所居也。連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獲其王妃及王子等,虜男女萬三千人,牛馬三萬餘疋。於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遂俘阿羅那順以還。[189](晉、宋時《浮圖[190]經》云:"臨倪國[191],其王生浮圖太子也,父曰屑頭耶,母曰莫耶。浮圖身服色黄,髪青如青絲。始莫耶夢白象始孕,及生,從母左脇出。生而有髻,墮地能行七步。"[192]此國在天竺域。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曰復豆[193]者,其人也。臨蒲塞、桑門、伯聞、疏閒、白閒、[194]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圖》所載,與中國《老子經》[195]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爲浮圖。[196]徒屬弟子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197]諸家紀天竺國事,多録諸僧法明、道安之流傳記,疑皆恢誕不經,不復悉纂也。已具《序略》注中。)

[181]《唐會要》卷一〇〇《天竺國》云:"武德中,國大亂,王尸邏逸多勒兵,象不解鞍,士不釋甲。六載而四天竺之君,皆北面以臣之。"《舊唐書·西戎傳·天竺國傳》、《新唐書·西域傳上·天竺國傳》略同。諸書皆取材於《大唐西域記》卷五"戒日王世系及即位治績"。戒日王臣五印度,略有誇張,實際上布濕波普蒂(Puṣpabhūti)王朝統治範圍没超過今旁遮普東部、北方邦、比哈爾、孟加拉和奥里薩等地。①

[182]"尸羅逸多":即"尸羅阿迭多(Śīlāditya)",亦即戒日王(606—646年在位)。《大唐西域记》卷五載:"即襲王位,自稱曰王子,號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

①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35頁。

[183]《舊唐書・西戎傳・天竺國傳》(《新唐書・西域傳上・天竺國傳》略同)云:"中天竺王姓乞利咥氏,或云刹利氏,世有其國,不相篡弑。""乞利咥":爲刹利的同名異譯。《大唐西域記》卷二載:"若夫族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羅門……二曰刹帝利,王種也。(舊曰刹利,略也。)奕世君臨,仁恕爲志。""刹利":刹帝利(Kṣatriya)的略稱,爲世襲帝王的種姓。

[184]《舊唐書・西戎傳・天竺國傳》(《新唐書・西域傳上・天竺國傳》、《唐會要》卷一〇〇、《册府元龜・外臣部・朝貢三》略同)云:"貞觀十五年(641年),尸羅逸多自稱摩伽陀(Magadha)王,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問。尸羅逸多大驚,問諸國人曰:'自古曾有摩訶震旦使人至吾國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詔書,因遣使朝貢。太宗以其地遠,禮之甚厚,復遣衛尉丞李義表報使。尸羅逸多遣大臣郊迎,傾城邑以縱觀,焚香夾道,逸多率其臣下東面拜受敕書,復遣使獻火珠及鬱金香、菩提樹。"

[185] 此爲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據《法苑珠林》卷二九,王玄策作爲李義表之副使,於貞觀十七年(643年)送尸羅逸多之使回國,約於貞觀二十年(646年)返唐。貞觀二十二(648年)年五月,爲王玄策歸國獻俘的時間。其第二次爲正使,蔣師仁爲副使再使天竺,在貞觀二十一年(647年)。①

[186]"那伏帝":據《舊唐書・太宗紀》及《金石萃編》卷一一三昭陵石刻,全名應爲"婆羅門帝那伏帝國"。一説帝那伏帝爲 Tirabhukti 之對音,其地爲今印度之蒂魯特 Tirhut。②

[187]"泥婆羅國":梵文 Nepāla,即《大唐西域記》卷七的"尼波羅國",今尼泊爾加德滿都谷地。

[188]"荼鎛(音博)和羅城":《新唐書・西域傳上・天竺國傳》云:

---

① 詳見馮承鈞:《王玄策事輯》,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102—128頁。

② 伯希和:《六朝同唐代的幾個藝術家》,載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八編》,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2卷,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62頁。

"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都城曰茶鎛和羅城。"作爲中天竺國都城的茶鎛和羅城應爲曲女城(Kanyākubja, Kānyakabja),《大唐西域記》作"羯若鞠闍國",位於今印度恒河西岸的卡腦季(Kanoj)。

[189]《新唐書·西域傳上·天竺國傳》(《舊唐書·西戎傳·天竺國傳》、《唐會要》卷一〇〇、《册府元龜·外臣部·助國討伐》略同)云:"(貞觀)二十二年,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其國,以蔣師仁爲副;未至,尸羅逸多死,國人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玄策。時從騎纔數十,戰不勝,皆没,遂剽諸國貢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鄰國兵。吐蕃以兵千人來,泥婆羅以七千騎來,玄策部分進戰茶鎛和羅城,三日破之,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萬人。阿羅那順委國走,合散兵復陣,師仁禽之,俘斬千計。餘衆奉王妻息阻乾陀衛江,師仁擊之,大潰,獲其妃、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雜畜三萬,降城邑五百八十所……玄策執阿羅那順獻闕下。"關於王玄策俘獲人口及牛馬數,《舊唐書·西戎傳·天竺國傳》亦作"虜男女萬二千人,牛馬三萬餘頭匹",《舊唐書·太宗紀》作"虜男女萬二千人,牛馬二萬餘",《資治通鑒》卷一九九作"虜男女萬二千人",《通典》"萬三千人"的"三"字,可能是涉後"牛馬三萬餘疋"而誤。

[190]"浮圖":Buddha 之漢譯。

[191]"臨倪":《三國志》裴注作"臨兒",《史記·大宛列傳》"身毒國"《正義》作"臨毗",一説即佛誕生之 Lumbini,南亞之國。[1]一説當指釋迦牟尼的故鄉迦毗羅衛(Kapilavastu),遺址在今尼泊爾、印度邊境地區(今印度北方邦巴斯底縣之庇普拉瓦[2])。

[192]浮屠降生的傳説,《世説新語·文學篇》注、《魏書·釋老志》、《隋書·經籍志》、法琳《辨正論》卷五、《太平御覽·四夷部、人事部》、《史記正義》卷一二三(大宛列傳)、《通志》卷一九六、宋董逌《書西

---

① 説見沙畹:《魏略西戎傳箋注》,載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2卷,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46頁。

② 説見方廣錩:《迦毗羅衛何處是》,載《法音》1983年第6期,第75—76頁。

昇經後》篇引《晉中經》(見《廣川畫跋》卷二)等均載之。佛本生傳説,詳見《本生經佛傳》、《雜阿含經》卷二二、《長阿含經》卷四、《大唐西域記》卷六等。

[193] “復豆”:《魏略·西戎傳》作“復立”,應爲“復豆”之誤。“復豆”,Buddha 之漢譯。

[194] “白閒”:《魏略·西戎傳》作“白疏閒”。

[195] 《老子經》:即《老子化胡經》,一般認爲晉王浮所造,稱老子西出關,過西域,到天竺,教其浮圖。

[196] 《魏略·西戎傳》作“教胡”,“浮屠”聯下讀。有關老子出關之類記載也見於《魏略·西戎傳》、《世説新語·文學篇》注、《魏書·釋老志》、《隋書·經籍志》、法琳《辨正論》卷五、《太平御覽·四夷部、人事部》、《史記正義》卷一二三(大宛列傳)等。

[197] 此注全本《魏略·西戎傳》。

車　離

車離[198],後漢時通焉。[199]居沙奇城[200]。一名禮惟特[201],一名沛隸王[202]。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别城數十,皆稱王。其人怯弱。地東西南北方數千里。人皆長八尺,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203]

[198] “車離”[kia-liai]:指南印度古國 Chola 。①

[199] “後漢時通”:此國首見《後漢書·西域傳》,故云。

[200] “沙奇”[shea-gia]:應即 Kāñchi 。②

[201] “禮維特”[lyei-jiuəi-dək]:可能是 Drāvia 的對譯。

[202] “沛隸”[phat-lat]:可能是 Palār 的對譯。

[203] 本節本《後漢書·西域傳》和《魏略·西戎傳》。

---

①② 參看余太山:《第一貴霜考》,《中亞學刊》第 4 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版,第 73—94 頁。

師 子 國

師子國,[204]東晉時通焉,[205]天竺旁國也。[206]在西海[207]之中,延袤二千餘里。多出奇寶。[208]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明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209]能馴養神師子,遂以爲名。[210]風俗與婆羅門同,而尤敬佛法。[211]安帝義熙初,遣使獻玉佛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歷晉、宋代,在建康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畫維摩詰,並玉像,時人謂爲三絶。至齊東昏,遂毁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時咸歎惜之。[212]建康即今丹陽郡江寧縣。)

宋文帝元嘉五年,其王刹利摩訶南遣使貢獻。[213]

梁武帝大通元年,後王迦葉伽羅訶黎耶亦使使貢獻。[214](杜環《記》云:"師子國亦曰新檀[215],又曰婆羅門,即南天竺也。國之北,人盡胡貌,秋夏炎旱。國之南,人盡獠面,[216]四時霖雨。從此始有佛法寺舍,人皆儋耳[217],布裹腰。")

[204]"師子國":始見於《宋書・夷蠻傳》,爲 Siṃhala 之義譯,今斯里蘭卡。《大唐西域記》作"僧伽羅國"。

[205]"東晉時通焉":《梁書・海南諸國傳》:"晉義熙(405—418年)初,始遣獻玉像。"這是師子國與中原王朝官方來往的最早記録。

[206]"天竺旁國也":《大唐西域記》卷十"秣羅矩吒國"條:"從此山(布呾落迦山)東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伽羅國路。聞諸土俗曰:從此入海,東南可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唐言執師子,非印度之境。)"案:據《通典》著録體例,師子國"東晉時通焉",本不應該置於"後漢時通焉"的高附之前,正因爲師子國爲"天竺旁國",纔附於另一天竺旁國車離之後。

[207]此"西海"指印度洋。《唐會要》卷一〇〇、《太平寰宇記》卷

一八三作"西南大海",《新唐書·西域傳下》、《唐會要》卷九九"婆利國"條作"西南海"。

[208]《册府元龜·外臣部·土風三》云:"獅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國中有王,以一善化人。其樓閣皆以七寶裝,晃耀街巷。人衆熾盛。每於晨朝,警鼓曉群迷,嘗勸念佛,破諸衆生,無明黑闇,嘗説空理,離於物外。以清淨學道爲務,不著於聲,不著於香,無量得道之處。"《新唐書·西域傳下》云:"師子,居西南海中,延袤二千餘里。有稜伽山,多奇寶。"《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三"師子國"條:"東晉時通焉。天竺之旁國也。在西南大海之中洲,延袤二千餘里。其洲中有山,名陵伽,古佛遊處。國中有王,以一善化人,皆以清淨學道爲務。"《唐會要》卷一〇〇:"在西南大海中洲。宋始朝貢。其洲中有山,名稜伽,多奇寶,古佛遊處。國中有王,以一善化人,皆以清淨學道爲勝。"四者當同一所本。結合上引四段,已佚之文字應爲:"師子國,天竺之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在西南大海之中洲,延袤二千餘里。其洲中有山,名稜伽,多奇寶,古佛遊處。國中有王,以一善化人。其樓閣皆以七寶裝,晃耀街巷。人衆熾盛。每於晨朝,警鼓曉群迷,嘗勸念佛,破諸衆生,無明黑闇,嘗説空理,離於物外。以清淨學道爲務,不著於聲,不著於香,無量得道之處。"亦《通典》此段所本。

[209]《法顯傳·師子國記遊》云:"其國本在洲上,東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數,其間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統屬大洲。多出珍寶珠璣。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護,若有採者,十分取三。其國本無人民,正(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人共市易,市易時鬼神不自現身,但出寶物,題其價直,商人則依價置直取物。因商人來、往、住故,諸國人聞其土樂,悉亦復來。於是遂成大國。其國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田種隨人,無所時節。"《梁書·海南諸國傳》云:"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

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梁書》取自《法顯傳》,《通典》此節又照抄《梁書》。

[210]《唐會要》卷九九"婆利國"條:"其國(獅子國)以能馴養獅子,故以爲國名。"此與《大唐西域記》卷一一"僧伽羅國"條所叙獅子國得名及建國的傳説不一。

[211]"風俗"云云:爲《通典》獨有的記載。《法顯傳》、《大唐西域記》等多種僧人遊記對師子國風俗及佛法有記載,《通典》據之概括爲"風俗與婆羅門同,而尤敬佛法",從中可見《通典》編纂時重載風俗的體例。《册府元龜·外臣部·土風三》獅子國云:"一説在西海之中,延袤二千餘里,多出奇寶。本鬼神居之,商人到則不見。但置寶物價於洲上,商人依價買之而去。其後鄰國人居之。能馴養獅子,遂以名國。風俗與婆羅門同,而尤敬佛法。""一説"以下,即據《通典》。

[212]義熙時貢獻,本《梁書·海南諸國傳》。

[213]《宋書·夷蠻傳》云:"元嘉五年(428年),國王刹利摩訶南(Kṣatriya Mahānāma)奉表曰……十二年(435年)又復遣使奉獻。"《梁書·海南諸國傳》作:"宋元嘉六年(429年)、十二年,其王刹利摩訶遣使貢獻。"《宋書·文帝紀》則將獅子國貢獻事繫於元嘉七年(430年)七月甲寅(30日)、元嘉十二年(435年)六月。《册府元龜·外臣部·盟誓》(卷九八一)載:"宋,師子國王刹利摩訶南奉表,遣二白衣送牙臺像,以爲信誓。(史缺年月。)"應爲元嘉五年之事。

[214]《梁書·武帝下》:大通元年(527年)三月甲戌(17日)"林邑、師子國各遣使獻方物。"《梁書·海南諸國傳》作,"大通元年,後王伽葉伽羅訶梨邪使奉表"。

[215]"新檀"[sien-dan]:爲 Serendib 的對音。

[216]師子國人體貌,《大唐西域記》卷一一記載:"師子國人形貌卑黑,方頤大顙,情性獷烈,安忍鴆毒,斯亦猛獸遺種。故其人多勇健,斯一説也。"所謂"獠面"者,指先達羅毗荼人(Pre-Dravidian)之吠陀人(Vedda)。[1]

---

[1] 詳見張一純:《經行記箋注》,中華書局 2000 年版,第 11 頁。

[217] “儋耳”:即以環墜耳,參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九。

高　附

高附[218],後漢時通焉。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内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强即得之,弱則失之。(《後漢史》云:“先未嘗屬月氏。《前漢書》以爲五翕侯數,誤矣。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219]翕,許及反。)

[218] 高附國,位於 Paropamisadae 即喀布爾河上游地區。“高附”[kô-bio]:喀布爾河古稱 Kophen 之音譯。

[219] 本段抄録《後漢書·西域傳》。高附國與《漢書·西域傳》所見大月氏五翕侯之一的高附翕侯同名,但不在一地。《通典》沿襲了《後漢書·西域傳》對《漢書·西域傳》的指責,不確。

大　秦

大秦[220],一名犂靬[221],(靬,居言反。一云前漢時犂靬國也。[222])後漢時始通焉。其國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其王理安都城[223]。宫室皆以水精爲柱。[224]從條支西度海曲萬里,[225]去長安蓋四萬里。[226]其地平正,人居星布。[227]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228]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229]西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230]。王城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231]人皆髦頭,而衣文繡,[232]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233]及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堠,一如中州。[234]地多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持兵器,輒爲所食。[235]其王無常人,皆簡立賢者,有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無怨。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236]或云本中國人也。[237]

[220] “大秦”:指羅馬帝國。①

① 余太山:《條支、黎軒、大秦和有關的西域地理》,《中國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第 57—74 頁。以下有關條支、黎軒、大秦諸問題均請參看此文。

[221] "犂軒":首見《魏略·西戎傳》,與《史記·大宛列傳》所見"黎軒"和《後漢書·西域傳》所見"犂鞬"爲同名異譯。但是在《史記·大宛列傳》中,黎軒指塞琉古朝叙利亞王國,而在《魏略·西戎傳》和《後漢書·西域傳》中,犂靬或犂鞬成了大秦即羅馬帝國的同義詞。

[222] "一云"云云:本《後漢書·西域傳》和《魏略·西戎傳》。

[223] "王理安都城":此句乃本《魏書·西域傳》。案:"安都"[an-ta],應是 Antiochia 之對譯,所指似爲《魏略·西戎傳》所見安谷城(叙利亞的安條克城)。①

[224] "宫室皆以水精爲柱":本《後漢書·西域傳》。這是當時人對大秦不勝嚮往而加以理想化之結果。

[225] "從條支西度海曲萬里":本《魏書·西域傳》。案:"條支",首見《史記·大宛列傳》,指塞琉古朝叙利亞王國。《後漢書·西域傳》以下指曾爲塞琉古朝叙利亞王國統治的叙利亞地區。②

[226] "四萬里":本《後漢書·西域傳》:"[永元]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内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227] "其地"云云:本《魏書·西域傳》。

[228] "東西南北各數千里"云云:本《魏略·西戎傳》。

[229] "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本《後漢書·西域傳》。

[230] "西有大海"云云:本《魏略·西戎傳》。

[231] "王城"以下:《魏略·西戎傳》:"其俗能胡書……有官曹文書。"《晉書·西域傳》:"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

[232] "人皆髦頭,而衣文繡":本《後漢書·西域傳》。"髦頭":當從《後漢書·西域傳》作"髡頭",形似致訛。案:"髡頭",似與當時羅馬

---

① 白鳥庫吉:《大秦傳に現はれたる支那思想》,《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第 237—301 頁,esp. 第 270—310 頁;白鳥庫吉:《拂菻問題の新解釋》,《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第 403—596 頁,esp. 第 405—416 頁。

② 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2—209 頁。

人習俗不合。①

[233]“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後漢書・西域傳》:“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晉書・西域傳》:“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

[234]“及十里一亭”云云:本《後漢書・西域傳》及《魏略・西戎傳》,唯易“置”爲“堠”,“一如中州”,爲《通典》編者根據《晉書・西域傳》所補。

[235]“地多師子”云云:本《後漢書・西域傳》。案:《後漢書・西域傳》原文是“道多猛虎、師子”,指循陸路往赴大秦的途中,並非大秦之地多師子。

[236]“其王無常人”以下:本《後漢書・西域傳》。

[237]“或云本中國人也”:本《魏略・西戎傳》。案:《魏略・西戎傳》原文是“自云本中國一别也”。

土有駭雞犀[238],(《抱朴子》云:“通天犀有一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羣雞中,欲啄米,至輒驚去,故南人名爲駭雞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239]土多金、銀、奇寶、夜光璧、明月珠、琥珀、琉璃、[240]神龜、白馬朱髦、瑇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廣雅》云:“車渠,石,似玉。”)瑪瑙[241]。(《廣雅》云:“瑪瑙,石,似玉。”)寶出西海,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242](贇,藏宗反。獷,古猛反。)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院之,恐爲獸所食也;其臍與地連,割之絶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遂絶;逐水草,無羣。[243]又有木難,出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土人珍之。(曹子建詩云:“珊瑚閒木難。”)[244]有幻人,能額上爲炎燼,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旛毦亂出。[245](前漢武帝時,遣使至安息,安息獻犂靬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亂髮拳鬢,長四尺五寸。[246]旛音煩。毦,人志反。)有織成細

①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p. 48, 113.

布,言用水羊毛,名曰海西布。出細布,作氍毹[247]、毾㲪、罽帳之屬,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縑素,解以爲胡綾紺紋,數與安息諸胡交市於海中。[248]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舶,載鐵網,令水工没,先入視之,可下網乃下。初生白,而漸漸似苗坼甲。歷一歲許,出網目間,變作黄色,支格交錯,高極三四尺者,圍尺餘。三年色乃赤好。後没視之,知可採,便以鐵鈔發其根,乃以索繫網,使人於舶上絞車舉出。還國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時不舉,便蠹敗。[249]

[238] "駭雞犀":傳説中的犀角。最早見載於《戰國策・楚策一》,作"雞駭之犀"。大秦出駭雞犀則首見《後漢書・西域傳》。

[239] "蘇合"以上:本《後漢書・西域傳》,注本李賢注。

[240] "金、銀"以下,"琉璃"以上:本《後漢書・西域傳》。

[241] "神龜"以下,"瑪瑙"以上:本《魏略・西戎傳》。"赤螭"云云,是當時人將大秦理想化的結果。①

[242] "寶"云云:亦見《新唐書・西域傳下》,乃拂菻所産,本傳將大秦與拂菻混爲一談,故云。

[243] "北附庸小邑有羊羔"云云:《新唐書・西域傳下・拂菻傳》:"北邑有羊,生土中,臍屬地,割必死,俗介馬而走,擊鼓以驚之,羔臍絶,即逐水草,不能羣。"其源出於朱膺《扶南異物志》,見《史記正義・大宛列傳》所引《括地志》。

[244] "木難"云云:見《太平御覽》卷八〇九所引《南越志》及《新唐書・西域傳下・拂菻傳》。②

[245] "幻人"云云:《後漢書・西南夷列傳》:"永寧元年(120年),

---

① 詳見白鳥庫吉:《大秦傳に現はれたる支那思想》,《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年,esp.第288頁。

② 白鳥庫吉:《大秦の木難珠と印度の如意珠》,《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年,第597—641頁。

撣國①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此與《通典》所記變幻内容不盡同。

[246]“安息獻犂靬幻人”云云：見《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但《通典》所傳大秦幻人之形容“蹙眉峭鼻，亂髮拳鬢，長四尺五寸”之類，前史未見記載。

[247]“氍毹”：《魏略・西戎傳》作“氍毹”。

[248]“有織成細布”云云一段：採自《魏略・西戎傳》。《通典》“紺紋”二字，爲“故”字之誤，“故”連下讀。

[249]“西南漲海中”以下：類似文字亦見《世説新語・汰侈第三十》引《南州異物志》及《新唐書・西域傳下・拂菻傳》。

其王常欲通使於漢，塗經大海，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250]桓帝延熹初，大秦王安敦[251]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隱之。[252]至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253]

[250]《後漢書・西域傳》：“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又載後漢甘英西使大秦“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本卷此處乃連綴、剪裁以上文字而成。

[251]“大秦王安敦”：一般認爲應即羅馬帝國安敦尼王朝第五帝Marcus Aurelius Antonius(161—180年在位)。

[252]“桓帝延熹初”一節：本《後漢書・西域傳》，唯易末句“疑傳者過焉”爲“疑傳者隱之”，表明《通典》編者更相信對大秦富庶的傳説。

[253]“晉武帝太康中”以下：《晉書・西戎傳》：“武帝太康中，其王

① 撣國，一般認爲在今緬甸東北境。

遣使貢獻。”

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254]（《外國圖》[255]云：“從隅巨[256]北，有國名大秦。其種長大，身丈五六尺。”[257]杜環《經行記》云：“拂菻國[258]在苫國[259]西，隔山[260]數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顔色紅白，男子悉着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多淫巧，善織絡。或有俘在諸國，守死不改鄉風。琉璃妙者，天下莫比。[261]王城方八十里，[262]四面境土各數千里。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相禦。[263]西枕西海[264]，南枕南海，[265]北接可薩[266]、突厥。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則彼去，彼來則我歸。賣者陳之於前，買者酬之於後，皆以其直置諸物傍，待領直然後收物，名曰‘鬼市’。[267]又聞西有女國，感水而生。”[268]又云：“摩鄰國[269]，在秋薩羅國[270]西南，渡大磧[271]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乾魚，人飡鶻莽[272]。鶻莽，即波斯棗也。瘴癘特甚。諸國陸行之所經也，胡則一種，法有數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尋尋法[273]。其尋尋蒸報[274]，於諸夷狄中最甚，當食不語。其大食法者，以弟子親戚而作判典，縱有微過，不至相累。[275]不食猪、狗、驢、馬等肉，[276]不拜國王、父母之尊，[277]不信鬼神，祀天而已。[278]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唯飲酒謔浪終日。[279]其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280]）

[254]“或云”云云：本《後漢書·西域傳》。

[255]“《外國圖》”：一般認爲係晉人所撰，書佚於宋，有清人《古海國遺書鈔》輯本（《麓山精舍叢書》第二集）。①

[256]“隅巨”：無考。《文獻通考》卷三三九所引作“喁巨”。

[257]《法苑珠林》卷五、《太平御覽》卷三七七引《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猨臂長脅，好騎駱駞。”

① 詳見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78—279頁。

[258] “拂菻”：指東羅馬。“拂菻”，一説乃 Rūmi 的伊朗語訛讀 Fūrūmi（意指羅馬領土）之對譯。①

[259] “苫”：阿拉伯語沙姆（Ashshām）的對音，即叙利亞。

[260] 此山一説爲小亞細亞南方之 Mount Tauros，即《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的“衆寶山”。②

[261] 大秦人體貌、服色、風俗、絲織、琉璃等，可與《後漢書·西域傳》及《魏略》參看，其中“顔色紅白”、“男子悉着素衣”、“尚乾餅”、“多淫巧”、諸俘“守死不改鄉風”，爲諸書所無，當是杜環所親見。其中“有俘在諸國”，當是大食與拜占庭戰爭中俘虜的東羅馬人。

[262] “王城”：指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所記王城里數與西人記載或有出入。③

[263]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云：“[大拂臨國]此王兵馬强多，不屬餘國。大寔數迴討擊不得，突厥侵亦不得。”可與此段參看。八世紀初，東羅馬皇帝利奧三世（Leo the Isaurian，719—741 年）計勝麥斯萊麥（Maslamah）率領的大食艦隊，大食征服擴張勢頭減弱，東羅馬帝國得以保全。④

[264] “西海”：即地中海。

[265] “南海”：一説指小亞細亞和埃及之間地中海之一部。⑤杜環之意爲拂菻西南均臨海，“南海”應不是固定的地理名詞。

[266] “可薩”：《新唐書·西域傳下》作“曷薩”，即波斯、亞美尼亞、阿拉伯、拜占庭史料記載的 Khazar，爲裏海沿岸及高加索西北的部族，

---

① 白鳥庫吉：《拂菻問題の新解釋》，《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esp. 第 433—438 頁。

② 白鳥庫吉：《大秦國及び拂菻國に就きて》，《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第 125—203 頁，esp. 第 153—155 頁。

③ 張一純：《經行记箋注》，中華書局 2000 年版，第 16 頁。

④ 希提：《阿拉伯通史》，馬堅譯，商務印書館 1979 年版，第 234—237 頁。

⑤ 白鳥庫吉：《大秦國及び拂菻國に就きて》，《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esp. 第 155 頁。

至八世紀後半期，勢力强盛，曾一度擴展至亞美尼亞。[①]又案："可薩"與"突厥"應連讀，此處應標點爲"可薩突厥"。如下文"大食"條引《經行記》"北接可薩突厥，可薩北又有突厥"，可爲例證。由於可薩一度隸屬西突厥，唐人稱之爲"可薩突厥"。

[267]"鬼市"云云：除《新唐書·西域傳下》省略、抄襲《經行記》外，諸書無記載，恐是杜環將獅子國的傳聞誤加於大秦。

[268]"女國"云云：《大唐西域記》卷一一"波剌斯國"條云："拂懔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略無男子。多諸珍貨，附拂懔國，故拂懔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産男皆不舉也。"《法苑珠林·感通篇第二十一·聖迹部》(卷二九)云："案梁《貢職圖》云：'[拂壈國]去波斯北一萬里。西南海島有西女國，非印度攝。拂壈年别送男夫配焉。'"[②]與《經行記》所記"感水而生"的方式不同，杜環所聞，神話色彩更重。女國的傳説似源出印度，中世紀波斯、阿拉伯作家及馬可波羅均有關於女國的記載。在中國史籍中，女國的位置亦逐漸西移，[③]與弱水、西王母一樣，移到了時人所知近日所入處的西極。

[269]"摩鄰"：一説位於今撒哈拉沙漠以南、有著寬闊内陸三角洲的尼日爾河上、中游地區，"摩鄰"即當地曼迪人對王國的泛稱"馬里"。[④]

[270]"教薩羅國"：一説應作"秧薩羅國"，即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對音。[⑤]

[271]"大磧"：應爲撒哈拉大沙漠。

[272]"鶻莽"：阿拉伯語 Khurma 的譯音，即今伊拉克蜜棗。

---

① P. B. Golden, *Khazar Studies: An Histovico-Phil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Khazars*, Budapest, 1980.

② 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中華書局 2003 年版，第 915 頁。

③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 1985 年版，第 943 頁。

④ 詳見王頲：《摩鄰，中國中世紀中國關於西非洲的記載》，《中國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第 153—161 頁。

⑤ 夏德：《大秦國全録》，朱傑勤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81 頁。

[273] “尋尋”:一般認爲爲薩珊(Sasan)的對音,“尋尋法”即火祆教。杜環這裏列舉了自東而西沿途所經諸國的三種主要宗教信仰,即波斯火祆教、大食伊斯蘭教、大秦景教。“胡則一種,法有數般”,豐富了中國對“胡”與胡法的認識。

[274] “尋尋蒸報”:見《通典·邊防八·西戎四》“安息”條“風俗同於康國,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及本卷波斯條“婚合不擇尊卑,於諸夷之中最爲醜穢”。

[275] 大食法中,無親屬株連之律,與中國古代法律迥然不同。[①]

[276] “不食猪、狗、驢、馬等肉”:伊斯蘭教禁食豬肉,Hyena(狗之一種)與驢、馬、騾等肉,同在禁食之列。[②]

[277] “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伊斯蘭教主張所有穆斯林皆兄弟,即“信士們皆為教胞”[③]。

[278] “不信鬼神,祀天而已”:伊斯蘭教反對以物配主及偶像崇拜,除真主安拉(Allāh)外,更無信仰對象。杜環所謂“祀天”不確。

[279] “七日一假”:指伊斯蘭的星期五聚禮日(Jum'ah,音譯爲主麻日),其俗“不買賣,不出納,唯飲酒謔浪終日”,當爲“不買賣,不出納、飲酒,唯謔浪終日”之誤。[④]《新唐書·西域傳下》作“其君臣七日一休,不出納交易,飲以窮夜”,亦沿襲《通典》之誤。

[280]《新唐書·西域傳下》作“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眚”,似“開腦出蟲”爲醫眼的一種方法。此爲唐以前中國史籍中對大秦醫學成就的唯一記載。

---

① 白壽彝:《從怛羅斯戰役說到伊斯蘭教之最早的華文記録》,《中國伊斯蘭史存稿》,寧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6—103 頁,esp. 第 103 頁。

② 桑原隲藏:《蒲壽庚考》,陳裕菁譯,中華書局 1954 年版,第 68—69 頁。

③ 《古蘭經》49:10,馬堅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87 頁。

④ 白壽彝:《中國回教小史》,《中國伊斯蘭史存稿》,寧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44 頁,esp. 第 14 頁。并參見《從怛羅斯戰役說到伊斯蘭教之最早的華文記録》,同書第 56—103 頁,esp. 第 103 頁。

小　人

小人,[281]在大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

[281] "小人":《史記・大宛列傳》"奄蔡黎軒"條《正義》云:"《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僥國,其人穴居也。"《通典》此段,應取自《括地志》。

軒　渠

軒渠,其國多九色鳥[282],青口,緑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碧身,緗背,玄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之繡鸞,常從弱水[283]西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國幣貨同三童國也。

[282] "九色鳥":《太平御覽》卷九一五引《漢武内傳》:"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九色鳳腦。"似乎涉及西王母與九色鳥的關係。案:這也許有某種西方傳説爲基礎,然後比附西王母。①

[283] "弱水":與西王母在泰西,首見《魏略・西戎傳》。

三　童

三童,[284]在軒渠國西南千里。人皆眼有三睛珠,或有四舌者,能爲一種聲,亦能俱語。常貨多用蕉越犀象。作金幣,率效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則用國王之面者。王死則更鑄。(以上三國與大秦隣接,故附之。)[285]

[284] "三童":即"三瞳",亦即"三睛珠"。再加上四舌之類,只能

① 參看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 112。

認爲三童與軒渠一樣，也是一個傳說中的國家。《册府元龜・外臣部・國邑二》(卷九五八)云："三童國，在軒渠國西南千里。"

[285] 小人、軒渠、三童三國可能均取自《括地志》。此三國並未與中國交通，《通典》列在"魏時聞焉"的澤散前，是因爲它們"與大秦隣接"，所以附在大秦之後。此三國均屬傳説中的國家，它們或人小身短，或鳥九色，或三睛四舌，各盡其異。《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給這三國列傳，這體現了其重"異聞"的編纂原則，間接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興盛的異物志對《括地志》及《通典・邊防典》編纂的影響。

澤　散

澤散[286]，魏時聞焉。[287]屬大秦，其理在海中央，北至驢分[288]，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289]相近。西南詣大秦都[290]，不知里數。[291]

[286] "澤散"[deak-san]：可視作 Alexandria 之縮譯，指埃及的 Alexandria。

[287] "澤散"首見《魏略・西戎傳》。與大秦以上諸國不同的是，澤散及以下的驢分、堅昆、呼得、丁令、短人國都未直接和中原王朝交往聯繫，因此，《通典》用"聞"來區别與中原王朝有直接聯繫的"通"中國的諸國。

[288] "驢分"[lia-piuən]：Propontis 之略譯。

[289] "安谷"[an-kok]一名，應是 Antiochia 的縮譯。

[290] "大秦都"：指羅馬帝國都城，即意大利半島的羅馬城。

[291] 此則本《魏略・西戎傳》。

驢　分

驢分，魏時聞焉。屬大秦，其理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度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發海道西南，繞海道直西行至焉。[292]

[292] 此則本《魏略·西戎傳》。

堅 昆

堅昆[293],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294]勝兵三萬人。隨水草畜牧。多貂,有好馬也。[295]

[293] "堅昆"(Kirghiz):時遊牧於葉尼塞河上游。一般認爲即《史記·匈奴列傳》所見"鬲昆"。

[294] "在康居西北":承《魏略·西戎傳》而言。其實堅昆在康居東北。

[295] 此則本《魏略·西戎傳》。

呼 得

呼得[296],魏時聞焉。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297]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亦多貂。[298]

[296] "呼得":應即《史記·匈奴列傳》所見"呼揭"。

[297] 呼得時遊牧於阿爾泰山南麓。

[298] 此則本《魏略·西戎傳》。

丁 令

丁令[299],魏時聞焉。在康居北,[300]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301]七千里,南至車師六國[302]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理八千里。或以爲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此丁令在烏孫西,[303]似其種别也。又匈奴北有渾窳國[304],有屈射國[305],有丁令國,有隔昆國[306],有新犂國[307],明北海[308]之南自復有丁令,非此烏孫之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309],其人聲音似雁鶩,從膝以上身至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於馬,勇

健敢戰。[310]

[299]“丁令”：匈奴以北、貝加爾湖一帶的遊牧部族。

[300]“在康居北”：“北”實指“東北”。

[301]“安習水”：指今阿爾渾（Orkhon）河。“安息”當爲“安侯”之訛。①

[302]“車師六國”：指車師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

[303]“此丁令在烏孫西”一句中的“此”字：《通典》中華書局標點本（1988年版）據《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注引《魏略・西戎傳》改爲“北”字，似不必改。

[304]“渾窳”：即《史記・匈奴列傳》所見渾庾；原遊牧於匈奴之北，曾爲冒頓單于征服。

[305]“屈射”：首見《史記・匈奴列傳》；原遊牧於匈奴之北，曾爲冒頓單于征服。

[306]“隔昆”：即《史記・匈奴列傳》所見鬲昆；原遊牧於匈奴之北，曾爲冒頓單于征服。

[307]“新犂”：即《史記・匈奴列傳》所見薪犂；原遊牧於匈奴之北，曾爲冒頓單于征服。

[308]“北海”：指貝加爾湖。

[309]“馬脛國”：《山海經・海内經》：“有釘靈之國，其民從厀已下有毛，馬蹏，善走。”這可能是因爲其人善走，聯想所致。一説乃附會希臘神話半人半馬的 Centaur 人所致。②

[310] 此則本《魏略・西戎傳》。

短　　人

短人[311]，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

① 馬長壽：《北狄與匈奴》，三聯書店1962年版，第25頁。

② 見孫培良：《〈山海經〉拾證》，《文史集林》，《人文雜誌叢刊》1986年第4期，第137—150頁。

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迷惑失道而到斯國。中甚多真珠、夜光明月珠，見者不知名此國號，言以意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312]。[313]（《突厥本末記》[314]云："突厥窟北馬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三尺，亦有二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爲羊胞頭國。其傍無他種類相侵，俗無寇盜。但有大鳥，高七八尺，常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爲之備。"按此亦在西北，即《魏略》云短人國是也。[315]）

[311] 短人國，具體位置不詳。一說短人應即《山海經・海外南經》所見周饒國、同書"大荒南經"和"大荒東經"所見焦僥國（"菌人"）和靖人。"周饒"、"焦僥"，"菌人"、"靖人"和"侏儒"均爲同名異譯。有關短人與鶴的傳説亦見諸斯特拉波的《地理志》①（Ⅰ，2—35；ⅩⅤ，1—57）和普利尼《博物志》②（Ⅶ，26），可能經由歐亞草原傳人。③

[312] "短人"與本卷所見"小人"應爲一國。一則，小人"軀纔三尺"，短人"男女皆長三尺"。二則，小人"耕稼之時，懼鶴所食"，短人國"有大鳥，高七八尺，常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爲之備"。三則，小人常"竭其珍以酬報"大秦，而短人"甚多真珠、夜光明月珠"。四則，雖然小人據云在"大秦之南"，而短人"在康居西北"，兩者地望不類。其實，"康居西北"應爲奄蔡，故"西北"很可能是"西南"之誤。因史料來源不同，《通典》不加辨析，列爲二國。

[313] 此則本《魏略・西戎傳》。案：《三國志》裴注引《魏略・西戎傳》："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結合《通典》，可知今本裴注所引《魏略・西戎傳》脱落了"商旅行北方，迷惑失道而到斯國。中甚多真珠、夜光明月珠，見者不知名此國號，言以意"諸字，且易"嘗"

① Jones, H. L. (tr.),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London, 1916.

② Rackham, H. (tr.), Pliny, *Natural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③ 見孫培良：《〈山海經〉拾證》，《文史集林》，《人文雜誌叢刊》1986年第4期。

爲“常”,《通典》適可補之、正之。

[314] “《突厥本末記》”:已佚,作者等不詳。

[315] 《太平御覽・百卉三》(卷七九六)引《突厥本末記》作:“自突厥北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三尺,亦有二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爲羊胞頭。其傍無它種類相侵。無寇盜,但有大鳥,高七八尺,恒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爲之備。按此亦在西北,即《魏略》之短人國也。”《太平御覽》引《突厥本末記》,其實源於《通典》,連《通典》的按語均照鈔,並未真正直接引用《突厥本末記》。《太平御覽・四夷部》引宋膺《異物志》、杜環《經行記》、裴矩《西域圖記》,也均照鈔《通典》,未與原書核對。此頗值得注意。

波　斯

波斯[316],後魏時通焉。[317]在達曷水[318]之西,都宿利城[319]。(《後周史》云蘇利城[320],《隋史》云蘇藺城[321],記録音訛,其實一也。)有河經其城中南流,[322]即條支之故地也。[323]大月氏之别種。[324]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焉。王姓波斯。[325]户十餘萬。[326]東去中國萬餘里,[327]西去海[328]數百里,東南去穆國[329]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330]有樓觀、屋宇、佛寺。城西十五里有土山,周迴高大,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331]噉羊,土人極以爲患。[332]

[316] “波斯”:一般認爲指薩珊朝波斯。“波斯”[puai-sie]爲 Persia 之漢譯。

[317] 此句本《隋書・西域傳》。

[318] “達曷水”:指底格里斯河。“達曷”[dat-hat]:Diglat 之(Tigris 之土稱)對譯。①

① 内田吟風:《魏書西域傳原文考釋(中)》,《東洋史研究》30—2(1971 年),第 82—101 頁,esp. 第 96 頁。

[319] “宿利城”：應指 Ctesiphon。“宿利”[siəuk-liet]：一説爲 Sūrastān 之對譯。[1]案：此句本《魏書·西域傳》。

[320] 見《周書·異域傳下》。

[321] 見《隋書·西域傳》。

[322] 此句又抄《魏書·西域傳》。“河”：指底格里斯河，與“達曷水”重複。

[323] “條支之故地也”：本《周書·異域傳下》。

[324] “大月氏之别種”：本《周書·異域傳下》。

[325] “其先有波斯匿王”至“王姓波斯”：抄自《梁書·西北諸戎傳》。案：“波斯匿王”（梵文：Prasenajit；巴利文：Pasenadi, Pasenaji），爲中印度憍薩羅國國王（所謂北憍薩羅國）。有關事蹟見《大唐西域記》卷六“室羅伐悉底國”條。[2]

[326] “户十餘萬”：抄自《周書·異域傳下》。

[327] “東去中國萬餘里”句：未識何據。《周書·異域傳下》載波斯國“東去長安一萬五千三百里”。《舊唐書·西戎傳》等大致相同。

[328] “海”：指地中海。

[329] “穆國”：一説位於今 Čardjui；“穆”[miəuk]，爲 Āmrda (Āmul)之略譯。[3]

[330] “西去海”以下三句：本《隋書·西域傳》。

[331] “鶩鳥”：應即鴕鳥。《舊唐書·西戎傳》：“有鳥，形如橐駝，飛不能高，食草及肉，亦能噉犬攫羊，土人極以爲患。”

[332] “城西”以下至“以爲患”：本《梁書·西北諸戎傳》。

其王坐金羊座，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

---

① 宋峴：《弗栗恃薩儻那、蘇剌薩儻那考辨》，《亞洲文明》第3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201頁。

②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81—506頁。

③ J. Marquart, Ērānšahr, Berlin: 1901, pp. 310—311. 沙畹《西突厥史料》，馮承鈞譯，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54頁。

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厢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人服大衫,披大帔,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内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内有名者,即立以爲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囋[333],(才割反。)妃曰防步率[334],王之諸子曰殺野[335]。其刑法:重罪懸諸竿,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賦税,準地輸銀錢。事火神、天神。[336]婚合不擇尊卑,於諸夷之中最爲醜穢。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理服。城外有人别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摇鈴自別。[337]

[333]"醫囋":中古波斯語[pāti]χšāh 的不完全音寫。

[334]"防步率":中古波斯語 bānbišn 的音寫。

[335]"殺野":中古波斯語 šahryār 的音寫。

[336]"事火神、天神":《周書·異域傳下·波斯國傳》作"俗事火祆神"。火祆神,拜火教最高神,即 Ahura Mazda,故此教亦稱 Mazda 教(Mazdeism)。而由於拜火,該教又被稱爲拜火教(Fireworship)。①

[337] 本節大致本《周書·異域傳下·波斯國傳》,而有删略。

以六月爲歲首。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其地多砂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土出名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出象、師子,[338]多良犬。[339]有大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340]有大鳥卵,真珠,頗梨,珊瑚,琉璃,瑪瑙,水精,瑟瑟,金,銀,鍮石,金剛,火齊,銅,錫,鑌鐵,朱砂,水銀,錦,疊,細布,氍毹,毾㲪,[341]護那,越諾布,金縷織成,[342]赤麖皮,薫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緑,雌黄。[343]又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地有鹹池。[344]

① 關於波斯拜火教,可參看 E. Yarshater(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3(2), pp. 866—908.

[338] 本《周書・異域傳下・波斯國傳》。

[339] "良犬":不知何據。

[340] "大鳥"云云:本《魏書・西域傳》。

[341] "氎𣰽"以上:本《周書・異域傳下》。

[342] "護那、越諾布、金縷織成":此三種據《隋書・西域傳》。

[343] 以上主要依據《周書・異域傳下》。

[344] "又有"以下至"鹹池":摘自《梁書・西北諸戎傳》。"優鉢曇花":一説應讀作"優鉢[羅]、曇花","優鉢[羅]"乃 utpala 之對譯;"曇花",一名美人蕉。①"鹹池":《梁書・西北諸戎傳》作"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

孝明帝時及西魏末,並貢方物。[345] 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346]

[345]《魏書・西域傳》:"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又,《周書・異域傳下》:"魏廢帝二年,其王遣使來獻方物。"《通典》據之。

[346] "突厥"云云:採自《隋書・西域傳》。

隋大業中,亦遣使來貢。[347]

[347]《隋書・西域傳》:"煬帝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遣使隨昱貢方物。"

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又獻活褥蛇[348],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349](杜環《記》云:"自被大食滅,至天寶末已百餘年矣。"[350])

① 小田義久:《〈南史〉卷七十九夷貊下西域傳譯注稿》,載内田吟風:《中國正史西域傳の譯註》,京都龍谷大學文學部,河北印刷株式會社 1980 年版,第 35—40 頁。

[348]“褥虵”：一説爲白鼬或鼬鼠。①

[349]《舊唐書・西戎傳》載：“二十一年(647年)，伊嗣候(俟)(Yazdagird)遣使獻一獸，名活褥蛇，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唐會要》卷一〇〇、《册府元龜・外臣部・朝貢三》略同。但《新唐書・西域傳下》載：“貞觀十二年(638年)遣使者没似半朝貢，又獻活褥蛇，狀類鼠，色正青，長九寸，能捕穴鼠。”與諸書所記時間不同。據《册府元龜・外臣部・朝貢三》，貞觀十三年(639年)二月，波斯遣使朝貢；二十一年正月，波斯等國並貢方物；三月，帝以遠夷各貢方物，珍果咸至，其草木雜物有異于常者，詔皆使詳録焉，波斯的活褥蛇也榜上有名。則知貞觀時波斯的朝貢至少有貞觀十二年(或十三年)、貞觀二十一年兩次，其中第二次進獻，《唐會要》卷一〇〇“波斯國”條作“其王伊嗣候(俟)遣使朝貢”，未記載獻異獸。結合《新唐書・西域傳下》及前文對康國獻金桃的分析，很可能波斯國獻活褥蛇在貞觀十二年(或十三年)，而在貞觀二十一年作爲四夷珍物被史臣記録在册，《通典》、《舊唐書・西戎傳》均因之而致誤。據此亦可知，貞觀二十一年所録的四夷貢獻珍物名目，成爲《通典・邊防典》編纂時的主要取材對象。

[350]波斯是大食向東擴張時，最早被征服的國家。651年，在大食的不斷進攻下，薩珊王朝國王伊嗣俟出逃到木鹿(Marw)被殺，波斯帝國滅亡。②此距天寶十載(751年)杜環被俘，整整一百年，距天寶末(755年)，已104年。

悦　般

悦般[351]，後魏時通焉。在烏孫西北。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爲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352]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兹北。地方數千里，[353]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似高車[354]，而其人清潔。於(傚)[355]胡

---

① 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吴玉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203頁。

② 希提：《阿拉伯通史》，馬堅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84頁。

俗翦髮齊眉，以䴵䴴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356]，山傍石皆燋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爲藥，即石流黄也。

[351]"悦般"：遊牧部族，《魏書・西域傳》描述的時代位於天山以北。

[352]"金微山"：即今阿爾泰山。

[353]"地方數千里"：説明悦般的領域應該是東起裕勒都斯河谷、西至納倫河谷，南自龜兹以北、北抵伊犂河流域。

[354]"高車"：遊牧部族，一度役屬蠕蠕。公元五世紀初其勢漸盛，與蠕蠕爲敵；其副伏羅部於 487 年西遷至今吐魯番西北自立爲國，直至 541 年亡於蠕蠕。

[355] 據《通志・四夷三・西戎下》卷一九六、《太平寰宇記・四夷十五・西戎七》卷一八六改。①

[356]"火山"：位於今庫車北。

太武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漓[357]，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内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太武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358]

[357]"淋漓"：《太平御覽・方術一八》（卷七三七）作"淋落"。

[358]"悦般"一段：本《魏書・西域傳》，但略悦般與蠕蠕的關係。

伏　盧　尼

伏盧尼[359]，後魏時通焉。理伏盧尼城[360]，在波斯國西北。[361]有

---

① 參見内田吟風：《魏書西域傳原文考釋（中）》，《東洋史研究》30～2（1971 年），第 82—101 頁。

大河[362]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363]，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焉。[364]

[359]“伏盧尼”[biuək-la-niei]：一説乃 Rūmi 的伊朗語訛讀 Fūrūmi(意指羅馬領土)的對譯。①

[360]“伏盧尼城”：一説位於叙利亞的安條克城。②

[361]據《北史》恢復的《魏書・西域傳》作“在波斯國北”，可據《通典》補“西”字。

[362]“大河”：指 Euphrates 河。

[363]“云尼山”：一説指 Amanus 山。

[364]此則本《魏書・西域傳》。

朱俱波

朱俱波，[365]後魏時通焉。亦名朱居槃國，[366]漢子合國也。[367]今并有漢西夜，蒲犂、依耐[368]、得若[369]四國之地。[370]在于闐國西千餘里，[371]其西至渴槃陁國，[372]南至女國三千里，[373]北至疎勒九百里，[374]南至葱嶺二百里[375]。[376]其王本疎勒國人，(《魏略・西戎傳》曰：西夜并屬疎勒。)宣武永平中，朱居槃國遣使朝貢。[377]其人言語與于闐相似，其間小異。[378]人貌多同華夏，亦類疎勒。[379]

大唐武德以後，亦頻遣使朝貢矣。[380]

[365]“朱俱波”：西域南道綠洲國，始見《隋書・西域傳》。《魏書・西域傳》記作“悉居半”[siet-kia-puan]或“朱居”[tjio-kia]。諸名均爲 čakukalka 之對譯。

[366]“朱居槃”：見《魏書・世宗紀》。

[367]“子合”[tziə-həp]：與“朱俱波”等均爲同名異譯。“朱俱

①② 白鳥庫吉：《拂菻問題の新解釋》，《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年，esp. 第433—438頁。

波"，即漢代子合國之後身。在葉爾羌河與 Asgan-sal 河匯合地點以上 Kosrāb 附近的河谷。①

[368] "依耐"[iəi-nə]：或與托勒密《地理志》(Ⅵ, 16)所載 Serica 地區小部落 Annibi 爲同名異譯。依耐國王治，當在大帕米爾(Great Pamir)。②

[369] "得若"：應即《後漢書·西域傳》所見"德若"，一般認爲即《漢書·西域傳》所見烏秅。"烏秅"[a-teak]，可視爲 Asii 之對譯。烏秅國王治在可能在今 Hunza。③

[370] 朱俱波并有"四國之地"：《新唐書·西域傳》："并有西夜、蒲犂、依耐、得若四種地。"當與《通典》資料來源相同。

[371] "在于闐國西千餘里"：《隋書·西域傳》：于闐國"西去朱俱波千里"。

[372]《魏書·西域傳》："渴槃陁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渴槃陁"：即下文所見"渴槃陀"。"朱駒波"即朱俱波。

[373] "南至女國三千里"：《新唐書·西域傳》："南三千里女國也。"

[374] "北至疎勒九百里"：《隋書·西域傳》：疏勒國"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

[375] "南至葱嶺二百里"：《册府元龜·外臣部·土風三》：朱俱波"在葱嶺北二百里"。《新唐書·西域傳》載：朱俱波在"葱嶺北三百里"。"三"似爲"二"之誤。

[376] 朱俱波四至，唐以前正史西域傳無載，從其與《隋書·西域傳》于闐國"西去朱俱波千里"、疏勒國"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的記載可

---

① 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2003 年，第 211—212 頁。

② 松田壽男：《イラン南道論》，松田壽男博士古稀記念出版委員會：《東西文化交流史》，東京：雄山閣，1975 年，第 217—251 頁。

③ 松田壽男：《イラン南道論》，松田壽男博士古稀記念出版委員會：《東西文化交流史》，東京：雄山閣，1975 年。馬雍：《巴基斯坦北部所見"大魏"使者的巖刻題記》，《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9—137 頁。

以相對應看，《通典》"朱俱波"條與《隋書・西域傳》屬於同一里程體系。易言之，《隋書・西域傳》于闐國、疏勒國採用的是《西域圖記》的記程系統，《通典》"朱俱波"條當也抄録《西域圖記》。據《隋書・裴矩傳》，《西域圖記》序中提到"朱俱波"，則已佚的《西域圖記》朱俱波條，可據《通典》所引略微恢復出來。

[377] 朱俱波朝魏，據《魏書》"本紀"，太延五年（439年）十一月（"世祖紀"）、和平三年（462年）三月甲申（"高宗紀"）、景明三年（502年）、永平四年（511年）九月甲寅）（以上"世宗紀"）①、神龜元年（518年）二月戊申（"肅宗紀"）②各一次。《魏書・西域傳》只記載"太延初，遣使來獻"，《通典》記録永平中的朝獻，若非今本《魏書・西域傳》已有殘缺，則是《通典》此條取材已超出了正史西域傳的範圍，值得注意。

[378] "言語"：《洛陽伽藍記》卷五引《宋雲行紀》稱："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

[379] 體貌："多同華夏"者，或者是與羌人混血的結果；"亦類疎勒"者，部份人民保持原有高加索人種體貌特徵也。《通典》關於朱俱波人言語體貌的描寫，可能也源於《西域圖記》。

[380]《册府元龜・外臣部・朝貢三》云：武德四年（621年）十月"新羅國、句麗及西域二十二國並遣使朝貢"，朱俱波應包括在這朝貢的西域二十二國中。此後，貞觀十年③（636年）十二月，朱俱波與疏勒、甘棠並遣使朝獻。

渴　槃　陀

渴槃陀，後魏時通焉。亦名漢陁國，亦名渴羅陁國。[381] 理葱嶺

---

① 以上二則均作"朱居槃"，"朱居槃"即"朱俱波"（《魏書》"悉居半"）。

② 此則原文作"末久半"，"末"當是"悉"或"朱"之訛。

③ 據《册府元龜》卷九七〇及《資治通鑒》卷一九四。此次朝貢，《貞觀政要》卷八係於貞觀十二年，《新唐書・西域傳上》繫於十三年。

中。[382]在朱俱波國西,[383]西至護密國,[384]其南至懸度山[385],無定界,北至疎勒國界,[386]西北至判汗國[387]。[388]其王本疎勒人,累代相承,以居此國。[389]有户二千餘。懸度山在國西南四百里。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其閒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因以爲名。今按懸度、葱嶺,迤邐相屬,郵置所绝,道阻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别,然法顯、宋雲所經卽懸度山也。[390]又有頭痛山,在國西南,向罽賓,[391]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宋膺《異物志》[392]云:"大頭痛、小頭痛山[393],皆在渠搜[394]之東,疎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行則致死,唯冬可行,尚嘔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爲也。冬乃枯歇,故可行也。"[395])其葱嶺俗號極嶷山[396]。今按葱嶺,周環其國。衣服、人貌、語音與于闐相似,其閒多有異者。[397]書與婆羅門同。[398]國中咸事佛。[399]人山居,勁健。雜人多而胡少。[400]有音樂、兵器,有甲、矟、弓、刀。(矟音朔。)國法:殺人劫賊者死,餘徵罰。其税雜輸之。服飾、婚姻同疎勒。王坐人牀。死者埋殯七日爲孝。[401]太武帝太延三年朝獻,於後不绝。[402]

[381]"亦名漢陁國,亦名渴羅陁國":"漢陁"係略譯,"渴羅陁"係"渴盤陀"之訛。蓋"羅"、"盤"形似。《新唐書・西域傳上》:"喝盤陀,或曰漢陀,曰渴館檀,亦謂渴羅陀。"

[382]"理葱嶺中":《洛陽伽藍記》卷五引《宋雲行紀》稱:"自發葱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下,實半天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魏書・西域傳》作"在葱嶺東"。

[383]"在朱俱波國西":《新唐書・西域傳上》:喝盤陀"直朱俱波西"。

[384]"西至護密國":《新唐書・西域傳上》:喝盤陀"西護密"。"護密":應卽《魏書・西域傳》所見"伽倍"(《魏書・世宗紀》作"胡密")。"伽倍"、"胡密"以及"護密"均爲 Kumidae 之對譯。①護密位於今 Wa-

① J. Marquart, *Ērānšahr*, Berlin: 1901, pp. 223—225, 242—243.

khan 谷地 Sarik-Čaupan 一帶。①

[385] "懸度山":即《漢書·西域傳》所見"縣度"。

[386] "北至疎勒國界":《新唐書·西域傳上》:喝盤陀"北抵疏勒"。

[387] "西北至判汗國":《新唐書·西域傳上》:喝盤陀"西北判汗國也"。"判汗"即《隋書·西域傳》所見"鏺汗"。鏺汗,位於 Ferghāna,"鏺汗"[puat-han],係 Ferghāna 之對譯。

[388] 渴槃陀國四至:《梁書·西北諸戎傳》作"渴盤陁國,于闐西小國也。西隣滑國,南接罽賓國,北連沙勒國",顯然與《通典》所引不是一個計程系統。朱俱波、護密、疏勒、判汗皆《西域圖記》序中出現的國名,因而渴槃陀"理葱嶺中。在朱俱波國西,西至護密國,其南至懸度山,無定界,北至疎勒國界,西北至判汗國"可能即是《西域圖記》的佚文。

[389] "其王本疎勒人"云云:《新唐書·西域傳上》:喝盤陀國,"其王本疏勒人,世相承爲之"。

[390] "法顯、宋雲所經":《洛陽伽藍記》卷五引《宋雲行紀》:載雲等於神龜二年"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法顯傳》載法顯行經"竭叉國","其國當葱嶺之中"。一般認爲此國即渴槃陀國。②

[391] "罽賓":唐代罽賓指迦畢試。

[392] "宋膺《異物志》":"宋膺"應爲"朱應"之訛,《異物志》全稱《扶南異物志》。朱應,三國時吳國宣化從事,受孫權派遣出使扶南。《扶南異物志》著録於《隋書·經籍二·史》、《舊唐書·經籍上·乙部史録》和《新唐書·藝文二·乙部史録》。

[393] "大頭痛、小頭痛山":始見《漢書·西域傳》,具體位置不詳,大致因海拔較高、空氣稀薄致使行人頭痛而得名。

[394] "渠搜":此處所謂"渠搜"[gia-su]或許也是《水經注·河水二》所見迦舍羅逝國,亦即本傳所見渴槃陁。

---

① 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0—32 頁。

② 余太山:《兩漢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 2003 年版,第 439—476 頁。

[395]“經之者”云云:類似描寫始見《漢書·西域傳》。

[396]“極嶷山”:《新唐書·西域傳上》:“葱嶺俗號極嶷山,環其國。”“極嶷山”,名義待考。

[397]“衣服、人貌、語音”云云:《梁書·西北諸戎傳》作“風俗與于闐相類”。《新唐書·西域傳上》:喝盤陀“貌、言如于闐”。

[398]“書與婆羅門同”:《册府元龜·外臣部·土風二》:渴盤陁“文字同於婆羅門”。

[399]“事佛”:《魏書·西域傳》稱渴槃陁國“亦事佛道”,當爲本卷所據。

[400]“雜人多而胡少”:意思似乎是説渴盤陀人少於外來人口。

[401]渴槃陀國土風:《魏書·西域傳》只有“亦事佛道”一句,《梁書·西北諸戎傳》稍詳:“所治在山谷中。城周迴十餘里,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闐相類。衣吉貝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爲糧。多牛馬駱駞羊等。出好氊、金、玉。王姓葛沙氏”。但亦與《通典》不同,《通典》渴槃陀一段出處待考。

[402]渴槃陀朝魏:據《魏書》“本紀”,太延三年(437年)三月癸巳、太延五年(439年)十一月(以上“世祖紀上”)、興安二年(453年)八月辛未、和平三年(462年)三月甲申(以上“高宗紀”)、景明三年(502年)、正始四年(507年)十月辛未、正始四年(507年)十一月己酉、延昌元年(512年)三月辛卯、延昌二年(513年)八月庚戌(以上“世宗紀”)各一次。案:《魏書·西域傳》並未記載渴槃陀太延三年朝獻,《通典》記録之,可見《通典》此條取材亦超出了正史西域傳的範圍。又案:本則朝貢事僅涉北魏,但有關形勢多據隋唐時代資料。

粟　弋

粟弋[403],後魏通焉。在葱嶺西,[404]大國。[405]一名粟特,一名特拘夢[406]。出好馬、牛、羊、蒲萄諸果。出美蒲萄酒,其土地水美故也。[407]出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408]在安息北五千里。[409]附庸小國

四百餘城。[410]至太武帝時,遣使來朝獻。[411]

[403]"粟弋":首見《後漢書・西域傳》,一般認爲即《魏書・西域傳》所見粟特,指今索格底亞那之地。

[404]"在葱嶺西":本《周書・異域傳》:"粟特國,在葱嶺之西。"

[405]"大國":出處待考。

[406]"特拘夢":名义待考。《魏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均作:"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通典》此處顯然未採《魏書》、《周書》之説。

[407]《後漢書・西域傳》:"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土地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408]"出大禾"云云:出處待考。

[409]"在安息北五千里":未識何據。《魏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均作:"在康居西北。"

[410]"附庸小國"云云:出處待考。

[411]粟弋即粟特朝魏,據《魏書》"本紀",太延元年(435年)八月丙戌、太延三年(437年)三月癸巳、太延五年(439年)十一月(以上"世祖紀上")、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十二月("世祖紀下")、太安三年(457年)正月戊辰("高宗紀")、皇興元年(467年)九月壬子("顯祖紀")、延興四年(474年)正月辛巳、太和三年(479年)十二月(以上"高祖紀上")各一次。《魏書・西域傳》作"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自後無使朝獻",《通典》顯然取了《魏書・西域傳》以外的史料。

阿 鈎 羌

阿鈎羌[412],後魏通焉,在莎車西南。[413]國西有懸度山,其閒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深,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爲貨。居止立宫室。有兵器。[414]

[412]"阿鈎羌":羌之一種,或 Argippaei 與羌人融合而成。"阿

鉤"[a-ko]:似與《漢書・西域傳》所見"呼健"等爲同名異譯。一説"阿鉤"乃"冰"(Wakhan 語 yikh, Persia 語 yakh, Osset 語 yekh, yikh, ikh)之音譯。①

[413] "在莎車西南",阿鉤羌國應位於今帕米爾的 Baltistan。

[414] 此則全本《魏書・西域傳》。

副 貨

副貨[415],後魏通焉。東至阿富使且國,西至没誰國[416],中間相去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417],相去千五百里。宜五穀、蒲陶,唯有馬、駝、騾。國王有黄金殿,殿下有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孝文帝時,其王遣使朝。[418]

[415] "副貨"[phiuək-xua]:一説乃 Bokhāra 之對譯,②一説乃 Puṣkalāwatī,③然均無確據。

[416] "没誰國":一説即《魏書・西域傳》所見"牟知"。④

[417] "奇沙"[gia-shea]:一説乃 Tashkurgan 或 Kapica 之對譯。⑤地望待考。

[418]《魏書・西域傳》僅載"其王遣使朝貢","本紀"亦不載。本卷所謂"孝文帝時",補充了北魏副貨朝貢的新資料。案:此則全本《魏書・西域傳》。

---

① 白鳥庫吉:《罽賓國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1970年,第295—359頁,esp. 第306頁。

② 白鳥庫吉:《粟特國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年,esp. 第90—91頁。

③ J. Marquart, *Wehrot und Arang*, Leiden, 1938, p. 37.

④ 白鳥庫吉:《粟特國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年,esp. 第90—91頁。

⑤ 内田吟風:《魏書西域傳原文考釋(下)》,《東洋史研究》31～3(1972年),第58—72頁。白鳥庫吉:《粟特國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东京:岩波,1971年,esp. 第91頁,以爲奇沙即《隋書・西域傳》所見"史國"(Kešš),疑非是。

疊 伏 羅

疊伏羅[419],後魏時通焉。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鹽奇水,西流。有白象。土宜五穀。宣武帝時,遣使獻方物。[420]

[419] "疊伏羅"[dyap-biuək-la]:乃 Zabulistan 之對譯,亦即 Gazna。

[420] 此則全本《魏書・西域傳》,唯易"世宗"爲"宣武帝"。

賒 彌

賒彌,後魏時聞焉。[421]在波知[422]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嚈噠。東有鉢盧勒國,[423]路嶮,緣鐵鏁而度,下不見底。後魏遣使宋雲等,竟不能達。[424]

[421] "後魏時聞焉":賒彌國首見《魏書・西域傳》,且爲《洛陽伽藍記》引《宋雲行紀》所載,因未朝貢於魏,故云"聞焉"。

[422] "波知"[puai-tie]:名義待考。波知國的位置有數説,似應求諸 Zēbak 附近,蓋在 Wakhan 西南、Chitrāl 之北。①

[423] "鉢盧勒國":一般認爲係 Bolor 之對譯,在 Gilgit 河流域。

[424] 此則全本《魏書・西域傳》。案:《洛陽伽藍記》引《宋雲行紀》載雲等於神龜二年"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

石 國

石國[425],隋時通焉。[426]居於藥殺水[427],都柘折城[428],方十餘

① J. Marquart, *Ērānšahr*, Berlin: 1901, p. 245,以爲介乎 Zēbāk 與 Čitral 之間的山地。另請參看沙畹:《宋雲行紀箋注》,載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八編》,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 2 卷,商務印書館,1995 年,第 1—68 頁;A. Stein, *Ancient Khotan*, Oxford, 1907, p. 14;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ニ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0 年,第 101—103 頁。

里。[429]本漢大宛北鄙之地。[430]東與北至西突厥界,西至波臘[431]國界,西南至康居界,南至率都沙那[432]國界。[433]王姓石。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於床上,巡繞而行,散以香花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而饗宴。[434]有粟、麥,多良馬。南去鏺(音撥。)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435]隋大業五年[436]、大唐貞觀八年[437],並遣使朝貢。(杜環《經行記》云:"其國城一名赭支[438],一名大宛。天寶中,鎮西節度使高仙芝擒其王及妻子歸京師。[439]國中有二水,一名真珠河,一名質河,[440]並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實,出好犬良馬。"又云:"碎葉國,從安西西北千餘里。有勃達嶺[441],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騎施[442]南界。西南至葱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443]嶺北流者盡經胡境,而入北海[444]。又北行數日,度雪海[445]。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細道,道傍往往有水孔,嵌空萬仞,輒墮者莫知所在。勃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446]。其川東頭有熱海[447],玆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又有碎葉城[448],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449]昔交河公主[450]所居止之處,建大雲寺[451],猶存。其川西接石國,約長千餘里。川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厥[452],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閒雜,日尋干戈,凡是農人皆擐甲胄,專相虜掠以爲奴婢。[453]其川西頭有城,名曰怛邏斯,石國人鎮,即天寶十年高仙芝軍敗之地。從此至西海以來,自三月至九月,天無雲雨,皆以雪水種田。宜大麥、小麥、稻禾、豌豆、畢豆。飲蒲萄酒、糜酒[454]、醋乳[455]。")

[425]"石國":一般認爲位於今 Tashkent。"石"[zjyak]:Šaš 之對譯。

[426]"隋時通焉":石國首見《隋書·西域傳》,故云。

[427]"藥殺水":指錫爾河。"藥殺"[jiak-sheat]:一般認爲是該河古稱 Iaxartes 之對譯。

[428]"柘折城":一般認爲位於今塔什幹一帶。《新唐書·西域傳

下》云:"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

[429]《隋書·西域傳》作"都城方十餘里"。

[430]《新唐書·西域傳下》:"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

[431]"波臘":名義待考,一説當位於 Tashkent 西北。①

[432]"率都沙那":一般認爲位於今 Ura-tübe 一帶。"率都沙那"是 Sūtrushana 的對譯。

[433]《新唐書·西域傳下》:"漢大宛北鄙也……東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臘,南二百里所抵俱戰提,西南五百里康也。"同傳:"東曹,或曰率都沙那……東北距俱戰提二百里,北至石。"

[434] 禮俗:九姓胡雖無棺槨,但有收葬骸骨的葬具,即所謂"盛骨甕"。與王者用金甕不同,民間則用陶質骨甕。這有别於波斯祆教。②

[435]《通典》此段多取《隋書·西域傳》,唯"都柘折城"、"本漢大宛北鄙之地"及"東與北至西突厥界"等四至爲《隋書》所無,當是根據唐時新資料增補者。據《新唐書·藝文二》"高宗遣使分往康國、吐火羅,訪其風俗、物産,畫圖以聞,詔史官撰次"《西域圖志》六十卷,《通典》及《新唐書·西域傳下》有關石國的部分,可能即取材於此。《通典》兼取隋、唐資料,故此段有兩種四至記載,雖不相類,但體現了《通典·邊防典》的編纂特色。

[436] 據《隋書·西域傳》,石國"以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其後不復至"。案:朝貢之年石國已爲突厥控制。

[437]《唐會要》卷九九"石國"條(《册府元龜·外臣部·朝貢三》略同)云:"貞觀八年(634 年)十二月,朝貢使至。"

[438] 赭支、柘支、柘折、赭时:均爲 Čaš 或 Čač之對譯。

[439] 高仙芝俘石國王事:《唐會要》卷九九"石國"條記載:"天寶

① 内田吟風《隋裴矩撰〈西域圖記〉遺文纂考》,《藤原弘道先生古稀記念史學佛教學論集》,内外印刷株式會社:1973 年,第 115—128 頁。

② 参看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 1998 年版,第 26 頁。

初，累遣朝貢。至五年(746年)，封其王子那俱車鼻施爲懷化王，并賜鐵券。九載(750年)，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奏其王蕃禮有虧，請討之。其王約降，仙芝使部送，去開遠門數十里，負約，以王爲俘，獻於闕下，斬之。自後西域皆怨仙芝，所擒王之子西走大食，引其兵至怛羅斯城，仙芝軍大爲所敗。自是西附於大食。"參見《新唐書·西域傳下》及兩《唐書·高仙芝傳》、《資治通鑒》卷二一六。

[440] "國中有二水，一名真珠河，一名質河"：《新唐書·西域傳下》作"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真珠河，亦曰質河"，則杜環將一河誤爲二河。"藥殺水"又作"真珠河"、"質河"。"藥殺水"(Jaxartes)爲伊蘭語名，"真珠河"(Jängču)爲突厥語名，"質河"(Sil)爲 Čagatai 語之 Silig，卽突厥語 Silik(清潔)之意，皆爲錫爾河(Syr)的不同轉寫。①

[441] "教達嶺"：應卽拔達嶺，今 Bédel。②

[442] "突騎施"：Turgach，西北游牧民族，西突厥别部咄陸(左厢)五部之一，居伊犁河流域。

[443] 拔達嶺水南流者會塔里木河入羅布泊，世傳羅布泊爲黄河上源，故云歸東海。③

[444] "北海"：此處指巴爾喀什湖。

[445] "雪海"：指乏驛嶺(Djitym-Bel)上之小湖。④

[446] "碎葉川"：又作細葉川、素葉水、葉水，卽今楚河。

[447] "熱海"：今伊塞克湖(Issik-Kul)。

[448] 碎葉城故址：一説在楚河流域托克瑪克(Tokmak)以南 8—10 公里的阿克·貝希姆(Ak Bashim)廢城。⑤

---

① 白鳥庫吉：《粟特國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年，第 43—123 頁，esp. 第 107 頁。

② 沙畹：《西突厥史料》，馮承鈞譯，中華書局 2004 年版，第 133 頁。

③ 丁謙：《唐杜環經行記地理考證》，浙江圖書館叢書第 2 集，1915 年，第 4B 頁。

④ 沙畹：《西突厥史料》，馮承鈞譯，中華書局 2004 年版，第 12—13 頁。

⑤ 張廣達：《碎葉今地考》，《西域史地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9 頁。

[449]《新唐書・西域傳下》:"有碎葉城,天寶七載(748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伐安西,毀之。"據《舊唐書・地理志》,北庭節度使"管鎮兵二萬人,馬五千匹;所統攝突騎施、堅昆、斬啜;又管瀚海、天山、伊吾三軍鎮兵萬餘人,馬五千匹。"王正見,兩《唐書》無傳,據《舊唐書》卷一〇四《封常清傳》,知其天寶十載(751年)在安西節度使任上,天寶十一載(752年)卒。

[450]"交河公主":《資治通鑒》卷二一二開元十年(722年)記載,"十二月庚子(3日),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嫁突騎施可汗蘇祿"。

[451]"大雲寺":爲武則天時於諸州普遍建立的佛寺。一説阿克・貝希姆廢城的第一座佛寺卽靠近交河公主住處的大雲寺。①

[452]"異姓部落":指昭武九姓;"異姓突厥",指葛邏祿(Karlouk、Karluk)諸族。②

[453]天寶末葛邏祿情況中國史籍語焉不詳,杜環對其城堡、尚武等社會風俗之描寫,彌足珍貴。

[454]"麋酒":應爲北方游牧民族的飲料。

[455]"醋乳":《太平寰宇記》卷一八六作"臘乳",可能是酥乳。

女　國

女國[456],隋時通焉。在葱嶺之南。[457]其國代以女爲國王,王姓蘇毗。[458]女王之夫號爲金聚[459],不知政事。國内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山上爲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理國政。其俗貴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妒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内或數度變改之。男子皆被髮,婦人辮髮而縈之。[460]其王死,若無女嗣位,國人乃調斂金錢,得數百萬,還於死王

① 參見張廣達:《碎葉今地考》,《西域史地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1頁。

② 張一純:《經行記箋注》,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40頁。

之族，買女而立之。[461]其地五男三女，貴女子，賤丈夫，婦人爲吏職，男子爲軍士。[462]女子貴者則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雖賤庶之女，盡爲家長，有數夫焉。生子皆從母姓。[463]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犛（里之反。）牛、駿馬、蜀馬。尤多鹽，常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及党項戰爭。[464]其女王死，國中貴人剥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内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納於鐵器埋之。[465]俗事阿脩羅神[466]。[467]開皇中，遣使來貢。[468]

[456]"女國"：應即《大唐西域記》卷四所見蘇伐剌拏瞿呾羅（Suvarṇa-gotra）國。

[457]女國位置，一般認爲在近西藏西部。①案："在葱嶺南"以下至"男子皆被髮"，文字大同《隋書·西域傳》。

[458]女國早期，女權制尚存，爲臨近之蘇毗控制，選蘇毗賢女子爲王。案："蘇毗"，西羌之一枝。《新唐書·西域傳下》有專傳。

[459]"金聚"：《大唐西域記》卷四："蘇伐剌拏瞿呾羅國（唐言金氏），出上黄金，故以名焉。""金聚"或者與該國出黄金有關。

[460]"婦人辮髮而縈之"：《唐會要》卷九九"女國"："婦人辮髮而縈之。"

[461]"其王死"至"買女而立之"：《唐會要》卷九九"女國"："其王若死，無女嗣位，國人乃調斂金錢，還於死王之族，買女而立之。"

[462]"貴女子"至"男子爲軍士"：《唐會要》卷九九"女國"："其俗貴女子，賤丈夫，婦人爲吏，男子爲軍士。"

[463]"女子貴者"至"生子皆從母姓"：《唐會要》卷九九"女國"："女子貴者，則多有侍男，男子貴不得有侍女。雖賤庶之女，盡爲家長，猶有數夫焉。生子皆從母姓。"

[464]"氣候多寒"以下：本《隋書·西域傳》。

---

① 周偉洲：《蘇毗與女國》，《大陸雜誌》第92卷第4期（1996年），第1—11頁。此則注釋多採此文，不另注。

[465]“其女王死”至“以其皮納於鐵器埋之”句:《隋書·西域傳》之文作:“貴人死,剥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内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内於鐵器埋之。”《舊唐書·南蠻傳·東女國傳》作“貴人死者,或剥其皮而藏之,内骨於瓶中,糅以金屑而埋之”。

[466]“阿偹羅”:梵文 asura,一種惡魔的名稱。

[467]女國土風,除《通典》外,《隋書·西域傳》、《唐會要》卷九九、《册府元龜·外臣部·土風三》(卷九六一)均有記載,以《册府元龜·外臣部·土風三》最爲詳細。其文云:“女國,在葱嶺之南,以女爲王,每居層樓,侍女數百。王(五)日一聽政。其王死,若無女嗣位,國人請斂金錢,得數百萬,還死王之族,買女而立之。其地五男三女。俗貴女子,賤丈夫,婦人爲吏職,男子爲士,女子貴者,則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雖賤庶之女,盡爲家長,猶有數夫焉。生子皆從其母姓。男子被髪,以青緑塗面;婦人辮髪而縈之。以皮爲鞋,課税無常。氣侯多寒,以狩獵爲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常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由於《册府》此條内容有多出《通典》之處,因此不是抄録《通典》,而是與其同一史料來源。由於《西域圖記》序提到女國,因此此條很可能是《西域圖記》的佚文。

[468]《隋書·西域傳》:“開皇六年(586 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绝。”

吐火羅

吐火羅[469],一名土壑宜[470],後魏時吐呼羅國[471]也,隋時通焉。[472]都葱嶺西五百里[473],在烏滸河南,即嬀水也。[474]與挹怛雜居。[475]勝兵十萬人[476],皆習戰。俗奉佛。[477]多男,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飾載五角,十夫載十角。男子無兄弟者,則與他人結爲昆季,方始得妻,不然終身無婦矣。[478]生子屬其長兄。[479]被服、文字與于闐略同。[480]城北有頗黎山[481],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時産名駒,皆汗血焉。[482]其北界則漢時大宛之地,[483]南去漕國千七百里[484],東去瓜州六千七百[485]里。[486]大業中,遣使

來貢。[487]

[469]"吐火羅":一般認爲指 Tokhāristān。

[470]"土壑宜"[tha-xak-ngiai]與"吐火羅"[tha-xuəi-lai]應是同名異譯。《新唐書·西域傳下》作"或曰吐豁羅,曰覩貨邏","土壑宜"僅此一見。此外,"吐火羅"尚有兜佉勒、兜呿羅等異譯。①

[471]"吐火羅",《魏書·西域傳》作"吐呼羅"。《新唐書·西域傳下》有"元魏謂吐呼羅者"句。

[472]"隋時通焉":此句爲《通典》編者概括之語。實際上,據《魏書·西域傳》,"其王曾遣使朝貢",《魏書·高宗紀》亦載:和平五年(464年)十二月,"吐呼羅國遣使朝獻",但《通典》據《隋書·西域傳》,不取《魏書·西域傳》的"吐呼羅",故云"隋時通焉"。

[473]"五百里":《隋書·西域傳》:"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唐會要》卷九九作"在葱嶺之西數百里。"《新唐書·西域傳下》作"居葱嶺西",無里數。

[474]"在烏滸河南,即嬀水也":《新唐書·西域傳下》記載"居……烏滸河之南,古大夏地。"《通典》卷一九二"安息"條"臨嬀水"下注云:"今謂烏滸河。"則"即嬀水也"可能原是《通典》的注文,今本混入正文中。《魏書·西域傳》作"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通典》顯然未取《魏書》。

[475]"與挹怛雜居":挹怛部落原游牧於塞北,西遷後以吐火羅斯坦爲統治中心,此時其政權爲突厥、波斯聯盟所破,餘衆乃與土著雜居。

[476]《隋書·西域傳》云:"勝兵者十萬人。"《新唐書·西域傳下》同。《唐會要》卷九九、《册府元龜·外臣部·土風三》作"勝兵五萬"。

[477]"俗奉佛":《隋書·西域傳》:吐火羅"其俗奉佛"。《新唐書·西域傳下》、《唐會要》卷九九等無載。《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云:

---

① 參内田吟風:《吐火羅(Tukhāra)國史考》,《東方學會創立25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東京:1972年,第91—110頁。

“(吐火羅)國王及百姓等,甚敬三寶,足寺足僧,行小乘法。”

[478] 婚俗:《唐會要》卷九九作:“多男子,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戴五角;十夫,則首戴十角。男子無兄弟,則與他人結爲昆季,方始得妻,不然,則終身無婦矣。”《册府元龜·外臣部·土風三》略同。當與《通典》同一史料來源。據《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其吐火羅國,乃至罽賓國(Kashmira)、犯引國(Bamian)、謝䫻國(Zābulistān)等,兄弟十人、五人、三人、兩人共娶一妻,不許各娶一婦,恐破家計。”知此風成因主要是經濟的。

[479] “生子屬其長兄”:此據《隋書·西域傳》。

[480]《唐會要》卷九九(《册府元龜·外臣部·土風三》同)云:“被服文字,與于闐略同。”

[481] “頗黎山”:《新唐書·西域傳》:“北有頗黎山,其陽穴中有神馬,國人游牧牝于側,生駒輒汗血。”《唐會要》(四庫全書本)卷九九作“屋類頗黎山”,《册府元龜·外臣部·土風三》作“屋數頗梨山”。

[482] “神馬”:《隋書·吐火羅傳》記述簡略,《册府元龜·外臣部·土風三》云:“城北有屋數頗梨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牝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多善馬。”《通典》史源當與之相同。

[483] “其北界”云云:《唐會要》卷九九:“北界接西域大宛之地。”

[484] “千七百里”:此據《隋書·西域傳》。

[485] “六千七百里”:《隋書·西域傳》:“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册府元龜》卷九五八《外臣部·國邑二》云:“在瓜州西六千七百里。”

[486]《通典》此段,與《隋書·西域傳》多有不同,多取材於《西域圖記》“吐火羅國”條。現《西域圖記》已佚,其“吐火羅國”佚文見於《册府元龜》及《唐會要》等。①

[487]《隋書·西域傳》:“大業中,遣使朝貢。”據《隋書·煬帝紀下》,吐火羅國遣使朝貢時間在大業十一年(615年)正月甲午(一日)。

① 詳見李錦繡:《〈通典·邊防典〉“吐火羅”條史料來源與〈西域圖記〉》,《西域研究》2005年4期,第25—34頁。

大唐初，屬西突厥。[488]高宗永徽初，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俗謂爲駝鳥。[489]龍朔元年，吐火羅置州縣使[490]王名遠進《西域圖記》，[491]并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軍府百二十六，[492]仍於吐火羅國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493]

[488]“大唐初，屬西突厥”：此爲《通典》作者綜合之語。據《大唐西域記》卷一：“出鐵門至覩貨邏國故地，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阨葱嶺，西接波剌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自數百年王族絶嗣，酋豪力競，各擅君長，依川據險，分爲二十七國。雖畫野區分，總役屬突厥。”可見唐初吐火羅與西突厥的關係。

[489]《舊唐書》卷四《高宗紀》：永徽元年(650 年)五月丁未(9 日)“吐火羅遣使獻大鳥，如駝，食銅鐵。上遣獻于昭陵。”《册府元龜》卷三〇《帝王部・奉先三》云：“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羅國獻大鳥，高七尺，帝以太宗懷遠所致，獻于昭陵，仍刻像於陵之内。”《册府》與《舊紀》敍述重點在高宗孝行，對駝鳥本身描寫只有“如駝，食銅鐵”、“高七尺”數語。《唐會要》卷九九(《新唐書・西域傳下》、《册府元龜・外臣部・朝貢三》略同)云：“永徽元年，獻大鳥，高七尺，其色元(玄)，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俗謂之駝鳥。”與《通典》文字完全相同。《會要》、《册府》、《新傳》、《舊紀》與《通典》此段可能均取自《高宗實録》。

[490] 中華書局校點本《通典》在“州縣”後有斷，不確，“吐火羅置州縣使”是王名遠的使職名稱。《舊唐書・西戎傳・波斯傳》載：“卑路斯龍朔元年(661 年)奏言，頻被大食侵擾，請兵救援。詔遣隴州南由縣令王名遠充使西域，分置州縣。”則知王名遠職事官爲隴州南由縣令，被遣充吐火羅置州縣使。

[491]《唐會要》卷七三“安西都護府”條“龍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羅道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當與《通典》同一史料來源。但《會要》與《通典》此條未必準確。王名遠《西域圖記》，諸書無載，與之相關的是《西域圖志》。《唐會要》卷三六“修撰”(《新唐書》卷五八《藝文

志》、《册府元龜》卷五六〇《國史部・地理》、《新唐書・西域傳上》略同）云："其年（顯慶三年，658 年）五月九日，以西域平，遣使分往康國及吐火羅等國，訪其風俗物産及古今廢置，畫圖以進，令史官撰《西域圖志》六十卷，許敬宗監領之。書成，學者稱其博焉。"《西域圖志》在分往康國及吐火羅等國的使者所進圖記的基礎上編成，而分往康國的使者是董寄生，分往吐火羅等國的使者是王名遠。《唐會要》卷九九記載，康國："顯慶三年，高宗遣果毅董寄生列其所居城爲康居都督府，仍以其王拂呼縵爲都督"；史國："顯慶三年，遣果毅董寄生列其所治爲陆沙州，以其王昭武失阿曷爲刺史"；吐火羅國："（顯慶）三年，其葉護那史烏溼波奉表告立，高宗遣置州縣使王名遠到其國，以所理阿緩大城爲月氏都督府，仍分其小城爲二十四州，以烏溼波爲都督"。董寄生出使的是以康國爲首的昭武九姓地區；王名遠出使的是吐火羅國地區。從二人的活動看，劃分州縣爲其主要職掌，"訪其風俗物産及古今廢置"則爲附帶職掌，故而其使名爲"置州縣使"。"訪其風俗物産及古今廢置，畫圖以進"較易，故而二人在顯慶三年五月九日前完成，經史臣編修，許敬宗以宰相身份監領，《西域圖志》六十卷上奏皇帝，成爲唐代國家編纂的重要西域史地文獻。而列置州縣較爲複雜，據《資治通鑒》卷二〇〇，直至顯慶四年（659 年）九月，"詔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駒半等國置州縣府百二十七"，董、王的這次出使才算告一段落。質言之，王名遠所進吐火羅風物圖記應發生在顯慶三年第一次出使時，不可能延遲到龍朔元年。其次，其所進圖記内容衹限於吐火羅部分，也不可能名爲《西域圖記》。

[492]《唐會要》卷七三"安西都護府"條云："龍朔元年六月十七日……王名遠……并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舊唐書》卷四〇《地理志》"安西大都護府"條亦云："龍朔元年，西域吐火羅款塞，乃於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皆置都督，督州八十，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同卷"西域十六都督州府"云："龍朔元年，西域諸國遣使來内屬，乃分置十六都督府，州八十，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皆隸安西都護府，仍於吐

火羅國立碑以紀之。"《通典》"縣一百"應爲"縣一百一十"之誤。《通鑒》卷二〇〇龍朔元年六月條據《統紀》作"置都督府八十,州七十六",《新唐書·地理志》(卷四三下)作"州七十二",與諸書不同。此次分置州縣,王名遠又再度出使。《唐會要》卷一〇〇"波斯國"條(《舊唐書·西戎傳》略同)云:"龍朔元年,其國王卑路斯(Piruz)使奏,頻被大食侵擾,請兵救援之。詔遣隴州南由令王名遠充使西域,分置州縣,因列其地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爲都督。"顯慶三年董寄生、王名遠等出使,是顯慶二年(657 年)平定阿史那賀魯之後,重新控制西突厥本土的直接結果;龍朔元年元年王名遠再次出使,是顯慶五年(660 年)蘇定方平疏勒等三國叛亂後,根據大食東向擴張造成的吐火羅地區政治軍事形勢變化所做的重新調整。

[493]《唐會要》卷七三"安西都護府"條云:"龍朔元年六月十七日……仍以吐火羅國立碑以記聖德,詔從之。"《舊唐書·地理志》"安西大都護府"條亦云:"(龍朔元年)仍立碑於吐火羅以志之。"但《玉海》卷一九四"唐西域紀聖德碑"條云:"《金石録》有顯慶四年八月高宗撰紀功碑,飛白題額。"似立碑於吐火羅也發生在王名遠第一次出使之時,諸書繫於龍朔元年,可能與王名遠進吐火羅風土圖記一樣,將兩次出使混爲一談。

劫　國

劫國[494],隋時聞焉。[495]在葱嶺中,西與南俱與賒彌國[496]界接,西北至挹怛國,去長安萬二千里。[497]有户數萬。氣候熱,有稻、麥、粟、豆、羊、馬。[498]出洛沙[499]、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棄於山。[500]

[494]"劫國":應即《隋書·西域傳》"漕國"條所見之刦國。"刦國",一説位於 Mastūj。①

① 白鳥庫吉:《罽賓國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1970 年,第 295—359 頁,esp. 第 355—358 頁。

[495]“隋時聞焉”：劫國、陁羅伊羅、越底延，應取材於《西域圖記》。由於劫國等三國僅見於《西域圖記》，而與隋無實質交往，故《通典》稱“隋時聞焉”。

[496]“賒彌國”：應卽《魏書・西域傳》所見賒彌國，位於今 Chitral 和 Mastuj 之間。“賒彌”[sjya-muat]：乃 Śyāmāka 之對譯。

[497]“在葱嶺中”以下數句：《新唐書・西域傳下》：“劫者，居葱嶺中，西及南距賒彌，西北挹怛也。去京師萬二千里。”《舊唐書・西戎傳》、《新唐書・西域傳》記載罽賓“去京師萬二千二百里”、“距京師萬二千里而羸”。

[498]“氣候熱”以下至“羊、馬”：《新唐書・西域傳下》：“氣常熱，有稻、麥、粟、豆。畜羊馬。”

[499]“洛沙”：疑卽呼洛羯，亦卽硼砂，“呼洛羯”，或係中古波斯語 furak。①

[500]“死亡棄於山”以上一段：《新唐書・西域傳下》與《通典》略同，應是抄襲《通典》所致。《太平寰宇記》卷一八六“劫國”條云：“土俗物產：氣候多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土俗與嚈噠同，人面似山羌，無尊卑之禮。死亡棄于山。”《太平寰宇記》多抄《通典》，但此段多出“土俗與嚈噠同，人面似山羌，無尊卑之禮”句，應是《太平寰宇記》與《通典》所據相同。易言之，《太平寰宇記》一段，可能就是《西域圖記》的佚文。

大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鏁、頗棃、水精盃各一，頗棃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棗，小者如酸棗。[501]

[501]劫國武德二年(618年)貢獻，僅見於《通典》，《新唐書・西域傳下》作“武德二年，遣使者獻寶帶、玻瓈、水精杯”，抄襲《通典》而略之。但《新唐書・西域傳上》記載，罽賓“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

---

① 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332—333頁。

水精醆，頗黎狀若酸棗"，與劫國貢獻同，二者必有一誤。《通典》"劫國"條中，似存在把劫國混爲罽賓的現象，如距京師的里數，應是罽賓至長安距離。據《隋書·西域傳》，罽賓(漕國)"東去刦國六百里"，可能《通典》編者在閱讀隋唐史籍時，誤將罽賓史料看成劫國資料。又案，武德二年，唐尚未統一，外國貢獻極少，史籍中唯見七月，"西突厥葉護可汗及高昌並遣使朝貢"(《舊唐書·高祖紀》)一條。時西突厥在統葉護領導下，臻于極盛，據《舊唐書·突厥傳下》，"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罽賓既歸屬西突厥，其武德二年可能遣使隨西突厥進獻，而總以"西突厥"稱之。

陁羅伊羅

陁羅伊羅[502]，隋時聞焉。[503]在烏荼國[504]北，大雪山[505]坡上。緣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506]

[502] "陁羅伊羅"(Darada):《法顯傳》所見"陀歷"、《大唐西域記》卷三所見"達麗羅川"。

[503] "隋時聞焉":亦應取材《西域圖記》。

[504] "烏荼國":應即《洛陽伽藍記》卷五引《宋雲行紀》所見"烏萇"，《大唐西域記》卷三所見"烏仗那"，亦即下文所見"越底延"，位於Swāt河上。

[505] "大雪山":指興都庫什山。

[506] 國在今Darel。

越底延

越底延國[507]，隋時聞焉。理辛頭河[508]北。南至婆羅門國[509]三千里，西北至賒彌國千餘里，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510]其王婆羅門種類。户數萬。有弓矢、刀矟、皮甲。國法不殺人，重罪流，輕者杖。國無課税。[511]其俗事佛，書同婆羅門。[512]王及庶人翦髮，衣錦袍，不開

縫。貧者衣白疊。[513]婦人爲髻，衣裙衫，帔長巾。俗清潔。氣候温，多稻。有羊、馬，多牛。出鍮石、訶梨勒、石蜜、麖皮、細疊。[514]

[507] "越底延"：Uḍḍiyāna 之對譯，在 Swāt 河上。

[508] "辛頭河"：指印度河。

[509] "婆羅門國"：指印度。

[510] "理辛頭河北"至"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亦見《新唐書・西域傳下》："越底延者，南三千里距天竺，西北千里至賒彌，東北五千里至瓜州，居辛頭水之北。""瓜州"爲越底延國距中原王朝里數的基準，值得注意。

[511] "國法不殺人"云云：《新唐書・西域傳下》："其法不殺人，重罪流，輕罪放。無租税。"

[512]《大唐西域记》卷一一"鄔闍衍那國"条记载："伽藍數十所，多以圮壞，存者三五。僧徒三百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婆羅門種也。博覽邪書，不信正法。"

[513] "王及庶人翦髮"云云：《新唐書・西域傳下》："俗翦發，被錦袍，貧者白氎。"

[514]《通典》"越底延國"一段，除《新唐書・西域傳下》、《太平寰宇記》卷一八六等有完全照抄《通典》的記載外，現存史籍中未見相關文字。此段有"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句，以瓜州爲基準點，符合裴矩《西域圖記》的記述原則，因此《通典》此段，很可能即照抄《西域圖記》，"隋時聞焉"一句，也可以成爲其根據隋時《西域圖記》的證據。如此說可成立，則《通典》此段，正保存了《西域圖記》的一段佚文。

大　食

大食[515]，大唐永徽中，遣使朝貢云。[516]其國在波斯之西。或云：初有波斯胡人，若有神助，得刀殺人。因招附諸胡，有胡人十一來，據次第摩首受化爲王。[517]此後衆漸歸附，遂滅波斯，[518]又破拂菻及婆羅門城，[519]所當無敵。兵衆有四十二萬。[520]有國以來三十四年矣。[521]

初王已死，次傳第一摩首者，今王即是第三，其王姓大食。[522]其國男夫鼻大而長，瘦黑多鬚鬢，似婆羅門，女人端麗。亦有文字，與波斯不同。[523]出駝、馬、驢、騾、羖羊等。土多砂石，不堪耕種，無五穀，惟食駝、馬等肉，破波斯、拂菻，始有米麵。[524]敬事天神。[525]又云：其王常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涉八年，未極西岸。於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不語而皆能笑，動其手腳，頭著樹枝，人摘取，人手即乾黑。其使得一枝還，今在大食王處。[526]（杜環《經行記》云："一名亞俱羅[527]。其大食王號暮門[528]，都此處。其士女瑰偉長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529]。食肉作齋，以殺生爲功德[530]。繫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531]人相爭者，不至毆擊。又有禮堂，容數萬人。[532]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爲衆説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姦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己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爲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533]率土稟化，從之如流。法唯從寬，葬唯從儉。郛郭之內，鄽閈之中，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湊，萬貨豐賤，錦繡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騾，充於街巷。刻石蜜[534]爲廬舍，有似中國寶轝。每至節日，將獻貴人琉璃器皿、鍮石瓶鉢，蓋不可算數。粳米白麵，不異中華。其果有偏桃人、千年棗。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蒲陶大者如雞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没匝（女甲反）師。[535]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華（蒲孔反），一名梨蘆茇。[536]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隈、吕禮。[537]又以橐駝駕車。其馬，俗云西海濱龍與馬交所產也。腹肚小，腳腕長，善者日走千里。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峰，良者日馳千里。又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腳似駝蹄，頸項勝得人騎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二升。又有薺樹。實如夏棗，堪作油，食除瘴。其氣候温，土地無冰雪。人多瘧痢，一年之內，十中五死。今吞滅四五十國，皆爲所役屬，多分其兵鎮守，其境盡於西海焉。"又云："末禄國[538]在亞梅國[539]西南七百餘里。胡姓末者，兹土人也。其城方十五里，用鐵爲城門。城中有鹽池，又有兩所佛寺。其境

東西百四十里,南北百八十里,村柵連接,樹木交映,四面合匝,總是流沙。南有大河[540],流入其境,分渠數百,溉灌一州。其土沃饒,其人淨潔。牆宇高厚,市鄽平正。木既雕刻,土亦繪畫。又有細軟疊布[541],羔羊皮裘,估其上者值銀錢數百。果有紅桃、白榛、遏白、黄李。瓜大者名尋支[542],十餘人飡一顆輒足。越瓜長四尺以上。菜有蔓菁、蘿蔔、長葱、顆葱、芸薹、胡芹、葛藍、軍達、茴香、茇薙、瓠蘆,尤多蒲陶。又有黄牛、野馬、水鴨、石雞。其俗以五月爲歲[543],每歲以畫缸相獻。有打球節、鞦韆節。其大食東道使鎮於此。從此至西海以來,大食、波斯參雜居止。其俗禮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544]以香油塗髮。"又云:"苫國在大食西界,周迴數千里。造屋兼瓦,壘石爲壁。米穀殊賤,有大川[545]東流入亞俱羅,商客糴此糶彼,往來相繼。人多魁梧,衣裳寬大,有似儒服。其苫國有五節度,[546]有兵馬一萬以上,北接可薩突厥。可薩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好噉人肉"。[547])

[515]"大食":Tajik,一作 Tāzī,波斯語一種伊蘭(Iran)種族之稱,唐時指阿拉伯(Arab)。中國史籍也"多氏"、"大石"等異譯。①

[516]"大唐永徽中,遣使朝貢":據《舊唐書·高宗上》,永徽二年(651年)"八月乙丑(28日),大食國始遣使朝獻";六年(655年)"六月,大食國遣使朝貢"。

[517]《通典》所記較略。《舊唐書·西戎傳》云:"大業中,有波斯胡人牧駝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忽有獅子人語,謂之曰:'此山西有三穴,穴中大有兵器,汝可取之。穴中并有黑石白文,讀之便作王位。'胡人依言,果見穴中有石及矟刃甚多,上有文,教其反叛。於是糾合亡命,渡恆曷水,劫奪商旅,其衆漸盛,遂割據波斯西境,自立爲王。"《新唐書·西域傳下》略同,多了"移黑石寶之"句。《太平寰宇記》卷一八六云:"或云隋大業中,有波斯胡人渡恒曷水,若有神助,得刀殺人,劫奪商旅,其衆

① 張日銘:《各色大食名稱之研究》,《中國文化復興月刊》第9卷4期(1976年),第74—78頁。

漸盛。因招附諸胡,有胡人十一來,據次第摩首受化爲王。"諸書雖詳略不同,但所據傳聞記載來源則一,而從《太平寰宇記》引述看,關於大食興起的傳聞資料在宋時還是完整的,因而《太平寰宇記》能够據之補充《通典》。此傳聞將伊斯蘭教興起演繹爲"若有神助,得刀殺人","糾合亡命","劫奪商旅",顯然不是據大食人所言,而從"教其反叛"看,編此傳聞之人顯然是站在被大食所滅的波斯的立場上,故而唐之記載乃據波斯人報告①。"俱紛摩地那"爲兩地名,其中"摩地那"爲麥地那(Madínah)的音譯,"俱紛"即 Kuba,爲麥地那南郊小市。穆罕默德(Mu ḥammed)在麥加(Makkah)郊外的希拉(Hira)山洞中潛修,獲得安拉(Allāh)天使的啓示②,傳聞將此山洞移至麥地那,誤。"恆曷水"即底格裏斯河(Tigrs)。"黑石"爲麥加的克而白(Ka'bah)天房的黑色隕石,至今仍爲穆斯林聖物。③ "摩首"應即穆斯林(Muslin)的略譯。早期穆罕默德傳教時,不容于古萊氏(Kuraysh),受到迫害,於是遷居阿比西尼亞(Abyssinian),而第一批遷移的,是十一對夫婦。此即"有胡人十一來"的根據。④

[518] "此後衆漸歸附,遂滅波斯":大食於 651 年滅波斯。

[519] "破拂菻及婆羅門城":四大哈里發(632—661)及伍麥葉(Umayyad, 661—750)、阿拔斯(Abbāsids)王朝(750—1258)時,阿拉伯均不停向外擴張,建立了横跨歐亞非三州的伊斯蘭國家,其間多次與東羅馬帝國交戰,並將勢力擴展至印度西北部。

[520] "兵衆有四十二萬":《新唐書・西域傳下》作:"勝兵至四十萬。"

[521] "有國以來三十四年矣":622 年,穆罕默德出走麥地那,這是阿拉伯史上的"希志來"(Hijrah,即遷徙),17 年後,哈里發歐麥爾

①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資料彙編》,中華書局 1977 年版,第 685 頁。

② 希提:《阿拉伯通史》,馬堅譯,商務印書館 1979 年版,第 130 頁。

③ 白壽彝:《〈新唐書・大食傳〉注》,1937 年,收入《民族宗教論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16—548 頁。

④ 希提:《阿拉伯通史》,馬堅譯,商務印書館 1979 年版,第 131 頁。

(‘Umar ibn-‘Abd-al-‘Azīz，634—644年在位)以希志來之年作爲回曆紀元的起點。回曆34年應爲655年，即唐永徽六年。則唐關於大食檔案，應多據永徽六年大食貢獻使者所言。《舊唐書·西戎傳》(《新唐書·西域傳下》略同)云："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貢。其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膩，自云有國已三十四年，歷三主矣。"顯然將第二次貢使所言誤加於第一次朝貢中。

[522]"初王已死"云云："初王"指伊斯蘭教的創始人穆罕默德，實際上穆罕默德並未稱王；"第一摩首"即第一任哈里發艾卜·伯克爾(Ab Bakr，632—634年)，第三任哈里發爲奧斯曼(‘Uthmān ibn-‘Affān，644—656年)；"其王姓大食"，乃誤國名爲王姓，《唐會要》卷一○○云："其王姓大食氏，名噉蜜莫末尼。""噉蜜莫末尼"爲哈里發尊號，即Amīr al Mu'minīn(信徒之君)的音譯。①

[523]"亦有文字，與波斯不同"：《舊唐書·西戎傳》作"亦有文字"，而稱阿拉伯文與波斯文不同，爲《通典》獨有資料。

[524]"出駝、馬"云云：《唐會要》卷一○○云："多沙石，不堪耕種，唯食駝馬……至龍朔中，擊破波斯，又破拂菻，始有麪米之屬。"

[525]"敬事天神"：伊斯蘭教徒信仰真主安拉(Allāh)。

[526]"其王常遣人乘船"云云：此傳説亦見於《舊唐書·西戎傳》及《唐會要》卷一○○。任昉《述異記》卷上已見樹上小兒的記載，當是唐人改竄，段公路《北户録》"蝴蝶枝"條引《會要》，也有記述，可見此則傳聞爲唐人較熟悉並注意的異聞異事。《通典》將之列於"大食"條中，也是《通典·邊防典·西戎典》求異特點的體現。

[527]"亞俱羅"：一説爲庫法(Kufa)，即叙利亞文Akula的對音；②一説爲裏海。③

[528]"暮門"，即Amīr al Mu'minīn(信徒之君)略譯，《舊唐書·

---

① 白壽彝：《民族宗教論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29頁。

② Hirth and Rockhill, *Chao Ju-Kua*, St. Petersburg, 1911, p. 100.

③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705頁。

西戎傳》作"瞰密莫末膩",《新唐書·西域傳下》作"繖蜜莫末膩",《册府元龜》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貢三》作"鹽莫念",卷九七五《外臣部·褒異二》作"異密牟尼",《新唐書·地理志》(卷四三下)作"茂門",皆同。[①]

[529] "一日五時禮天":即穆斯林的祈禱儀式(Salātu),指黎明、正午、午後、傍晚和夜間要向着克而白禮拜五次,即晨、晌、晡、昏、宵五禮。

[530] "食肉作齋,以殺生爲功德":伊斯蘭齋月中可以食肉,古爾邦節時以宰牲送人及濟貧爲典禮,異於漢族齋戒,故杜環記之。[②]

[531] "繫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新唐書·西域傳下》:"銀帶,佩銀刀,不飲酒舉樂。"

[532] "又有禮堂,容數萬人":一般認爲此指麥加聖寺克而白(Ka'bah)。

[533] "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爲衆説法"云云:指聚禮日元首的親臨講説,杜環所録教義見《古蘭經》第二篇 190—194 節,第九篇 20—21 節。伊斯蘭教鼓勵聖戰,與中土宗教内容不同,故杜環録之。[③]

[534] "石蜜":即冰糖。

[535] "耶塞漫":即素馨,又作耶悉茗(《南方草木狀》)、野悉密(《酉陽雜俎》前集卷一八)、耶悉弭(《北户録》),即 Yāsmin 的音譯。[④]"没囫師":爲阿拉伯文紫堇花(Banafsaj)的音譯。[⑤]

[536] "查塞苯":一説爲波斯文 Šāhsiparam 或 Šāh-i sfram(王的香葉)之音譯,即 Ocimum basilicum,漢籍作"羅勒"或"蘭香"[⑥];一説爲

---

① 白壽彝:《民族宗教論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29 頁。

② 白壽彝:《從怛羅斯戰役説到伊斯蘭教之最早的華文記録》,《中國伊斯蘭史存稿》,寧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esp. 第 101—102。

③ 張一純:《經行記箋注》,中華書局 2000 年版,第 51—52 頁。

④ 岑仲勉:《隋唐史》,中華書局 1982 年版,第 599 頁。

⑤ 前嶋信次:《杜環とアル·クーファ——支那古文献に現れる西アジア事情の研究》,《東西文化交流の諸相》,誠文堂新光社,1971 年,第 85—102 頁。

⑥ 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425—429 頁。參張日銘:《杜環〈經行記〉中所説的四種香草油》,《中國文化復興月刊》第 8 卷 4 期(1975 年),第 73—74 頁。

波斯的肉豆蔻(Jauzi i būyā)①。"梨蘆茇":可能爲"泥樓钵羅花",卽荷花或荷花的一種。②

[537] 樊淑等應與杜環一樣,爲怛邏斯戰役中被俘至大食者。③

[538] "末禄國":一般認爲指木鹿(Merv),卽隋時穆國。

[539] "亞梅國":《新唐書·西域傳下》作"阿没國",一般認爲卽阿梅(Armenia)。

[540] "大河":卽阿姆河(Oxus)。

[541] "疊布":一説爲波斯錦。④

[542] "尋支":待考。

[543] "其俗以五月爲歲":《酉陽雜俎》前集卷一〇"物異"條:"西域以五月爲歲。"

[544] "不食自死肉及宿肉":爲《古蘭經》規定的伊斯蘭教教義。"禮天"及"不食"云云,表明末禄國已改信伊斯蘭教。

[545] "大川":卽幼發拉底河(Euphrates)。

[546] "其苫國有五節度":叙利亞分爲五州,杜環稱州長官爲節度使。⑤

[547] 牛蹄突厥:指契丹。《新五代史·四夷附録》(卷七三)云:"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

魏徵論曰:"自古開遠夷,通绝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立一朝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徇輕生之節。是知上

① 桑田六郎:《校勘杜環經行記》,《和田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講談社,1960年,第383—398頁。

② 張日銘:《杜環〈經行記〉中所説的四種香草油》,《中國文化復興月刊》第8卷4期(1975年),第73—74頁。

③ 伯希和:《黑衣大食都城之漢匠》,載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五編》,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1卷,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7—9頁。

④ 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316—321頁。

⑤ 沙畹:《西突厥史料》,馮承鈞譯,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27頁。

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也。煬帝規模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548]故萬乘親出玉門關，[549]置伊吾[550]、且末郡[551]，[552]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古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繼，或户口減半。隋室恃其强盛，亦狼狽於青海。[553]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也。[554]”[555]

[548]《隋書》卷六七《裴矩傳》云："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而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

[549] 據《隋書·煬帝上》，大業五年"三月己巳，車駕西巡隴右"六月"丙午，次張掖"，九月，返回長安。

[550] 據《隋書·薛世雄傳》(卷六五)，在大業六七年間，世雄"與突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吾"，伊吾爲隋所併。①

[551]"且末郡"：郡治應在原且末國王治，今且末縣西南。

[552]《隋書·煬帝上》大業五年六月"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則煬帝在西域共置伊吾等五郡。

[553]《隋書》卷二四《食貨志》："其年(大業五年)，帝親征吐谷渾，破之於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屬，西奔青海。帝駐兵不出，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馬驢十八九。"

[554] 此段取自《隋書·西域傳》。

[555]《通典》卷一九一至一九三《邊防典·西戎》"西域"部分，由"西戎總序"和六十個西域國家小傳組成。《通典·邊防典》西域諸國大略以其與中原王朝通或聞的時間排列，同時，還考慮到了地域性及同族異名問題，通過"附"的形式，將相關或相近諸國列在一起，兼顧時間、地

① 詳見余太山：《隋與西域諸國關係述考》，《文史》2004年4期，第49—57頁。

緣兩種條件。這種排序富有彈性、較爲完善的編排原則,是《通典》編者對四夷通史編纂體例的一個重大貢獻。

《通典·邊防典》所記西域諸國通、聞中國的時間,並不是真正與中原王朝建立關係或被中國知悉的時間,而是與《通典·邊防典》的取材大有關係。《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的主要材料來源,即《漢書·西域傳》、《後漢書·西域傳》、《魏略·西戎傳》、《魏書·西域傳》、《隋書·西域傳》、《西域圖記》。這六種著作,尤其是前五種正史《西域傳》,爲《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取材的核心。除正史《西域傳》外,廣泛取材于有關西域諸國的地志、游記、行記,已構成了《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的取材特色。這固然與佛教傳播以來游記、地理書盛行有關,也是由《通典·邊防典》"西戎"門編纂時注重地理及風俗的特點決定的。

《通典》編纂的基礎是劉秩編著的《政典》。《通典》將《政典》中包括州郡四夷的地理典,分爲州郡和邊防兩部分,在《政典》的基礎上,增加新的内容,使四夷地理志演變爲"置邊防遏戎狄"的《邊防典》。《政典》記敍地理及風俗、物產,杜佑則補充了政治軍事歷史,著眼於邊防,並議論得失。《政典》四夷地理典側重地理,故時代觀念薄弱,無暇考證,抄録諸書時多誤抄、誤置處;杜佑的增補則參考諸書,修正文字,力圖展示漢唐西域經營的歷史,並增加議論,以供借鑒。兩部分各有側重,水準不一。現今的《通典·邊防典》則是劉秩《政典》四夷地理典部分及杜佑增補歷史部分的綜合產物。

杜佑的邊防思想,大致可概括爲收復河湟和不興兵黷武兩項,而在《通典·邊防典》西域部分中,杜佑正是以選材和編纂的特點,將這兩大指導思想曲折反映在其中,使我們今日閱讀時,仍然能感受到當時時代的脈搏和杜佑的苦心孤詣。

主要參考文獻

一　漢文之部(1)

《北史》,[唐]李延壽(撰),中華書局,1983 年。

《北堂書鈔》,[隋]虞世南(撰),中華書局,1988 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撰),中國書店,1988 年。

《册府元龜》,[宋]王欽若等(編),中華書局影印,1982 年。

《初學記》,[唐]徐堅等(著),中華書局,1985 年。

《大唐新語》,[唐]劉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中華書局,1984 年。

《讀史方輿紀要》,[清]顧祖禹(撰),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年。

《讀書雜志》,[清]王念孫(著),中華書局,1991 年。

《廣川畫跋》,[宋]董逌(撰),于安瀾編《畫品叢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 年。

《漢書》,[東漢]班固(撰),[唐]顔師古(注),中華書局,1975 年。

《漢書補注》,[清]王先謙(撰),中華書局,1983 年。

《漢書西域傳補注》,[清]徐松(撰),《二十五史三編》(第三分册),岳麓書社,1994 年。

《後漢紀校注》,[晉]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年。

《後漢書》,[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中華書局,1973年。

《後漢書集解》,[宋]范曄(撰),[清]王先謙(集解),中華書局,1984年。

《晉書》,[唐]房玄齡(撰),中華書局,1982年。

《唐杜環經行記地理考證》,丁謙(撰),《浙江圖書館叢書》第2集,1915年。

《經行記箋注》,[唐]杜環(著),張一純(箋注),中華書局,1963年。

《舊唐書》,[後晉]劉昫等(撰),中華書局,1975年。

《括地志輯校》,[唐]李泰等(撰),賀次君(輯校),中華書局,1980年。

《梁書》,[唐]姚思廉(撰),中華書局,1983年。

《兩漢紀》,張烈(點校),中華書局,2002年。

《南方草木狀》,[晉]嵇含(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南史》,[唐]李延壽(撰),中華書局,1983年。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清]傅恒、劉統勲、于敏中等(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全唐文》,[清]董浩等(編),中華書局影印,1983年。

《三國志》,[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中華書局,1975年。

《三國志集解》,[晉]陳壽(撰),盧弼(集解),中華書局,1982年。

《史記》,[漢]司馬遷(撰),中華書局,1975年。

《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漢]司馬遷(撰),[日本]瀧川資言(考證)、水澤利忠(校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世説新語箋疏》,余嘉錫(撰),中華書局,1983年。

《水經注校釋》,[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校釋),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

《説文解字注》,[清]段玉裁(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宋書》,[梁]沈約(撰),中華書局,1983年。

《隋書》,[唐]魏徵、令狐德棻(撰),中華書局,1982年。

《太平寰宇記》,[宋]樂史(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太平御覽》,[宋]李昉等(撰),中華書局影印,1985 年。

《唐會要》,[宋]王溥(撰)、中華書局,1955 年。

《唐六典》,[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中華書局,1992 年。

《通典》,[唐]杜佑(撰),中華書局,1984 年。

《通志》,[宋]鄭樵(撰),中華書局,1987 年。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一至十册),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文物出版社,1981—1991 年。

《魏書》,[北齊]魏收撰,中華書局,1984 年。

《文選》,[梁]蕭統(編),[唐]李善(注),中華書局,1983 年。

《西域水道記》,[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中華書局,2005 年。

《辛卯侍行記》,[清]陶保廉(著),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年。(西北行記叢萃)

《新唐書》,[宋]歐陽修、宋祁(撰),中華書局,1975 年。

《新五代史》,[宋]歐陽修(撰),[宋]徐無黨(注),中華書局,1992 年。

《新校正夢溪筆談》,[宋]沈括(撰),胡道靜(校注),中華書局,1963 年。

《藝文類聚》,[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酉陽雜俎》,[唐]段成式(撰),方南生(點校),中華書局,1981 年。

《玉海》,[宋]王應麟(撰),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8 年。

《元和郡縣圖志》,[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中華書局,1983 年。

《正統道藏》(第 30 册),藝文印書館,1977 年。

《周書》,[唐]令狐德棻(撰),中華書局,1983 年。

《資治通鑒》,[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中華書局,1976 年。

二 漢文之部(2)

《出三藏記集》,[梁]釋僧(撰),蘇晉仁、蕭錬子(點校),中華書局,1995 年。(《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五)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唐]慧立、彦悰(著),孫毓棠、謝方(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

《大唐西域記校注》,[唐]玄奘、辯機(著),季羡林等(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日本]義淨(著),王邦維(校注),中華書局,1988年。

《法顯傳校注》,[東晉]釋法顯(撰),章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一)

《法苑珠林校注》,[唐]釋道世(撰),周叔迦、蘇晉仁(校注),中華書局,2003年。

《高僧傳》,[梁]慧皎(撰),湯用彤(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〇)

《廣弘明集》,[唐]道宣(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二)

《洛陽伽藍記校注》,[魏]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一)

《釋迦方誌》,[唐]道宣(著),范祥雍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

《往五天竺國傳箋釋》,[唐]慧超(著),張毅(箋釋),中華書局,1994年。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〇。

《一切經音義》,[唐]慧琳(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四)

三　漢文之部(3)

白壽彝《從怛羅斯戰役説到伊斯蘭教之最早的華文記録》,《中國伊斯蘭史存稿》,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103頁。

白壽彝《中國回教小史》,《中國伊斯蘭史存稿》,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4頁。

白壽彝《〈新唐書・大食傳〉注》,《民族宗教論集》,河北教育出版

社，2002 年，第 516—548 頁。

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1998 年。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中華書局，1958 年。

岑仲勉《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中華書局，1981 年。

岑仲勉《隋唐史》，中華書局，1982 年。

岑仲勉《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書》，《中外史地考證》，中華書局，2004 年，第 310—318 頁。

陳戈《焉耆尉犂危須都城考》，《西北史地》1985 年第 2 期，第 22—31 頁。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方廣錩《〈浮屠經〉考》，《國際漢學》第 1 期，商務印書館，1995 年，第 247—256 頁。

方廣錩《迦毗羅衛何處是》，載《法音》1983 年第 6 期，第 75—76 頁。

馮承鈞《王玄策事輯》，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中華書局，1957 年，第 102—128 頁。

馮承鈞《高昌城鎮與唐代蒲昌》，《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中華書局，1957 年，第 84—95 頁。

馮承鈞《高昌事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中華書局，1957 年，第 48—83 頁。

馮承鈞（原編），陸峻嶺（增訂）《西域地名》（增訂本），中華書局，1980 年。

馮沅君《讀"寶馬"》，1937 年 5 月 16 日上海大公報《文藝》336 期。

韓國磐《從吐魯番出土文書來看高昌的絲棉織業》，《敦煌吐魯番出土經濟文書研究》，厦門大學出版社，1986 年，第 351—356 頁。

侯燦《吐魯番學與吐魯番考古研究概述》，《高昌樓蘭研究論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81—218 頁。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科學出版社，1958 年。

黄文弼《吐魯番考古記》，中國科學院印行，1954 年。

瞿林東《唐代史學論稿》,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年。

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 年。

李錦繡《〈通典·邊防典〉"吐火羅"條史料來源與〈西域圖記〉》,《西域研究》2005 年 4 期,第 25—34 頁。

李之勤《論杜佑〈通典〉與劉秩〈政典〉》,《西北大學學報》1978 年 3 期,第 38—43 頁。

林悟殊《波斯拜火教與古代中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年。

劉光華《漢代西北屯田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 年。

盧勳、李根蟠《民族與物質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 年。

羅香林《唐代波羅毬戲考》,《唐代文化史研究》,上海書店,1992 年。

羅振玉《增訂高昌麴氏年表》,《遼居雜著乙編》,1933 年。

馬長壽《北狄與匈奴》,三聯書店,1962 年。

馬小鶴《米國鉢息德城考》,《中亞學刊》第 2 輯,中華書局,1987 年,第 65—75 頁。

馬雍《巴基斯坦北部所見"大魏"使者的巖刻題記》,《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 年,第 129—137 頁。

馬雍、王炳華《西元前七至二世紀的中國新疆地區》,《中亞學刊》第 3 輯,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16 頁。

孟凡人《于闐國都城方位考》,《西域考察與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449—476 頁。

饒宗頤《穆護歌考——兼論火祆教入華之早期史料及其對文學、音樂、繪畫之影響》,《饒宗頤史學論著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404—441 頁。

饒宗頤《中國古代"脇生"的傳説》,《燕京學報》新第 3 期(1997 年),北京大學出版社,第 15—28 頁。

宋峴《弗栗恃薩儻那、蘇剌薩儻那考辨》,《亞洲文明》第 3 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193—201 頁。

宋峴《波斯醫藥與古代中國》,《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第 2 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91—100 頁。

孫繼民《唐代的行軍統帥》,《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11 輯,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 年,第 206—215 頁。

孫培良《〈山海經〉拾證》,《文史集林》,《人文雜誌叢刊》1986 年第 4 期,第 137—150。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華書局,1983 年。

王炳華《吐魯番的古代文明》,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 年。

王國維《古行記校録》,《王國維遺書》第 13 册,上海古籍書店,1983 年。

王國維《流沙墜簡序》,《觀堂集林》(卷一七),中華書局,1984 年,第 829 頁。

王環《唐太宗平定高昌的歷史意義》,《歷史研究》,1979 年 4 期,第 63—74 頁。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北京市中國書店影印上海文瑞樓版,1987 年。

王樹民《中國史學史綱要》,中華書局,1997 年。

王素《麴氏高昌"義和政變"補説》,《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1 卷,1996 年,第 177—194 頁。

王素《高昌史稿·統治編》,文物出版社,1998 年。

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編》,文物出版社,2000 年。

王頲《摩鄰,中國中世紀中國關於西非洲的記載》,《中國史研究》2001 年 1 期,第 153—161 頁。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

吴其昌《印度釋名》,《燕京學報》4(1928),第 716—743 頁。

吴震《麴氏高昌國史索隱——從張雄夫婦墓誌談起》,《文物》1981 年 1 期,第 38—50 頁。

向達《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叙録》,《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書店,1957 年,第 565—578 頁。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書店,1957年。

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厦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

徐時儀《印度的譯名管窺》,《華林》第3卷,中華書局,2004年,第61—69頁。

許序雅《唐代絲綢之路與中亞歷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

薛宗正《務塗谷、金蒲、疏勒考》,《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第75—84頁。

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余太山《第一貴霜考》,《中亞學刊》第4輯(1995年),北京大學出版社,第73—96頁。

余太山《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80—210頁。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2003年。

余太山《隋與西域諸國關係述考》,《文史》2004年4期,第49—57頁。

余太山《〈隋書·西域傳〉的若干問題》,《新疆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第50—54頁。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中華書局,2005年。

張弓(主編)《敦煌典籍與唐五代歷史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張廣達《西域史地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張日銘《杜環〈經行記〉中所説的四種香草油》,《中國文化復興月刊》第8卷4期(1975年),第73—74頁。

張日銘《各色大食名稱之研究》,《中國文化復興月刊》第9卷4期(1976年),第74—78頁。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77 年。

章鴻釗《石雅·寶石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周連寬《漢婼羌國考》,《中亞學刊》第 1 輯,中華書局,1983 年,第 81—90 頁。

周連寬《大唐西域記史地研究叢稿》,中華書局,1984 年。

周偉洲《蘇毗與女國》,《大陸雜誌》第 92 卷第 4 期(1996 年),第 1—11 頁。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劄記》,中華書局,1985 年。

四　漢文之部(4)

《大秦國全録》,[德國]夏德(著),朱傑勤(譯),商務印書館,1964 年。

《蒲壽庚考》,[日本]桑原隲藏(著),陳裕菁(譯),中華書局,1954 年。

《摩奴法論》,蔣忠新(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年。

《東域紀程録叢》,[英國]H. 裕爾(撰)、[法國]H. 考迪埃(修訂),張緒山(譯),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

《唐代中國與大食穆斯林》,[法國]張日銘(撰),姚紀德、沙德珍(譯),寧夏人民出版社,2002 年。

《唐代外來文明》,[美國]謝弗(著),吳玉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歷史》,[古希臘]希羅多德(著),王以鑄(譯),商務印書館,1985 年。

《六朝同唐代的幾個藝術家》,[法國]伯希和(撰),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八編》,商務印書館,1962 年(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 2 卷,商務印書館,1995 年)。

《古蘭經》,馬堅(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年。

《黑衣大食都城之漢匠》,[法國]伯希和(撰),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五編》,商務印書館,1956 年,第 7—9 頁(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 1 卷,商務印書館,1995 年)。

《西突厥史料》,[法國]沙畹(著),馮承鈞(譯),中華書局,2004 年。

《西域之佛教》,[日本]羽溪了諦,賀昌羣(譯),商務印書館,1956年。

《中國服裝史研究》,[日本]原田淑人(著),常任俠、郭淑芬、蘇兆祥(譯),黄山書社,1988年。

《中國伊朗編》,[美國]勞費爾(著),林筠因(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

《宋雲行紀箋注》,[法國]沙畹(撰),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1—68頁(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2卷,商務印書館,1995年)。

《魏略西戎傳箋注》,[法國]沙畹(撰),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41—57頁(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2卷,商務印書館,1995年)。

《阿拉伯通史》,[美國]希提,馬堅(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

五 西文之部

Chavannes, E., "Trois généraux chinois de la dynastie des Han orientaux", *T'oung Pao* 7(1906), pp. 210—269.

Chavannes, E., "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Wei Lio*", *T'oung-pao*, 1905, pp. 519—571.

Chmielewski, J., "The Problem of early loan-words in Chinese as illustrated by the word *p'u-t'ao*", in *Rocznik Orientailistyczny* 22 (1958), pp. 7—45 & 24/2(1961).

Enoki, K., "On the Nationality of the Ephthalites", *Meme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The Oriental Library*), No. 18, 1959, pp. 1—58.

Gibb, H. A. R., *The Ar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3.

Golden, P. B., *Khazar Studies: An Historico-Phil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Khazars*, Budapest, 1980.

Henning, W. B. , "The Sogdian Texts of Pari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11(1943—46), pp. 713—740.

Henning, W. B. , "A Sogdian God",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XXVIII-2(1965), pp. 242—254.

Hirth, Friedrich and Rockhill, W. W. , *Chau Ju-Kua*, St. Petersburg, 1911.

Hulsewé, A. F. P. & Loewe M. A. N. ,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B. C. -A. D. 23*, Leiden: 1979.

Jones, H. L. (tr.),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London, 1916.

Kent, R. G. , *Old Persian, Grammar, Text, Lexicon*, New Havan, Connecticut, 1982.

Leslie, D. D. and Gardiner K. H. J. ,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Marquart, J. , *Die Chronologie der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Tübingen: 1898.

Marquart, J. , *Ērānšahr*, Berlin: 1901.

Marquart, J. , *Wehrot und Arang*, Leiden, 1938.

Martin, M. F. C. , Coins of Kidāra and the Little Kuṣāṇ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Letters, Vol. III, 1937, No. 2=*Numismatic Supplement*, No. XLVII, pp. 23—50.

Pulleyblank, E. G. ,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6, pp. 9—39.

Pulleyblank, E. G. ,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n. s. 9(1962), p. 109.

Rackham, H. (tr.), Pliny, *Natural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Stein, A. , *Ancient Khotan*, Oxford, 1907.

Stein, A. , *Serindia*, Oxford, 1921.

Tomaschek, W. , "Die C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I, Sogdiana",

Sitzungsberichte der Sitzungsberichte der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n Classe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d. 87 (1877), Wien, pp. 85—86.

Wakeman, C. B., *His Jung (the Western Barbarian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Five Chapters of the "T'ung Tien" on the Peoples and Countries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UMI, 1990).

Yarshater, 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3 (2), CUP: 1983.

Yule, H.,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Ⅰ, London, 1913.

六 日文之部

内田吟風《魏書西域傳原文考釋(中)》,《東洋史研究》30—2(1971年),第 82—101 頁。

内田吟風《吐火羅(Tukhāra)國史考》,《東方學會創立 25 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東京:1972,第 91—110 頁。

内田吟風《魏書西域傳原文考釋(下)》,《東洋史研究》31—3(1972年),第 58—72 頁。

内田吟風:《隋裴矩撰〈西域圖記〉遺文纂考》,《藤原弘道先生古稀紀念史學佛教學論集》,内外印刷株式會社,1973 年,第 115—128 頁。

内田吟風:《〈異物志〉考》,《森鹿三博士頌壽記念論文集》,同朋舍,1977 年,第 275—296 頁。

内田吟風:《蠕蠕の寄多羅月氏領バルク地方侵入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18—2(1959 年),第 23—34 頁。

伊瀬仙太郎《中國西域經營史研究》,岩南堂,1968 年。

榎一雄《キダーラ王朝の年代について》,《東洋學報》41—3(1958年),第 1—52 頁。

榎一雄《樓蘭の位置を示す二つのカロシユテイー文書について》,載《石田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史論叢》,1965 年,第 107—125 頁。

榎一雄《大月氏の大尾羊について》,《民族學研究》14—1(1949年),第58—65頁;榎一雄著作編集委員會編《榎一雄著作集》第一卷,汲古書院,1992年,第286—305頁。

宮崎市定《條枝と大秦と西海》,《史林》24—1, 1939年,第55—86頁。

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0年。

桑山正進《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2年。

桑田六郎《校勘杜環經行記》,《和田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講談社,1960年,第383—398頁。

小田義久《〈南史〉卷七十九夷貊下西域傳譯注稿》,載內田吟風《中國正史西域傳の譯註》,京都龍谷大學文學部,河北印刷株式會社,1980年,第35—40頁。

松田壽男《イラン南道論》,松田壽男博士古稀記念出版委員會《東西文化交流史》,東京:雄山閣,1975年,第217—251頁。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70年。

水谷真成《大唐西域記》,《中國古典文學大系》22,平凡社,1971年。

嶋崎昌《姑師と車師前後王國》,《隋唐時代の東トゥルキスタン研究——高昌國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學出版會,1977年,第3—58頁。

嶋崎昌《高昌國の城邑について》,《隋唐時代の東トウルキスダン研究——高昌國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第113—147頁。

藤田豐八《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箋證》,北京:1910年。

藤田豐八《榻及び毾㲪氍毹につきて》,《東西交涉史の研究・南海篇》,星文館,1943年,第611—627頁。

前嶋信次《杜環とアル・クーファ——支那古文献に現れる西アジア事情の研究》,《東西文化交流の諸相》,誠文堂新光社,1971 年,第 85—102 頁。

白鳥庫吉《烏孫に就いての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第 1—55 頁。

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大月氏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1970 年,第 97—227 頁。

白鳥庫吉《罽賓國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1970 年,第 295—359 頁。

白鳥庫吉《プトレマイオスに見えたる葱嶺通過路に就いて》,《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第 1—41 頁。

白鳥庫吉《粟特國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第 43—123 頁。

白鳥庫吉《大秦國及び拂菻國に就きて》,《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第 125—203 頁。

白鳥庫吉《條支國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第 205—236 頁。

白鳥庫吉《大秦傳に現はれたる支那思想》,《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第 237—301 頁。

白鳥庫吉《大秦傳より見たる西域の地理》,《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第 303—402 頁。

白鳥庫吉《拂菻問題の新解釋》,《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第 403—596 頁。

白鳥庫吉《大秦の木難珠と印度の如意珠》,《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第 597—641 頁。

關尾史郎《義和政變新釋——隋、唐交替期の高昌國、游牧勢力、中國王朝》,《集刊東洋學》70, 1993 年,第 50—52 頁。

索　引